

袁闾琨 主编

白话历代
传奇类编

王晓岩
孙静斋
郑瑞侠
编译

百鬼傳奇



ISBN 7-205-02637-7/I · 165

定价：9.50元



袁闾琨 主编
白话历代传奇类编
百鬼传奇

王晓岩
孙静斋 编译
郑瑞侠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 1 号

白话历代传奇类编

百鬼传奇

Baigui Chuanqi

王晓岩

孙静斋 编译

郑瑞侠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330,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5 $\frac{1}{8}$ 插页:2

印数:1—10,517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常 晶

责任校对:王绍斌

封面设计:李勤学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2637-7/I·165

定价:9.50 元

前 言

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在这座艺苑中产生过许许多多经久不衰的名篇佳作，相互斗艳争奇，其中以起于唐的传奇小说，更是耀人眼目、脍炙人口，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成为划时代的丰碑。其后传奇小说作品，虽因时代有所不同，有兴有衰，但其创作方法，言情志怪的主题，仍为历代许多作者所模拟，从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特别到了明朝末年，文人仿效唐人传奇，进行文学创作，更成为一时的风尚，这种风气日趋炽热，作品蔚为大观。对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指出：“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豹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清代不改也。”可见，传奇这一小说创作形式，是起于唐，继于宋，盛于明，接于清。

大家知道，唐代是我国小说创作的成型期的繁荣阶段，所以能这样，这是和唐代的社会及唐代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中国历史进到唐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空前稳定，社会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最集中的代表，它给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唐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国内的商品流通，海外通商，这多彩的社会生活，成为唐代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唐代文学作品，形象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较深入地触及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城市乡村、官场宫廷、士农工商、僧道尼姑、达官贵人、帝王后妃等等领域，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情感，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其中唐代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其他文学作品所不能相比拟的。因此，唐代小说有着极大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还应该说，唐代小说的发展，除有社会原因外，还有唐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

唐继六朝之后，在文学创作上有意借鉴了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成果，为自己的发展准备了基础，另外，唐代出现的通俗文学散文、俗赋、话本、词文等也为唐代传奇小说提供了可贵的创作经验，而唐代兴起的古文运动，对解放文体、新乐府诗歌的创作，都起到了引导作家面向社会现实的作用，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创作，为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提供了借鉴，这里尤其对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影响更大。这就形成唐代传奇小说中诗歌与散文相结合，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特殊风格。

此外，唐代科举中盛行的“行卷”和“温卷”风

气,也有力地推动了文人肯于下功夫去撰写创作传奇。

起于唐代的传奇文学形式,到了宋代日趋完备,毫不夸张地说,宋传奇是继唐传奇发展起来的,它在保留志怪、史传文学传统的同时,更加趋于自觉地反映作者的强烈创作意识,使作家突破了猎奇意识的束缚和传写奇人奇事的创作冲动,较为自觉地进入创作活动。我们正是从这种特点出发看到作者不以记叙奇人奇事为满足,而是在记叙奇人奇事的过程中,往往对奇人奇事中的主人公性格、奇事的内在逻辑联系给予充分注意,进行完美的刻画和合理的结构,这就使宋传奇出现了结构独特、内容曲折而又不悖于情理的一种特色,推动了传奇这一文学创作形式的发展,使宋传奇成为从唐传奇过渡到明清传奇的一座桥梁,这就是宋传奇承前启后的一种作用。

我国历史进到明清时代,传奇这一文学创作形式,仍然得到保留并有所发展。这一时期产生的传奇作家,继承了唐宋传奇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而对现实主义又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传写奇人奇事中揭露矛盾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方面。对浪漫主义,表现在对理想的强烈追求,甚至更具有幻想性。

我们知道,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这不仅表现揭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的深度,也要使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这就是传奇小说直到明末转盛、至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时代传奇小说的复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作家与作品,由于它的盛行,传奇小说的社会功能被人们有了新的认识。传奇中的“劝善惩恶”、“动存鉴借”的社会教育作用,被一些人所看重,并受到推崇。这就从认识 and 理论上提高了传奇小说的文学地位,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的自觉性。

传奇文学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传奇艺术形式,是我国文学创作中最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我们应该对它给予发掘和研究,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小说历史发展轨迹和古典文学的全貌,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对于当前的文学创作也有不可轻视的借鉴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从中国传奇小说宝库中,以时代为线索,对历代传奇作品做了清理和选择,按作家创作的作品中的主人公,进行按类选编。在每类中,按唐宋明清的历史发展顺序,每类选择百篇左右的佳作,汇辑成册,总名曰《白话历代传奇类编》。

首辑中推出鬼、狐、仙三种,分别为《百鬼传奇》、《百狐传奇》、《百仙传奇》,奉献给广大读者。

为了帮助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能阅读文言小说,我们聘请了对传奇小说研究有素的作者,把文言译成白话,并在每类传奇之后,附有作者简介和简单的说明,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略作分析,以求达到引导阅读的作用。

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力求能选取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完美、社会效果较好的作品。但我国至今,还

未有一部从唐到清的完整的传奇小说总集，传奇作品散见于名人集中，所以，给选编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加之选编者的学识所限，时间仓促，疏漏之处定当不少，以俟日后补编。其他谬误，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主 编

1993年4月10日

目 录

前 言	郑 绍	李 隐(89)
庐江冯媪传..... 李公佐(1)	华阳李尉	卢 氏(92)
李章武传..... 李景亮(4)	郑德懋	张 读(95)
霍小玉传..... 蒋 防(11)	王 坤	张 读(98)
周秦行纪..... 韦 瓘(21)	谢 翱	张 读(101)
齐推女..... 牛僧孺(28)	赵 合	裴 铏(106)
窦 玉..... 牛僧孺(36)	崔 炜	裴 铏(110)
刘 讽..... 牛僧孺(40)	曾季衡	裴 铏(118)
董 慎..... 牛僧孺(44)	颜 浚	裴 铏(121)
僧仪光..... 牛 肃(48)	窦凝妾	陈 邵(126)
李佐文..... 牛 肃(50)	唐暄妻	陈 邵(130)
李和子..... 段成式(53)	李 俊	李复言(136)
郝惟谅..... 段成式(55)	李 湘	李复言(140)
郑琼罗..... 段成式(57)	韦 栗	戴 孚(143)
华州参军..... 温庭筠(59)	阎 庚	戴 孚(145)
独孤穆..... 温庭筠(63)	黎阳客	戴 孚(148)
浮梁张令..... 李 玫(72)	宇文覹	戴 孚(151)
韦鲍生妓..... 李 玫(77)	王玄之	戴 孚(155)
梁守威..... 李 隐(83)	杨 珣	戴 孚(158)
呼延冀..... 李 隐(86)	李 茵	孙光宪(160)

田达诚	徐 铉(162)	连 琐	蒲松龄(303)
周 洁	徐 铉(165)	连 城	蒲松龄(311)
王幼玉记	柳师尹(167)	公孙九娘	蒲松龄(317)
钟 馗	沈 括(174)	章阿端	蒲松龄(324)
王 魁	张邦几(176)	伍秋月	蒲松龄(330)
唐庄宗内乐...	刘 斧(178)	小 谢	蒲松龄(336)
张文林子妇...	阙 名(185)	考弊司	蒲松龄(345)
王 泰	阙 名(188)	梅 女	蒲松龄(349)
华亭逢故人记		宦 娘	蒲松龄(356)
.....	瞿 佑(192)	褚 生	蒲松龄(362)
金凤钗记	瞿 佑(197)	司文郎	蒲松龄(368)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姚 安	蒲松龄(376)
.....	瞿 佑(203)	爱 奴	蒲松龄(378)
牡丹灯记	瞿 佑(210)	刘夫人	蒲松龄(384)
爱卿传	瞿 佑(216)	湘 裙	蒲松龄(391)
翠翠传	瞿 佑(224)	三 生	蒲松龄(398)
修文舍人传...	瞿 佑(234)	王 十	蒲松龄(401)
绿衣人传	瞿 佑(239)	嘉平公子	蒲松龄(404)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鬼冒名索祭...	袁 枚(407)
.....	李昌祺(244)	瓜棚下二鬼...	袁 枚(409)
桃园女鬼	祝允明(260)	官癖	袁 枚(412)
叶 生	蒲松龄(265)	鬼买缺	袁 枚(413)
画 皮	蒲松龄(269)	替鬼做媒	袁 枚(415)
陆 判	蒲松龄(274)	药 帖	纪 昀(417)
聂小倩	蒲松龄(281)	古寺鬼语	纪 昀(419)
巧 娘	蒲松龄(290)	田凤翥... 长白浩歌子	(421)
林四娘	蒲松龄(299)	袅烟	长白浩歌子(429)

刘天锡…	长白浩歌子(435)	成公祠	张 潮(458)
祝天翁…	长白浩歌子(443)	两面客	俞梦蕉(461)
奇女雪怨	沈起凤(448)	鬼孝子传	宋 曹(462)
病鬼延医	沈起凤(451)	鬼母传	李 清(464)
谭九	和邦额(453)	顾宦	梁慕辰(466)

庐江冯媪传

李公佐

冯老太婆是庐江(今安徽庐江)乡下一个农民的老婆,家中穷困,丈夫死了,又没有儿子,被同乡的人瞧不起。

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淮南一带发生严重灾荒。冯老太婆逃荒到舒县,路过牧犊墅时,天色已黑,又赶上刮风下雨,就在桑树下避雨。忽然看到路旁有一座房子,灯光一闪一闪的。冯老太婆就前去请求投宿。看见这家有一个女子,年龄二十多岁,相貌穿着都很漂亮,带一名三岁的小孩,靠着房门伤心地哭泣。走上前去,又看见一个老头和老太婆坐在床上,脸色很难看,说话絮絮叨叨,好像是索要财物,正在追逼的样子。看见冯老太婆进来,那老头和老太婆就一声不响地走了。那女人好长时间才停止了哭泣,进门来准备饭菜,整理床铺,请冯老太婆吃饭、休息。冯老太婆问她是怎么回事。那女人又哭泣着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我的丈夫,明天要另外娶老婆了。”冯老太婆说:“刚才那两个老人,是什么人?向你索要什么,为什么要生气?”那个女人说:“是我的公公、婆婆,现在给他们的儿子另外娶亲,向我索要祭祀时用的筐、篮、刀、尺,都是我以前用过的旧物,把这些东西送给新媳妇。我不忍心把

这些东西给他们，所以才招来这样的责备。”冯老太婆说：“你的丈夫在哪里呢？”那个女人说：“我是淮阴县令梁倩的女儿，嫁到董家已经七年了。生下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都跟他们的父亲，女孩就是这个。前面县城里的董江，就是孩子的父亲。董江在酆县当县丞，家中很富有。”说话时也控制不住哭泣，冯老太婆并不感到奇怪，再加上长时间寒冷饥饿，得到香甜的饭菜和舒服的床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那个女人却一直哭到天亮。

冯老太婆告别这个女人，走了二十里，到了桐城县。县城东边有一座上等宅院，张挂着帘子、帷帐，结婚仪式上用的羊羔、禽雁等都准备齐全；人们来来往往，说今天晚上当官的家里办喜事。冯老太婆问那位新郎是谁，原来就是董江。冯老太婆说：“董江有妻子，为什么要另娶妻子呢？”城里人说：“董江的妻子和女儿已经死了。”冯老太婆说：“昨天夜间我遇到大雨，借宿在董江的妻子梁氏的家，怎么说她已经死了呢？”城里人问在什么地方，原来是董江妻子的坟墓所在地。问那两个老人的相貌，原来就是董江去世的父母。董江本来是舒县人，县城里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有人向董江报告了这件事，董江用妖言惑众的罪名指责她，命令部下把冯老太婆驱逐出县城。冯老太婆把这件事告诉了城里的人，城里的人都发出感叹。这天晚上，董江果然结婚了。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夏季五月，江淮从事官李公佐到京师去办事，返回途中住在汉南，与渤海人高钺、天水人赵骞、河南人宇文鼎在旅店相遇。夜间，互相询问奇闻怪事，各自把自己听到、见到的全都讲出来。高钺讲了这件事，李公佐为这件事撰写了传奇。

作者李公佐(约公元770—850年),字颢蒙,唐朝陇西人,曾考中进士,当过从事、录事等官,其他事迹不详。李公佐是唐代有影响的传奇作家,他写的传奇,流传下来的仅有《古岳渎经》、《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和《庐江冯媪传》等四篇。《古岳渎经》中的无支祁被认为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雏形。《南柯太守传》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众所周知的成语“南柯一梦”即由此而来。

本篇写一个女鬼的悲惨遭遇,通过丈夫另娶新妇,公婆替新妇逼索财物的故事,曲折地反映了在夫权、族权压迫下广大妇女的痛苦与不幸,对被遗弃的妇女寄予深切的同情。这对道德沦丧、世风浇薄的唐代社会现实是有针对性的。

本篇情节并不曲折,但结构却很严谨,通过冯老太婆的所见所闻,把阴、阳两界巧妙衔接,浑然一体,没有割裂痕迹。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在阴间女鬼为遭公婆逼索而痛哭不已,在阳间董江为新婚而大肆操办,一边是母女相依,孤苦伶仃;一边是新婚燕尔,人来人往,作者的爱憎感情在强烈的对比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没有生硬说教的痕迹。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本文对后世的文言小说都有一定的影响。

李章武传

李景亮

李章武，字飞，他的祖先是中山（今河北定县）人。他从小就机敏懂事，办事能力很强。擅长文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虽然以弘扬道统而自负，讨厌修饰打扮，但是他的长相却很文静漂亮，待人也很温和。他与清河人崔信交情深厚。崔信也是个文雅风流的人物，收藏很多古代文物。因为李章武精明机敏，每次有人来拜访，谈论起学问，他都能把深奥之处阐明透彻，并能溯本追源，当时的人都把他比作晋朝学问渊博的张华。

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崔信担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别驾，李章武从长安到那里去看望他。李章武在华州住了好几天，有一次到外面闲走，在城内北街看见一位妇女，长得很漂亮。李章武就骗崔信说：“我要到城外与亲戚朋友见见面。”于是，他就到那个漂亮妇女的家里租房住下。房主人姓王，这个女人是他的儿媳妇。李章武和她相好私通了。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共计用了房租三万多，房主儿媳妇供给李章武的费用是房租的一倍。两人心心相印，情投意合，感情越来越密切。不久，李章武因为有事，要回长安，两人恋恋不舍地话别。李章武留下一匹有交颈鸳鸯图案的绸缎，并写了一首诗：

鸳鸯绮，
知结几千丝？
别后寻交颈，
应伤未别时。

大意是说：有鸳鸯图案的绮罗，谁知道织成需要多少丝（思）？分别后再寻交颈之欢，应该常想到未别时的欢爱而感到别后的悲伤。房主儿媳妇回赠白玉指环一只，也写了一首诗赠给他：

捻指环相思，
见环重相忆，
愿君永持玩，
循环无终极。

大意是说：捻着指环引起相思，看见指环重新回忆起旧日的欢爱，希望您永远拿着它玩赏，循环往复没有终极。李章武有个叫杨果的仆人，房主儿媳妇赏给他一千枚钱，奖励他侍候得殷勤周到。

分别以后，过了八九年。李章武家住在长安，也没有机会互通音信。到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因为朋友张元宗在下邳县（今陕西渭南）安了家，李章武又从京师长安到下邳县与他相会。忽然，想起了旧日相好的女人，就调转车头渡过渭水去寻访她。日落时，到达华州，想要住在王家。到了王家大门，那里寂静没有人影，只是外屋有个招待客人用的小床罢了。李章武猜想房主死了，或者停止租房旧业去务农，临时住在城外，或者被亲戚朋友请去欢聚，还没有回来。李章武只是在他们的门前休息一下，打算要到别的人家投宿。这时看见王家东邻的女人，就前去向她打听消息。东邻的女人说：“王家的老翁，扔下家业外出了，他的儿媳妇死了已两整年了。”李章武又

与她详细交谈，她就说：“我姓杨，排行第六，是东邻的媳妇。”她又问：“您姓什么？”李章武一一作了回答。她又说：“从前，您曾有个姓杨，名叫杨果的随从吗？”李章武说：“有这个人。”她就流泪告诉李章武说：“我嫁到这个里弄五年，与王氏关系很好。她曾说：‘我丈夫家好像旅店，我见过的人多了。那些往来调戏我的人，都花尽了钱财，甜言蜜语，对我发誓，我都不曾动心。几年前，有个李十八郎，曾经住在我家。我刚见到他，不知不觉地就动了心，后来就与他私通，同席共枕了。他实在喜欢我，爱我。现在与他分别好几年了。我思念他，有时整天吃不下饭，整夜睡不成觉。我家里的人当然不能托付，又要被他们带到东带到西，不会遇到他。如果有人来了，希望你按照相貌姓名寻找他，如果不出差错，我的事就拜托你了，并且转达我的情意。只要那人有个叫杨果的仆人，就是他。’不到二三年，王氏便得病了。临终前，她又托付我说：‘我本来是贫寒低贱的人，曾得到君子的厚爱，心中时常感念不忘，天长日久就染上了疾病，自己料定是治不好了。以前所拜托的事，万一那人来到这里，希望你告诉他，说我为他含恨死亡，带着永远不得见面的悲叹而死的。请你把他留在这里，希望在梦里同他相会。’”李章武就求东邻媳妇给他打开房门，分付随从买柴草食物。李章武刚要铺床，忽然有一个女人，手持扫帚，从房中走出来扫地，东邻的媳妇也不认识她。李章武问这个来人，来说人是房中的人。李章武又逼近问她，她慢慢地说：“王家已死的儿媳妇感激您的深厚恩情，要来与您相会，恐怕您产生恐怖，所以让我来先打个招呼。”李章武答应了，说：“我李章武所以来到这里，正是为了这个。虽然阴阳道路不同，人们都忌讳、恐惧，可是相思的感情到了极点，我实已达到了不疑惑的程度。”说完，拿扫帚的女人高兴地离开了，在门口徘徊一会儿，就不

见了。李章武就摆上酒菜，呼叫王氏的名字，祭奠她。自己吃喝完毕，就安然躺下。

到了二更前后，灯在床的东南，忽然暗了一下，像这样重复了两三次。李章武知道要有变化，就让仆人把灯移到床背后，放在屋子的东南角。不大一会儿，听到屋子的西北角有细碎的声音，好像有个人，慢慢地走来。离五六步远时，就辨识出那人的轮廓，看看衣着打扮，原来是房主的儿媳妇。与往日见到的她，没有两样，只是举止轻飘敏捷，声音细小轻脆罢了。李章武下了床，迎上去抱住她，拉着她的手，欢快的情形和平时一样。她自己说：“自从到阴间以来，连亲戚都忘记了，只有思念您的心情，和以前一样。”李章武更加与她亲热，也没有别的变化。只是屡次让人观看启明星，如果那颗星出现，她必须回去，不能在这里久留。每当交欢之后，就十分感谢东邻杨氏，说：“如果不是这个人，谁能转达我的忧怨啊？”到了五更，有人告诉她应该回去了。王氏哭着下床，与李章武并肩走出房门，抬头望着天河，于是又呜呜哭起来，退回屋内；自己从裙带上解下一个锦囊，从锦囊中取出一件东西，赠给李章武。那东西是天青色又带着深绿色，质地坚硬细密，像玉石却又很凉，形状如同小树叶。李章武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王氏说：“这就是所说的‘鞞鞞宝’，出产在昆仑山的玄圃中，它是很难得到的。我最近在西岳华山与玉京夫人游玩，看见这件东西在众多宝贝当中，我喜爱它，并问它是什么宝贝。玉京夫人于是就把它赠送给我，说：‘天上的众位仙人，每当得到这样一种宝贝，都感到光荣。’因为您信奉道教，有高深学识，所以把它献给您。希望您珍藏它，这不是人间所有的东西。”于是她赠给他一首诗：

河汉已倾斜，

神魂欲超越，

愿郎更回抱，

终天从此诀！

大意是说：银河已经倾斜，灵魂想要超越，希望郎君回身重新拥抱我，我们从此就要永远诀别。李章武取出白玉宝簪一枚赠给她，作为报答，并回赠一首诗：

分从幽显隔，

岂谓有佳期？

宁辞重重别，

所叹去何之！

太意是说：我们的分别是因为阴阳把我们隔绝，怎能说还有相会的佳期？远远别离已难改变，伤心的是不知你到哪里！于是两个人抱头痛哭了好长时间。王氏赠一首诗：

昔辞怀后会，

今别便终天，

新悲与旧恨，

千古闭穷泉。

大意是说：昔日告辞还想到以后相会，今天别离便永远不能相见。新的悲哀与旧的遗憾，千年万年被封锁在黄泉。李章武又答诗一首：

后期杳无约，

前恨已相寻。

别路无行信，

何因得亲心？

大意是说：后会的日期渺茫，无法约定，往日的遗憾又跟踪到来。没有别的途径可通音信，怎么能传达我的一片相思心。两个人恋恋不舍地叙说完离情别恨，王氏就退回到屋子的

西北角。走了几步，还回头擦着眼泪说：“李郎不要忘记我，要时常想着我这个九泉之下的人啊！”又抽泣着站在那里，看看天色要亮了，急忙跑到屋角，就再也不出现了。只剩下幽深的空屋子，一盏孤灯，冷冷清清，半明半暗罢了。

李章武就匆匆整理行装，从下邳回到长安武定堡。下邳郡的长官与张元宗带来酒菜，给李章武送行，酒喝多了，李章武想起了王氏，就即席赋诗：

水不西归月暂圆，

令人惆怅古城边。

萧条明日分岐路，

知更相逢何岁年？

大意是说：水不向西流，明月暂时圆，叫人惆怅在这古城边。冷冷清清明日分别上路，知道重新相逢是哪一年？吟咏完毕，就与郡官分别。李章武独自行走几里路，又自己吟咏这首诗。忽听天空中有叹息赞赏的声音，那声音很凄楚。又仔细听，是王氏的声音，她说：“阴间各自有地界。今天在这里分别，没有相会的日子了。知道李郎眷恋着我，所以我冒着阴曹地府的责罚，远道来送别，您千万要多多保重！”李章武更加感激她。

等到了长安，李章武与道友陇西郡人李助谈起这件事，李助也被她的一片赤诚所感动，作了一首诗：

石沉辽海阔，

剑别楚天长，

会合知无日，

离心满夕阳。

大意是说：像石头沉进辽阔的大海，像宝剑留在遥远的南天，明知不会有相会的日期，离别的心情像夕阳一片。

李章武已经在东平丞相府任职，在闲暇时，召来玉石工

匠，看看他所得到的“鞞鞞宝”，玉石工匠也不认识，不敢雕刻。后来，李章武奉命到大梁办事，又召来玉石工匠，大致能辨认出来；就依着那玉石的形状，雕刻成榲树叶的形状，李章武奉命进京办事，常常把这件宝贝揣到怀中，到东市街，偶然遇到一位少数民族的和尚，忽然走到李章武的马前，叩头说：“您有宝玉在怀中，请让我看上一眼。”李章武把那位和尚带到僻静的地方，拿出来给他看。和尚把宝玉捧在手中，玩赏了多时，说：“这是天上最贵重的宝物，不是人间所能有的。”李章武后来又到华州访问杨六娘，至今还经常去。

作者李景亮，两《唐书》无传，《唐会要》载：“景亮，贞元十年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擢第。”据此知李景亮为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进士。其他经历不详。

《李章武传》描写李章武与王氏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人鬼相恋纯属虚构，但是针对唐朝士大夫玩弄女性、始乱终弃的社会问题，歌颂了李、王间的纯真的爱情，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在今天看来，一见钟情，也是不足取的。

这篇传奇故事较为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叙事婉转，描写细腻，可以称得上唐代传奇的代表作，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对后世也有巨大影响。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笔法。

霍小玉传

蒋 防

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年间，陇西有个书生姓李名益，二十岁就考中进士。第二年，等待参加吏部举行的选拔考试。

夏季六月，李益来到长安，住在新昌里。李家是书香门第、世家大族，李益从小就有才华，诗词文章，在当时数第一。有名望的前辈，全都推崇佩服他。他常常以风流才子自负，想得到一名佳人相伴，广泛挑选有名的妓女，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长安有个叫鲍十一娘的媒婆，从前是薛骝马家的使女，赎身从良已有十多年了。她的性格乖巧，能说会道，有钱有势的人家没有她没去过的，保媒拉纤，她数第一。她常接受李益的财物，受李益的诚恳托付，心中很感激李益。经过几个月，有一天，李益正在住所旁的南亭闲坐，午后三四点钟时，忽听有急促的敲门声，说是鲍十一娘来了。李益提起衣襟迎上去，问道：“鲍大姐，今天为什么突然到来？”鲍十一娘笑着说：“你做了好梦没有？有一位仙女，下降到人间，不要金银财宝，只爱慕风流郎君，这样的人才，与十郎你真是天生的一对呢。”李益听了这番话，惊喜得跳了起来，有点

飘飘然了，拉着鲍十一娘的手，一边下拜，一边道谢，说：“甘愿作一辈子奴仆，连死也不怕。”于是问那女人的姓名、住址。鲍十一娘详详细细地说：“她是从前霍王的小女儿，名叫小玉，霍王特别喜爱她。她的母亲叫净持，是霍王最宠爱的小老婆。霍王刚死时，各弟兄因她是小老婆生的，不收留她。就给她一些财物，打发她到外面居住。她便改姓郑，人们也不知道她是霍王的女儿。她那俊俏娇艳的模样，我这一生也没见过。高雅的情趣，潇洒的风度，处处都胜过别人。音乐、诗文、书画，没有不精通的。昨天要我给她找一个男儿，要求才貌都能与她相配的。我把你十郎的情况都介绍了，她也听到过李十郎的大名，感到特别中意。她住在胜业坊的古寺曲，刚到那条巷口的矮门宅院就是她家。我已经与她约定了时间，明天中午，你只要到古寺曲巷口找到一个叫桂子的人就行了。”鲍十一娘已经走了，李益便准备赴约的事。于是让家僮秋鸿到他堂兄京兆参军李尚那里借一匹青马，带上饰有黄金的马笼头。当天晚上，李益洗衣洗澡，修饰打扮，高兴得坐不稳站不牢，通宵没有合眼。天刚放亮，他就带上头巾，拉过镜子，照了又照，惟恐不合适。好容易等到正午，就命备马出发，直奔胜业坊而去。

李益来到了约定的地点，果然看见一个丫鬟站在那里等候，迎上来问：“您不是李十郎吗？”李益就下了马，她让把马牵到屋檐下，然后急急忙忙锁上了大门。果然看见鲍十一娘从里面出来，远远地笑着说：“什么样的大胆儿郎，竟敢冒冒失失闯到这里来？”李益同她说笑几句，还没说完，就被带进了中门。庭院里有四棵樱桃树，西北角悬挂着一只鹦鹉笼子。鹦鹉见有生人来，就叫道：“有人进来，赶快放帘子！”李益本来不是轻狂的性格，心中还有些疑虑，忽听鹦鹉这样叫

唤，吃了一惊，不敢继续前进。迟疑了一会儿，鲍十一娘领着净持走下台阶来迎接，把李益请进屋，对面坐下。净持年纪大约四十多岁，风韵犹存，谈笑很有风趣。她对李益说：“早就听说十郎是个风流才子，今天又看您仪表典雅俊秀，真是名不虚传。我有一个女儿，虽然缺少教训，但模样还不丑陋，跟您相配，倒很合适。常听鲍十一娘提到您的心意，现在就让姑娘永远服侍你吧。”李益道谢说：“我粗陋愚笨，平庸无奇，想不到您这样瞧得起我，倘若能使您中意，我生前死后都感到荣幸！”

于是，净持命人摆设酒席，又叫小玉从厅堂东面的闺房中出来。李益赶忙行礼迎接，只觉得屋内好像琼林玉树互相辉映，转眼之间，光彩照人。接着，小玉就坐在母亲的身边。母亲对小玉说：“你经常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这就是李十郎的诗句啊！你成天吟咏、思念，怎么比得上亲自见一面呢。”小玉就低下头，微笑着轻声说：“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哪能不漂亮呢？”李益站起来，连连拜谢说：“小娘子爱才，我却重貌。两好凑在一起，真是郎才女貌兼备了。”母女相视而笑，于是就举杯劝了几遍酒。李益站起来，请小玉唱歌。起初小玉不肯唱，母亲一定让她唱。小玉唱歌，声音清脆嘹亮，曲调精美奇妙。

酒喝好了，天色已经黑了。鲍十一娘带李益到西院休息。静静的庭院，深深的房屋，帘子、帐子都很华丽。鲍十一娘让丫鬟桂子、浣沙给李益脱下靴子，解下腰带。不大一会儿，小玉来了，两人温情交谈，小玉说话轻声细语，婉转撩人。她解罗衣的时候，有说不尽的娇羞美态。放下帷帐，枕上枕头，两人极尽欢爱。李益认为楚王与巫山神女、曹植与洛水女神相会也不过如此吧。半夜时，小玉忽然流着泪，盯着李益说：

“我本来是妓女，自己知道配不上你。今天因为容颜漂亮才被你所爱，使我有依靠。只担心一旦我的容颜衰老，你对我的恩爱发生变化，我就像失去乔木的女萝草，没有依靠，又像秋风中的扇子，被人抛弃。在最高兴的时候，不知不觉又难过起来。”李益听到这番话，不禁感慨叹息，就伸开胳膊让小玉枕着，慢慢地对她说：“我平生的心愿，今天才实现。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抛弃你，你为什么说出这番话呢！请拿来一幅白绸子，把我们的盟誓写在上面。”小玉就收住了眼泪，让丫鬟樱桃拉开帷帐，拿着蜡烛，把笔砚交给李益。小玉在弹琴唱歌的余暇，特别喜爱诗书，她的书籍笔砚，都是霍王家的旧物。她于是取来绣花的书囊，从中拿出越地女工织的乌丝栏的三尺白绢，交给李益。李益一向富有文才，提笔成章，用山河作比喻，向日月表诚心，句句情真意切，听着令人十分感动。写完，命人珍藏在宝匣里面。从此以后，情投意合，亲密无间，像一对翡翠鸟比翼飞翔在云端一样自由快乐。这样过了两年，日日夜夜形影不离。

第三年的春天，李益在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的复试中被录取，当上了郑县主簿。到了四月，将去赴任，前往东都洛阳拜访亲友，进行庆祝。在长安的亲戚，多设宴为他送行。当时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初夏的景色正美，酒宴完毕，亲朋散后，李益心中充满了离情别绪。小玉对李益说：“凭您的才华和名声，很多人都仰慕您，希望和您攀亲的人家也一定很多。况且您堂上有严厉的父母，房中没有正式的妻子。您这次回去，一定能娶个好妻子。我们的海誓山盟，只不过是些空话罢了。然而，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想要直接说出来，希望您永远记在心上。不知您能不能听一听？”李益惊异地说：“我有什么罪过得罪了你，让你忽然说出这番话来？把你的话

说出来吧，我一定遵命。”小玉说：“我十八岁，您才二十二岁，等到您三十岁成家的年龄，还有八年。我们俩一生的欢乐，希望都在这个期间内享受完。然后您再另择高门，结成亲事，也不算晚。我就脱离尘世，削去头发，穿上僧衣去当尼姑，我长期的愿望，到这里也就满足了。”李益又是惭愧，又是感动，不觉流下了眼泪。于是就对小玉说：“对着青天白日发过的誓言，我不论死活都遵守，与您白头到老，还怕不能满足我平生的愿望，怎么敢有三心二意呢。请你千万不要怀疑，只管安心等待我。到了八月，我一定回到华州，派人来迎接你，我们相见的日子不会太远。”过了几天，李益就与小玉告别，向东出发了。

李益到任十多天后，请假到东都洛阳探亲。李益还没到家的日子，他的母亲已经商量好娶他表妹卢氏给他作妻子，婚约已经定下来。他的母亲平日严厉刚强，李益虽然犹豫，却不敢反对，于是就去按礼答谢，议定婚期。卢家也是世家大族，嫁女儿给人家，聘礼一定要以百万为条件，不满足这个数目，就不能成亲。李益的家一向贫寒，办婚事必须向别人借钱，于是就找个借口，到远处投亲靠友去借债，渡过了长江、淮河，从秋天一直忙到第二年夏天。李益自己知道违背了与小玉的盟约，远远耽误了回去的日期，不向小玉通一点消息，想断绝她的希望。并嘱咐亲友，不要走漏风声。

小玉自从李益到期没有回来，多次寻访李益的音信，各种虚假的消息，每天都不一样。广泛求神，到处问卜，心中又愁又恨。有一年多的时间，她病倒了，躺在空旷的闺房里，病势越来越重。尽管李益的书信断绝，可是小玉相思的心情却没有改变。她送给李益的亲戚朋友们钱财，托他们打听消息。因为寻求李益消息的心情迫切，钱都花光了。她常常背

着人让丫鬟去卖箱子中的衣服、玩物，多半是托西市寄卖店侯景先家卖出。有一次，她让丫鬟浣沙拿着一只紫玉钗，到侯景先家去变卖。在路上遇到皇宫里的老玉工，老玉工看到浣沙所拿的紫玉钗，上来辨认说：“这钗是我制作的。当年霍王的小女儿到了举行梳头仪式的年龄，让我做这只钗，赏给我一万文钱，我一直没有忘记。你是什么人，从哪里得到的？”浣沙说：“我家的小娘子，就是霍王的小女儿。家境衰落了，又被人破坏了贞操，丈夫前些时到东都洛阳去了，再也没有一点消息。郁闷生病，现在快有二年了。让我把它卖掉，用钱买礼品，求人家打听消息。”老玉工难过得落了泪，说：“富贵人家的子女，一旦之间就落魄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看到这种盛衰无常的变化，真是万分难受。”于是就把浣沙领到延先公主的家里，把这些事都说了。公主为她悲叹了好长时间，给了十二万文钱。

当时，李益定下的未婚妻卢氏住在长安。李益已经凑足了聘礼，回到郑县。当年腊月，李益又请假，到长安城去成亲。他在城内偷偷找了一个僻静的住处，不让别人知道。有个考中明经科的崔久明，是李益的表弟。他为人厚道，从前经常与李益共同在郑家玩乐，吃喝谈笑，没有什么隔膜。他每次得到李益的消息，一定如实告诉小玉。小玉常把一些柴草、衣服等送给崔久明。崔久明很感激小玉。李益这次已经来到长安，崔久明把这个消息如实告诉给小玉。小玉怨恨地叹气说：“天下能有这种事吗！”小玉把亲戚朋友全都请来，用各种方法召李益前来。李益自己感到过期没来，违背了盟约，又知道小玉病了很长时间，心中惭愧，索性狠心割爱，最终也不肯前往。早晨很早出门，夜间很晚回来，想用这种方法来躲避。小玉日日夜夜，哭泣流泪，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希

望能与李益见上一面，竟无法实现。怨恨更深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从这时起，长安城中有人逐渐知道了这件事。那些风流人物都为小玉的多情所感动，那些豪侠人物都对李益的无情感到愤怒。

时间已到三月，人们多去春游。李益与五六个朋友到崇敬寺观赏牡丹花，在寺院西廊上散步，联句吟诗。有一个京兆人韦夏卿，是李益最亲密的朋友，当时也一起游玩。韦夏卿对李益说：“风光很美，草木花开，可怜啊郑家姑娘，含冤抱恨，独守空房。您最终抛弃了她，真是残忍的人啊！大丈夫的心胸，不应该这样。您要好好想一想！”正在韦夏卿感叹责备李益的时刻，忽然有一名侠客，穿着黄色麻衫，手执弹弓，风度翩翩，衣服华丽，只有一个剪了头发的胡人小孩跟随。他们暗里跟踪，听李益等人谈话。不一会儿，走上前来向李益作个揖，说：“您不是李十郎吗？我的家族原籍在山东，和皇家有点亲戚。我虽然缺乏文才，心中却很喜欢才子。久仰您的大名，常想见见您。今天有幸相会，总算看到了您的风采。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也有音乐歌女，足够娱乐的了。有漂亮的侍女八九个，骏马十多匹，任您挑选，只希望您能光临。”李益的朋友们听了这番话，都连声表示赞同。于是就与侠客打马同行，很快转过了几条街巷，就来到了胜业坊。李益因为这里离郑家住处很近，就不想去了，于是假托有事，要调转马头往回走。侠客说：“我家就在眼前，您怎能忍心离我而去呢？”就拉着李益的马，牵引着往前走。不大一会儿，已经来到郑家门口。李益心神不安，打马要返回。侠客立即命令几个奴仆，把李益抱进去。快走几步把李益推进矮门，就命人把门锁上，向屋里报告说：“李十郎到了！”郑家的人又惊又喜，那声音都传到了门外。

在头天晚上，小玉梦见一个穿黄衫的男子抱着李益前来，到了床前，让小玉给脱鞋。小玉被惊醒，把梦情告诉了母亲。自己解释说：“鞋，是谐的同音字，就是合谐的意思，预示夫妻再一次相见。脱，是解的意思，已经合谐却又分解，是要永远诀别。由这个梦兆证明，我们一定能够相见，相见以后，我就该死了。”清晨，小玉请她母亲给她梳妆打扮。母亲因为她长期有病，心神迷乱，不太相信她的话。在小玉强求下，就勉强为她梳妆打扮。才梳妆完毕，李益果然来到。小玉病了好长时间，连翻身都要别人帮助。忽然听说李益来到，一下子自己起了床，换上衣服出来，好像有神人相助似的。于是就与李益相见，含着愤怒，盯着李益，没有说什么话。瘦弱的身体，娇柔的姿态，好像有些支持不住的样子。小玉不时用袖子掩住脸，回头偷看李益。看到这种情景，大家都为她悲伤，在座的人都叹气抽泣。一会儿，有几十盘酒菜，从外面送进来。在座的人都很惊讶，问是谁买的，原来全是侠客赠送的。于是就摆列起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小玉斜着身子，转过脸来，斜眼看了李益好久，于是举起酒杯，把酒浇到地上，说：“我是个女子，薄命到这种程度。您是个大丈夫，负心到这种地步。我年纪轻轻的，就含恨而死。慈爱的母亲还在堂上，不能侍奉。绛罗、乐器摆在那里，从此也不能享用了。这样痛苦地死去，都是您造成的。李郎李郎，今天该永远诀别了！我死了以后，一定变成恶鬼，使您的妻妾，整日不得安宁！”就伸出左手握住李益的胳膊，把酒杯抛到地上，长长痛哭几声就死了。小玉的母亲抱起小玉的尸体，放到李益的怀里，让他呼唤，她再也没有苏醒过来。李益为她穿了孝服，早晚在灵前哭泣，极其哀痛。将要安葬的那天夜里，李益忽然看到小玉在灵堂的幔帐后面，容貌美丽，跟生前一样。

穿着石榴红的裙子，紫色的袍子，披着红、绿两色的披肩，斜身靠在灵帐旁，手里拿条绣花的带子，看着李益说：“劳驾您送我，还算有点余情，我在阴曹地府，能不感激吗？”说完就不见了。第二天，把她安葬在长安的御宿原。李益来到坟前，尽情哭了一阵才返回。

过了一个多月，李益与卢氏举行了婚礼。悲伤感慨，郁郁不乐。夏季五月，李益与卢氏一同离开长安，回到郑县。到郑县有十多天，李益正要与卢氏躺下睡觉，忽然帐子外面有哧哧的声音。李益惊异地往外看，看见一个男子，年龄有二十多岁，相貌温柔典雅，十分漂亮，藏身在帐子后面，连连向卢氏招手。李益慌忙起来，绕帐子寻找几圈，那人忽然不见了。李益从此对卢氏产生怀疑，感到厌恶。百般猜疑，夫妻之间吵闹不休。有的亲属多方劝解，李益的心情才稍稍宽解。后来十多天，李益从外面回来，卢氏正在弹琴，忽然从外面抛来一只用犀牛角做的雕花盒子，一寸见方，盒内有用薄纱打的同心结，盒子掉到卢氏的怀中。李益打开盒子一看，见里面有表示相思的红豆两粒，一只叩头虫，还有春药“发东甯”和一点“驴驹媚”。李益当时就愤怒吼叫，声音如同豺狼虎豹，拿起琴来砸他的妻子，逼着卢氏说出实情。卢氏怎么也说不清。从此以后，李益常常对妻子大打出手，百般摧残虐待。最后告到公堂，把卢氏休回娘家。卢氏已经被赶走，李益有时就与丫鬟同床共枕，睡过觉以后，对丫鬟也产生猜疑，有的丫环因此而被杀死。

李益曾经到广陵（今江苏扬州）去游玩，娶了一个名叫营十一娘的有名妓女，容貌温和柔媚，李益很喜欢她。每当对面闲坐的时候，李益对营十一娘说：“我曾经在某处得到某一女人，她犯了某件事，我用某种方法把她杀了。”天天述说

这套话，想让她惧怕自己，为了肃清家门的丑事。李益出门时，就用浴盆把营十一娘扣在床上，周围贴上封条。回家时一定仔细察看，然后才把她放出来。李益又收藏一柄短剑，很锋利，看着丫鬟们说：“这是用信州葛溪出产的铁制造的，专门用来砍干丑事的人的头！”凡是李益所见过的女人，就对她们猜忌。他娶了三房老婆，每房都闹到第一个老婆的那种结果。

作者蒋防，字子征，唐代义兴（今江苏宜兴）人，大约元和、长庆年间人，曾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等职。他少年时代才华出众，所作诗文，受人称赞。

本篇通过书生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反映了唐代在婚姻问题上的社会矛盾，抨击了罪恶的封建门阀制度。

作者爱憎分明，鞭挞了薄情负心的李益，赞美了忠贞刚烈的霍小玉。但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进一步创作出霍小玉死后变成厉鬼，闹得李益家妻妾不宁的情节，从而塑造出一个不仅敢爱、敢恨，而且敢于复仇的光辉妇女形象。

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本篇都是唐代传奇中的上乘之作。明朝胡应麟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明朝戏曲家汤显祖的传奇剧本《紫钗记》就是据此篇写成的。

周秦行纪

韦 瑾

我在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参加进士考试落了榜，回到宛丘、叶县间的家乡去。到伊阙南边的鸣皋山下，将要到大安的老百姓家去投宿。正赶上天黑，迷了路，没有到达。走了十多里，才走上一条很平坦的道路。晚上的月亮刚刚出来，忽然闻到一股特殊的香气，就快步前进，不知走了多远。看见前面有灯光，我想可能是庄稼院。又往前快走，来到一座大宅院的门前，看那门庭好像是个富豪人家。

有个穿黄衣服的看门人说：“您从什么地方来？”我回答说：“我叫牛僧孺，参加进士考试落了榜，回家去。本来打算到大安的老百姓家投宿，走错了路，来到这里。只请求借住一宿，没有别的意思。”院中有一个穿青色衣服的小丫鬟出来，责问穿黄衣服的人说：“门外是谁？”穿黄衣服的人说：“有客人。”穿黄衣服的人进去报告，不大一会儿，出来说：“请您进去。”我问这是谁家宅院，穿黄衣服的人说：“只管进去，不必问了。”进入十多道门，来到大殿。大殿上挂着珠子门帘，有几百个穿着红袍、紫袍的人站在台阶的左右。有人说：“参拜殿下！”帘子内有人说：“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这里

是家庙，您不应当来，怎么委屈您到这里来了呢？”我说：“我的家住在宛下，要回家去，走错了路，恐怕被豺狼虎豹吃了，请求借宿，希望太后允许。”薄太后命人卷起帘子，离开座位说：“我是从前汉朝文帝的母亲，您是唐朝的名士，不是君臣的关系，希望不要过于讲究礼仪，就上殿来相见吧。”太后穿着白绸子衣服，长相漂亮，身材高大，不怎么修饰打扮，问候我说：“一路上不是辛苦了吗？”让我坐下。有一顿饭的时间，只听殿内传出厨房里的刀勺声。薄太后说：“今天夜晚，风光月色特别好，偶然有两位女伴来相聚，况且又遇到贵客，能不进行一次聚会吗？”吩咐左右的人说：“委屈两位娘子出来见见秀才。”过了好长时间，有两个女人从殿中出来，有几百个随从。前边站着的一个女人，细腰长脸，头发很多，没有梳妆，穿青色衣服，刚二十多岁。薄太后说：“这位是汉高祖的戚夫人。”我下拜施礼，戚夫人也还礼。还有一个女人，前额圆，脸皮嫩，身体丰满，神志飘逸，容光焕发，常常喜欢皱眉，穿着一身绣花衣服，年龄小于薄太后。薄太后回头指着她说：“这位是汉元帝妃子王嫱。”我像对戚夫人那样给她施礼，王嫱又还了礼。各自坐下。坐好后，薄太后派穿紫衣服的太监说：“请杨氏和潘氏来。”过了一阵，只见空中落下五彩云，听到笑语声音渐近，薄太后说：“杨氏、潘氏到了。”忽然车轮声杂着马蹄声，绛罗的光彩辉映，让人看都看不过来。有两个女子从彩云中下来，我起身站在旁边。看见前边一个女人腰细个高，容貌漂亮，态度很悠闲，穿黄衣服，戴着玉冠，年龄在三十来岁。薄太后指着她说：“这位是唐朝的太真妃子（即杨贵妃）。”我立即跪下低头参拜，像臣子拜见帝王一样严肃。杨太真说：“我得罪了肃宗皇帝，朝廷不把我算在后妃里面的人，你行这样的大礼，岂不是不太恰当吗？我

不敢接受。”另一个女人长得挺胖，眼睛有点近视，身材矮小，皮肤白皙，牙齿很短，穿着肥大的衣服。薄太后回头指她说：“这位是齐朝的潘淑妃。”我像拜见王昭君那样给她施礼，潘淑妃还了礼。然后，薄太后命人摆宴。不大一会儿，饭菜送到，香甜干净，样数很多，我都叫不上来名字。我只想填饱肚子，不能全部吃完。吃过饭菜，又摆上酒来。所用的器具都是珍贵的玉石制成。薄太后对杨太真说：“为什么长期不来看我？”杨太真郑重地回答：“三郎（唐玄宗）多次到华清宫，我陪伴他，没有时间来。”薄太后又问潘淑妃说：“您也不来，又是为什么？”潘淑妃忍不住笑，不能回答。杨太真就看着潘淑妃回答说：“她对我说，令人气恼的东昏侯太放荡，整天打猎，所以没有时间来拜访您。”薄太后问我：“现在的天子是谁？”我回答说：“当今皇帝（李适），是代宗皇帝的大儿子。”杨太真笑着说：“沈婆的儿子当皇帝了，太奇怪了！”薄太后说：“他是怎样的皇帝？”我回答说：“小臣不能知道皇帝的德行。”薄太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只管说。”我说：“老百姓都传说皇帝英明果断。”薄太后点头认同三四次。薄太后命人添酒、奏乐。乐队都是由少女组成。酒喝过几轮以后，乐声也停止了。薄太后请戚夫人弹琴。戚夫人手指上戴玉石戒指，发出的光把整个手都照亮了。她拿过琴来就弹奏，声调很哀怨。薄太后说：“牛秀才偶然光临这里，各位夫人又偶尔才来一次，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尽情欢乐。牛秀才本来是位才子，何不各自赋诗表达情怀，不也是很好的办法吗？”于是就发给每个人纸笔。过了一会儿，诗都写成了。薄太后的诗是：

月寝花宫得奉君，
至今犹愧管夫人。
汉家旧日笙歌地，

烟草几经秋与春。

大意是说：花前月下得以侍奉君王，到现在还惭愧不如管夫人。汉朝旧日的歌舞胜地，草盛草衰多少年，绵延至今。王嫱的诗是：

雪里穹庐不见春，

汉衣虽旧泪长新。

如今犹恨毛延寿，

爱把丹青错画人。

大意是说：大雪茫茫的帐篷里看不到春色，汉装虽旧不忍脱掉，又沾上新的泪痕。到现在仍然恨那个画工毛延寿，画像时候画错了人。戚夫人的诗是：

自别汉宫休楚舞，

不能妆粉恨君王。

无金岂得迎商叟？

吕氏何曾畏木强！

大意是说：自从离开汉宫就没有跳过楚国舞，不能修饰打扮，只好怨恨君王。没有金钱怎能迎接商山的四个老头？吕后何尝惧怕过强硬的汉家朝纲！杨太真的诗是：

金钗坠地别君王，

红泪流珠满御床。

云雨马嵬分散后，

骊宫无复听《霓裳》。

大意是说：金钗落地，我就告别了君王，血泪像断线的珍珠，淌满帝王的床。自从马嵬驿断绝夫妻恩爱以后，骊山宫殿里，再听不到《霓裳羽衣曲》的歌声悠扬。潘淑妃的诗是：

秋月春风几度归？

江山犹是邺宫非。

东昏旧作莲花地，

空想曾拖金缕衣。

大意是说：春风秋月几次回归？江山依旧，邺城的宫殿面貌皆非。东昏侯制造的步步生莲花的旧地，只能梦想披着华丽的金缕衣。她们多次催促我作诗，我推辞不掉，于是就遵命做了一首诗：

香风引到大罗天，

月地云阶拜洞天。

共道人间惆怅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

大意是说：香风把我带到九重天，在月光彩云下拜见神仙。共同谈起人间的伤心事，不知今夜是哪一年。另有一位善于吹笛子的女子留着短发，衣带随风飘摆，像吴道子画的那样，长相非常漂亮，很会挑逗人，是同潘淑妃一同来的。薄太后把小凳子拿来让她坐，有时让她吹笛子，也常常让她喝酒。薄太后看着我说：“认识这位不？她是石崇家的绿珠。潘淑妃收养她当妹妹，所以跟潘淑妃一道来了。”薄太后趁机说：“绿珠怎么没有诗呢？”绿珠拜谢过了，然后做诗：

此地原非昔日人，

笛声空怨赵王伦，

红残绿碎花楼下，

金谷千年不更春。

大意是说：这里的人都不是从前的人，笛声里白白怨恨赵王司马伦。香消玉碎摔死在楼阁下，金谷园里千年万年也不会再逢春。

诗作完了，又端上酒来。薄太后说：“牛秀才远道前来，

今天晚上谁来陪伴他？”戚夫人首先起身推辞说：“我的儿子刘如意已经长大，我自然不可以，何况实在不应该这样。”潘淑妃推辞说：“东昏侯因为我而身死国亡，我不想做对不起他的事。”绿珠说：“石卫尉性格严厉嫉妒，今天我宁可死也不能乱来。”薄太后说：“太真是现在唐朝已死皇帝的贵妃当然不合适，不必说其他的理由。”薄太后就看着玉嫱说：“昭君你开始嫁给呼韩邪单于，后来又成了株累若单于的老婆，当然可以自己做主了。何且严寒北方的胡人鬼魂也不能怎么样，希望昭君不要推辞啊！”王昭君不回答，低着头有些害羞。

不久，各自回去休息。我被左右的人送到昭君院。到天快亮时，丫鬟们来叫起床。王昭君流着泪拉着我的手告别。忽听外面有薄太后在发命令，我于是就出去见薄太后。薄太后说：“这里不是您久留之地，应该赶紧返回。就要分别了，希望您不要忘记刚才的欢乐。”又重新要来酒，喝了两杯，戚夫人、潘淑妃、绿珠都掉了泪，便告别走了。薄太后派穿红衣服的送我回大安，到了西边的道上，送行的人很快就不见了，这时天已经亮了。

我到达大安，问当地的人，当地人说：“离这里十多里有薄太后庙。”我回去看庙宇，一片荒凉，房倒屋塌，不能进去，不是昨夜所见到的样子了。我衣服上的香气，经过十多天还没有散尽，竟然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作者韦瓘，字茂宏，中唐时期人，生卒年不详。考取进士后，做过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关系密切。因为牛僧孺善于写传奇，韦瓘就假托牛僧孺名义，写成这篇传奇。李德裕利用它攻击牛僧孺“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于其君甚矣！”想置牛僧孺于死地。因为唐文宗不相信，韦、李的阴谋才未得逞。

本篇描写一群生前受宠而又遭遇不幸妃妾与落第书生的邂逅相聚的故事，类似的题材在传奇中并不少见，只因本篇产生于牛、李党争的背景下，因而广为人知。本篇描写人物外貌不用套语，犹如肖像画一般逼真传神，对话、作诗也都符合人物身分与性格。对提高小说创作的技巧，有积极意义。

齐推女

牛僧孺

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嫁给了湖州参军韦会。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 823 年），韦会将要前往京师参加吏部考试，因为妻子正在怀孕，就把她送到鄱阳（饶州治所，今江西波阳）的娘家中去，自己动身进京了。

十一月，韦会的妻子齐氏正要分娩的晚上，忽然看见一个人，身高一丈多，穿着金属铠甲，手持大斧，愤怒地说：“我是梁朝的陈将军，长期住在这间屋里。你是什么人，敢于弄脏这个地方？”说完，将要举起大斧杀死她。齐氏哀求说：“我这个世俗之人，眼力有限，不知道将军住在这里。方才承您指教，请允许我搬出这里去。”那个陈将军说：“不搬走，我就杀死你。”身边的人都听到齐氏哀求的声音，惊恐地起来看她，齐氏浑身流汗，精神恍惚。大家围着她询问，她慢慢说出所见到的情景。

等到天亮，丫鬟把这情况告诉了刺史齐推，请求把齐氏搬到别的屋子中去。刺史齐推向来正直，不相信有鬼，不听丫鬟们的话。到了当天夜间三更时候，陈将军又来到了，十分生气，说：“以前你不知道，可以宽恕你。知道了还不搬出

去，难道能再容忍吗！”于是就要用大斧砍，齐氏哀求说：“刺使的性格刚强，不答应我的请求。我一个弱小的女子，怎能拒绝您的要求。宽容我到天亮，不等您下命令，我就搬出去。如果这次再不搬出，甘心情愿被你杀死。”陈将军抑制着怒气走了。天还没亮，齐氏就让丫鬟打扫别的屋子，把床挪过去。她们正要搬床，刺史齐推办完公事回来，问为什么要搬床，丫鬟们把这事告诉了齐推。刺史齐推非常生气，把她们打了几十棍子，说：“产后生病，身体虚弱，正气不足，妖怪乘机作祟，怎么能轻易相信呢？”女儿哭着请求，齐推最终也不允许搬出。到了夜间，齐推自己睡在女儿房前，亲自保护她。在厅堂中增添人员守夜，增添蜡烛照明，使女儿安心。到了半夜，听到齐氏惊呼痛叫的声音，齐推开门一看，只见女儿头破身亡。刺使齐推哀痛到了极点，超过常情一百倍，认为即使拿刀自杀也不足以向女儿谢罪。就把齐氏的灵柩停放在别的屋子里，派走路快的人去向女婿韦会报信。

韦会因为文书上的小差错，被吏部取消了选官的资格，从另一条路回饶州，没有遇到报丧的人。走到离饶州一百里地的地方，忽然看见一座房子，有个女子在门前一晃，那容貌举止，走路姿势，特别像齐氏。韦会就拉着仆人，指着那个女人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怎么那么像我的妻子。”仆人说：“夫人是刺史心爱的女儿，怎么能到这里来呢，是相貌相似的吧。”韦会仔细看看，越发觉得是自己的妻子，就打马走上前去。那个女人就进了门，斜掩上那扇门。韦会又想可能是别的女人，就从门前走过去，又回过头看。齐氏从门内出来喊道：“韦郎，怎么忍心不看我一眼。”韦会立即下马细看，真是他的妻子。惊异地问她为什么来到这里，齐氏把陈将军杀死她的事情全都说了，于是流着眼泪说：“我实在愚昧鄙陋，

有幸服侍您，在言语礼仪方面，都不曾得罪过郎君。正想在家中竭尽妇道，与您白头偕老，却冤屈地被狂暴的恶鬼杀死。我自己察看了阴间记载寿命的簿册，应当还有二十八年的阳寿。现在有一种办法可以救我，您能可怜我而救我吗？”韦会说：“夫妻的感情，按道义福祸都是共同的。现在比翼鸟翅膀已经断落，比目鱼双目已经失去一半，剩下我孤伶伶一人，还能到哪里去呢？假如有另外一条路可以与你走到一起，即使赴汤蹈火，我也能去。只是活人与死人走的是两条路，阴间的事情难以知道。如果我能用尽全部忠诚，可以把你救活，希望听听你的计策。”齐氏说：“这个村子东边几里地，一座草堂中有个田先生，教一群儿童读书。这个人性格古怪，不可急切说出你的请求。您得扔掉马，步行前去。到了门前，送上您的名帖去拜见，像拜见上级官员那样。然后哭诉我的冤屈，他一定大发脾气，甚至于骂你，凌辱你，打你，拖你，拽你，往你脸上吐唾沫，你要全部忍受下来。他用尽这些办法以后，然后必定可怜你，我就能还阳了。田先生的相貌，与他的法术是不相称的。阴间的事情，千万不要疏忽大意。”于是他们共同前往，韦会牵过马来，让齐氏骑上。齐氏哭着说：“我现在的身体不像从前，您即使骑马走，也难追上我。事情紧迫，您不要谦让。”韦会于是就骑马跟随她，常常追不上她。走了几里地，远远看见了道北的草堂，齐氏指着草堂说：“这里是田先生的住处。救我的心意果真坚决，受到万种痛苦，也不要退却。他如果欺凌侮辱您，我一定能还阳。不要有丝毫恼怒的表情，使我们永远分离。您努力吧，我们就从这里分手了。”擦擦眼泪离开了，走了几步就不见了。

韦会收住眼泪，来到草堂。在离几百步远的地方，就下了马，穿上官服，派仆人拿着名帖在前面带路。他们来到草

堂前，学生们说：“田先生回去吃饭了，还没有回来。”韦会捧着笏板等候。过了好长时间，一个人头戴破帽子，脚拖着木屐来了。形象丑陋肮脏到了极点。韦会打听那些学生，他们说：“这是田先生。”韦会命仆人呈上名帖，韦会走着小步，赶快迎上前去叩拜。田先生回拜说：“我是一个乡村老头，靠教放牛孩子读书糊口，官人为什么突然这样对待我？很让人吃惊。”韦会作揖诉说：“我的妻子齐氏寿命还没到一半，冤屈地被梁朝陈将军杀害了。请求把她放回阳间，过完她剩余的寿命。”于是就在地上叩头哭着请求。田先生说：“我是个村野鄙陋愚昧的人，连学生们争论吵架，还不能断清是非对错呢，何况是阴间的事情了！官人莫不是发疯了吧？你赶快走开，不要随便说那些鬼话。”说完连头也没回就进屋去了。韦会也跟着进去，在床前叩拜说：“我实在是诉说深冤，希望您能可怜我，宽恕我。”田先生看着他的学生说：“这个人得了疯病，来到这里吵嚷。把他拉出去，他若再进来，你们共同往他脸上吐唾沫。”几十个乡下孩子争着往韦会的脸上吐唾沫，那肮脏是可想而知的。韦会也不擦拭，等孩子们吐完以后，韦会又叩拜，言语真诚恳切。田先生说：“我听说过疯子，打他他也不知道疼，你们替我打他。不要打折他的胳膊和腿，不要打破他的脸就可以。”那些乡下孩子共同来打他，他疼得受不了。韦会还是捧着笏板，拱手站立，听任孩子们挥拳痛打。孩子们打完了，韦会又上前哀求。田先生又命学生把他推倒，抓住脚把它拖出去。把他拖出去了，他又进来，这样反复了多次。田先生对他的学生说：“这个人真知道我有法术，所以前来拜访我，我应当救他。”

儿童们都散了，田先生对韦会说：“官人真是个好心肠的丈夫，为妻子的冤屈，甘心情愿受凌辱，我被您的诚恳所感

动。然而这件事我知道很久了，只是没有早申诉，现在房屋已经破坏了，处理也怕来不及了。我以前拒绝您的请求，也是没有办法。我就试着给您办一办吧。”于是就命韦会进入房中，房中铺着席子，席子上放着桌案，桌案上有一炉香，香炉前面又铺上席子。坐好以后，命韦会跪在桌案前面。不大一会儿，看见一个穿黄衫的人领他向北走了几百里，进入一座城内。街市上喧哗热闹，像个大都会。再往北有一座小城，城内的楼台殿阁，巍峨如同皇宫。卫士手持武器，站着的、坐着的各有几百人。他们来到大门口，守门的官吏向里面通报说：“原湖州参军韦会到。”他们趁着通报的机会进去。正北面有正殿九间，殿堂正中一间卷着帘子，摆着桌子和坐榻。有一位穿紫衣的人正面坐着，韦会进去，向着座位上的人叩拜，起来一看，原来是田先生。韦会又诉说冤屈。左右的人说：“到西廊呈上诉状。”韦会就走到西廊上，有人送来笔砚，韦会就写成诉状。韦会问堂上的人是什么官，旁边的人回答说：“是君王。”官吏收了诉状呈上殿去。君王批下来说：“追查陈将军，还要核对诉状所说事情的经过。”诉状被送出去，转眼间有人通报说：“陈将军已提到。”又核对过诉状所说的事情经过，同齐氏所说的一样。君王责问说：“为什么屈杀平民百姓？”陈将军说：“自从我住在这个屋子以来，已经有几百年了。可是齐氏擅自把屋弄脏了，我两次宽恕了她，她都不搬出去，我一时愤怒就杀死了她。”君王宣判说：“阴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互不相干。死了那么久的鬼，强占活人的房屋，不但不自己反省，还杀死了无罪的人。打他一百大棍，发配到东海以南。”办案的官吏核对了诉状说：“齐氏的寿命，确实还有二十八年。”君王命令叫来齐氏，说：“你的寿命还没到头，理应把你退回阳间。今天要放你回去，你愿意不愿意？”

齐氏说：“我确实愿意回到阳间去。”君王又宣判说：“交付办案官吏，勒令她还阳。”办案官吏启奏说：“齐氏的尸体已经腐烂了，回去以后没有依附。”君王说：“派人去修补。”办案的官吏说：“处处都腐烂了，修补不成了。”君王说：“齐氏的寿命还很长，如果不让她再生，议论也平息不了。你们看该怎么办？”有一个年老的官吏走上前启奏说：“东晋邳下地方有个人暴死，和这件事正好一样。从前，经葛真君宣判把他的魂魄聚在一起作为他自己的身体，让他重生，他吃喝、说话、爱好、对从前的回忆，一切都没有两样。只是到寿命结束时，没有尸体罢了。”君王说：“什么叫把魂魄聚在一起？”那个老年官吏说：“活人有三魂七魄，死后就飘散了，没有依附。现在把她的三魂七魄收聚到一起，用续弦胶涂上。大王当堂把她放回去，就与她的原来身体一样了。”君王说：“很好！”就召来韦会说：“使魂魄复活，与活人只有这个差别，作这样的处置可以吗？”韦会说：“太幸运了。”一会儿，看见一个官吏领七八个女人来，与齐氏一个样。当时往一块一推就合在一起了。又有一个人拿来一盒药，形状像糖稀，就在齐氏身上涂抹。处理完毕，就命韦会与齐氏一起回去，两人拜谢以后就出来了。穿黄衫的人又带他们往南走，接着就出了城，像在山崖上行走，掉到深谷里。睁开眼睛一看，仍然跪在田先生桌案前，田先生也靠着桌案坐着，田先生说：“这事特别秘密，如果不是您诚恳，是办不到的。然而您的夫人还没有埋葬，还停柩在旧房子里，应该飞速送信去，让家里把她安葬了，到家后就没有痛苦了。千万不要在郡城中说这件事，稍微向人透露，将对齐刺史不利。你的夫人就在门前，你们马上可以共同回去。”韦会拜谢完了就出来，他的妻子已经站在马前。这时已经是活人了，不再那么轻便了。韦会把衣

物从马背上扔下去，让他的妻子骑上马，自己骑驴跟随她，并且迅速派人送信到饶州，请求岳父把齐氏的灵柩埋葬了。

齐刺史刚听到韦会将要到来的消息，给他准备好房子，在女儿的灵柩前设了帐幕，等待他的到来。等到接到韦会的书信，又是惊讶又是恐惧，十分不相信。然而还是勉强把女儿的灵柩埋葬了，让他的儿子带着轿去迎接。见到女儿、女婿以后，更加感到神秘不解。齐刺史千方百计探问，韦会也不肯讲出实情。当年夏天，齐刺史把韦会灌醉，追问这件事，韦会不知不觉把事情全部说出来。齐刺史听到后感到厌恶，不久得了病，过几个月就死了。韦会派人去看田先生，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齐氏吃喝、生孩子，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她坐轿时，轿夫感觉不到轿中有人。

我听到这件事已经很久了，并没有十分相信。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秋天，富平县尉宋坚，在闲谈时讲到新奇的事，客人中有个鄜王府的参军名叫张奇的，就是韦会的表弟，谈了这件事的经过，与我以前听到的没有出入。他还说：“表嫂齐氏现在还健在，自从恢复以后，她的精神、容貌、衣饰比以前还好。”阴曹地府的官吏治理阴间的事情，难道是虚无缥缈的吗！

作者牛僧孺（公元780—848年），字思黯，唐朝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人，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指陈时政，不避权贵，穆宗时升为宰相。晚唐的“牛李党争”就是指以他和李德裕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牛僧孺少有才名，尤其善于写小说，撰有《玄怪录》10卷，久已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有33篇。笔墨奇幻，富文采，对以后的传奇小说颇有影响。《齐推女》一篇，各书所收的文字小有出入，今据《旧小说》译出。

本篇通过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死而复生的故事，抨击了豪门贵族

仗势欺人的社会现象。这桩阴司公案，虽然荒诞离奇，但作者意图在于借阴说阳，梁朝陈将军这一恶鬼形象，正是中唐以后豪门世族、边将藩镇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的曲折反映，在当时是有积极社会意义的。韦会为了救活被恶鬼陈将军杀害的妻子，任人凌辱、谩骂、毒打，终于感动了田先生，使恶鬼受到惩处，妻子得以复生，这种自我牺牲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十分感人，即使在今天也值得肯定。

窦玉

牛僧孺

进士王胜、盖夷，在唐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年间到同州（今陕西大荔）参加荐举考试。当时同州的旅客很多，旅馆都住得满满的。他们二人就借同州郡功曹王翥的宅院住下，等待参加考试。不久，其他的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只有正房空着，用小绳拴着房门。从窗户窥探正房里边，只有床上有粗布被褥，床北有只破箱子，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向邻近的住客打听，回答说：“这是窦三郎窦玉的住处。”王胜、盖夷因为西厢房窄小，想要与窦玉共同住在正房，很高兴他没有家眷仆人。等到天黑时，窦处士骑着一头驴，带着一个仆人，喝醉酒回来。王胜、盖夷上前去拜见，并且说：“我们到郡城中来参加荐举考试，因为宾馆太喧闹，所以住在这里。所住的西厢房，也很窄小，您既没带家眷仆人，又是世俗以外的人，希望临时与您共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等待郡里举行的考试。”窦玉坚决推辞，接待应对的表情很傲慢。

夜色已深，王胜、盖夷准备睡觉，忽然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他们惊讶地起来寻找，看见正房中垂挂着帷帐，笑语喧哗。这时，盖夷、王胜冲了进去，帷帐四面合围，奇特的

香味扑鼻，雕饰的盘子里装着珍贵的食品，形容不出来。有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八九岁，娇妖艳丽无比，正与窦玉相对而坐，吃着东西。丫鬟十多个，也都相貌端正，长得漂亮。银炉中煮的茶正好烧开，坐着的少女起身进入西厢帷帐中，丫鬟们都跟进去。少女说：“这是哪里来的年轻人，擅自闯进别人的家里。”窦玉面如土色，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一句说也不说。盖夷、王胜没有机会答话，喝了口茶就出来了。他们二人已经走下台阶，听到关门的声音。听那少女说：“疯疯癫癫的年轻人，为什么同他们住在一起？古人所以要居住择邻，难道是句空话吗！”窦玉辩解说不是自己的房宅，难以拒绝别的客人。一定担心受到别人轻视侮辱，难道没有别的屋子可住吗？于是又恢复欢声笑语。

等到天亮，盖夷、王胜到正房去看，全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窦玉独自躺在粗布被里，擦擦眼睛，正在起床。盖夷、王胜问他，他不回答。盖夷、王胜说：“您白天装作平民百姓，夜间却与豪门贵族聚会，假如没有妖术，用什么办法招来漂亮的女人。不说出真相，我们马上去向官府告发。”窦玉说：“这本来是个秘密，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最近，我到太原去游览，晚上从冷泉出发，将要到孝义县投宿。天黑迷了路，夜间到一个村庄投宿，问那个村庄的庄主是谁，庄上的仆人回答说：‘是汾州崔司马的田庄。’让他进去报告庄主，那人出来说：‘请进去吧。’崔司马年纪五十多岁，穿着大红色的官服，仪表风度可爱。他问我的先人和伯父、叔父、兄弟，又问我的内外表亲。他自称他的家族就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堂表叔。我从小也听说过这位堂表叔，只是不知道他的官职。他对我特别关心，礼节都很周到隆重。就让人告诉他的妻子说：‘窦秀才就是右卫将军七哥的儿子，是我们的堂表侄，夫

人您也是他的堂表婶，可以出来见见他。我在外地做官，亲戚们都分散阻隔。如果不是侄儿远游，怎么能够相逢呢！请立即出来相见。”过一会儿，一个丫鬟说：“请三郎屈驾进屋。”那中堂陈设的华丽，像王侯人家。盘子、食品都很珍贵华美，把海味山珍全都弄来了。吃完以后，老人说：“您这次旅游，想求得什么呢？”我说“要求得到荐举的资格罢了。”他又说：“你的家室住在哪一郡？”我说：“我游荡海内，没有家室。”老人说：“您生活这样，身世飘零，像飞蓬一样飘荡，没有个归宿，来往空费力气。我有个女儿，将要成年了，现在便应该服侍你，衣食的供给，不必求人，可以吗？”我站起身来拜谢。夫人高兴地说：“今天晚上很好，又有丰盛的膳食，亲戚当中婚配，何必广泛宴请宾客，礼仪已经准备好了，就在今天晚上成亲。”我道谢完了又坐下，继续用饭。吃完以后，在西厅休息。洗澡用具全都准备好了，我洗澡完毕，又给衣服、头巾。领进来三位司仪人，都是聪明机灵的人物。一位姓王，自称是郡里的法曹。一位姓裴，自称是户曹。一位姓韦，自称是郡里的督邮。见过礼后坐下。不大一会儿，礼轿、香车都准备好了，华美的灯烛在前面引路，从西厅走到中门，举行迎新娘的仪式。又绕着村庄转了一周，从南门进村，一直来到中堂。堂中的帷帐，已经张挂得满满的。完成婚礼，刚到三更时分。妻子告诉我说：“这不是人间，是阴间。所说的汾州，是阴间的汾州，不是人间的汾州。几位司仪人，没有一个不是阴间的官吏。我与郎君前世有缘，应该成为夫妻。阴阳是两个世界，不可以长期住下去，郎君应该立即离开。”我说：“阴阳既然是不同的世界，怎么能够婚配呢？已经成为夫妻，便应当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一个晚上就分别呢？”妻子说：“我已经服侍郎君了，本来无所谓远近。只是郎君是活人，不

应该长住在这里。郎君赶紧起身，我会让您的箱子中经常有一百匹绢，用光了还会补满一百匹。到什么地方，一定找一个安静的房间单独住，心中稍微想念我，我会立即随着您的想念来到。十年以后，可以在一起行走，不必分开。现在还是白天分别，晚上相会吧？’我就进去告辞，崔司马说：‘阴间阳世虽然不同，人鬼没有两样。小女能嫁给你，这是前世的缘分。不要因为她不是活人，就猜疑她、看不起她，也不要对别人说。如果官府传讯，你说了也没什么关系。’说完，我就得到一百匹绢，同他们告别了。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单独睡觉，思她时她就来。所用的帷帐、餐具都是她带来的，像这样已经有五年了。”

盖夷、王胜打开他的箱子，果然有一百匹绢。窦玉就赠送他们每人三十匹绢，请他们保守秘密。窦玉说完以后就逃离了，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窦玉》一篇，有的书收入《续玄怪录》，《太平广记》作“出《玄怪录》”。文字也小有出入，今从《太平广记》。

《窦玉》写人鬼婚恋的故事。这类故事，在唐宋传奇中并不少见。本篇的特点是塑造出一个年轻美貌、正直善良的女鬼形象。新婚之夜，对于青年男女来说，是一刻值千金的良宵，然而，在成婚的当天晚上，女鬼就毫不隐讳地说出了真相，并劝丈夫赶紧离开，表现出她为丈夫着想，宁肯牺牲新婚幸福的正直善良的美德。故事情节并不曲折，但是人物性格突出，形象鲜明，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把它收入《情史》一书，可见这篇作品对后世颇有影响。

刘 讽

牛僧孺

唐睿宗文明年间，竟陵郡的属官刘讽，在夜间投宿到夷陵郡（今湖北宜昌）没人居住的馆舍里，月光明亮，他还没有睡着。忽然看见一个女子从西屋出来，姿容温和美丽，舒缓地唱着歌，轻闲地踱着步，慢慢地来到庭院中，回头命令丫鬟说：“紫绶，把西屋装饰着花色图案的席子拿来，并请来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和南院邻居翘翘小娘子，并把溢奴带来。传达我的话说：这里月色景物很好，足够我们娱乐的了。弹琴作诗，是大好事情。虽然有个竟陵郡的判司官在这里，但这人已经睡着了，在明媚的月光下，不值得回避他。”

不大一会儿，三位女子来到，还有一个小孩，都是绝顶美丽。紫绶把花席子铺在庭院中，互相礼让，按次序坐好。坐席上摆设着犀角酒樽、象牙勺子、带绿色花纹的鬲宾国酒器、白色的琉璃盏。美酒的香味，飘散到空中。女子谈笑取乐，歌唱，音声清亮，歌词婉转。一位女子当录事，掌管行令罚酒，一个女子当明府主持酒宴，她举起酒祝愿说：“只愿三姨婆的寿命与祁山相等，六姨姨的寿命与三姨婆相等。刘姨夫当上个阴间的纠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个朱余国的太子，溢奴便

当个朱余国的宰相。我们三四个女伴都能嫁给阴曹地府中的司文舍人。不然的话，嫁得个与王郎君地位相等的六公子、七公子，那么平生的愿望就满足了。”当时大家都笑了，说：“应该感谢蔡家娘子的吉言。”翘翘当录事，发下一只竹签，罚蔡家娘子说：“刘姨父相貌温和，才能出众，为什么不让他当个五道主使，白白称他为纠成判官，怕六姨姨不高兴，请喝一杯酒。”蔡家娘子就拿起酒杯说：“本来知道会受罚，只是因为刘姨父年老眼昏，恐怕看不了五道主使的黄纸文书，耽误了大神伯的公事。喝一杯酒有什么妨碍。”于是众位女子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又有一女子站起来，传绕口令，又抽出一枚玉簪，说得很快，把玉簪传过说口令的人，传不过去就罚酒。绕口令是：“鸢老头脑好，好头脑鸢老。”传说了几圈，就让紫绶坐下，让她说绕口令。紫绶平时口吃，只是说“鸢老鸢老”，女子都大笑，说：“从前贺若弼戏弄长孙鸢侍郎，因为他年老口吃，又没有头发，就创造了这个绕口令。”

三更以后，都弹琴击筑，轮流唱歌。唱道：

明月秋风，

良宵同会。

星河易翻，

欢娱不终。

绿樽翠勺

为君斟酌。

今夕不饮，

何时欢乐？

大意是说：明月高照，秋风送爽，我们在如此美好的良宵里聚集在一起。时间过得很快，欢乐也不能继续下去。绿酒樽，翡翠勺，替您斟酒。今夜不开怀畅饮，什么时候才能

尽情欢乐呢。

又唱道：

杨柳杨柳

袅袅随风急。

西楼美人春梦长，

绣帘斜卷千条入。

大意是说：杨柳杨柳，随风急急摆动。西楼中的美人在大好春光中做着长长的梦，随着绣帘卷起，春光也就消逝了。

又唱道：

玉口金缸，

愿陪君王。

邯郸宫中，

金石丝簧，

卫女秦娥，

左右成行。

纨绮缤纷，

翠眉红妆。

王欢顾盼，

为王歌舞，

愿得君欢，

常无灾苦。

大意是说：美人的玉口，金色的酒杯，希望陪着君王。邯郸的宫中，奏响了各种乐器。各地来的宫女，排列在左右，满眼都是缤纷的衣服，浓艳的打扮。君王高兴了，左顾右盼，为君王唱歌跳舞，希望得到君王的喜欢，经常不受苦难。

唱完了歌，已是四更，就有一个穿黄衫的人，头上长着角，身体很魁梧，走进来拜见说：“阴府婆提王命娘子赶紧回

去。”众女子起来接受命令，就让黄衫人传话给婆提王说：“不知道大王召见，刚才共同观赏月色来到这里，敢不前去吗？”就命令丫鬟收捡杯盘席子。刘讽就大声打个喷嚏，再看庭院里，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天早晨，刘讽拾到翡翠头钗几枚，拿来让别人看，都不知道是什么。

本篇通过几个女鬼聚会赏月的故事，反映出官宦人家女眷攀高望贵的思想感情。

作者善于写阴间事，那些女鬼在他的笔下都具有人间女子的思想感情，颇有情趣。宴会中行令罚酒的场面，也很生动逼真。这篇小说足以代表作者《玄怪录》的风格特点。

董 慎

牛僧孺

隋朝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为人公正，性格梗直，明白法律。从都督以下的人，有执法不公正的，他一定当面劝谏，虽然受到谴责，也不畏惧，一定等到依法公正定罪才肯退下。他曾经因回家换寒衣，走出州城大门，遇到一个穿黄衣服的使者对他说：“太山君召您去当录事官。”说着就从怀中拿出公文给董慎看。公文上写道：“董慎名实相符，精通案牍。将要处理疑案，必须依赖贤能有才之士，临时任命右曹录事。”公文上印鉴鲜明，后面签署一个“倨”字。董慎对使者说：“府君召我，怎能不去，然而不知道府君叫什么名。”使者说：“请录事不要多问，到任就知道了。”使者自己拿着大布袋，把董慎装到里面，背着走到兖州城外，就把布袋放到道路的左边，取水和泥，糊住董慎的两只眼睛。董慎完全不知道走了多远，忽然听到有人大声通报说：“范慎抓获董慎来到！”使者说：“是。”快步进入。府君说：“抓获的录事，现在在哪里？”使者说：“阴曹地府幽深秘密，恐怕泄露出去，刚才请右曹录事藏身到布袋中了。”府君大笑，说：“死范慎追拿活董慎，用左曹录事的布袋子装右曹录事，真可谓能谨慎

处事。”便命令把董慎从布袋中倒出来，揩去糊在眼睛上的泥，赐给他青色的丝衫，鱼须笏板和豹皮靴子，花纹色彩斑斓。府君邀请他登上台阶，命令左右的人取来椅子，让他坐下。府君说：“因为您为人公正，所以这次才把您请来。现在有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犯罪，押在无闲狱中。接到天曹符命，因为令狐实是太元夫人的三等亲戚，批准减罪三等处理。昨天罪人程翥等一百二十六人，引证法律条文，喧哗着提起诉讼，阻止不住，已经联名申诉到天曹。天曹认为处罚轻了，也命令酌情减罪二等处罚。我恐怕后人引用这个案例进行诉讼的更多了，您认为应该怎么处理？”董慎说：“水能照出人的美丑，可是人们不抱怨，是因为水最清明，没有私情。何况天曹地府的刑法，怎能用恩情来宽恕奸邪呢？然而我不过是一个小吏罢了，平时没有文词方面的修养，虽然知道不可以这么办，但是终因语无伦次，辩论不清。本州府的秀才张审通言辞雄辩，文采出众，足能够为您掌管书记。”府君下令把他召来，不大一会儿就把他带到。张审通说：“这件事很容易，您应当写份判状呈送天曹。”府君说：“您好好为我写份判状。”就补授张审通为左曹录事，又赐给他像董慎一样的衣服，给他们每人一只玄狐，每当出门时就骑着它。张审通写的判状是：“上天本无私情，法令应该有统一标准。假如因为私恩宽恕罪犯，这是对奸邪行为的助长。前次命令对令狐实减刑，已与私情请托相同；后来程翥等人申诉，与怀疑法律的罪状不同。假如开了减罪的先例，实在是失去了公正的定罪标准。请维持原来无闲狱的判决，仍抄录判状呈送天曹。”当即有个穿黄衫的人拿着判状前往天曹。过了一会儿，那人又拿着天曹的批文回来，批文中写道：“所呈送的判状，不合经典。事奉君王的准则，只应遵循《周礼》。《周礼》中的“八议”，有一

条是议亲。还有道教文献中，也说没有不讲远近亲疏的。那么典章制度上已记载得很清楚了，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可以使太元这样有功德的神仙，不能庇护三等的亲戚吗？再敢违抗，一定严惩。太山府君可罚六十年不穿紫衣服，其余的按照以前的决定处治。”府君对张审通大怒说：“您写的判词，使我受到惩罚。”立即命令左右的人取来一寸见方的肉塞到他的一只耳朵中，于是张审通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张审通申诉说：“请让我重新写判词，呈送天曹，如果不被批准，我甘心情愿受惩罚。”府君说：“您能为我免除罪过，就重新给你一只耳朵。”张审通又写判词说：“天大地大，本来就没有亲疏。如果有亲疏，怎么能够统一呢？假如想通过请托改变法令，实际上就将产生虚伪，丧失纯真。远古以前，人们还很质朴；中古以来，才听说各自有亲情。难道可以使远古化育万物之心，产生出孔子参观蜡祭之后所发的感叹吗！全都怀有亲情反对公正，又何必引经据典呢！请宽恕逆耳忠言的冒犯之罪，敢于推荐治疗心病之药，希望审阅判词，使得处罚公正。令狐实等人，请求依法处治。”又抄录状辞呈送天曹，黄衣人又拿着前去。不大一会儿，又有天曹的批文送来，上面写道：“再次审查所呈送的申诉状辞，很是恰当，太山府君可加授六天副使，令狐实、程翥等，依法判刑。”府君就对张审通说：“如果没有您就不可能正确处理这一案件。”就命令左右的人割下塞进他右耳朵中的肉，让一个小孩把肉捏成一只耳朵，安在张审通的前额上，说：“塞了您的一只耳朵，给您三只耳朵，怎么样？”又对董慎说：“多亏您推荐贤才，帮助我办成一件好事，然而不可以长期留下您。给您增寿一周年来报答您，加上您原有的寿命，共是二十一年。”就送他们回家，使者又用泥糊住二人的眼睛，把他们装到布袋里，送到每个人的家。董

慎忽然像从布袋里被倒出来一样，回头问他妻子，妻子说你死了已经十多天了。董慎从此果然活到二十一年而死。张审通几天以后，前额觉得发痒，于是就长出一只耳朵，和原有的两只加起来共有三只耳朵，后长出的一只尤其灵敏。当时人笑他说：“天上有九头鸟，地上有三耳秀才。”也有称他为“鸡冠秀才”的。董慎起初不理解太山府君为什么称“倨”，后来才知道“倨”就是“邻”字。

本篇通过对令狐实判刑的故事，歌颂了刚正不阿的张审通，揭露了天曹包庇亲属的丑行，曲折地反映了人世间法官与皇亲国戚的复杂斗争。

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逼真。例如，办案无能的太山府君，因为自己受罚就迁怒于人，堵住了张审通的一只耳朵，当官司打赢时，他又给了张审通第三只耳朵。这是一个既想同强权势力斗争，又想保持禄位的人世间的官吏的缩影。张审通与天曹间的公文论战也很有特色。

僧仪光

牛 肃

青龙寺的和尚仪光，修行到高深的程度。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有个在朝廷作官的死了妻子，把仪光请到家里念经为亡妻求福。仪光师傅在他家里很多天，住在屋廊前面，他家供给丰盛的膳食。当时的风俗，每当有人死亡时，就请巫师，巫师告诉哪一天是煞神出现的日子，对活人有伤害。到了那天死人家里的人都出去躲避灾殃。那天夜间，这个朝廷官员家里的人都从北门偷偷溜出去，没有告诉仪光师傅。仪光师傅只知在堂前点着明灯，念诵佛经。忽然看见有两个人侍奉他。快到半夜时，忽然听到堂屋中的人起来，取衣服开门的声音。有一个妇女从堂屋中出来，就到厨房中去做饭。又是提水，又是吹火，仪光师傅以为是这家的人，对她也不感到奇怪。到天快亮时，这个妇女来给仪光师傅送饭，捧着盘碗上前，只穿着御寒的衣服，光着脚，拜了两拜说：“委屈师傅来到我家，今天家里的人全都出去了，恐怕不能按时给你送饭来，弟子我所以起来，给师傅做饭。”仪光师傅知道她是死人，就接受了她送来的饭菜。正在祷告，还没有祷告完毕，听到有开堂屋北门的声音。这个妇女惶恐地说：“我

儿子回来了。”说着就奔回堂屋内。仪光师傅就听到哭声。哭声停下来，家里的人来拜见仪光师傅，问是否安全，看见盘子中的粥，问仪光师傅说：“弟子们夜里实际是出去躲避灾殃去了，没让师傅知道。家中没有人，这粥是谁做的呢？”仪光师傅笑笑不回答。堂屋中的丫鬟惊讶地说：“死人夜里尸体忽然横躺着，手上还有面污的痕迹，脚上还沾着泥，这是为什么？”仪光师傅指着他们所煮的粥让他们看，全家人都很惊奇。

作者牛肃，生平不详，作品有《纪闻》十卷，多记唐顺宗、宪宗时期流传的奇闻异事，还有的是真人真事，因情节离奇，所以广为流传，甚至被后代史家采入史册。

本篇通过女鬼为和尚煮粥的故事，塑造出一个善良好客的家庭主妇形象。家人出去，她怕冷落了师傅，来不及穿鞋就光着脚给师傅煮粥，以尽到家庭主妇的责任，反映出她善良好客的性格。手上有面污，脚上有泥土，尸体横躺在床上等，反映她不想惊动家人而行动匆忙的细节颇为逼真。

李佐文

牛 肃

在南阳郡临湍县（今河南邓县西北）的北部边界一带，秘书郎袁测、襄阳郡属吏王汧都有田庄别墅。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有个旅游的客人李佐文吃住在两个田庄。李佐文是善于琴棋书画一类的人物，很受袁测、王汧的喜欢爱重。

李佐文在一天傍晚时，将要住到袁测的田庄去。仆人抱着被褥已经先走了。李佐文走了二里多路时，突然刮起一阵阴风，卷起的尘埃弄得天昏地暗。过了一会儿，黑夜降临。李佐文骑着匹劣马，单独行走，迷了很远一段路。大约到了三更时，黑暗稍微减轻一点，看到远处有火亮。李佐文向着亮的地方走去。到了跟前，原来是野外的一间空屋子，很低又很窄。屋中有一个农家老头，正在织草鞋。李佐文谦恭地请求了好长时间，老头才把他请进门。老头说：“这里豺狼很多，客人的马不应拴得太远。”李佐文把马拴到屋檐下，进屋靠近火休息一下。老头说：“您原打算到哪里去却来到了这里？”李佐文告诉了他。老头微笑说：“这里离袁测的庄园很远，方向差得多了。”然而一定要等到天亮，才可以向南走。老头的身

后，草帘子下面，不断传出小孩的痛哭声。每次传出哭声，老头就说：“孩子别哭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悲痛哭叫又能怎么样。”不大一会儿，小孩又哭，老头就用前面说的话劝解他。李佐文不明白什么原因，就问这件事。老头就低下头说别的话。李佐文就说：“孩子小怕寒冷，为什么不让他到火边上来。”像这样说了多次，老头就把小孩带到火炉前，原来是个八九岁的农村小姑娘。看见客人并没有害羞害怕的表情，只是拿小棍在灰上画着，好像有很深的怨恨。忽然又由怨恨的呜咽到惊恐的号哭。老头就再用前面的话劝解她。李佐文问是什么事情，始终也没打听出具体情况。

不大一会儿，天已亮了。老头指着东南方很远的高大树木说：“那就是袁测的庄园，离这里不到十里。”李佐文骑上马，向四周一看，这里竟是一片荒野，竟然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农家老头的一间房子罢了。李佐文走了三四里地，遇上一个农村妇女，带着一壶酒，另外还有纸钱。看见李佐文说：“这里是巨大的沼泽地，道上没有人，您大清早从什么地方来的？”李佐文把事情的经过都对她说。这个妇女就捶胸大哭说：“谁说人和鬼只能在道上相遇呢？”李佐文细问她。那个妇女说：“你所说的昨夜借宿的屋子，就是我死去的丈夫的灵柩。我们租房住在袁测的庄园已经七年了。前年春天，丈夫突然得病死去，第二天刚换牙的七岁女儿又死了。我家贫困，没有能力，只好把他们父女的灵柩放在一起了。我服丧守寡，官府也不免税，孤单穷困，没有依靠，于是就想改嫁。今天晚上将要嫁到另外一家，所以来到丈夫、女儿的坟前告别。”李佐文就与她共同前去，等来到昨夜投宿的屋子，就是停灵柩的地方。踪迹历历在目，分明可见。那个妇女就悲痛地大哭，眼泪接连不断。于是她就抛弃了家业，剪了头发，到

临湍县的佛寺中出家。发誓为寺院出力干活，宁愿死在那里。那个妇女姓王，唐文宗开成四年（公元 839 年），还有客人见到过她。

本篇通过人、鬼相遇的故事，反映了唐朝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丈夫、女儿死去，埋葬不起，对无依无靠的寡妇，官府也不免税，逼得她只好改嫁。封建文人能选取这样的题材，难能可贵。作者对贫苦农民寄予深切同情，对官府税收制度进行大胆地揭露。直至今日，对认识封建社会的剥削本质，仍有积极意义。鬼魂还在灯下织草鞋，小女孩盖草帘子等细节逼真感人，语言朴实无华。

李和子

段成式

唐宪宗元和初年，京城长安的东市有个无赖青年李和子。他的父亲名叫李努眼。李和子为人残忍，经常偷人家的狗、猫吃，成为街坊上的一大祸害。他曾经把一只鸱鹰放在肩膀上，在大街上站着，看见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叫他说：“你不是李努眼的儿子李和子吗？”李和子就给他们作揖施礼。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又说：“有点事情，可到没人的地方谈谈。”于是就走了几步，在人群外面站住，说：“阴间追捕您，马上跟我们走。”李和子开始不接受命令，说：“你们都是人，为什么说假话欺骗我？”穿紫色衣服的人又说：“我们就是鬼。”于是伸手从怀中掏取一件公文，公文上印章的字迹还没有干呢。李和子看到自己的姓名写得很清楚，还有被四百六十头猫、狗所控告的事。李和子惊慌恐惧，就放弃鸱鹰，下拜请求说：“我本应该死，但你们一定为我暂时停留一会儿，我应该给你们稍微准备点酒。”两个鬼坚决推辞，也没有推掉。

起初，李和子将要进入馅饼店，鬼捂着鼻子不肯上前，李和子就请他们到旗亭杜家酒店。李和子又是作揖，又是让座，别人只看见他独自说话，而看不见鬼，人们都认为他是个疯

子。于是他就要了九碗酒，自己喝了三碗，另外六碗虚设在西面的座位上。李和子请求他们给予方便，使自己免死。两个鬼互相看了看，说：“我们受到你请我们喝酒的恩惠，必须给你想个办法。”于是两个鬼就站起来说：“你暂且停留一下，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就会返回来。”

不大一会儿，两个鬼又回到这里，说：“您准备钱四十万，我们为您请求延长寿命三年。”李和子答应下来，把明天午时作为约定的期限。李和子就付了酒钱，打算把剩酒退回去，顺便尝尝，味道像水一样，凉得冰牙。

李和子于是就立刻回家，按期焚烧纸钱酬答，看见两个鬼带着那些钱走了。到了第三天，李和子就死了。鬼说的三年，就是人世的三天。

段成式，字柯古，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任校书郎、刺史、太常少卿等职。他家藏书丰富，有不少珍本。他博学强记，少年时代就以善写文章出名。他的《酉阳杂俎》，是一部有独创性的志怪著作，也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作。

本篇通过贿赂鬼差，使李和子免死三年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封建官场的黑暗。作者也有劝人为善的意图。

篇幅短小，故事完整。在酒店请鬼喝酒的情节尤其生动有趣。

郝惟谅

段成式

荆州有个百姓郝惟谅，他性格粗鲁直率，好打架斗殴。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在寒食节那天，郝惟谅与他的伙伴们到郊外游玩，又踢球又摔跤。因为喝醉了酒，他就躺在坟地里睡着了。到了半夜才醒来，要回家去。

他看见道左边有一户人家，房舍特别低矮简陋，屋里虽然点着灯，却仍有些黑暗，于是他就前去找水喝。有一个女人容貌憔悴，脸色凄惨，衣服素淡雅致，正面对着灯做针线活计。她请郝惟谅进来，把水送给他喝。过了好长时间，她对郝惟谅说：“知道您有胆量，所以敢向您说出实情。我本来是陕西人，姓张，嫁给府衙士兵的头目李自欢。李自欢自从太和年间去戍守边疆，一直没有返回。我得病死了。另外没有亲戚，被邻居把灵柩放在这里，已经超过十二年了，迁葬已经没有希望了。大凡死了的人，只要骨肉没有被土盖上，灵魂就不被阴间所登记，游荡飘动，恍恍惚惚，像喝醉了，又像做梦。您或许可怜我的幽灵，也是积了阴德，使我的遗骨回到九泉之下，灵魂有了依托，我这个愿望就实现了。”郝惟谅说：“我的家业一向贫困，财力办不到，怎么办呢？”那女

人说：“我虽然成了鬼，仍然不停地做针钱活计。自从到了这里，经常缝制雨衣，给胡家做雇工，共有几年了。积累的钱有十三万文，作埋葬的费用自然是有剩余的。”郝惟谅答应下来就回家了。

天亮以后，郝惟谅访问胡家，各种情况都符合。他就把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胡家。他就与胡家的人一起前往停放灵柩的地方，把覆盖的东西打开一看，零散的铜钱埋在棺材周围，数目和她说的一样。胡家人和郝惟谅都很哀怜她，而且感到惊奇。他们带着这些线，与伙伴们合成二十万文钱，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把她埋到鹿顶原。

那天夜间，女鬼给胡家和郝惟谅都托了梦。

本篇通过郝惟谅安葬女鬼的故事，反映出唐代戍边士卒家眷的苦难生活，在当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作者塑造了一个勤劳的妇女形象。丈夫戍边一去不返，她孤苦无依，死后无钱埋葬，成了孤魂野鬼。她给胡家当雇工，晚上在灯下做针线，一文钱一文钱积累，几年的时间，终于积下十三万文钱。她的不幸，令人同情；她的勤劳，令人钦敬。

郑琼罗

段成式

段文昌的堂弟某生，在唐德宗贞元末年，从信安回洛阳，晚上到达瓜洲（今江苏邗江南），就住在船上。夜深以后，他在船上弹琴。忽听外面有叹息声，他停止弹琴，叹息声就没有了。像这样情形反复了多次。他就不弹琴了，回去睡觉。梦见一个女子有二十多岁，面色憔悴，衣服破烂，上前拜见说：“我姓郑，叫郑琼罗。本来住在丹徒县，父母早就死了，依赖寡妇嫂子生活。不幸嫂子又死了，于是我就到杨子县来寻找姨母。夜间到达旅馆，市场官的儿子王惟举乘着喝醉酒要强奸我，我知道免不了要受侮辱，就用领巾勒着脖子自杀了。市场官的儿子就偷偷把我埋在鱼行西面的沟渠中。当天夜里，我两次托梦给杨子县令石仪，他竟然置之不理。我又在江上现出冤气，石县令还认为是祥瑞的彩云，他画了图，写了表章，上奏朝廷。我抱恨四十年，没有人替我昭雪。我的父母都善于弹琴，刚才我听到您的琴声，曲调奇特，音响和谐，我就不知不觉地来到这里。”不久，某生来到洛阳以北的河清县温谷地方，拜访内弟樊元则。樊元则从小就学会了法术。过了几天以后，樊元则忽然说：“兄长，怎么有一个女鬼跟随你？

请你说出原因，我把她赶走。”樊元则就摆设灯烛，焚香作法。不大一会儿，灯后有细碎的声音。樊元则说这是要纸、笔呢。他就把纸、笔放到灯影中。过了一会儿，一张纸旋转着快速落到灯前。他们一看，整张纸上都写满了字，写的好像是七言杂诗，言辞中充满了凄楚怨恨。樊元则命人赶紧抄录下来，说鬼写的字不久就会消失。到了天亮，纸上好像是被煤污染了一样，再也没有字迹了。樊元则又命人准备酒、肉干和纸钱，乘着黄昏在道上把纸钱焚烧了。有一股旋风卷起纸灰，一直向上盘旋几丈高，又听到了悲哀哭泣的声音。女鬼在纸上写的诗共有二百六十二个字，大都是叙述冤屈的意思，语意看不太明白，所以不记载具体词句。其中的二十八字是：

痛填心兮不能语，

寸断肠兮诉何处？

春生万物妾不生，

更恨香魂不相遇。

大意是说：痛恨充满了心啊，不能说出！柔肠寸断啊，到哪里诉说？阳春生长万物，我却不能复活，更遗憾的是我的鬼魂再也不能与您相遇。

本篇通过郑琼罗生前的不幸遭遇，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的残酷社会现实。

全文充满了悲剧气氛。郑琼罗会弹琴，能作诗，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因为父母、寡嫂相继去世，她孤苦无依，被官宦子弟逼迫致死，这就已经十分不幸了。她死后给县令托梦，县令置之不理，致使她在阴间抱恨四十年，有冤无处伸，又增加一层不幸。她遇到某生，以为找到知音，向他诉苦，又被樊元则用法术驱走，连诉苦的机会都没有了。结尾的四句诗，表明她的彻底绝望。

华州参军

温庭筠

华州（今陕西华阴）柳参军，是名门子弟。他性格恬静，从小死了父亲，又没有兄弟。不当官以后，他在长安闲游。在三月第一个巳日这天，在曲江见到一辆车，用金玉装饰着，停在浅水中。车后帘稍微撩开，看见伸出一只纤细的手，白嫩如玉，指点着叫人采摘荷花。车里那女子的容貌美丽，是世上无双的。她斜眼看着柳生很长时间。柳生打马跟在车子后面，就看到车子进入永崇里。柳生访问她的家，知道她姓崔，女子也有个母亲，还有个丫鬟，名叫轻红。柳生并不很贫困，用各种办法贿赂轻红，轻红竟然不接受。

另有一天，崔氏女得了病，她的舅父官居执金吾姓王，因为来看望他的妹妹，并告诉妹妹说：请求娶崔氏女作儿媳妇。崔氏女不愿意，可是她的母亲不敢违背哥哥的意愿。女儿说：“希望嫁给以前那个柳生就满足了。如果母亲一定不答应，我和表兄最后恐怕不能过一辈子。”她的母亲十分关心自己的女儿，就命轻红到荐福寺僧道院去转达给柳生。柳生被轻红约出来，又喜欢上了轻红。轻红大怒说：“您的性格好粗鲁，怎么小姐这样厚待您，见了我这样一个低贱的丫鬟，就忘记以

前所喜欢的人，想要与小姐白头偕老，能办得到吗？我将把您的事情告诉给小姐。”柳生拜了两拜，向她道歉，说自己愚笨。轻红才说：“夫人疼爱女儿心切，现在小姐不乐意嫁给王家，夫人因为这个原因想让你们偷偷结婚。你可在三两天内准备好婚礼上的东西。”柳生极为高兴，自己准备好几百贯钱的财礼，在约定的日期内结了婚。五天以后，柳生带着妻子和轻红到金城坊去居住。

到一个月以后，执金吾来到永崇里。崔氏女的母亲王氏哭泣说：“我丈夫死了，剩下寡妇孤女，没等举行婚礼，被侄儿硬把女儿抢走了。哥哥怎么不教训教训他呢？”执金吾非常生气，回到家中，把他儿子打了几十大板。秘密派人查访崔氏的下落，一年多也没查访到。不久，崔氏的母亲王氏死了，柳生携带妻子与轻红从金城坊来奔丧。执金吾的儿子王生看见了他们，就告诉了他父亲，他父亲抓住柳生。柳生说：“我在岳母王氏那里下了聘礼才娶妻的，不是超越礼法私自引诱她。王家的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王氏已经死了，没人对证，就告到官府。官府判定是王家先送的财礼，崔氏女应该归于王家。执金吾的儿子王生很爱慕表妹，也不怨恨以前发生的不愉快事情。经过几年，轻红竟然洁身自处。执金吾又死了，王生就把家宅迁居到崇义里。崔氏女不愿意作表兄的妻子，就派轻红查访柳生的住处，当时柳生还住在金城坊。崔氏又派轻红与柳生约定，并且送钱给看园子的人，让他把粪堆得与院墙一样高。崔氏女就与轻红踩着粪堆，共同到柳生那里去。柳生又惊又喜，没有搬出城，只迁居到群贤里。后来王生终于查访到崔氏女，知道她在群贤里住，又打官司把她夺回来。王生对她的感情很深，崔氏女用种种方法企图不做王生的妻子，就用已经怀孕作借口，可是王生不责怪她，把

她留下了。柳生被长期流放到江陵。二年以后，崔氏女与轻红相继死亡。王生为她们送葬，葬礼十分周到。轻红也被埋在崔氏女的坟旁。

柳生在江陵闲居，春季二月，繁盛的鲜花开满了庭院。他追想起崔氏女，苦苦思念她的形象，而且不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忽然听到敲门声音很急促，不大一会儿看见轻红抱着嫁妆进来，就说：“小姐就要到了。”柳生好像听到了车马的声音，等到崔氏女走进门来，又没有看见别的。柳生与崔氏女叙述久别的情思，又悲又喜的感情达到了极点。柳生问她是怎么来的，她就说：“我已经与王生断绝关系了，从此我们可以生死在一起了！人活着只要爱情专一，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宿愿。”她又说：“我从小学习音乐，弹奏箜篌很有功夫。”柳生当时就买来箜篌，她弹拨技术很绝妙。二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享尽了一生的恩爱欢乐！

没有多久，王生家以前的老仆路过柳生门前，看见了轻红，他很惊讶，不知她为什么还活在人世，又疑心有长相相似的人，没敢冒冒失失地盘问。访问街坊，人们又说是被流放的人柳参军，老仆越感奇怪，又暗中观察。轻红也知道老仆是王生家的人，就向柳生说了这件事，柳生就把她们隐藏起来。王生家的老仆再返回长安城，把那件事情全部告诉给王生。王生听到这件事，让人套上车从千里以外赶到江陵。到了柳生门前，从门缝偷着往里面看，正好看见柳生袒露着肚子躺在靠近窗户的床上，崔氏女正在梳妆打扮，轻红在她旁边捧着一面镜子侍候。崔氏女脸上的铅粉还没有擦完，王生在门外大叫一声，轻红手中的镜子掉到地上，发出击磬一样的声音。崔氏女与王生没有怨恨，王生就进入里面。柳生很惊讶，也像对待宾客一样招待王生。不大一会儿，崔氏女又

不见了。柳生与王生详细地交谈这件事情，两人互相看着，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感到特别奇怪。他们共同来到长安，掘开崔氏女的坟墓检验，崔氏女脸上在江陵所擦的铅粉，好像新的一样。她的衣服和肌肉，都没有损坏腐烂，轻红也是如此。柳生与王生发誓，把她们重新埋葬，两人一起进入终南山寻仙访道，于是就一去不复返了。

温庭筠（公元812—870年），字飞卿，太原人，晚唐著名文学家。他的诗词以描写闺情、刻画年轻女子见长。他的传奇集名为《干禄子》。

本篇通过崔氏女与柳生三离三合的婚姻故事，歌颂了他们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女主人公爱情专一的思想，无疑是作者婚姻观的集中体现。这种爱情不被当世所容，作者既惋惜又无能为力，让一对情敌双双访道寻仙以了事，流露出作者的虚无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本篇情节曲折，构思奇特。无论人物形象的塑造或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均出常人所料。作品中的人物都比较可爱，打破了爱情悲剧是由坏人拨弄是非而造成的一套模式。

本篇对后世的小说、戏曲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碾玉观音》、《牡丹亭》中均可见到。

独孤穆

温庭筠

唐德宗贞元年间，河南郡人独孤穆，寄居在淮南郡。他在夜间到大仪县（今江苏江都）去投宿。在离目的地还有十多里路的地方，看见一个丫鬟骑马前进，容貌很漂亮。独孤穆略微用言语挑逗她，丫鬟的应对，都很有风度。不大一会儿，有条车道向北伸展下去，她沿着车道走去。独孤穆立刻说：“刚才受到您的关照，认为可以继续交谈下去，为什么突然抛弃了我呢？”丫鬟笑着说：“羞愧耻辱的心情，实在也不值得一提，只因为娘子从小独居，为人很严肃，我难以答应您罢了。”独孤穆就问娘子的姓名和亲戚家族。丫鬟说：“娘子姓杨，排行第六。”不回答别的问题。不知不觉走了几里路。不大一会儿，来到一个地方，门庭房舍都很庄严肃穆。丫鬟下了马，进到院里。很长时间才出来，把客人请到屋里，说：“自从断绝宾客以来，已经有几年了。娘子因贵客来到，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辞，不要嫌弃礼节不周。”于是就点灯铺床，被褥全都齐备。过了一会儿，丫鬟出来对独孤穆说：“您不是隋朝将领独孤盛的后代吗？”独孤穆就自己说是独孤盛的八代孙子。丫鬟说：“果真像这样的话，娘子和公子还有交情呢。”

独孤穆问她原因，丫鬟说：“我是地位低贱的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娘子立刻就会出来，亲自告诉您。”不大一会儿，摆上饭菜，水、陆珍馐美味全都具备。吃完饭以后，几十个丫鬟在前面带路，说：“县主到了。”看见一个少女，年龄大约十三四岁，姿态容貌当代无双。跪拜完了，入座，对独孤穆说：“庄园寂寞，长期断绝了宾客来往，没想到您这位君子能光临。然而我与您有交情，不敢让奴仆转达，希望不要见笑。”独孤穆说：“我是个离家在外的人，能供给我食宿就不错了，怎能想到您特意来看我，还答应和我叙旧。况且我平生没离开过长安、洛阳，因此江淮地区的亲友，我大多都不认识，希望您全部说出来。”县主说：“我想自己陈述，又私下担心使贵客受惊。我离开人世，已经二百年了。您从哪里能认识我呢？”起初，独孤穆听到她姓杨，自称是县主，心中已经产生疑惑。等听到这番话，才知道她是个鬼，但也并不害怕。县主说：“因为您是独孤盛将军的高贵后裔，世世代代保持忠烈节操，所以要把终身大事托付给您。不要认为阴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怀疑我。”独孤穆说：“我的先祖，是隋朝的将军，县主一定认为我有祖先的遗风，想要托付给我，是我平生最高兴听到的事情，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县主说：“想要自己说明身世，确实会增加我的悲伤。我父亲齐王，是隋炀帝的第二子。隋朝灭亡，我的君王和父亲同时遇害，大臣旧将，都投降到叛逆一边，只有您的先人独孤盛将军，奋力抵抗逆党。我当时年幼，曾经在左右，事情的始末都亲眼看见。等到叛乱士兵进宫，有个贼党要逼迫污辱我，我就辱骂他，于是就被他杀害。”说着就悲痛得控制不住感情。独孤穆就问当时的人物和大业末年的事情，她说的大多都与隋朝史书上的记载相同。过了很长时间，县主命摆酒，两人对饮，言语中有多

有悲伤哽咽的声音。她写诗赠给独孤穆：

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

豺虎咨吞噬，干戈日纵横。

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

膏血浸宫殿，刀枪依檐楹。

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

白刃污黄屋，家邦遂因倾。

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贞。

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缨。

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

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

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

君子秉祖德，方垂忠烈名。

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

丈夫立志操，存没感真情。

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

大意是说：从前江都发生叛乱，都城到处打仗交兵。豺狼任意吞噬百姓，天天都有刀光剑影。逆贼从外面攻来，半夜打开宫门层层。鲜血浸泡着宫殿，刀枪就依在屋檐和明柱。现在才知道投降逆贼的，原来都是大臣和公卿。白刃厮杀污染了宫殿，国家因此就遭到灭亡。经过狂风考验才能知道哪种草强劲，处在乱世才能识别谁是忠臣。可叹啊独孤将军，临死时还与逆贼战斗，慷慨献身。天地既已动荡不宁，震动天地的云雷当时还没形成。到现在已是二百年，埋藏在胸怀的幽愤还没有平静。江山风月仍是古貌，陵墓冒出烟雾青青。君子秉承着祖德，正弘扬着忠烈名声。华贵的车子一光临，给土室增添了无限光荣。大丈夫立志保持节操，无论死活都感

谢您的真情。寻求忠义如果可以托附，谁还能死守着阴世的贞节呢？

独孤穆深深叹赏，认为古代才女班婕妤也赶不上她的才华。就问她平生的作品，她回答说：“我本无才能，只是喜欢阅读古书，常见谢家姐妹和鲍家的女儿，都善于写文章，私下很羡慕她们。隋炀帝也特别喜欢文学，我常常受命撰写。当时，薛道衡文章的名气，在天下是最高的，每次看到他写的文章，内心就很看不起他。刚才是感情产生在心中，只是直接叙述事实罢了，哪里值得称赞？”独孤穆于是就作诗酬答她：

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

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

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

白日忽然暮，颓废不可收。

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贻羞。

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

恸哉吹箫子，悲啼下凤楼。

霜刃徒见逼，玉笋不可求。

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

邦国已沦覆，余生誓不留。

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稷忧。

丹血见黼宸，丰肌染戈矛。

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

玉树深寂寞，泉台千万秋。

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

幽显倘不昧，中焉契绸缪。

大意是说：从前皇天降下灾祸，隋朝大权旁落。灾难发生在京城，战争波及到九州。出门到处是凶恶小人，所到之

处都在谋划叛乱。忽然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大势已去不可收拾。江都宫就像望夷宫，炀帝像秦二世一样被部下所杀，宗庙社稷也蒙受了耻辱。温室已被叛兵包围，宫廷已经流血。可怜啊，吹箫少女，悲哭着走下凤楼。被持刀逆贼逼迫，连玉簪也找不到用来防身。罗襦赠给侍婢，和脂粉成了仇敌。国家已经沦陷，发誓不保留残生。先祖是英雄将领，只为国家担忧。鲜血染红了帝座后面的屏风，丰满的肌肉被戈矛刺中。今天看到宗庙宫室尽成禾黍，整天为前朝发出悲叹。前朝皇家后代多寂寞，在九泉下将度过千万年。感激这次托付重任，愿意用必死的节操来答谢。阴间、阳世假如没有黑暗阻隔，正好可以结下亲密情缘。

县主吟咏了好多次，很长时间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感情。不大一会儿，几个丫鬟都带着乐器来到，其中一人上前对县主说：“谈到往事，只恐怕给人增加悲伤感情，况且独孤公子刚来到这里，难道可以整夜相对哭哭啼啼吗？我请求充当使者，把来护儿的娘子召来陪伴。”县主答应了她的请求。接着对独孤穆说：“这是大将军来护儿的歌女，也是当年遇害的，近来住在这里。”不大一会儿，来护儿的娘子就来到了，长相很漂亮，善于谈笑。就奏乐饮酒，大家都很高兴。来氏唱了几支歌，独孤穆只记下其中一首：

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

不意阿郎至，黄泉重见春。

大意是说：平阳公主这株杨家的玉树，已长期化作广陵坟墓中的尘土，没想到独孤郎来到，黄泉下又重现春意。

过了好长时间，来氏才说：“我与县主住在这里二百多年，怎么能想到今天忽然赶上新婚大礼。”县主说：“本来因为独孤将军是忠烈人家，希望同他的后代见一面，想要排解我的

幽恨罢了。怎么能以死人之身与他成亲，给君子带来莫大耻辱？”独孤穆就吟咏县主诗歌的后两句：“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笑着说：“你的记忆力还很好！”独孤穆就唱了一首歌暗示她：

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

愿做吹箫伴，同为骑凤人。

大意是说：深闺长期没人主持，罗衣袖口因此生了尘土。希望当个吹箫的伴侣，共同成为骑凤飞来的人。

县主也唱歌答复他：

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

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

大意是说：你坐着红车远道而来，启发了孤坟中的青春之心。胜似那楚王阳台上，白白看着朝云暮雨。

来氏说：“从前，萧皇后想把县主许配给皇后的侄儿萧正见，正赶上江都大乱，那件事情就搁下了。独孤家是豪门大族，忠烈的家门，现在结合，正是县主最佳的配偶。”独孤穆问县主受封的采邑是什么地方。县主说：“我在仁寿四年出生在京师，当时皇帝驾临仁寿宫，就给我起名叫寿儿。第二年太子即位，封我为清河县主。皇帝到江都皇宫去，改封我为临淄县主。受到皇后特殊宠爱，我常常住在皇宫里。”来氏说：“夜已经深了，独孤公子应该赶紧举行婚礼。我在东阁侍候着，等到明天早晨再来拜见祝贺。”于是众丫鬟戏弄笑闹，都像民间的风俗一样。已经进入洞房，只觉得她的气息微弱，她的身体很凉。过了一会儿，县主哭着对独孤穆说：“已死的人，长期变作尘土，有幸成为你的妻子，死了也感到荣幸。”于是又把来氏召来，像当初一样宴饮，县主就问独孤穆说：“你现在到江都，哪一天能回去？有事托你办可以吗？”独孤穆说：

“我连死都不顾，其他的什么事不可办呢？”县主说：“皇帝已经改葬了，只有我单独留在这里。现在受恶王鬼魂的骚扰，要把我聘为他的姬妾。我因为是帝王家的人，坚守大义，不受恶鬼的侮辱。我见你的本来用意，正是为了这件事。您要到江南去，道路经过他的坟下，因为我的缘故，必定被他所困扰。道士王善交，在淮南郡街市上写符，能治鬼神，你如果求他，就可以免遭困扰了。”又说：“我住在这里最终也不安心，您从江南回来的时候，能带我一同走，把我埋葬在洛阳北坡上，能够与您相亲近，永远有个依靠。这是使我重生的大恩。”独孤穆都答应了，说：“迁葬的礼仪，是我家的事情。”喝得高兴时，她靠在独孤穆身上唱了一首歌：

露草芊芊，颓塋未迁；

自我居此，于今几年？

与君先祖，畴昔恩波；

死生契阔，忽此相过。

谁谓佳期，寻当别离；

俟君北上，携手同归。

大意是说：野草很茂盛，秃坟没迁移，从我住在这里，到现在是多少年？与您的先祖，从前有过恩情的长河；死人活人各离散，忽然你到这里来相访。谁说新婚佳期会聚守在一起，可是我们不久就要别离。等您北归之时，我们携手共同返回。

唱着唱着流下眼泪，沾湿了手巾。来氏也哭了，对独孤穆说：“独孤公子不要辜负县主的一片深情厚意。”独孤穆也唱歌答谢：

伊彼维扬，在天一方；

驱马悠悠，忽来异乡。

情通幽显，获此相见；

义感畴昔，言存缱绻。

清江桂舟，可以遨游；

惟子之故，不遑淹留。

大意是说：那个扬州啊，远在天的一方；骑马遥远赶来，忽然来到异土他乡。感情能沟通阴世阳间，获得这次相见。为从前的忠义所感，才有今天的恩爱缠绵。在清清江水中驾着小船，本来可以到处游玩；因为您的缘故，我不敢逗留不前。

县主哭泣感谢，独孤穆说：“一经受到您的恩惠，永远相好。”不大一会儿，天要亮了，县主流泪，独孤穆也与她相对哭泣。所有在座的人，独孤穆都与他们诀别。出门以后，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地面平坦，也没有坟墓的迹象。独孤穆心神恍惚，好久才镇定下来，就移栽一棵柳树，作为标志。

家里的人寻找独孤穆很急切。几天以后，独孤穆才进入淮南郡，果然，在街市上遇到王善交，获得一道符。到了恶王的坟墓下，被旋风吹倒了三四次，独孤穆就拿出符来示威，旋风才停止。在这以前，独孤穆不相信鬼神的事，等到县主说了这番话，无不透彻，独孤穆才深深感叹惊讶，也私下对自己的亲人说过。

第二年正月，独孤穆从江南回来。在那块地下，挖掘几尺深，得到一具骸骨，用衣服、被褥把骸骨收敛起来。独孤穆因她死的时候是草草埋葬的，葬礼一定不周。到了洛阳以后，举行隆重葬礼，亲写祭文祷告，把她安葬在善安门外。那天夜里他独自住在乡村，县主又来到，对独孤穆说：“迁葬的恩德，我万古不忘。我是阴间的人，没有这种福分已经很久了。有幸您能心存旧日的情义，使我永远得到一个安定住宅。旅途中所以没有去见您，因为怕您见到我腐烂污秽，产生嫌

恶心情罢了。”独孤穆看到她的车马随从，都比当初还要显赫。县主又指着这些说：“这都是您赐给我的，到了己卯年，就会再相见。”那天夜间，县主就住在独孤穆那里，到天亮才离开。

独孤穆已经进行了几千里迁葬的事情，又大谈那件事。凡是独孤穆的亲属朋友，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唐德宗贞元十五年，正是己卯年，独孤穆早晨起来刚要出门，忽然看见几辆车来到他家，来人对独孤穆说：“县主有命令来接你。”独孤穆说：“难道相见的日期已经到了吗？”当天晚上，突然死亡，于是就把他与县主杨氏合葬在一起。

本篇通过亡国县主与前朝忠臣后裔婚恋的故事，抒发了亡国之恨。尤其是“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贞”、“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等诗句，在唐王朝日薄西山的形势下，都有深刻的寓意。

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性格显明，其中的古体诗有汉魏遗风，证明作者有全面高深的文学修养。

浮梁张令

李 玫

浮梁县的张县令，他的家产已发展到长江、淮河一带，积累的金钱和粮食，计算不过来。任期已满，前往京师。经常派人先走一程路，预备住处和膳食，山珍海味都准备齐全。

张县令到达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仆人搭好帐幕，摆好酒具，厨师正好把羊烤熟。这时，有个穿黄衫的人，坐在桌前，仆人连声呵叱，他的表情一点也不为难。店里的老板娘说：“现在为皇帝打猎服务的五坊人员，在关内任意横行，这就是他们那一类的人，不可以同他争吵。”仆人正要找他的上司来责备他。这时张县令来到了，仆人把穿黄衫人的事都向他作了报告。张县令说：“不要呵叱。”就把穿黄衫的人叫来，问他：“你从哪里来？”穿黄衫的人只是“嗯嗯”的支支吾吾罢了。张县令催促烫酒，酒已送上来。张县令用大号杯斟酒请他喝。他虽然没有道谢，却好像有惭愧的表情。喝完了酒，他就看着那烤熟的羊，眼睛盯着不转移。张县令亲自割肉劝他吃，一只羊腿吃光了，没有吃饱的模样。张县令又拿出十四五匣饼给他吃。共喝了二斗多酒，酒已喝足，他对张县令说：“四十年前，曾在东边客店吃饱喝醉一次，一直到今天。”

张县令很惊讶，就恳切地问他姓名。他回答说：“我并不是人，只是阴间呈送关中地区死亡人员名册的官吏罢了。”张县令惊讶地问他缘由，他回答说：“泰山收死人的鬼魂，把将要死亡的人员名册交给西岳华山，派我来送名册罢了。”张县令说：“让我看一下可以吗？”他回答说：“就偷着看看也没什么关系。”于是就打开皮兜子，拿出一卷纸。那开头写着：“泰山主神通知金天府”，那第二行写着：“贪图财物，喜欢刑杀，见利忘义的人前任浮梁县令张某”，就是这位张县令。张县令见到自己的名字，请求这个黄衫使者说：“寿命的长短，有一定的期限，谁敢怕死呢。只是我官运正盛，没有死的准备。家大业大，没有托付。有什么办法能延长我死亡的期限呢？我的口袋中，共有钱不少于几十万，可以全部献给您。”黄衫使者说：“一顿饭的恩情，实在应该报答。上百万的赏赐，我有什么用处呢。现在有个仙官刘纲，被贬到莲花峰。您应该爬着前去，哀求他上奏章替您说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昨天听说金天王与南岳王赌博没有取胜，输了二十万，被人家追逼着要钱，逼得很紧。您可前往岳庙，许诺给很多钱，金天王一定能尽力对仙官施加影响。即使金天王力所不及，您也可以顺路到莲花峰下。不然的话，荆棘遍地，密密遮蔽，川河深谷，阻隔绝断，没有能前去的人。”

张县令于是就带着牛羊等祭品，坐车前往岳庙，许诺给金天王成千上万的钱。然后直奔莲花峰，找到幽静的小路，走了几十里，到达山峰下，转向东南，有一座草堂，看见道士靠着几案坐着。道士问张县令说：“骨头腐朽，肌肉霉烂，魂魄已死，精神耗尽的人，怎么能来到这里？”张县令说：“晨钟响过，夜漏滴尽，我顷刻就要死亡。我私下听说仙官您能在腐朽的骨头上恢复魂魄，能使肌肉在枯骨上重新生长。您

既然有喜爱生灵的心志，难道舍不得写奏章的力气吗！”道士说：“我从前被隋朝的权臣一道奏章所弹劾，于是就被贬降到这座山峰。你对我有什么恩德，想要使我沉沦为贫寒山峰的老翁的境地呢？”张县令哀求得越恳切，仙官的脸上越生气。不大一会儿，有个使者带着一封书信来到，原来送来的是金天王的书信。仙官看完了书信，笑着说：“送礼说情的书信已经到了，很难不答应。”告诉使者回去禀报，说：“不要再受到玉皇大帝谴责吧！”就打开玉匣，书写一通，烧上香，叩拜两次，打发使者回去。大约有一顿饭的时间，天上的命令降下来，那上面签署一个“彻”字。仙官又烧上香，拜了两拜，把命令打开。上面写着：“张某背弃了祖宗，假借祖宗的名望地位，不顾及礼仪法度，苟且地窃取官职，求得荣耀。他又卑鄙邪僻，聚敛财物，奸诈不实，管辖方圆百里的官职，他已是属于不胜任的人，千辆兵车的大国那样的财富，他现在已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张县令的罪行已经核查属实，只等处死他剩余的灵魂，为什么还写奏章替他讲情，请求延长他的寿命？然而，因为扶起跌倒的人，救起被淹的人，是大道所崇尚的，宽赦犯罪的人，饶恕有过错的人，是道家的宗旨。在你一个人身上徇私情，可以使我们弘大教化得到全面发扬。希望他能改恶从善，可以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那个贪生怕死的人酌情延长五年寿命，对那个上奏章的人不能不加罪。”仙官看完，对张县令说：“大凡阳世人的寿命，都可以达到一百年。可是由于喜怒哀乐，淹没了心的源泉，好恶嗜欲，砍伐了生命的根基。又张扬自己的才能，掩盖别人的长处，使人心颠倒，顷刻间千变万化，精神倦怠，难于保全天然的祥和，就像那无味的泉水，泡上五味，想要不破坏原样，能办得到吗？你赶紧回去努力吧，不要忘记我的教导。”张县

令拜谢告辞，抬头一看，仙官已不见了。

张县令又沿着旧路往回走，渐渐觉得道路平坦了。走了十多里路，黄衫使者迎上来向他祝贺。张县令说：“希望知道你的姓名表字。”黄衫使者说：“我姓钟，活着的时候，在宣城当跑道的。死在华阴县，于是就被阴间录用，当传递公文的差役，劳苦程度与生前一样。”张县令说：“用什么办法才能解除您的困难呢？”黄衫使者说：“只要在酬谢对金天王所许下的心愿时，说请求让您当个守门人，那么我就可以吃饱饭了。上天的公文已晚送了半天，我不能再停留。我就与您告别了。”说完进入岳庙南面柘树林中，三五步以后就不见了。

这天晚上，张县令住在华阴，决定返回东方，计划偿还对金天王所许下的心愿，所花费的数目超过两万，就对他的仆人说：“两万的数目可以供给我一千五百里路的路费，怎么可以受福玉皇大帝，却私下去拜见泥像呢？”第二天天亮，就东进到达偃师县，住在县里旅馆里。看见黄衫使者，带着公文推门进来，叱责张县令说：“你为什么这么虚伪，今天大祸临头了。由于你没有偿还许下的心愿，使我想报答你一顿饭的恩德也没有实现。我心中郁闷痛苦，像被蝎子蛰了一样痛。”说完就不见了。顷刻间，张县令就病了，给妻子儿女写遗书，还没等写完就死了。

作者李玫，唐宣宗大中年间人，其生平事迹不详，著有《纂异记》。

本篇借鬼神以写人世，通过一系列请托行贿的情节，曲折地反映出封建官场的黑暗。

作者塑造了一群贪官污吏的形象。黄衫使者为了一顿酒肉，甘愿替张县令出谋奔走；金天官因为输了钱而收受贿赂，为张县令走后门；仙

官刘纲因为“关节”已到，为张县令上书，玉帝徇情改判，还振振有辞。他们虽然有贪官污吏的共性，但由于其身分地位不同，形象又各有差异。故事完整，情节生动，是唐代传奇中的一篇佳作。

韦鲍生妓

李 玫

酒徒鲍生，家中养活很多歌妓。唐文宗开成初年，鲍生走到历阳县（今安徽和县）的途中，在定山寺住宿，遇到表弟韦生考试落榜东归家乡，共同在临水的阁楼休息。鲍生备酒招待表弟。喝得酒兴正浓时，韦生对鲍生说：“你的许多歌妓在哪里？能没有携带来的吗？”鲍生说：“幸而她们各自安然无恙，然而我在扬州逗留的日子里，接连死了几匹骏马，后来由于坐骑缺乏，她们不能全部跟我前来。只有梦兰和小倩跟我一同来了，今天她们俩也可以为我们助兴。”不大一会儿，两个歌妓怀抱胡琴、方响来到，于是就坐在韦生、鲍生的右边，拨动琴弦，击起方响，乐器声音充满了溪谷。喝完酒后，鲍生对韦生说：“你出城得到骏马了吗？”韦生回答说：“我在初春时到边塞游览，从鄆州、坊州，经过涇州、延州，到达平夏，在灵武住了一段时间就返回了。获得边塞部落的几匹骏马，龙一样的形体，凤一样的脖颈，鹿一样善跑的腿，兔一样健美胸部，眼睛大，蹄脚轻，脊背平，肋骨密，各样都有。”鲍生拍掌，大为高兴，就放下酒杯，命点上灯烛，到简易马棚去观看。那里有几匹马，和刚才夸耀的相比，十分之

中还不到八九分。韦生戏弄鲍生说：“能用人换马，任凭你挑选最好的。”鲍生想得到骏马的心情很迫切，秘密派遣歌妓四弦，穿上漂亮的衣服很快来到。鲍生命她捧酒劝韦生喝，唱一首歌赠送给韦生：

白露湿庭砌，
皓月临前轩，
此时颇留恨，
含思独无言。

大意是说：白露打湿了庭阶，明月照到了前窗，此时颇有遗憾，虽然相思却不敢言。她又唱一首歌给鲍生：

风飏荷珠难暂圆，
多生信有短因缘。
西楼今夜三更月，
还照离人泣断弦。

大意是说：风吹荷叶上的水珠再也不圆了，人生真还有这么短暂的姻缘。今夜三更西楼上的月光，只好照着离人哭断琴弦。韦生就叫来负责车马的仆人，牵来名叫紫叱拔的骏马来换她。鲍生心中不满意，讨价还价，说话杂乱无章。

这时有两个穿紫衣服戴紫帽子的人，带了很多侍从，从水阁西面，登上台阶来。鲍生、韦生认为这个寺院处在使臣车马往来的路上，疑心有大官在夜间来到，就恐惧地躲到屋里，关上门偷着往外看。然而杯盘杂乱地放着，还来不及收拾。这时，两个穿紫衣服的人入座，互相看着，笑着说：“这就是刚才听到的用小妾换骏马的人摆的筵席。”说着就命人斟酒，二人一起尽情地喝。一个人胡须很长，身材高大，相貌雄伟。他端着酒杯，望着明月，沉思了好长时间，说：“您那篇著名的赋中说：‘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

天。’可算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佳句了。”（四句赋的大意是：银河向左倾斜，北陆星向南运动，白露隐蔽在天空，皓月运行在天际。）另一个人回答说：“为什么不受赏识呢？还有‘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这四句赋的大意是说：风把地面雨雾吹散，云被收敛到天边，洞庭湖开始涌起波涛，树叶稍微脱落。）胡须很长的人说：“我多年来一直在长安，承蒙乐游王把我带到礼部，进入都堂。与刘桢、鲍照观看科举考试。我偷着进入阅卷室内，在灯下偷看优秀考生的作品。看到作品中的对仗都很贴切，可是赋中有蜂腰鹤膝^①的毛病。像您的‘洞庭始波’与‘木叶微脱’的对仗就算是失误了。我的赋中说：‘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那么‘稍远’与‘忽起’的声律，不合规则，我们就该都不被录取了，不也是令人奇怪的吗？”（四句赋的大意是说：紫薇宫渐渐远离，燕山山脉无边无际，凉风忽然吹起，白日已经西落。）另一个人对胡须很长的人说：“我听说古代的诸侯，向天子举荐人才，这是尊重贤才，鼓励人们为善的办法。所以第一次推荐人才，称作好德；第二次推荐人才，称作尊贤；第三次推荐人才，称作有功，就给他‘九锡’这种最高的赏赐，表示对他的尊宠。诸侯不向天子推荐人才，第一次贬降他的爵位，第二次减少他的封地，第三次把他的爵位和封地同时削夺。古代征求人才就像这样，还恐怕搜求不到山岳的高处，搜求不到森林的深处，还会有遗漏的人。就在每年春季，打开府库，拿出财物，在整个天下用厚礼征聘。在这个时候，儒家、墨家人士难道全都出来应聘了吗？有智有谋的人士，难道全都推荐出来了吗？山林川泽

^① 蜂腰鹤膝：全句皆浊而中间一字清，称蜂腰，全句皆清而中间一字浊，称鹤膝。

之中，难道没有遗漏的人才吗？日月所照到的地方，人才难道都各得其所了吗？天子像这样征求人才，诸侯像这样荐举人才，又是这样重礼聘请，还有栖息在高山深谷中，郁郁不得志的人呢。我听说现在征聘人才的礼仪制度已经没有了，推荐人才的办法已经毁坏了。贤德的人与不贤的人都走同一条科举道路，有才能的人和无才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了。隐居山林的人，从童年起就用尽全部精力研究经书，一直到白发苍苍；怀有治国谋略的人，从青年起就努力学习，直到牙齿脱落。虽然每年由乡里推荐到州府，州府推荐给朝廷，礼部考他们诗赋，赋中有‘蜂腰鹤膝’的毛病，称作不合规格；声韵的清浊，称作不合音律。即使是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贤，班固、司马迁那样的文章，不通过这类作品，也无法被录取而显达。然而称王称霸的道理，兴亡治乱的规律，能够听到吗？您为什么竟然赞扬今天的小巧，却诋毁古代的大体呢！况且我是倾诉皓月长歌的能手，难道是被雕文刻句所束缚的人吗！今夜风露清凉，皓月照耀如同白昼，及时吟咏，间杂着举杯饮酒，能够提笔联句，用今天的体式做赋一章，在长夜中娱乐可以吗？”又说：“用什么作题目？”胡须很长的人说：“就用‘以妾换马’为题，还要用‘舍彼倾城，求其骏足’八个字作韵脚。”

命左右的人折来庭前芭蕉叶一片，打开书囊，抽出笔来，各得一韵。胡须很长的人唱道：“彼佳人兮，如琼之英；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大意是：那佳人啊，像美玉一样漂亮；这良马啊，负有骏驰的美名。既然想求得追逐太阳的快马，因此不能珍惜倾国倾城的美女。香烟袅袅的深闺里，再也见不到那艳如桃花的美色；清风吹拂

的田野中，竟有令人怜爱的骏马喷嘶。）谢庄说：“原夫人以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于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大意是：人以容貌相夸耀，马以善跑称其德。既然各人得到所喜欢的，还有什么要求办不到呢？美人长跪辞别，姿容比金钿还要美丽；牵过骏马来，光彩立刻从玉饰的马衔上闪耀出来。）江淹说：“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颌，爱无异于凝脂。”（大意是：美人走到庭院，骏马立在阶前。美人看到新丈夫，惧怕不是自己理想的配偶；骏马怀恋旧主人，疑惑是被他人借乘。马鬃飘散着香气，使人感到从美人鬓发中发出的一样；马头上流下的汗珠，与美人玉肌一样可爱）。谢庄说：“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大意是：由此得知事物有兴有废，需用有取有舍。那个人把绝代佳人当作少有的珍宝，这个人把超群的骏马当作贵重之物。美人的旧主人，买笑的恩义已尽，好像把她赐给了别人；骏马的新主人，跨鞍还有力气，骏马希望为他效力。”）江淹写完第四韵后，芭蕉叶上已经没地方可写了。韦生打开书箱取出红色笺纸，跪着献到廊檐下。江淹、韦庄大惊说：“阴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为什么这样逼近我们？然而如果您不是以后获得爵位俸禄，不可以与我们相遇。”又对韦生说：“以后你担任主考官，比较举子文章的优劣，不要单取那些小巧的文章。”说完，江淹、韦庄走了二十多步，忽然不见了。

以妾换马的故事，古已有之，内容并不新鲜。本篇通过已死多年的

江淹、韦庄以此为题作赋联句，反映出婢妾命运悲惨和封建社会的冷酷无情。其主题无疑更深化了一步。

当鲍生决定以妾换马时，其妾唱了一首悲歌，并不能打动他的心，终于还是用她换了一匹骏马。说明封建社会中的婢妾如同牲畜一样，可以随意赠送，任人宰割，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封建文人江淹、韦庄，他们对唐代的科举制度的兴起和文风的改变大发议论，对残酷的婢妾制度却没有表示不满，反而借题联句，津津乐道，可见社会的冷酷无情。

梁守威

李 隐

唐肃宗时期，安禄山、史思明等叛乱，气势正猖獗时，邢州（今河北邢台）正在贼寇占领区境内，邢州刺史有平定叛乱、安定时局的志向。

从长安人梁守威，以有文武才干、能言善辩而自负。他暗中从长安出发，前往邢州，想去说服邢州刺史，到达邢州西南的边界上，正赶上到了夜间，在路旁的古墓边休息。忽然，有一个年轻人，手提宝剑来到，大声问梁守威说：“是什么人？”梁守威说：“我是游说的人，想进入邢州劝说刺史，让他建立平寇功业，报答君王。”年轻人说：“我也是游说的人。”梁守威高兴地和他见礼，共同坐在草丛中，讨论当时的混乱时局。年轻人说：“您去见邢州刺史想用什么言辞说服他？”梁守威说：“现在（肃宗）皇帝已经即位，太上皇（玄宗）还在。辅佐国家的大臣，足能够同心协力，把安禄山、史思明等一群丑类消灭光。所以不用更多的言辞，邢州刺史将会立即接受我的教导，这可叫做趁着有利形势，顺应时代潮流。”年轻人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太子已经即位，太上皇还在，您以为天下有了君主吗？有了归宿吗？然而太子到达灵

武，六军大臣拥戴他，想立他为天下君主。他不孝自立为君主，空惹天下人愤怒，又怎么成为天下的君主呢？假设太子只尊奉太上皇为君主，自己不称帝而以太子名义向天下征兵，奋力消灭贼寇，收复京城。太子只安抚稳定军心，用爵位封赏有军功的人员，施行以后再向太上皇奏报，那么很快就会使天下平定。现在大势已去，最终不可能平定天下。我没听说过自己背着不孝的名声，而想要消灭不忠的贼寇的。想要安定天下，平灭盗贼，必须等到有仁德的君主即位时。您不要去劝说邢州刺史，如果可以劝说，我也早就去劝说他了。”

梁守威知道这个年轻人有才能和谋略，就长长叹一口气说：“我到哪里去呢？从前晋朝的刘琨听到天下大乱，为自己有用武之地而高兴，我今天遇到天下大乱，却忧愁无策。”年轻人让他往前走，到大森林中去。等到天亮时，来到森林下，看见一百多人，都身披铠甲，手持武器，原来是年轻人的随从人员。年轻人要他们摆上酒菜，共同欢饮话别。年轻人对梁守威说：“我教给您一句话，您应当听从，只要回到长安，一定可以取得爵位俸禄。太子新即位，从低贱地位而升到高贵地位的人多了。关内已经乱到了极点，人人都向往太平，愿意安定。您只要用治国平天下的办法教导关内诸侯，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何愁不能立功呢！”梁守威拜谢年轻人而返回，才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他们忽然不见了。他就回到森林下寻访，只看见很多破旧的坟墓。

作者李隐，唐懿宗咸通年间人，生平事迹不详，只知他曾任校书郎，著有《潇湘录》。有人认为《潇湘录》的作者是柳详，今取前说。

本篇通过梁守威与鬼说客的一番对话，说明人们对玄宗、肃宗二主并存的时局有不同看法，反映出唐王朝内部矛盾和人民关心时局的现

实。

本篇塑造一个鬼说客的形象，且不说他对形势论述得是否正确，单就题材而论就很别致新颖，在唐代传奇中还是不多见的。

呼延冀

李 隐

唐代宗咸和年间，呼延冀被任命为忠州司户，携带他的妻子前去赴任。走到泗水县（今山东泗水），遇到盗贼，财物全被盗贼抢光，竟至于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呼延冀于是就与他的妻子在路旁寻找人家。不大一会儿，遇到一个老翁，问他们事情的缘故，呼延冀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老翁说：“向东走几里路，就是我的家，你们可以与我的家属临时住在一起。”呼延冀就与老翁共同到他的家去。进入树林中，有一座大宅院。老翁把他们安置在一间屋里，摆上饭食，送给他们衣服。到了深夜，老翁前来和呼延冀交谈，又重新摆上酒菜，说：“我家只有个老母亲，您如果不能携带妻子去赴任，想暂时把她留下，等到任后再来迎接她也可以。我看您贫困，一定不能带她去。”呼延冀考虑了很长时间，就感谢老翁说：“老人家既然这样怜悯我，我就把心事托付给您。我的妻子本来是个宫女，能唱歌，又稍有文才，然而好喝酒，爱放荡，留下她以后，希望老人家多加拘管她。”老翁说：“不必忧虑，你只管去赴任。”第二天，呼延冀就留下妻子，自己走了。临分别时，妻子拉着呼延冀的手说：“我本来是与你一起远涉山川，

去就任一个低微的官职，没想到今天又把我留在这里。您如果不来迎接我，我一定奔逃出去，一定会有接受我的人。”两人流泪告别。

呼延冀到任后，正计划到远方去迎接妻子。忽有一天，来了一个送信的人，呼延冀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他妻子的书信。信中说：

“我今天亲笔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心绪，请您稍加阅览。我本来是个歌妓的女儿，从小就进入皇宫。由于清歌妙舞受到称赞，本来就没有妇德妇容。等宫中有令，挑选嫔妃时，我被放了出来。在当时，您正年轻，饮酒狂放，诗才出众，住在我的近邻。我既无拘无束，您也放荡不羁。您不认为我不能主持家务，很快按照礼仪娶了我。我和您结为夫妻，众邻居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每次想到我们花间散步，月下对坐，红楼调笑，锦帐发誓，就没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悲啊，多么绝情绝义！您抛弃我，就像扔掉一只破旧的鞋子一样，把我留在荒郊野外，不考虑我的孤独寂寞。自从您去赴任，我就泪流不止。想到您的薄情，我又守什么贞洁呢？老人家有一个年轻的儿子，深深爱慕我，我已经嫁给了他。请您知道这件事情。”

呼延冀看完，把书信仍到地下，控制不住愤怒，于是就抛弃官职，来到泗水县。本想见到老翁和自己的妻子后，把他们都杀死。却没有找到他们，只看到一座大坟墓，林木繁茂。呼延冀掘开那座坟墓，看到他的妻子已经死在坟墓中，就把她的尸体取出，另外进行安葬，然后离去。

本篇通过呼延冀妻改嫁的故事，鞭挞了封建士大夫为了追求一官半职，而抛弃妻子于不顾的丑恶行径，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

故事短小，鬼妻的一封书信占了绝大篇幅，其中有缠绵的回忆，被抛荒郊的泣诉，对薄情郎的指责和不守“贞洁”的反抗方式。层次清晰，入情入理，文字隽永，耐人寻味，是一篇很有特色的绝交书。

郑 绍

李 隐

商人郑绍，死了妻子以后，正想要再娶一房，路过华阴县（今陕西华阴）时，住在旅馆里。因为喜欢华山的秀丽峭拔，就从旅馆往南走去。大约走了几里路，忽然看见一个丫鬟，对郑绍说：“有人让我传达心意，想要暂时邀请您前去相会。”郑绍说：“是什么人？”丫鬟说：“是南宅皇尚书的女儿。刚才她在宅院内登上高台，看见了您，于是就让我来传达情意。”郑绍说：“这个女子没有嫁人吗？为什么住在这里？”丫鬟说：“小姐正想要亲自挑选佳婿，因此住在这里。”郑绍前去拜见她，不大一会儿，来到一座大宅院，又有几个丫鬟出来，让郑绍进去，请他到客厅。过了一会儿，有一位女子出来，容貌特别美丽，大约刚成年。随从的丫鬟有十多个，全都穿着锦绣衣服。相见以后，女子对郑绍说：“既然推诚相见，应该免去应酬客套，希望稍微随便一些。”郑绍恭敬地顺随他。又进入一道门，看到珍珠串成的门帘，银饰的屏风，光辉灿烂，互相映照。闺房之内，她孑然一身，没有伴侣。郑绍就问女子说：“是哪位皇尚书家？怎么能像这样单独居住呢？您父母在哪里？您的丈夫是谁？虽然蒙您特别惠爱召见，希望

能消除我的疑团。”女子说：“我是已故皇公的小女儿，从小失去了双亲，讨厌在城内居住，所以住在这座宅院。正想自己挑选个丈夫，没想到郎君光临，既然如愿以偿，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

女子就命郑绍坐到床上。坐好以后，摆上酒菜，有乐妓出来演奏。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女子斟满一杯酒，献给郑绍说：“我寻求佳婿，已经三年了。今天遇到了您这位君子，我能不心满意足吗？我虽然自感惭愧，与您不配，请把这杯酒当作交杯酒吧。我请求做您的妻子，可以吗？”郑绍说：“我不过是一个商人，南北游荡，只求谋取利润，怎敢与官宦人家结亲呢！然而遇到特殊关照，我引以为荣，只是担心日后玷辱了您家的门第。”女子就第二次献上一杯酒，亲自弹筝给他听。郑绍听到曲调凄凉苦楚，心中很受感动，就喝下了交杯酒，发誓与她结成夫妻。女子笑着起身。当时夜已经很深了，左右侍女，提着红烛灯笼在前引导，举行了结婚仪式。到了天亮，女子又到了前阁，备下美酒佳肴，与郑绍欢饮大醉。

过了一个多月，郑绍说：“我要临时出去一次，办理南北各地的物货财产。”女子说：“夫妻成亲，没听说经过一个月就离开的。”郑绍不忍心分离，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郑绍对她又说：“我原本是个商人，泛游江湖，跋涉路途，本来是平常的事情。虽然承蒙您恋恋不舍，然而如果长期不外出，也是我心中所不愉快的事情。希望不要因此猜疑我，我会如期回来的。”女子因为郑绍说得恳切，就答应了他。于是就在家中的花园，为他设酒饯行，送郑绍出门。郑绍就带着行囊上路了。到了第二年春天，郑绍又来到这里，只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却杳无人迹。郑绍就悲痛大哭，一天以后才返回去。

本篇通过名门闺秀主动下嫁商人的故事，歌颂了一位敢于冲破门第观念，争取幸福婚姻的女性鬼魂。这在婚姻注重门第的唐代社会中，无疑是具有挑战意义的。

故事情节简单，文词雅洁，主人公形象突出，感染力较强。

华阳李尉

卢氏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个姓张的任剑南节度使。在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一天，张节度使命城里所有的寺庙都多多摆设陈列品，好让男男女女尽情观赏。

华阳县有个姓李的县尉，妻子长得特别漂亮，全蜀地的人都知道。张节度使也知道她很美。等到各个寺院都陈设完毕，全城的人都来观赏。节度使的属官和州、县官的家属如有来观赏的，管事的都报告给张节度使。只有李县尉的妻子没有来。张节度使很奇怪，派人暗中询问他的邻居，果然因为她长得漂亮不肯出门。张节度使就在开元寺内选出一个大院子，派蜀地最巧的工匠，用尽他们巧妙的本领，做一套木头人演奏乐器，机关装置在里面，各种乐器都有。命令百姓官吏尽情观看三天，并说三天期满，即将把这套木头人送进皇宫。周围百里以内的人都来观看，车、轿塞满了道路。过了两天，李县尉的妻子没来。第三天傍晚时，参观的人都散了，李县尉的妻子坐二人抬的小轿，带着一个丫鬟来到。她刚一出家门，已经有人向张节度使报告了。张节度使就先换上官服，来到寺庙内，在空心佛像肚子里坐好，偷眼观看李

妻。不大一会儿，李妻先让人看看屋里，确知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才下轿。张节度使看见她，真是神仙一样，不是人间所有的！

张节度使回去以后，暗中找来经常出入李家的尼姑和巫婆，一次又一次地转达张节度使爱慕之意。李县尉和妻子都很吃惊，表示拒绝。正赶上李县尉因为审案子时接受了贿赂，被他的仆人告发了，张节度使就派能干的官员歪曲法律条文从重处治他，打了六十棒子，流放到岭南。李县尉就死在流放途中。张节度使就给李县尉的母亲许多钱财，把李妻强行娶去。恰巧李县尉是个又愚又丑的人，他的妻子常常为嫁给一个蠢材而感到遗憾，于是就答应了张节度使。张节度使把她放在州城内，对她的宠爱，没有人能比得过。可是，从此以后，张节度使好像经常看见李县尉就在他的身边，张节度使命令术士驱除他，竟然不能灵验。过了一年多，李县尉的妻子也死了。

几年以后，张节度使得了病，看见李县尉的样子特别清楚。忽然有一天，看见李县尉的妻子，和生前一个样子。张节度使惊讶地上前问她，李县尉的妻子说：“我感激您的大恩，想要报答您，李县尉已经控告到天帝那里，报仇的日子就在今年。然而您也能得到别人的救助，只要过了今年，就没有忧患了！他已经来抓您了，您只要不出来，他一定不敢进入您的屋内，千万不要出去！”说完就走了。

当时，华山道士的符箓威力极大，给张节度使在家里搭了个作法的台子，道士说的也与此大致相同。张节度使好几个个月不敢走下台阶。李县尉的妻子每次前来，总告诉他小心防备的办法。又有一天傍晚，堂下东厢房前有一丛竹子，张节度使看见一只红袄袖，在竹丛旁边招引他。他以为那是李

县尉妻子来了，把以前对他的告诫全都忘了，便下了台阶，跑到竹丛中去相会。左右的人随在后面叫他，没有叫住。他到了那里，就看到李县尉穿着女人的衣服，把他拽到竹林下，拳打脚踢好长时间，说道：“这个贼人，若不是我穿红衣服招引他，他肯走下台阶吗！”于是把张节度使抓出门去了。张节度使左右的人好像喝醉了酒一样，等到他们清醒过来，看见张节度使已倒在竹林下了。眼睛和鼻子都流出血来，只有心口还有些温乎，扶到正厅上就死了。

作者卢氏，不知其名，只知他是唐宣宗大中年间人，有作品集，名为《逸史》，也并非记载历史事实，而是以志怪为主的小说。

本篇通过张节度使杀李尉、夺李妻的故事，揭露了唐代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通过李尉鬼魂复仇的故事，说明了公理、正义在人间已经不复存在。

本篇矛盾冲突的设置不落窠臼。李妻的丈夫被害，自己落入敌手，她因同丈夫没有感情而爱上了仇人，甚至死后还为仇人出谋划策，使之逃脱丈夫的报复。作者设计了这个特殊的矛盾冲突，把李尉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从而增加了悲剧气氛。这在同类题材的传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郑德懋

张 读

荥阳郡（今河南荥阳）人郑德懋，他曾经单独骑马出门，遇到一个丫鬟，长相非常漂亮，到马前下拜说：“崔夫人派我来迎接郑郎。”郑德懋惊讶地说：“一向不认识崔夫人，我又没有结婚，为什么迎接我呢？”丫鬟说：“崔夫人的小女儿，很有几分容貌，并且因为是名门望族，正好与你相匹配。”郑德懋知道她不是人，想要拒绝她。当时就有十几个穿黄衣服的仆人来到，说：“夫人催促郑郎进来。”说着就牵着马，走得特别快。郑德懋的耳朵中只听到一阵风声。忽然来到一个地方，高高的院墙，高高的大门，院外栽的都是成排的楸树和桐树。郑德懋站在门外，丫鬟先进去报告。不大一会儿，命令把郑郎带进去。经过几道大门，看到里面房舍很多。夫人穿着梅绿罗裙，大约四十左右的年纪，姿态容貌，十分可爱。她站在东阶下，服侍的丫鬟有八九个，衣服都很鲜艳整洁。郑德懋上前去拜见，夫人说：“没有怪罪我们让你受委屈到这里来吧？因为郑郎是出身名门望族，才华出众，我愿意把女儿嫁给你。小女儿不配，希望你能愿意。”郑德懋被逼迫，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是！是！”罢了。

夫人就在堂上，命令把郑郎从西阶带上来，堂上全都用有花纹图案的罽宾国地毯铺地，左右摆设曲脚床榻、七宝屏风、黄金屈膝等家具；门上挂着碧玉帘，银制帘钩，珍珠穿帘。宴席上陈列饭菜，都很丰盛洁净，命郑德懋入座。夫人很健谈，轻重很有分寸，世人难以比得上她。吃完以后，命令上酒。酒用银器装着，约有三斗多，像琥珀一样的颜色。用镂花酒杯饮酒，丫鬟们劝酒，酒味特别香甜。天快黑了，一个丫鬟上前说：“小姐已经梳妆完毕。”夫人就命人把郑郎领到外间，用百味香汤洗澡，左右的人送来衣服、帽子、鞋子和玉珮。十名美丽的丫鬟把郑德懋扶进洞房，尽情调笑戏谑他。从正堂到房门，都摆列着花烛，把他请进帷帐。

新娘十四五岁，姿态容貌，特别娇艳，是郑德懋所没有见过的。衣着灿烂华丽，是当代所没有的。郑德懋很高兴，后来就完成了婚礼。

第二天，夫人命女儿与女婿到东堂来。堂中设置红罗绣帐，被褥垫席，全都精美绝伦。新娘善于弹箜篌，曲词都很新颖。郑德懋问迎亲前骑的马在什么地方。回答说：“现在已经返回去了。”像这样住了一百多天。

郑德懋虽然情爱很深，可是心中渐渐有些猜疑，就对新娘说：“能跟我一同回家吗？”新娘凄惨地说：“有幸相聚，做了你的妻子，然而阴阳是不同的两个世界，不能遂心如愿，该怎么办呢？”说着就鼻涕眼泪一起流下来。郑德懋观察出其中的怪异，就对夫人说：“家中丢失了我，一定很奇怪，请放我回去。”夫人说：“近来承蒙您来到我家，深受感动。然而阴阳是两个不同世界，按理应当暂时分离。分离的时候，能不让人落泪吗？”郑德懋也流下眼泪。夫人就大摆宴席，与他告别说：“三年以后，会去迎接你。”郑德懋就拜谢告辞。新娘

子送出门，擦掉眼泪，握住郑德懋的手说：“虽然后会有期，但还要拖延几年。欢聚的时间还短，分离的时间却很长，希望你尽力保重吧。”郑德懋也悲伤惋惜。新娘把贴身红衫和一对金钗赠给他说：“如果没忘记我，用这个作为纪念。”说完就分手告别了。

夫人命送郑郎，先前的青骢马，装饰得很精致。郑德懋骑马出门，很快又回到他的家。他的奴仆说：“家中丢失你已经一年了。”看看新娘所赠送物品，全都是真的。他家的人说：“郎君出去以后，那匹马就自己回来了，未见有人送它回来。”郑德懋开始寻找原来的地方，只见一座大坟墓，旁边有小坟墓。坟茔前成排的树，都已枯干了。可是他以前所见到的树，全都是繁茂成荫的。附近的人传说这是崔夫人和小女的坟墓。郑德懋更感到奇异。他自己考虑三年期限一到，一定会死的。后来到了期限，果然看见以前那个丫鬟坐车来迎接他。郑德懋说：“生死是有一定命运的，假如能得到一个欢乐的地方，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就把家中后事全部处理完毕，事先作好了死的准备。第二天就死了。

作者张读，字圣明，唐代深州（今河北深县）人。十九岁中进士，在唐僖宗时曾任吏部侍郎、尚书左丞等官。他是牛僧孺的外甥，受牛僧孺的影响，好为志怪之文，著有《宣室志》，均记鬼怪神异之事。

本篇通过人鬼结婚的故事，反映了唐代婚姻制度中普遍存在着的门第观念。

本篇着重以环境描写烘托主人公身分。如宅院之壮丽，奴婢之多而艳丽，陈设之讲究，器皿之华贵，均非普通人家所有，这就烘托出主人公的高贵身分，与婚姻论门第的主题紧紧相扣。

王 坤

张 读

太原人王坤，在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 769 年）任国子监博士。有个丫鬟名叫轻云，死了已经几年了。有一天夜间，王坤忽然梦见轻云来到床前，王坤很害怕，起来问她。轻云说：“我自从小在人世已经几年了，经常想起活着时候的事情，好像被捆着总也不忘记想解开一样。今天晚上能侍奉在你的身边，也是个幸运的机会。”王坤迷迷糊糊像喝醉了似的，不知道她是个鬼。

轻云就领着王坤出门，门已经上了锁，轻云就从门缝中把王坤领出来，竟然没有一点阻碍。走到大街上，在月光下徘徊了很长时间。王坤忽然觉得很饿，对轻云说了。轻云说：“里巷中有谁与您关系好，可以到他那里去找东西吃。王坤平时与太学博士石贯关系很好，又住在同一个里巷。王坤就与轻云一起前去，来到石贯家的大门，可是大门已经上了门栓。轻云敲门，不大一会儿，看门人打开门扇说：“刚才听到敲门，现在很寂静，什么也看不见，是什么原因呢？”就把门扇又关上了。轻云又去敲门。像这样重复了三次。看门人生气地说：“恶鬼怎么可以敲我的大门！”一边吐唾沫一边骂。轻云对王

坤说：“石贯已经睡觉了，自然不能到他家去了。希望您再到别人家去。”

当时，国子监有个小吏，也与王坤住在同一里巷。王坤每次出门，经常路过他家的大门。小吏主管每月发放俸禄和呈请任命官员的上报奏章等事，王坤对他很信任。于是就和轻云一起到他家去。看见他家正在开门，有一个人拿着水盆，把水倒到街上。轻云说：“可和他一起进去。”他们已经进到院里，看见小吏正和几个人在一起吃饭。起初，王坤站在庭院中，认为小吏一定走下台阶，来迎接参拜他。后来小吏并没有同他见礼。不大一会儿，看见一个丫鬟捧着汤和饼登上台阶。轻云就打她的后背一下，她立刻跌倒在台阶上，汤和饼都扣在地上。小吏和妻子、奴仆都站起来，惊讶地说：“她中了邪祟。”立即派人召来女巫，女巫说：“有一个人，穿着红色官服，带着银印，站在庭前。”小吏家就进行祭祀，王坤与轻云都入座，吃完了供品一起走了。女巫把他们送到大门，在门旁烧了纸钱。

轻云对王坤说：“您可以跟我一起走。”王坤就随她走出里巷，望着启夏方向走去，到了郊外几十里，看见一座坟墓。轻云说：“这是我住的地方，您可随我进到里面。”王坤就低着头，弯着腰进去，墓道口昏黑，什么也看不清。他忽然心跳惊醒，后背出了汗，大腿打哆嗦。当时天已亮了，心中讨厌这个梦，不敢对别人说。

当天，就召来石贯。坐好以后，石贯说：“昨天晚上有鬼敲我家大门三次，派人去看，一片寂静，什么也没有。至天亮时，去拜访小吏，他那里有焚烧纸钱的痕迹。问他为什么烧纸钱，小吏说：‘我昨天夜间正和大家在一起吃饭，忽然有个丫鬟中了邪祟。女巫说是鬼作祟，因此在庭院中祭祀，在

这里烧纸。”石贯所说的与王坤梦中的情景相同，王坤更加恐惧，就把这事情告诉了妻子儿女。这年的冬季，王坤果然死了。

本篇写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女鬼，故事很有情趣。轻云生前是个丫鬟，死后又来勾引主人玩耍。她机伶、活泼而又调皮，爱闹恶作剧，性格突出，形象丰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笔力。

谢 翱

张 读

陈郡人谢翱，曾经参加过进士考试。他喜欢写七言诗。先前寄居在长安升道里，所住的庭院，种了很多牡丹。一天晚上，雨后天晴，他从院子中出来，往南走了一百多步，眺望终南山峰顶，站了好长时间。看见一人骑马从西边奔驰过来，仿佛像个男子，到了近处一看，原来是个少女，高高的发髻，美丽的妆饰，长相特别漂亮。她来到谢翱站立的地方，就停住马对谢翱说：“公子不是在等我吗？”谢翱说：“我散步到这里，只是眺望远山罢了”。少女笑着下马，参拜说：“希望公子回到你的住处。”谢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回头看看自己的住处，看见三四个丫鬟一起站在门外，谢翱更加惊骇奇怪。谢翱进入大门，丫鬟都上前来拜见。一进入里边，看见厅堂中铺着毯子，张挂着帷帐，锦绣辉映，屋里充满了特殊香气。谢翱很惊讶而且很害怕，不敢问话。一个人上前说：“公子怕什么？本来不会伤害你。”

不大一会儿，有一辆黄金装饰的车子来到门前，看见一个美人，年龄十六七岁，风度文雅，相貌美丽，在当代所不曾见过。美人下车进门，与谢翱相见，坐在西窗下，对谢翱

说：“听说这个地方有名贵的花，所以来和您共饮一醉罢了。”谢翱的恐惧心情渐渐解除。美人就命令摆上饭菜，与谢翱一起吃。那些器皿用具，没有哪件不是珍贵的。拿出玉杯，命斟上酒来喝。谢翱就问她说：“小姐是干什么的？恐怕不是妖怪吧？”美人笑而不答。谢翱坚决追问，美人说：“您只要知道我不是人就可以了，还用问什么？”夜深了，美人对谢翱说：“我家离这里很远，现在就要回去，不可以长期留在这里。听说您善于写七言诗，希望赠给我一首。”谢翱有些失意，就提笔写诗：

阳台后会杳无期，
碧树烟深玉漏迟。
半夜香风满庭月，
花前竟发楚王时。

大意是说：后会合欢，杳杳无期。绿树烟深，时光已晚。半夜里香风飘荡，月光洒满庭院。车子竟然在花前出发，正是楚王与神女离别之时。

美人看着诗，流下几行泪，说：“我也曾学过作诗，想酬答您的赠诗，希望不要讥笑。”谢翱很高兴，就请她作诗。美人要一幅红笺，谢翱看看书箱中，只有一幅绿笺，就交给她。美人题诗：

相思无路莫相思，
风里花开只片时。
惆怅金闺却归处，
晓莺啼断绿杨枝。

大意是说：相思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相思。在风雨中开的花，时间不会太长。虽然失意哀伤，还要回到深闺。只好孤寂地听着早莺啼叫，折断绿杨枝。

她的字迹特别工整，谢翱赞叹欣赏好长时间。美人于是就看看左右的人，撤掉帷帐，命点上灯烛登上车，谢翱送到大门，洒泪告别。没出几十步，车和人马都不见了。谢翱对这件事感到奇异，就把美人的诗珍藏到书箱中。

第二年春天，谢翱考试落榜，回到东部的家乡去，到达新丰县，晚上住在旅馆里，因为在月下散步远望，想起以前的事，又写一首诗：

一纸华笺丽碧云，
余香犹在墨犹新。
空添满目凄凉事，
不见三山缥缈人。
斜月照衣今夜梦，
落花啼语去年春。
红闺更有堪愁处，
窗上虫丝镜上尘。

大意是说：一张美人题诗的华丽绿笺上，美人的余香还在，字迹的墨色还新。凭空增添满眼的凄凉，却不见虚无缥缈的仙女。斜月照衣是今夜的梦境，花落时哭啼告别是去年春天的情景。深闺里更有可愁的事，窗上结满蛛丝，镜子也蒙上了尘土。

谢翱作完，接着就高声朗诵这首诗。忽然听到几百步以外，有车轮转动的声音，从西边来得很急。不大一会儿，看见几个骑马的人跟随着美人坐的车，看她的随从，原来是以前的那位少女。谢翱惊讶地问她，少女赶紧上前向美人报告，就停下了车。美人派人对谢翱说：“遗憾的是在大街上不能见您一面。”谢翱邀请她住到旅馆里，她坚决不同意。谢翱又问她往哪里去，她回答说：“将要到弘农郡去。”谢翱就说：“我

今天也回洛阳，希望一同向东走一段可以吗？”美女回答：“我走得很急迫，不可同行。”美人就掀开车帘对谢翱说：“感谢您情意深厚，所以能见上一面。”说完，控制不住感情就哭了起来，谢翱也为她悲伤哭泣，就朗诵所作的诗。美人说：“没想到您这样不忘旧情，我感到多么幸福啊！”又说：“希望再酬答你一首诗。”谢翱就把纸、笔给了她，不大一会儿，美人就写成一首诗：

惆怅佳期一梦中，
五陵春色尽成空。
欲知离别偏堪恨，
只为音尘两不通。
愁态上眉凝线绿，
泪痕侵脸落轻红。
双轮暂与王孙驻，
明日西驰又向东。

大意是说：让人失望的是相会的佳期只能在梦中，五陵春色虽然美好，因无知音相聚，美景也是空有。要知道别离的可恨，只因为音信两不通。愁容爬上眉梢，泪痕挂在脸上。车轮暂时为公子停住，明天又要东西奔驰，难于相会。

谢翱向她表示感谢，过了好长时间才分手告别。美人的车马才走一百多步，又不见了。谢翱虽然知道很奇怪，仍然恋恋不舍，忘记不下。等他来到陕西，于是就下道到弘农郡去，希望能与美人再次相见。最终连影子也没有见到。他就回到洛阳，拿出美人赠答的两首诗，向朋友讲了这件事。没有几个月，谢翱因为愁闷郁结就死了。

本篇收入《太平广记》的鬼类。这是一篇人鬼联诗的故事。在唐传

奇中，这类题材很多，本篇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作。

故事并不新颖，但其中的四首诗却写得较好，诗意凄婉动人，词句质朴无华，足以显示出作者的诗才。

赵 合

裴 翎

进士赵合，相貌温和，禀性耿直，为人仗义，品德高尚。唐文宗大和初年，他游历五原郡（今内蒙五原），路过一片大沙漠，看着荒凉景象，不由得发出了悲叹。于是就喝起酒来，他和仆人都喝醉了，就躺在沙漠上睡着了。半夜醒来，看到月光皎洁，听到沙中有女子悲吟：

云鬟消尽转蓬稀，
埋骨穷荒无所依；
牧马不嘶沙月白，
孤魂空逐雁南飞。

大意是说：头上的黑发全都脱掉，沙漠上的飞蓬逐渐稀少，尸骨埋在这荒凉的地方，无依又无靠；牧马不嘶鸣，月光下一片白沙，孤魂白白看着大雁向南飞行。

赵合于是就起身寻找，果然有一个女子，还没到成年，长得非常漂亮。少女对赵合说：“我姓李，住在奉天县（今陕西乾县），有个姐姐嫁给了洛源节度使，我去探望她，在途中被党项羌族所劫掠，带到这里把我打死，抢走了首饰。后来，过路的人可怜我，把我埋在沙子里，到现在已经三年了。知道

您很仗义，假如能替我把尸骨送到奉天县城南小李村，那就是我的故乡，我一定会报答您。”赵合答应了她的请求，让她指出埋葬尸骨的地方。少女感动得哭了，把埋葬尸骨的地方告诉了他。赵合就收起尸骨，包上装在口袋中，等到天亮再走。

不大一会儿，有个穿紫衣服的男子，骑马跑来，向赵合作揖说：“知道您讲仁义、守信用，而且正直，一个女子求告您，还能得到您的应允。我李文悦是尚书。唐宪宗元和十三年曾经防守五原，被少数民族三十万大军包围，城池四周，敌兵排列几十里，射来的箭如同雨点一样密集，攻城的云梯高耸入云，他们挖穿城墙，掘开护城河，排干河水，昼夜不停地攻城。城内的人顶着门板取水，射中门板的箭头像刺猬硬毛一样密集。在当时，能登城御敌的士兵才三千人。我动员城内居民，男女老少往城上运土的，都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少数民族在城北建造一座独脚楼，楼高几十丈，城中大小事物，他们全都窥视到了。我于是拟定一条妙计，把他们的独脚楼打个粉碎。羌族首领感到惊讶，以为是神仙干的。又有一次，他们对城中人说：‘千万不要拆房烧火，我们将要为你们准备烧柴。’他们把烧柴堆在城墙下面，让人们把烧柴提上去。又赶上月光昏暗，就听城的四角，有很多人马走动的声音，他们声称：‘夜间攻城。’城内的人惧怕得颤抖，一刻也不敢安息。我说：‘不是这样的。’暗中用铁索把灯烛送下去一照，原来是敌人驱赶着牛羊来回行走，用来吓唬城里的人。兵士们这才渐渐安定下来。还有一次，城西北角被攻破，城墙倒了十几丈，将要到天黑时，那些胡人非常高兴，一边大肆喝酒，一边高声唱歌，说：‘等明天早晨进城。’我派骑兵弓箭手五百人，拉开弓在缺口处掩护，于是用皮子把城墙缺口遮挡住。

在这一夜，用人工暗中补筑城墙，不让人们发出声音，修好后把水浇在土墙上。当时天气寒冷，第二天冻成坚冰，冰城闪亮像白银一样，敌人无法攻击。又有一次，羌族首领竖起大将的旗帜，是吐蕃君主所赏赐的，竖立在五花营内。我在夜间掏穿敌人的壁垒，夺来大旗，飞快返回。那些羌族官兵嚎哭起来，发誓归还以前被他们抢掠的人，来赎回大旗。他们把抢掠去的男女老少一百多人全部放回来，然后，我把大旗扔给他们。当时，邠宁节度使、泾源节度使率领二万救兵来到境内，吓得腿都打颤，不敢前进。就这样相持了三十七天。羌族首领在远处叩拜说：“这座城内有神将，我们不敢欺侮。”于是就偃旗息鼓撤退了。没有经过一夜的工夫，到达宥州，一个白天就攻破城池，城中老少三万人全都被掠去。从这种利害形势看来，那么我保卫这座城的功劳不小，但是当时的宰相不任命我为这座城池的镇将，仅赏赐个虚衔罢了。我听说钟陵郡的韦大夫从前修筑一条堤坝，预防水潦。30年后，还有老百姓和按察使周公，感激他的功德，奏明皇帝为他立了一座功德碑。如果我当时守城不坚决，城中的人全都被少数民族掠去当奴隶了，哪有今天的子孙后代存在呢？我知道您是个有心人，请您告诉城中老百姓，劝告原州的长官，给我立一块德政碑，我就心满意足了。”说完，深深作了一个揖就走了。

赵合已经接受委托，来到五原郡，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百姓和刺史。他们都认为这是妖妄不实的话，不听从。赵合很失望地返回。来到沙漠中，又遇到以前的那位神人，感谢赵合说：“您已经为我转告了，五原城百姓都是些无知的俗民，刺史又不精明。这座城池应该有火灾，我正要祈祷阴曹地府，给他们求情。我对五原城说的事，没有办成，替他们说情的

念头也就打消了。五原城的灾祸不过三十天就会到来了。”说完就不见了。到了日期，果然发生了火灾。五原城饿死了一万多人，到了人吃人的程度。赵合携带少女的尸骨来到奉天县，寻找到小李村，把尸骨埋葬了。第二天，在道旁，赵合见到了以前那位少女来感谢他说：“感谢您的仗义，我的祖父是贞元年间得道的人，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两部书，您能研究透彻，龙虎仙丹立刻就能炼成。”赵合接受了两部书，少女就不见了。

赵合于是就放弃了考进士的打算，研究修道炼丹的奥秘。居住在少室山，炼丹一年，能把瓦块炼成金宝。二年以后，能使死者回生。三年以后，吃了仙丹就能超出尘世。现在还有人在嵩山上遇到过他。

作者裴铏，是唐僖宗时人，曾在节度使高骈部下当过记室，后来升任御史大夫，成都节度副使。他著有《传奇》，多记神仙鬼怪之事，对后世小说、戏曲有较大影响。

本篇主要写李文悦守五原之事，颂扬李文悦守城之功，揭露当朝宰相对边将的不公正待遇，对了解中唐时期朝政的败坏，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篇对战争的描写具体细腻，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观其战，感染力极强。

崔 炜

裴 翎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崔炜的人，是已故监察御史崔向的儿子。崔向善于作诗，在天下很有名气，死在南海从事的官任上。崔炜住在南海，他心胸豁达，不去专心经营家业，多是做些用财物帮助别人的豪侠一类事情。不多几年，家财产业全都用光，经常住在寺院里。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天，番禺县（今广东广州）人大多在佛寺陈设珍奇果品，各种乐舞杂技都集中在开元寺演出。崔炜就趁机去观看，看见一个讨饭的老太婆因为跌倒而撞翻了人家的酒瓮，卖酒的人殴打她，计算价值仅仅值一缗钱。崔炜可怜老太婆，就脱下衣服替她偿还给酒家造成的损失。老太婆对他没有感谢就走了。有一天，老太婆来告诉崔炜说：“感谢您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我善于灸人身上的瘤子。现在我把越井冈出产的艾绒送给您一些。每遇人身上有瘤子，只用一团艾绒去灸。不仅能治愈别人的病，您还能获得一个漂亮的媳妇。”崔炜笑着接受了，老太婆突然不见了。过了几天，他就到海光寺去游览，遇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的耳朵上长个瘤子，崔炜就拿出艾绒去灸，果然像老太婆所说的那样灵验。和尚特别感谢，对崔炜

说：“贫道没有什么酬谢您，只能念经来保佑您增加福分。这个山下有一个姓任的老翁，藏有上万贯钱，也有这种病。您能给他治疗，他一定会厚厚报答您。请让我写封信把您介绍给他。”崔炜说：“就这样吧。”

姓任的老翁一听说崔炜来给他治病，高兴得手舞足蹈，用厚礼聘请他，对他十分恭敬。崔炜就拿出艾绒，一灸就痊愈了。姓任的老翁对崔炜说：“感谢您治好了我的病，没有什么厚谢，有十万钱送给您，希望您多住一些时候，不要匆匆离去。”崔炜就留在他家里。崔炜在弹奏管弦乐器方面造诣很深，听到主人家堂前有弹琴声，就问家童，家童回答说：“是主人心爱的女儿弹奏的。”他就借来她的琴弹奏，主人的女儿偷着听琴，爱慕上了他。当时，姓任的老翁家供奉一个叫独脚神的鬼，每三年必须杀一个人祭献给他。时间已经逼近，没有找到用来祭献的人。姓任的老翁不久变了心，把他的儿子们召来商量说：“客人和我家既然没有血缘亲属关系，可以杀他来祭鬼，我听说大恩还有不报答的，何况治病这点小恩呢。”于是就让人准备好祭祀用的食品，到半夜时，打算杀死崔炜。已经暗中把崔炜住房的门在外插上门栓，可是崔炜还没有察觉。任家的女儿秘密知道了这个阴谋，暗中带着一把刀从窗缝告诉崔炜说：“我们家信奉鬼，今天夜间就会杀死你来祭祀鬼。你可用这把刀砍破窗棂逃跑。不这样的话，你很快就要死了！这把刀也希望你能带去，不要连累了我。”崔炜恐惧心跳，汗都流出来了。他挥动着刀，携带上艾绒，砍断窗棂跳出屋子，拔开门栓就逃跑。很快被姓任的老翁察觉了，率领家仆十多人，拿着刀点着火把追出六七里路，几乎要追上了，崔炜迷了路，失足掉进一口干枯的大井中，追赶的人因为失去了崔炜的踪影就返回去了。

返

崔炜虽然掉到井里，被枯树叶接住了没有受伤。等到天亮一看，这里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洞穴，有一百多丈深，没有办法出去。四周有很大的空隙，可以容纳下一千人。中间有一条白蛇盘曲着，约有几丈长。前面有石槽，岩石上有东西滴下来，像蜜糖一样，注入石槽中，蛇上前去吸饮。崔炜观察到这条蛇不同于平常的蛇，就叩头祷告说：“龙王，我不幸掉在这里，希望龙王可怜我，不要害我。”就喝石槽中蛇喝剩下的东西，也不觉得饥渴。细看蛇的嘴唇，也有个瘤子。崔炜感激蛇可怜他，想要给蛇灸治，无奈没有火。很长时间以后，远处有一团火飘落到洞穴中。崔炜就点烧艾绒，向蛇说明，为它灸治。一经灸治，瘤子随手掉到地上。蛇吃喝东西长期受到妨碍，等瘤子被灸掉，很感方便，就吐出一颗直径一寸长的珍珠酬谢崔炜。崔炜没有接受，对蛇说：“龙王能行云布雨，随意使天气变阴变晴，旁人无法测知。由着心意变化体貌，或者出去行雨，或退藏岩穴，全由自己作主。一定是有道行，能够拯救援助落人洞穴中的人。假若能携我出洞穴，使我回到人世，那么我死生都感激你，你的恩德深深铭刻在心中。只希望能回去，不愿意得到珠宝。”蛇于是就咽下珍珠，游动起来，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崔炜于是就拜了两拜，骑上蛇去了，不通过洞口，只在洞穴中走了约几十里。洞穴中漆黑一片，但蛇的光辉能照亮两面墙壁。时时见到壁上画着古代的男子，全都穿着官服。最后触到一扇石门，门扇上有金制兽头口衔门环，豁然明亮。蛇低着头不进去，只把崔炜从背上卸下来。

崔炜认为已经到达人世了。进门以后，只看到一间房子，宽阔有一百多步。洞穴的四壁，都雕刻成房屋，当中有几间房屋挂着锦绣帷帐，都是金色、紫色的，又用珍珠翡翠装饰，

像明亮的星星连缀在一起一样耀眼。帷帐前有金炉，炉上铸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等图形，都张着嘴喷出香烟，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旁边有个小池，用黄金砌成的池壁，池中贮满水银，里面有各种水鸟浮游。这些水鸟都是用美玉雕琢成，浮在水面上。四壁有床，都用犀象的图形装饰着，床上放着各种乐器，记不过来。崔炜仔细观看，乐器上的手印痕迹还是新的。崔炜才恍然大悟，不知是到了什么仙人的洞府。过了好长时间，他取琴来试着弹奏，四壁的门窗全都开了，有个小丫鬟出来笑着说：“玉京子已经把崔公子送到了。”于是又退了回去。不大一会儿，有四个女子，都梳着古代的环形发髻，拖着像彩虹一样的衣服，对崔炜说：“崔公子为什么擅自进入皇帝的地下宫殿？”崔炜放下琴拜见她们，她们也都还了礼。崔炜说：“既然是皇帝的地下宫殿，那么皇帝在哪里？”她们说：“临时到火神祝融那里赴宴去了。”于是就让崔炜到坐榻上去弹琴。崔炜就弹奏《胡笳十八拍》。女子说：“是什么曲子？”崔炜说：“是《胡笳十八拍》。”女子又说：“什么是《胡笳十八拍》？我不懂得。”崔炜说：“汉朝蔡文姬，就是中郎将蔡邕的女儿，流落到匈奴中。等到返回汉朝时，想起在匈奴时的往事，就弹琴演奏成这个曲子，模拟匈奴吹胡笳的悲凉韵调。”女子高兴地说：“真是个最新的曲调。”于是就命令传杯饮酒，崔炜就叩头请求，想返回人间的心情很迫切。女子说：“崔公子既然来到这里，都是前生的缘分，何必匆忙？希望暂且住下。羊城使者一会儿就来，可以随他前去。”又对崔炜说：“皇帝已经把田夫人许配给你作妻子了，就可以去见她。”崔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敢答应。于是就命令侍女把田夫人召来，田夫人不肯来，说：“没接受皇帝诏命，不敢见崔家郎君。”第二次召她，她仍然不来。女子就对崔炜说：

“田夫人有美德，长相也漂亮，世上无双。希望您能很好地待她，也是前生的缘分。田夫人就是齐王的女儿。”崔炜说：“齐王是什么人？”女子说：“齐王名叫田横。从前，在汉朝初年，在齐国称王，后来住在海岛中的人。”

过了一会儿，有日光进入洞穴，照到座上，崔炜就抬起头来，看见上面有一个洞穴，隐隐约约地看见了空中的银河。四个女子说：“羊城使者到了。”于是就有一只白羊从空中渐渐下来，不大一会儿来到座位上，羊背上有一个男子，衣帽整齐，手拿一只大笔，封着一捆青竹简，上面有篆字。把竹简供到香案上，四个女子命令侍女读竹简，竹简上写着：“广州刺史徐绅死，由安南都护赵昌代替。”女子向使者劝酒说：“崔公子想要回到番禺县，希望把他带去。”使者高声答应。女子回头对崔炜说：“过几天必须给使者重塑神像，重修庙宇，来酬谢他。”崔炜只好模模糊糊地答应下来。四个女子说：“皇帝有命令，让把国宝阳燧珠送给崔公子，带到那里去，有外国商人用十万缗钱来买它。”于是就命令侍女打开玉匣，取出宝珠交给崔炜，崔炜拜谢接受，对四个女子说：“我不曾拜见皇帝，又不是皇帝的亲属，为什么突然赠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呢？”女子说：“您的先人在越王台写下了诗，感动了徐绅，于是越王台就被修整一新。皇帝被感动，也有诗相和，赠宝珠的意思，已流露在诗中了。不用我说，公子难道还不知道吗？”崔炜说：“不知皇帝写的什么诗？”女子命侍女把诗写在羊城使者的笔管上：

千岁荒台驂路隅，

一烦太守重椒涂。

感君拂拭意何极，

报尔美妇与明珠。

大意是说：有千年历史的荒台倒在路边，麻烦太守重新修了一遍。您的帮助使我无限感激，赠给你家明珠和美女。

崔炜说：“皇帝原来姓什么叫什么？”女子说：“以后自然会知道。”女子对崔炜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那天，必须在广州蒲涧寺的静室里，准备好美酒佳肴，我们会把田夫人送去。”崔炜于是就拜了两拜告辞而去。崔炜要跨上使者的羊背，女子说：“知道你有鲍姑艾绒，可少留下一些。”崔炜只好给她们留下一些艾绒，却不知道鲍姑是什么人。于是就把艾绒留给她们。转眼间出了洞穴，走在平地上，使者和羊都不见了。望望银河，已是五更了。不大一会儿，听到蒲涧寺的钟声，于是就到寺院里去。和尚供给他一顿晨粥，于是他就回到广州去。

崔炜先前租了一所房子，回到广州那天，到住处去询问，人家说：“已经三年了。”房东对崔炜说：“您到哪里去了，三年不回来？”崔炜没有如实告诉房东。打开房屋的门，盖满尘土的床还依旧摆在那里，心中很伤感。询问刺史的情况，得知徐绅果然死了，赵昌已经代替了他。崔炜到波斯商人的住处，偷偷地去卖这颗宝珠。有个年老的外国商人，一见到宝珠，就伏在地上礼拜，说：“公子您一定是进入南越王赵佗的坟墓中去了，不然的话，不会得到这件宝物，因为赵佗是用这颗宝珠殉葬的。”崔炜就把实情告诉了他，才知道皇帝就是赵佗，因为赵佗也曾称过南越武帝。外国商人就用十万缗钱买下这颗宝珠。崔炜问那个外国商人说：“根据什么知道这是赵佗坟墓中的宝珠呢？”回答说：“我们大食国的国宝阳燧珠，从前在汉朝初年，赵佗派奇人爬山过海盗来这颗宝珠，回到番禺，到现在将近一千年了。我国有个善于观察天文的人，说来年国宝应当归回我国。所以我们国王召我来，准备好大船，

装满重金，到番禺来搜索。今天果然有收获。”于是就拿出玉液洗涤宝珠，宝珠的光辉照亮了全屋。外国商人立即开船回大食国去。

崔炜得到了钱，于是就治家产。然而访问羊城使者，却全无踪影。后来有事情到城隍庙去，忽然看见有个类似羊城使者的神像，又看见神笔上有小字，原来是侍女题写的诗。他就备下酒和肉干祭奠他，又重新粉饰神像，扩大城隍庙的庙宇。从这里知道羊城就是广州城，庙中有一幅五羊图。又查找姓任的老翁的住宅，村中的老人说：“是南越尉任嚣的坟墓罢了。”他又登上越王殿台，看见他父亲的诗：

越井冈头松柏老，
越王台上生秋草。
古墓多年无子孙，
野人踏践成官道。

大意是说：越井冈上的松柏树已经衰老，越王台上已经长满了野草。古墓年久没有子孙修缮，已被乡下人踩平，成了大道。

又有越王的和诗，踪迹很奇异。他就询问管理越王台的人，那人说：“大夫徐绅因为登上这座台，被监察御史崔向的诗所感动，所以重新粉饰了殿台，因此越王台才焕然一新。”

后来要到七月十五中元节了，崔炜于是就备下了丰盛洁净的香香的饭菜，甜甜的美酒，自己留在蒲涧寺的和尚住室里。将要到半夜时，果然四个女子陪伴着田夫人来到。田夫人容貌仪表美丽超群，言谈文雅。四个女子向崔炜劝酒，调戏笑闹，天要亮时，告别回去。崔炜行礼完毕，于是就给越王写了一封书信让她们带去转交，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品，表示感谢罢了。于是崔炜就与田夫人回到住室。崔炜向

田夫人说：“你既然是齐王的女儿，为什么许配给南越人了？”田夫人说：“我国破家亡，被越王抢掠来充当嫔妃。越王死了，就把我殉葬了，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时代。我看到越王烹死酈食其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每回忆起往事，总是禁不住落下泪来。”崔炜问：“四个女子是什么人？”回答说：“其中二人是瓠越王摇进献的，其中二人是闽越王无诸进献的。她们都是越王的殉葬者。”又问：“以前四个女子说的鲍姑是什么人？”回答说：“是鲍靓的女儿，葛洪的妻子。多在南海一带行医，为病人灸治肿瘤。”崔炜这才知道昔日的老太婆不是平常人。他又问：“称蛇为玉京子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从前，神仙安期生经常骑着这条龙到天帝所居的玉京朝见，所以称它为玉京子。”

崔炜因为在洞穴中喝了龙喝剩下的液体，因此他的肌肤变得年轻白嫩了，筋骨变得强健有力了。后来在南海郡住了十多年，于是就散发家财产业，一心归入道教，就携带家属前往罗浮山去寻访鲍姑。后来竟然没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本篇通过人鬼成婚的故事，说明行善必得善报，有明显的说教倾向。

本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结构上。以崔炜的经历为主线，把许多故事贯穿起来，一平一险地向前推，情节曲折，气势跌宕。作者随处设置伏笔悬念，引人入胜，随着故事展开，一一予以揭示，前后照应，组织严密。不难看出，本篇已经摆脱了传奇的俗套，初具近代小说的技巧，在唐代小说中堪称上乘之作。

曾季衡

裴 翎

唐文宗大和四年（公元 380 年）春天，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个孙子名叫曾季衡，住在防御使官署的西跨院。房屋建筑得很壮丽，曾季衡单独住在那里。有个仆人告诉他说：“从前王使君的女儿在这里突然死亡，是个最漂亮的女子。白天里，她的魂魄有时出现在这里，郎君千万小心。”曾季衡年轻，喜欢女色，希望看见她显灵的奇事，始终不认为人、鬼有距离。频频焚烧名贵的香，不接近周围的俗人。他常到没人的地方散步，恍恍惚惚，凝思遐想。一天午后，有个丫鬟上前作揖说：“王家小姐派我前来传达她的深情厚意，想要当面谈见公子。”说完，一瞬间就不见了。不大一会儿，有一股特殊的香气渐渐逼近。曾季衡整理一下衣带等着，看见一个丫鬟领着一位少女来到，少女像天仙一样美丽。曾季衡向她作揖，问她姓名。少女说：“我姓王，名叫丽真。父亲现在任军事重镇的将领。以前跟随父亲掌管这座城，我就住在这个屋子，不久就死了。感到您对阴间鬼魂相思之深，我在阴间感情激动，所以不因生死而感到隔阂，很想以灵魂与您相会，由来已久了，不仅是吉日良辰才有这种想法，今天才实现了愿望，希

望您留意。”曾季衡留下她幽会，好长时间才离开，她握住曾季衡的手说：“明天这个时候再来相会，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于是少女与丫鬟全都不见了。

从此以后，每天午后到这里相会一次，将近六十多天，曾季衡也不疑心。因为与祖父部下将校谈论到漂亮的女人，说走了嘴，说出了这件事。将校都很惊讶恐惧，想要证实这件事。他们说：“公子就要去幽会的时候，希望能蔽蔽墙壁，我和几个人偷着看看。”曾季衡也始终没蔽墙壁。这一天，少女一见到曾季衡，脸色痛苦悲伤，语言哽咽，握着曾季衡的手说：“为什么违背盟约，向别人泄露出去？从此不可以再接着相会欢笑了。”曾季衡惭愧后悔，没话回答。少女说：“恐怕不是您的过错，也是定数尽了。”就留下一首诗：

五原分袂真吴越，
燕拆莺离芳草歇。
年少烟花处处春，
北邙空恨清秋月。

大意是：五原分手真像吴、越那样两地隔绝，一对莺燕被拆散连芳草也随之枯萎。你青春年少，处处是烟花美景，一片春色，我只在北邙山，空对着秋天凄凉的月色。

曾季衡不能作诗，为无法酬答感到羞耻，就勉强做了一首诗：

莎草青青雁欲归，
玉腮珠泪洒临岐。
云鬓飘去香风尽，
愁见莺啼红树枝。

大意是：莎草正青时，大雁就要飞回，白玉一样脸腮流下珍珠般的眼泪，落到分别的路口。你的鬓影飘去了，香气

也随风被吹尽，我不忍心再看到娇莺在开满红花的树枝上啼叫。

少女于是从上衣带上解下用金线绣制的香囊，又抽出一只翠玉制作的嵌有双凤的头饰，赠送给曾季衡，说：“希望以后见物思人，不因为阴阳不同而隔断感情。”曾季衡在书箱中搜寻，得到小巧的镶金缕花如意，赠给少女，表示酬谢。曾季衡说：“这件东西，虽然并不珍奇，但可贵的是它的名叫如意，希望常拿在你的手中。”又说：“这次分别，什么时候能重新相会？”少女说：“不到六十年，没有相见的日期。”说完，又哭泣，随后就不见了。曾季衡从此以后，无论睡着还是醒来，都在相思，身体瘦弱不堪。曾家的老朋友王回，施展医术，用药物治疗，几个月以后才使他痊愈。曾季衡就询问五原做针线活计的女人，她说：“王使君的爱女，没有病就死在这个院子里，现在已经埋葬在北邙山下。有时在阴晦的天气里，她的魂魄到这里来游荡，很多人都见到过她。”少女诗中“北邙空恨清秋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一篇人鬼相恋的故事。在唐代传奇中，这类题材不少，本篇无甚新。但是故事短小，文笔生动，诗句较为清新。

颜 浚

裴 铏

唐武宗会昌年间，颜浚考进士落榜后，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游玩，于是就前往建业（今江苏南京），租了一艘小船，到了白沙。同船还有一个年轻女子，二十岁左右，衣着打扮都很朴素，言谈清朗很有文采。颜浚向她作揖，问她姓名，她回答说：“姓赵名幼芳。”问她到哪里去，她说：“也到建业去。”颜浚非常高兴，每次停船时，就买酒菜和果品，与她共同喝酒。她谈了很多陈朝、隋朝的事情。颜浚感到她很奇异，她就改为严肃的表情，不再谈了。船到了白沙，各人上了自己要坐的船。年轻女子就感谢颜浚说：“几天来承蒙您看得起我，可是我丑陋笨拙，配不上您。然而也有一件事可以报答您。七月十五日那一天，您一定到瓦官阁去游览，这时能见到一位特别美丽的女子，况且您的风度、容貌和才学也都配得上她。希望您不要错过这个约会，到时候，我在那里等候您。”说完，各自上船离开了。

颜浚记住她的话，七月十五日，来游览瓦官阁。男女游人充满了各处，颜浚登上阁楼，果然有位美人，有两个女仆跟随，女仆都梳两个环形发髻，仪态娇媚。美人依着栏杆自

言自语，悲叹了很长时间。颜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美人也有些惊异。美人又说：“赵幼芳的话没错了！”她派女仆传达说：“西面有个惠鉴禅师的小院，他是我旧日的徒弟，您可以到那里去，赵幼芳也在那里。”颜浚特别高兴，就跟在美人后面去了。果然看见同船的年轻女子，微笑着走出来。颜浚于是就与美人彼此问候，交谈了一天。和尚送来了茶水果品，到了晚上，美人对颜浚说：“今天偶然登临瓦官阁观览景色，因为惋惜瓦官阁，修建这个阁时用了这么大的力量，不久又要废毁它，所以来和它告别，有幸遇到了您。我家在清溪，松林月色很好，室内没有别人，今晚您一定到我家来。我先走了，你可与赵幼芳随后来。”颜浚答应了她，她就坐着车子走了。

到了夜间，赵幼芳带领颜浚往前走，大约走了几里路就到了。有几个丫鬟拿着灯烛迎接他。于是就把他请进内室，与幼芳等围坐在一起。美人说：“孔家娘子与我住邻居。”就派人邀请她说：“今晚偶有贵客来拜访，希望您来共同饮宴，解除一下心中的烦闷和愤恨。”不大一会儿，孔家娘子来到，就把她请进来，也大多说一些陈朝的往事。颜浚就起来说：“不知道夫人您姓什么，排行第几，我心中积有疑团。”美人回答说：“我就是陈朝的张贵妃，她就是孔贵嫔。蒙陈后主宠爱，宠幸的程度，超过所有嫔妃。不幸国家灭亡，被杨广杀害。然而这个贼人杨广太不仁义，难道刘禅、孙皓就没有嫔妃吗？只有这贼人，干杀害嫔妃的残暴勾当。何况一样亡国，我们陈后主实际上就是风流罢了，不过是做诗、饮酒、听琴，与女子取乐这几条罪状罢了。不像杨广西筑长城，东征高丽，使天下男人冤死，女人守寡，父亲成了孤老，儿子成为孤儿。但杨广到了广陵便陷入穷途末路，被部下杀死。上天也算看得

明白，为我报了仇。”孔贵嫔说：“不要说这种话，在座的有人不高兴。”美人大笑说：“全忘了这些。”颜浚说：“什么人不愿听这些话？”赵幼芳说：“我本是江总家受宠爱的人，后来成了张贵妃的侍女。国家灭亡以后，成了隋朝宫中的低级宫妾。隋炀帝到江都来，我是侍奉他吃饭的人，等到宇文化及作乱的士兵进入宫殿，我用身体遮蔽隋炀帝，于是被杀害。隋炀帝的萧皇后，怜悯我对皇帝的忠诚，就把我殉葬了。后来把隋炀帝改葬到雷塘旁边时，我不能随他迁葬。当时到这里拜见投奔张贵妃罢了。”孔贵嫔说“以前全都说的是闲事，不如饮酒，略尽从前的欢乐罢了。”于是命令丫鬟奏乐，大家一起欢饮了好长时间。

张贵妃写诗一首：

秋草荒台响夜蛩，

白杨声尽减悲风。

彩笺曾擘欺江总，

绮阁尘清玉树空。

大意是：长满秋草的荒台上，蟋蟀声声叫，白杨树的萧萧声音，已经减弱。当年展开彩笺写诗，曾经把江总压倒，现在美丽的殿阁冷落，《玉树后庭花》的歌声已经没人唱了。

孔贵嫔做一首诗：

宝阁排云称望仙，

五云高艳拥朝天。

清溪犹有当年月，

夜照琼花绽绮筵。

大意是：宝阁伸向天空，阁名叫望仙，五色云霞簇拥着宝阁，朝谒上天。现在照在清溪上的月亮，还是当年的那轮明月，它曾在夜间照着琼花，盛开在绮丽的席筵上。

赵幼芳做一首诗：

皓魄初圆恨翠娥，

繁华浓艳竟如何？

两朝唯有长江水，

依旧行人逝作波。

大意是说：月亮刚圆时怨恨自己身为美女，当年的繁华、美丽究竟怎样了呢？陈、隋两朝的遗迹只留下长江的流水，仍然伴随着行人流逝。

颜浚也和诗一首：

箫管清音怨丽华，

秋江寒月倚窗斜。

惭非后主题笺客，

得见临春阁上花。

大意是：箫管奏起清音，传出张丽华的幽怨，靠着窗户只看到秋江的流水和发出寒光的月亮。很惭愧我不是陈后主的狎客江总，却有幸见到临春阁上的如花美人。

忽然听到有人敲门说：“江脩容、何婕妤、袁昭仪来拜见张贵妃。”来说：“私下听到今天夜间有贵客在这里聚会，免不了来看看这个宴会。”她们都穿着艳丽的服装，佩戴着耀眼的珍珠玉珮，进入了座位。等见到四首新诗，捧起阅读，哭泣着说：“今天晚上没想到又遇到当年三阁上聚会，又与新狎客在一起题诗。”不大一会儿，听到鸡叫，孔贵嫔等人都起身，各自告辞回去。

颜浚与张贵妃就寝，天要亮时才起床。张贵妃赠送给颜浚一枚可以避尘的犀簪，说：“以后你可以见物思人。昨夜正赶上客人多，没能尽情欢乐。以后会再有一次小的聚会，然而必须请求地府允许才行。”哭泣着告别。颜浚第二天精神恍

惚，好像失魂落魄似的。第二天夜里，重新寻找前一日相会的
地方，就发现那地方靠近清溪，只见一片松林桧树中的坟
地。向别人询问，原来那是陈朝宫人的坟墓。颜浚凄惨感伤
地返回。几个月以后，瓦官阁因为瓦官寺被废除而毁坏了。后
来，他到达广陵，寻访到吴公台的隋炀帝旧陵，果然有宫女
赵幼芳的坟墓，就洒酒祭奠她。

本篇写颜浚与陈、隋嫔妃相会的故事。通过张贵妃的一席话，批评
了隋炀帝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冤女旷，老少无依，以及残杀
前朝嫔妃的暴政。

写生人与前朝嫔妃婚恋的题材，在唐人作品中不少。本篇显然受到
韦瓘《周秦行纪》的影响，只是其中不掺杂朋党的恩怨罢了。

张贵妃等人不可能会写七绝，然而作者为她们所写的诗篇清丽可
诵，符合吊古咏志的情境，增加了故事的意趣。

妾凝妾

陈 邵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晋州刺史柳渔的外孙女是博陵郡的崔氏，家住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北）。有个扶风郡人妾凝将要娶她，派去了媒人，送去了礼品。可是妾凝的旧妾已经怀了孕，崔氏约定等妾凝把旧妾赶出家以后才能成婚，妾凝答应了。于是妾凝就与妾一起到宋州去，扬帆开船走到车道口地方住宿。妾凝妾在当天晚上生下两个女孩，妾凝趁她产后困弱的时候杀死了她，在她肚子里装满了沙子，把她与两个女婴沉到河里。然后回到汴州，欺骗崔氏说：“妾已经被赶走了。”于是就选择良辰吉日结了婚。

过了十五年，崔氏生了几个孩子，男孩没有长成就死了，两个女孩都长大了。唐代宗永泰二年四月，有一天书几上有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妾凝已死的父亲的书信。信中说：“你害死旧妾的事情已经败露，就在近期的一个月內。你应该赶快处理好家中后事，长女可嫁给汴州参军崔延，幼女嫁给原开封县尉李驩，他们都是良好的配偶。”妾凝不相信，对他的妻子说：“这是狐狸变化的，不值得相信。”过了十天，又在室内看到一封书信，信中说：“我在以前已经把危亡的征

兆告诉你了，为什么这么糊涂！”窦凝还有些犹豫。第二天，在庭院中又得到一封书信，词语悲哀恳切：“祸患就在一早一晚之间发生。”窦凝正在惊慌，他的妻子说：“您考虑得怎么样？应该祈祷除灾。”窦凝虽然对杀妾的事密而不宣，可是心中实在惧怕杀妾之事败露。五月十六日午时，人们都在休息，忽听敲门声很急促。窦凝心惊，出去接待，原来是自己所杀的妾，穿戴打扮得很华丽，上前拜见窦凝说：“长久别离，你是不是还平安？”窦凝大为恐怖，赶紧跑进内室躲藏起来。那个鬼跟踪来到庭院，看见崔氏，就脸色严肃地自述说：“我是窦十五郎的妾。窦十五郎要娶娘子时，在车道口把我杀死，同时杀死了两个女儿。然而我没有对不起窦凝，可是窦凝却狠心地杀死了我。窦凝想要娶妻，我自己会躲避的，怎么能忍心杀害我的性命，达到这种程度呢。我身分低贱，十五年向五岳四渎的神明申诉，怨气达到上天，被报奏到天庭，上帝圣裁，批准我复仇，今天来抓窦凝，与娘子没有关系，不要恐惧。”崔氏悲哀惶恐，请求谢罪说：“我们愿意用为你做功德的办法，进行赎罪可以吗？”鬼面孔严厉地说：“窦凝用自己的性命偿还我的性命就足够了。什么样的功德可以与性命相抵？譬如杀死娘子，难道可以用做功德的办法了事吗？”鬼不屈服，就大骂窦凝说：“上天法网无边，不会漏掉一个恶人，何必还像狐狸老鼠那样隐藏逃窜呢！”鬼就登上厅堂，抓住窦凝，又是咬又是掐，百般折磨，使他痛苦不堪，一整天才离去。鬼说：“你不要想立刻就死，还得接受我折磨你的各种本事。”就像这样，鬼每天必到，嚼吃窦凝的四肢。那个鬼有时奇形怪状，变化成不同寻常的形态。全家人都危惧恐慌，却无计可施。鬼又扑打窦凝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也都经受不住那种痛苦。

在当时，有个和尚县亮，善于念咒语。窦凝把他请来，在内室设下祭坛。不大一会儿，鬼来到了，不敢上台阶。和尚斥责鬼说：“鬼不应该侵犯人，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要把护法神金刚请来，立刻把你剁碎。”鬼说：“和尚侍奉佛主，心中对待人、鬼应该平等，怎么能掩盖正义，隐藏保护恶贼？况且窦凝无理杀我，难道是我侵犯人吗？上帝有命令，批准我报复窦凝，金刚难道能私自杀害有冤情的人吗？”说完，像以前一样登上台阶，抓住窦凝。崔氏暗中让和尚为两个女儿找婆家，鬼知道以后，愤怒地说：“和尚替人当媒人，难道不惭愧吗？”和尚惭愧而退出。后来，崔家、李家娶了两个女孩，偷偷逃跑。鬼却不去追赶，就说：“我已经捆上了你们的脚，难道能逃到很远吗？”几年以后，窦凝的女儿都死了。窦凝中了鬼毒，成了发狂的疯子，自己吃自己的四肢，往水里跳火里钻，吃粪土脏物，肌肉皮肤都溃烂了，数年以后才死。崔氏在东京出家，当了尼姑，众人人都知道这件事。

陈邵，晚唐时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通幽记》。

本篇通过女鬼复仇的故事，反映出人们反对社会不平，希望报仇雪恨的愿望。窦凝为娶名门女子为妻，残忍地杀死旧妾和两个女婴，罪大恶极。窦凝妾复仇时，不急于把他杀死，而是咬他掐他，让他受尽折磨，中毒发疯，自吃肢体，几年后才溃烂而死，确实大快人心。然而因仇恨窦凝，而使窦凝的两个女儿无辜受牵连而死，显然也是不足取的。

本篇的人物对话十分精彩。当崔氏说要用做功德的方式赎罪时，女鬼当即驳斥，而且用崔氏本人作比喻，说明做功德不能抵偿人命，使崔氏无言可对。当和尚斥责说鬼不应侵人，并且搬出金刚来威胁时，女鬼据理力争，指控和尚掩盖正义，保护恶贼，破坏平等对待人、鬼之争的佛法，把对方推到被告地位。并说明自己被杀复仇不算侵人，是奉上帝之命复仇，金刚也不敢怎么样。言辞雄辩，无懈可击。嘲笑和尚做媒的

一番话，反映出她的机敏。对窦凝说的话，反映出她复仇的必胜把握和折磨对方的决心。总之，本篇在运用对话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唐晅妻

陈 邵

唐晅是晋昌郡人。他的姑母嫁给张慕，就是安定郡人张轨的后代，隐居在滑州卫南县（今河南滑县东），人们大多都很器重他。张慕有三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有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辛家，次女嫁给梁家，小女儿受到唐晅姑姑的钟爱，让她学习诗书礼仪，很有美德。唐玄宗开元年间，她父亲张慕死了，她过分哀伤，超过了礼仪要求。唐晅非常爱慕她，等她居丧期满，就把她娶过来，留在卫南县的田庄中。

开元十八年，唐晅因为有事到洛阳去，连续几个月没能回家。夜间住在旅店中，梦见他的妻子隔着花丛哭泣，一会儿又看着水井发笑。唐晅醒来，心中讨厌这个梦。第二天，他到算卦人那里问梦兆的吉凶。算卦人说：“隔着花丛哭，是美貌像花一样凋谢的意思；看着水井发笑，是喜欢走上黄泉之路的意思。”过了几天，果然有报丧的人来到。唐晅非常悲痛。过了几年以后，唐晅才得以回到卫南县家中。追怀她的事迹，写了一首诗：

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

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

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

诗的大意是：在卧室中面对共寝过的竹席悲伤，在梳妆楼面对同用过的镜台哭泣。只可叹青春年华如同桃李，不能在九泉下共同开放。魂魄啊，如果能有知觉，仿佛也应该在梦中来相见。

又写了一首诗：

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

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

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

清夜妆台月，空想画眉愁。

诗的大意是：平时堂中静悄悄的，我们在说笑中度过深更。恍惚人事已经改变，把你抛在寂寞的荒丘。活着的人唱《薤露》歌寄托哀思，死了的人悲叹着人事的变化。清凉的夜晚月照妆台，想着再也不能为你画眉而空发忧愁。

这天夜间，风露清冷，唐暄烦躁，不能睡觉，夜深以后，悲痛地吟诵前面所做的悼亡诗。忽然听到暗处有好像哭泣的声音，开始较远，越来越近。唐暄惊恐，发觉有异常，就祷告说：“假如是十娘子的灵魂，为什么舍不得见面一叙呢！不要因为阴阳不同，阻隔了从前的爱情。”不大一会儿，听到有声音说：“我就是张氏，听到您悲痛吟诗，希望相会，我虽处在阴间，实在感到悲怆，感谢您的诚心，不认为阴魂可弃，常常想念着我，因此在今夜与您相谈。”唐暄惊叹，流泪哭泣说：“心中的事情，难于全部申述，然而必须见您一面，死也不遗憾了。”张氏回答说：“阴阳是两个世界，相见特别难，也是怕您产生疑心，我不是不想竭尽全力。”唐暄的言词更加恳切，发誓绝不疑心。不大一会儿，听到张氏召唤侍女罗敷把镜子拿来，又听到暗处有犬走路的唰唰声。罗敷先出现了，向前

参拜，说：“娘子想要畅叙从前的恩爱情谊，正期望与七郎见面。”唐晅问罗敷说：“我在开元八年时，把你抵押到仙州康家，听说你已经在康家死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罗敷回答说：“被娘子赎回来，让我照看阿美。”阿美，是唐晅已死的女儿。唐晅又感到很悲伤。不大一会儿，命令点上灯烛，张氏站在东台阶的北侧，唐晅走上前去，哭泣拜见，妻子张氏还礼，唐晅就拉着她的手叙述平生。妻子张氏也流泪，对唐晅说：“阴阳世界隔绝，与您长久分别，虽然阴间没有依靠，至于相思的感情，经常萦绕在心头，今天正是良辰吉日，阴曹官员被您的诚恳所感动，放我暂时前来。千年一遇的时机，让人悲喜交集。何况美娘又小，没人可以托付。今夜是多么好的夜晚啊，让我们再续旧日的恩爱。”唐晅就命家人挨个请安问好，移灯进入卧室，布置好帷帐。张氏不肯先就座，就说：“阴阳尊卑不同，活人尊贵，您可以先坐。”唐晅就按她说的坐了。张氏笑着对唐晅说：“您的感情同以前没有改变，然而听说您已经又娶了妻子，新旧之间有差别吗？”唐晅很悲哀惭愧。妻子说：“论缘分您也应该再娶。您的新人在淮南，我也知道她很平和善良。”唐晅就说：“人生的长短，有一定吗？”妻子回答说：“是有定数的。”唐晅又问：“佛教声称有前世的因缘，不荒谬吗？”妻子回答说：“道理确实可以得到证明，有什么荒谬的？”唐晅又问：“佛教与道教谁对谁错？”妻子回答说：“根源相同，流派不同罢了。另外有太极仙品总灵司，出入有无的造化，其道深奥伟大！其他的全都像人间所说的那样，今天不该全部细说，彼此都受牵累。”唐晅害怕，不敢再问。就问道：“想吃点什么？”妻子回答说：“阴间珍馐美味都有，只是没有稀粥，不能吃到罢了。”唐晅就命人准备稀粥。稀粥端到，张氏要来盘子，把稀粥摊开吃，把稀粥吸

向口中，好像喝光了一样。等到把食具撤下去时，稀粥仍然存在。唐晅把粥给张氏的侍从吃。有个老太婆不肯与他们同坐，妻子张氏说：“这是紫菊奶妈，难道不认识了么？”唐晅才想起来，就让她在另外的座位上吃饭。其他的侍从，唐晅大多都不认识。听到妻子呼唤她们的名字，原来是唐晅从东都洛阳返回的日子里，在剪的纸人奴婢上所题写的名字。唐晅问妻子，妻子回答说：“都是您送给我的。”唐晅才知道活人送给死人的钱财奴婢，没有得不到的。妻子说：“从前活着的时候，我经常摆弄一只镶嵌金银的盒子，藏在堂屋西北的斗拱中，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唐晅去取，果然找到了盒子。妻子又说：“难道你不想见见美娘吗？现在已经长大了。”唐晅说：“美娘死的时候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在阴间也能增长年龄吗？”妻子回答说：“与阳间没有什么不同。”不大一会儿，美娘来到，约有五六岁的样子。唐晅抚摸着她哭了起来。妻子说：“不要抱她，恐怕惊吓着孩子。”罗敷抱起美娘，忽然不见了。唐晅命人放下帘子帷帐，夫妻交欢，和她活着的时候一样。唐晅只觉得她手脚呼吸凉一些罢了。唐晅又问：“你在阴间住在什么地方？”妻子回答说：“在公婆的身边。”唐晅说：“娘子的神灵这样，为什么不返回阳间？”妻子回答说：“人死了以后，魂、魄各在一个地方，都有登记，和形体毫无关系。您何不在梦中验证，在梦中能记住自己的身体吗？我死了以后，全都不记得死的时候了，也不知道把身体埋葬在什么地方。钱财奴婢，您送给我，我就能收到，至于形骸，实际上全都不管。”接着又亲密交欢。夜已深了，唐晅说：“我们同穴合葬的时间不远了。”妻子说：“曾听说过夫妻合葬的礼仪，大概只是把形骸合在一起，至于灵魂，实际上是看不见的，何劳您说这番话？”唐晅说：“已婚女子死后，在阴间

也有再嫁的吗？”妻子回答：“死人与活人是一样的，只是每个人的贞洁、邪淫的品德不同罢了。而且在我死时，父母想夺我守节的志向，要把我嫁给北庭都护郑乾观的侄儿郑明远。我发誓不改嫁，上上下下都很怜悯我，才得以获免。”唐晅听后，深有感触，就赠送给她一首诗：

峰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

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

大意是说：夫妻中死了一人，以后到阴间还结合在一起，怎能因短暂的别离，辜负她百年恩爱的决心。

妻子说：“方才见到您的真情，想留下诗篇回答您可以吗？”唐晅说：“从前您不写文章，怎么能写诗呢？”妻子说：“我一向羡慕写诗文，担心您猜疑，就没有用诗文表达心中的情意。今晚怎么能错过呢！”于是就撕下一段衣带，题上诗：

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

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

大意是说：不管阳世阴间有多么大的区别，哪里经受得住以往和现在的不同。阴阳两条路本来是隔绝的，是欢聚是离散都让人难心。

又写一首诗：

兰阶玉兔斜，银烛半含花。

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

大意是说：天宫的月亮已经西斜，银灯的灯芯已经烧了一半。可怜我这长夜客，只好以黄泉为家。

唐晅含泪与亡妻交谈。正在又悲又喜之际，不知不觉天亮了。一会儿听到敲门的声音，说是公婆派丹参来传话，催促媳妇返回，恐怕天亮以后受到阴曹的责备。妻子哭着起身，与唐晅诀别。唐晅给父母写了一封书信让她带去。妻子整理

衣服，唐晷闻到一阵浓郁的香气，与人世间的香气不同。唐晷问：“这香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妻子回答说：“晋朝韩寿剩余的香。我来的时候，公婆赏给我的。”唐晷拉住她的手说：“什么时候能再见一次面？”妻子回答说：“四十年吧。”妻子留一幅罗巾，给唐晷作纪念。唐晷送给她一只金钿盒子，作为回答。妻子就说：“受到时间限制，不可以长期逗留。除非四十年以后，没有相见的日期。像在坟墓间祭祀全都没有益处。一定有什么馈赠给我的，只要在月末一天的黄昏时，在田野或河边，呼唤我的名字，我全能收到。时间匆匆，不能久误，希望您保重。”说完登车离去，扬起衣袖致意，很久才不见了，唐晷的全家人全都见到了。唐晷亲笔所记。

本篇通过唐晷与亡妻相会的故事，反映了他们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

本篇塑造了一位美好的妇女形象。张氏死后，留在公婆身边，肩负起抚养爱女的义务，还把丈夫抵押出去的婢女赎回，把丈夫送给他的婢女留下，在阴间维持着一个家庭。她深爱丈夫，誓不改嫁，但对丈夫的新妻也不怀妒忌。这一形象，反映出普通妇女任劳任怨、善于持家、宽厚善良的美德。

全文结构完整，刻画细腻，语言生动，形象鲜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俊

李复言

岳州刺史李俊当年考进士的时候，一连几次都没有考中。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有个担任国子祭酒的朋友包佶，通过主考官帮忙成全他。发榜的前一天，按惯例要把录取名单报告给中书省长官。刚到五更时，李俊将要到包佶那里打听消息，里巷的大门还没有打开，李俊就牵着马站在门旁等候。旁边有个卖蒸糕的人，那蒸糕热气腾腾。有一个像外地来送公文的官吏，背只小袋子，戴顶毡帽，坐在那个卖蒸糕的旁边，看他的神情，很想吃蒸糕，李俊给他买了蒸糕让他吃。那个人很高兴，吃了几片。不大一会儿，里巷的大门打开了，人们都争着出去。那个人独自走近李俊的马前说：“请您等一下。”李俊下马听他说话。他说：“我是呈送进士名单的阴间官吏，您不是考进士的人吗？”李俊说：“是的。”那人说：“呈送的进士榜在这里，您可以自己寻找您的名字。”于是就把进士榜拿出来给李俊看，那上面没有李俊的名字。李俊流泪说：“苦心读书写作二十多年，那里荐举到京师参加考试也有十年了，现在又榜上无名，难道我终生也没有成名的日子吗？”那人说：“您成名的日子，在十年以后，俸禄官位

都很高。现在想要成名，也不是难事。只是对于您本来该有的俸禄，要损耗一半，而且前途很不顺利，仅能得到一个郡的官职，您看怎么样？”李俊说：“我所求的是成名，能成名就足够了。”那人说：“能向阴间的官吏稍稍进行点贿赂，就在这上面找到同姓的人，把他的名字改成您的名字，可以吗？”李俊说：“要贿赂多少钱才能办到？”那人说：“需要阴间的钱三万贯。我感激您的恩情，诚心诚意地告诉您。那钱我不敢收，将要送给阴间办文书的官吏。明天午时送来就可以。”又把笔交给李俊，让李俊自己写。从上往下，有已故太子少师李夷简的名字，李俊要把他的名字措掉，那人赶紧说：“不可以。这个人俸禄很高，不能轻易改动。”他的下边又有李温的名字，那人说：“可以了。”就措掉“温”字，写上“俊”字。那人赶紧卷起榜就走，说：“不要违背我们的约定。”接着李俊来到包佶的家，包佶还没戴上帽子，听说李俊来了，非常生气。从房里出来说：“我与主考官交情很深，只要我说一句话，状元就可以拿到手，您为什么这样急躁，频频来催问？我难道是轻易地为人说情的人吗？”李俊拜了两拜，说：“我恳请您说情提名，好像受恩在这一天决胜。今天早晨正是送榜审批的时刻，所以我冒着责备来拜见。”包佶“嗯嗯”两声，脸色很不高兴。李俊更感到担心，他就换了一身衣服，等到包佶出门的时候，就跟踪在后，经过皇城的东北角时，正赶上礼部官员怀藏进士榜，将要到中书省去报批。包佶作揖行礼问道：“前次所托的事办成了吗？”礼部官员说：“实在对不起，我知道即使背负荆条让您责打也不一定能谢罪，然而被掌握大权的人物所逼，难以完成您所托的事。”包佶自己认为交情深厚，心想不会有阻碍，听到这番话后，生气地说：“季布所以受到天下人重视，是因为他能实现诺言。现在您把欺

骗人的名声推给了我，恐怕因为我是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吧。我们平生的交情，现在就断绝了。”说完，没有行礼就走了。礼部官员赶紧追上他说：“被豪门权力逼迫，想留下名额，是办不到了。凭着我们的互相关照，不是表面的交情所能比的。受到您的这样责备，我宁肯得罪权贵了。请您和我共同看榜，把别人的名字揩掉，填上您要填的名字。”看见李夷简的名字，包佶要揩掉，礼部官员赶紧说：“这是宰相指定的，不能去掉。”指着李夷简名字下面李温的名字说：“这个可以。”于是就揩掉“温”字，写上“俊”字。等到把榜公布出来，李俊的名字果然在以前所指的位置。

那天中午，李俊随着众进士去参拜谢恩，来不及到那个吃蒸糕的阴司小吏那里去赴约。到了天黑，将要回住处时，在路上遇到那个吃蒸糕的人，哭着让李俊看脊背，说：“被您所误，让我挨了打。办文书的官员要揭发追查，我又向别的官员请求，共同阻止了他。”那个人的脊背确实有被棍子重打的伤痕。李俊很惊讶，向他道歉。那人说：“明天午时，送五万贯钱，也可以免除被追查的危险。”李俊说：“好吧。”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李俊把纸钱烧了，于是那个人再也不出现了。然而李俊任官以后，被追查、贬降，在赴任的途中接连不断，最后才得到岳州刺史的职务，不久就死了。

作者李复言，晚唐时陇西（今甘肃）人，生平不详。牛僧孺为宰相，所撰《玄怪录》影响颇大，李复言欲借其名，把自己的传奇作品命名为《续玄怪录》。

本篇通过李俊考取进士的经历，揭露唐朝科举中的舞弊之风，对于后人了解科举制度的弊端，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篇运用阴间、阳世对照的手法，写同一个故事。阴间是怎样徇私

舞弊、涂改进士名单的，阳世也是如此。表面上是宣扬宿命论，但创作意图则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这种倾向性让读者一目了然。写阴间索贿受贿，不明写阳世索贿受贿，让读者去思考，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本篇对《聊斋志异》中的同类题材，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

李 湘

李复言

卢从史任左仆射兼泽潞节度使，犯了与镇州王承宗通谋罪，被贬降到驩州，朝廷派人到康州命他自杀。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蒙州刺史李湘离任回京师。他自己认为是个海边上地方长官，没有在朝廷掌权的亲友，一旦回到京师，像一只小船漂荡在大海中一样没有依靠。听说端溪县有个女巫，能知道未来的事情，就用小船把她接来。

女巫来到后说：“我是能看见鬼的人，看见鬼都可以把他们召来。可是鬼有两类，有福分和仁德的鬼，精神豪爽，往往自己与活人交谈。贫寒低贱的鬼，精神沮丧，通过我与活人交谈。碰到哪一类，全在机遇，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李湘说：“从哪里找到鬼去问他呢？”女巫说：“大厅前的楸树下，穿着大红官服，佩戴金鱼袋的，自称是泽潞节度使卢仆射，可前去拜见，请他指点。”

李湘就穿上官服，拿着笏板，向楸树行礼。女巫说：“卢仆射已还礼了。”李湘于是就作揖请他上台阶，空中的声音说：“我死在这个大厅上，是被弓箭逼迫而死的，直到今天还讨厌它，刺史的坐榻上有弓，希望拿走它。”李湘命人把弓拿走。

当时驿馆大厅的台阶上，只有一张坐榻。李湘偶然忘记他高贵身分，将要坐下来向他问话。女巫说：“卢仆射的官位高，为什么不请他坐下，竟然把他当成部下的将佐看待！卢仆射特别生气，已经走了。赶紧跟着去道歉，有可能返回来。”李湘匍匐着下了台阶，向他走的方向，走一步叩拜一次，共走了几十步。空中的声音说：“您的官位，还比不上我军队的一个副将官位高，怎么能面对着我自己坐下呢？”李湘再三道歉，女巫说：“卢仆射回来了。”这时，李湘拱手作揖行走，来到台阶跟前，女巫说：“卢仆射已经去了。”李湘另外设置坐榻，铺上褥垫请他坐。女巫说：“已经坐下了。”这时李湘才坐下。空中的声音说：“刺史要问什么事？”李湘回答说：“我一个边远地区的官吏回到朝廷去，私下知道仆射的精神通达天地，知道未来的事情，请您说一句话，指点我未来前程的盛衰。”空中的声音说：“大人您有人帮忙，到京城一个月，就能任梧州刺史。”李湘又问，没有回答。李湘趁机问道：“仆射您离人世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不回到活人的世界，却长期在阴间甘受寂寞呢？”他回答说：“啊！这是什么话！人间劳累苦恼，万种愁绪纠缠着一颗心，全都像飞蛾扑火一样，去争名夺利，忧愁繁多使头发变白，精神耗尽使身体瘦弱。一寸见方的心，能涌起万丈波涛。人们之间互相妒忌，互相杀害，凶猛如野兽。我既已离开这种场合，往下看这水火一样的灾难，难道还能低下身体，躺在那中间吗？况且人的生与死，阳世和阴间没有什么区别。学仙的成与败，也没有不同。我已经学会炼形体的方法，那种方法，从没有形体炼成三尺高的形体，那么上天入地，腾云骑鹤，千变万化，没有什么办不到的。我的形体没炼成的部分，只差三寸高罢了。自由自在地飞行，出入阴阳两个世界，也可以了。拥有万辆兵车的帝王也赶不走

我，何况平民呢？”李湘说：“炼形体的方法，可以让我听听吗？”他说：“不是您应该听的。”李湘又问当梧州刺史以后的事情，他始终没有说，就离开了。

李湘来到京师，用珍奇物品请人帮忙，给他帮忙的有好几个人。还没到一个月，李湘就被任命为梧州刺史，最终死在梧州。这就是卢仆射不说出他的后事的原因吧？

本篇通过人鬼对话，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中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黑暗面，对认识旧社会的本质，有一定的意义。不必讳言，本篇所反映出的厌世思想，也是不足取的。

本篇塑造出一个在官场中失败的高级官吏的形象。卢从史担任相当于宰相职位的左仆射和职掌地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在官场斗争中失败而被迫自杀。他身为宰辅，居高临下，能对官场的黑暗做出精辟的概括；又因他在官场斗争中失败，所以他厌倦官场、厌倦世俗。他毕竟是封建官场培养起来的人物，在死后多年对上下尊卑那套习惯，仍然恋恋不忘。作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使这个形象活现在读者面前。本篇在艺术上是唐代传奇中的成功之作。

韦 栗

戴 孚

韦栗，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任新淦县（今江西新干）丞。他有个小女儿十多岁。韦栗将去赴任，走到扬州，女儿对韦栗说：“我想买一面漆背金花镜子。”韦栗说：“我去赴任，经济很困难，哪里有钱买这个东西？等到我上任以后再给你买。”过了一年多，女儿死了。韦栗也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

韦栗任职期满，用船载着女儿的灵柩北归，到了扬州，船停泊在水边上。女儿带领一个丫鬟拿着钱去买镜子。路上行人见她长得特别漂亮，像富贵人家的女孩，商人都争着卖给她镜子。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多岁，长得白净可爱。韦栗女儿把五千多贯黄钱给了他，年轻人把一面漆背金花镜给了她。镜子的直径有一尺多长。另外一个人说：“我有镜子比这个还好，只要三千贯。”年轻人又减价二千贯，韦栗女儿就有些恋恋不舍，与年轻人眉目传情，不大一会儿，告辞回去。年轻人有心勾引她，派人跟踪她，到了她所去的船边。

年轻人不大一会儿回到店铺，发现只得到黄纸钱三贯。年轻人带着黄纸钱，来到韦栗的船上，说：“刚才有个女孩带钱买镜子，进入这只船里去了。现在这钱变成纸钱了。”韦栗说：

“我只有一个女儿，死了几年了。您所看到的人，是什么模样？”年轻人就把女孩的衣服长相都说了出来，韦栗夫妇哭起来；女儿的衣服长相正像年轻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带着年轻人进船搜查，什么也没有找到。她母亲剪的黄纸钱九贯，放在棺材旁边的案子上，一检查丢失了三贯，众人都感到很奇怪。就打开棺材，看见镜子在棺材里边，没有谁不为她悲伤叹息。年轻人说：“钱的事就不再提了。”他说出自己爱慕女孩的本意，又赠送十千贯钱，为女孩设斋祭奠。

戴孚，生平不详。《中国丛书综录》题《广异记》戴孚撰。

这是一个十分悲怆感人的故事。作为一个县丞，没钱为女儿买一面镜子，使得她死后用纸钱去买，以满足一个少女的爱美之心，从而反映出当时下层官吏的清苦。

故事短小精悍，十分感人。商人招揽生意、争相减价的细节，真实而又生动。

阎 庚

戴 孚

张仁亶，从小家庭贫困，一直住在东都洛阳的北市。有个叫阎庚的人，是马贩子经纪人阎荀子的儿子。他喜欢做好事，自己羡慕张仁亶的品德，经常偷父亲的钱财，供给张仁亶的吃穿，也有多年了。阎荀子常常对阎庚发怒说：“你是商贩出身的人，他是有才学的读书人，对你有什么好处？却竭尽家财供养他？”张仁亶听到这番话，对阎庚说：“为了我连累了您，现在我要到白鹿山去，过去劳你对我的资助，我不敢忘记。”阎庚长期成为与张仁亶相互依靠的朋友，心中不忍同他分离，对张仁亶说：“我现在希望立志求学，今天要同你一起去。”张仁亶赞赏他的志向，就答应了他。阎庚就私自准备好驴马粮食等，与张仁亶一起离开家。

六七天以后，他们到达陈留郡（今河南开封附近），住在旅馆里。张仁亶住在里屋，屋外有张床。很长时间以后，有一个客人来到，坐在床上。张仁亶看见他目光不同于一般人，叫阎庚从外面拿一壶酒来。张仁亶把酒先敬送给客人，客人不敢接受，张仁亶坚决请他喝，他们就共同喝起来，喝得十分尽兴，就在同一屋中住下。到了半夜，互相问起从哪里来，

干什么去等。客人说：“我不是人，是阴间的官吏。地府命我主管河北地区的婚姻，用红线拴住男方和女方的脚。”张仁亶打开他的衣袋一看，见到袋中有细绳，才相信他。张仁亶就向他请问自己的官位、寿命。鬼说：“张仁亶的寿命八十多岁，官位达到人臣的极点。”又问阎庚的情况，鬼说：“阎庚命运不好，没有爵位俸禄。”张仁亶问用什么办法可以使他有爵位俸禄。鬼说：“或许把他和命运好的女子拴在一起，配上一个命相好的，才能得到爵位俸禄。现在河北离白鹿山一百多里路的地方，有一个村中王老，他的女儿，命相极其富贵。我刚刚已把她和另一个人拴在一起了，我应当帮助阎庚，解下那个男人的红线，给阎庚拴上，使他成为阎侯。但你们必须赶快去，要到那个村庄的时候，会被大雨淋湿，用这件事作验证。”他们就告别走了。

张仁亶与阎庚走了六七天，来到一个村庄，遇上大雨，把衣服行李都淋湿弄脏，才到达村西，寻找王老家住的地方。他们上前敲门，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人。向客人道歉说：“家中出了点小事，所以迟迟没来迎接，不要怪罪。”张仁亶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人说：“我唯一的女儿，先前已许配给西村张家，今天他家来送彩礼，想不到彩礼很少，这是轻视我们的意思，我已经决定解除婚约。”张仁亶、阎庚互相注目微笑。在这里住了几天，主人非常高兴。张仁亶说：“阎庚是我的表弟，年轻立志求学，还没有结婚。”主人以务农人家辞谢，然而表情却很高兴。张仁亶坚决请求，主人才把女儿许配给阎庚。他们把驴马和所带来的财物当作彩礼。几天以后，成亲完毕，把阎庚留下，住在王家，张仁亶独自走了，主人赠送给他很多东西。过了几年，张仁亶升为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来阎庚屡次受到他的提拔，竟当上了一州的刺史。

本篇说明人间的婚姻由阴间掌握，这种宿命论的观点本不足取。但是在民间传说中，有“月下老人”用红绳拴住男女双方的脚，他们就能成为夫妻的说法，与这篇故事相似。在小说中反映这类题材，也以此篇最早，因而对研究民间传说有一定参考价值。

黎阳客

戴 孚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个读书人，家里很贫困，向河北的官府上书，请求帮助，所到的地方，没有人肯接济他。

读书人辗转来到黎阳（今河南浚仪东北），天色已黑，可是前边的路途还遥远。忽然看见路旁有一户人家，宅院非常壮丽。他想在这里投宿过夜，就上前敲门。过了好长时间，一个奴仆才出来，读书人说：“天已黑了，前边的宿处已经赶不到了，就借住在你家的下屋里，可以吗？”奴仆说：“请让我去报告主人。”说着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听到有拖着鞋子走路的声音，等到那人出来，原来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美男子，风度优雅，仪表堂堂，邀请读书人进院，互相见礼。主人说：“远方来客一路上劳累了吧？我这里有简陋的房屋，不愿委屈您居住。”他对主人的举止言谈暗自惊讶，并且想要细心观察主人，就一同来到屋内。主人很能发表高明的见解，谈论起北齐、北周以来的事情，清清楚楚都像亲眼见过的一样。读书人问主人的姓名，主人说：“我是颍川郡的荀季和，祖先因为做官来到这里，于是我家就定居在这里。”主人命令摆上酒菜，都很精美洁净，却不很有味道。

过了一会儿，主人命令在屋内设床铺，又派一个丫鬟服侍他睡觉。读书人等到丫鬟与他亲热以后，就问她说：“你的主人现在当什么官？”丫鬟回答说：“现在担任河公主簿，千万不要说出去呀！”不一会儿，读书人听到喊痛的声音，就从窗中偷看，见到主人坐在交椅上，四周点燃灯烛。他前面有一个人，披散着头发，赤裸全身。左右的人叫来一群鸟，啄那个人的眼睛，鲜血一直流到地上。主人脸色更加愤怒，说：“还敢侵害我吗？”读书人问：“这是个什么人？”丫鬟说：“何必强要知道别人的事情呢？”他坚持要问，丫鬟说：“这是黎阳县令。他喜欢打猎，多次驱赶野兽破坏我们的院墙，因为这件事受到惩治。”读书人暗中记下来。第二天早晨，向周围一看，这里原来是一座大坟。往前走向人打听，人们回答说：“这是荀刺史坟墓。”

读书人来到黎阳县，县令果然由于眼睛有病而辞谢他。读书人说：“我能治疗眼病。”县令十分高兴，就请他进去。读书人把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给县令，县令说：“确实有这回事。”县令就暗中命令乡官，准备好一万捆薪柴，堆积在坟墓旁边。有一天，县令率领全体官吏，纵火焚烧坟墓，于是就把坟墓给铲平了。县令的眼睛当时就好了，重谢了读书人，却不告诉他烧坟墓的事情。

后来，读书人又来到那个地方，看见一个人焦头烂额，身上穿着破烂衣服，蹲在榛树丛中，一直向前来见读书人，读书人不认识他。他说：“您还能记得以前在我家借宿的事吗？”读书人惊讶地说：“为什么这样了？”他回答说：“前几天，被县令害得好苦，然而我也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来用意，我自己的命运不好哇！”读书人很惭愧很后悔，给他摆了些供品，烧了件旧衣服赠送给他。鬼魂高兴地接受下来就走了。

本篇通过人、鬼纠葛的故事，反映出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作者总是同情失败的一方，作品中流露出的宿命论思想，则是作者局限性的表现。

本文突出的特点是运用对比手法，收到较强的艺术效果。开始时，河公主簿坐在交椅上，指挥群下，处罚县令，说：“还敢侵害我吗？”俨然是一副胜利者得意洋洋的面孔。后来，他穿着破衣服，蹲在榛树丛中，接受客人施舍，感叹命运不好，完全是一副失败者的可怜相。前后对比十分强烈，使人物形象更为逼真，艺术效果较强。

宇文覼

戴 孚

韩彻，在唐肃宗乾元年间任陇州吴山县令。他平时与进士宇文覼、辛稷等关系很好。宇文覼、辛稷都随着韩彻到吴山县读书，韩彻答应供给他们秋季考试的费用。

吴山县令的职位，号称为凶险的空缺，前任县令大多死在官任上。县衙的厅前有一棵大槐树，宇文覼、辛稷猜想是妖怪住的地方。他们私下与吴山县的典政商量，想趁韩彻不在的时候砍伐掉这棵大槐树。离约定的日期只有一天了，报告给韩彻。韩彻对宇文覼、辛稷二位说：“命运由上天决定，责任不在于树，你们不要这样。”他们的计划于是就停止了。

过了几天，宇文覼、辛稷在大槐树下散步，发现一个孔洞，洞边很湿润，洞中有青气，升到天空成为云彩。他们等到韩彻回房睡觉时，就命县里的人挖掘，挖到几尺深以后，发现一座坟墓。坟墓中有棺材，已经朽烂，有少量的牙齿、头发和胫骨、胯骨。远望西北角，有个东西，众人认为是妖怪，就用五千钱雇来两个人去取那个东西。先放下去一条绳索，绳索下端捆着一把点燃的蜡烛，然后让两个人背着刀攀缘着绳索下去观察。原来是个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沙果、缢夹

等东西。水滴到地上，全都同烟云一样消散了。韩彻来到，命令属吏把死人的尸骨和头发收起来，用新棺材装殓后，埋葬到野外。属吏偷着把买棺材的钱留下，用一只小书箱，把尸骨折断装到里面埋下去。他回到家，吃完了饭，就要死了。他的家人向韩彻报告，韩彻派女巫去观察。女巫在韩彻面前，像鬼魂附体似的说：“我是晋朝的将军契苾鐔，在战争中死亡，埋葬在这个县。坟墓靠近马市，常常对马粪的臭味感到苦恼，想要改迁坟墓，前后累次向县令说明，遇到的县令多是该死的人，于是使我在阴间所受的苦楚没法向上报告。现在您的恩德达到阴间，拿出俸禄钱给我买棺材，恩惠深厚。您的属吏特别恶劣，竟然用书箱装我的尸骨和头发。我的骨架长，书箱却很短，他把我的胯骨、胫骨折断，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所以前来报仇。”韩彻再三道歉，自己说：“我身为长官，不能明察，使属吏干出这种欺诈事情。我让他重新买棺材，送上衣被等物，进行安葬，您可稍稍宽赦他的罪过，实在是万幸。”鬼魂又说：“不久就会放过他。然而创造这个计谋的是宇文覲和辛稷，我的幽魂很感激他们，怎敢忘记他们呢。辛稷不久自会升官，获得俸禄，足能使他自身荣光显赫。但是宇文覲命运不佳，不能取得官位。虽然能够考中进士，却始终不能获得俸禄，而且他有很多危难，我能解救他三次死亡。如果他忽然当了官，即使是我也救不了他。”鬼魂说完就走了。属吏被放过，按礼仪安葬了契苾鐔。

宇文覲家住在岐山。过了很久，契苾鐔忽然在空中说：“宇文七郎，您的夫人在庄园中病危，刚才我已前往营救，现在已经见好了。不久前庄园中有人来报告，说可以不必担心了。你如果回到妻子住所以后，千万不要吃马肉。”不大一会儿，有庄园派的人来，报告的情况与契苾鐔所说的一样。宇

文规进入家门，他妻子的病已经痊愈。正赶上庄客的马驹死了，把煮的肠子和马肉送给宇文规，宇文规忘记了契苾鐔的话就吃了马肉，得了霍乱病，昏死过去多次。忽听契苾鐔说：“让您不要吃马肉，为什么违背了约定？马是您的前世冤家，我如果不在，您一定不能活了。我在这里，您也就不能受苦了。”于是命令左右的人拿笔写药方，把药买来服下去，病就痊愈了。后来，宇文规回到吴山县，正赶上岐州草寇想要造反称帝，任命文武百官，上面有宇文规的名字，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草寇不久被官军消灭，宇文规等七十多人，被押在监狱中，等待朝廷旨意到来，再进行发落。契苾鐔又来到宇文规妻子的住处，说：“宇文七郎犯了事，我在阴间，给他大力求情，然而需要三千贯钱。”宇文规的妻子说家里贫困，实在备办不齐三千贯钱。契苾鐔说：“阴间所使用的，是人间的纸钱。”宇文规妻子说：“纸钱会全力办齐。”于是焚烧了纸钱。契苾鐔又到监狱中对宇文规说：“我刚才从您夫人那里得到三千贯钱，替您买通人情，事情就解决了。有个刘刺史来到，就能释放您。只管吃饱饭，不必忧虑。”不久，皇帝下诏，任命刘晏为陇州刺史，他在告别皇帝时上奏章说：“名贤被盗贼玷污名节，他们竟没有相见过，事情的缘由只是因为他们被逆贼所利用，全都押在监狱中。我到陇州的日子，请允许我把他们全部免罪释放。”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章。刘晏来到陇州，上任以后，把监狱中的囚犯全部召来，宣布诏命把他们全部释放。宇文规已经被盗贼写上名字，感到羞耻就回到家里。

过了半年多，吕崇贲任河东节度使，寻求能当书记的人选，在朝的官员大多推荐宇文规。吕崇贲上奏书请求任命宇文规任左卫兵曹河东书记。皇帝下命令赏赐给宇文规一套官服，吕崇贲赠给他一百匹绢。命令送到，宇文规特别高兴，穿

上绿色官服，向西叩拜，忽然倒在地上，契苾鐔的魂灵叹息了好久，对宇文觊说：“不让您做官，为什么接受任命？这回不能救您了。”宇文觊说：“现在就退回任命，怎么样？”契苾鐔回答说：“接任命已经完毕，还说什么退回？您千万珍重，我不再来了。”四天以后，宇文觊得病死亡。起初女巫见到契苾鐔时，见他衣帽雄伟，鬓发全都是红色的，形状就像今天的库莫奚人。

本篇通过鬼报恩的故事，歌颂人间那些勇于报恩、敢于报怨的仗义人物。其中宣扬的宿命论观点，在阅读时应当注意。

作者塑造了一个恩怨分明的鬼魂形象，他有恩必报，千方百计解救宇文觊，他有怨必报，惩治了贪利的属吏。故事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很具可读性。

王玄之

戴 孚

高密县（山东高密）人王玄之，年轻时美貌有风度，任薪春县丞。任职期满，回到家乡居住。他家在城西，有一天傍晚，他走到门外靠门站立，看见一个女子从西面来，正要进城，姿态长相特别漂亮，大约有十八九岁。第二天，王玄之出门，又看见那个女子。像这样有好几次，每天到傍晚就来。王玄之调戏地问她说：“你家在哪里？快要天黑才来到这里。”女子笑着说：“我家在附近的南冈，有事情要到城里去。”王玄之试着挑逗她，她于是就欣然接受。便留住在这里，相互特别爱慕。第二天早晨，告辞离开，几夜就来一次。后来就夜夜来住，王玄之对她爱得特别深，试着对她说：“你家既然住得很近，能答应我去拜访吗？”女子回答说：“我家很狭窄简陋，不能请客，而且与已死的哥哥的女儿住在一起，你去了不能没有嫌疑。”王玄之就相信了她的话。

王玄之对她的宠爱越来越深，她在女工方面，技艺特别高超。王玄之的衣服，都是她亲手裁制。看见的人，没有不赞叹欣赏的。她身边有个丫鬟，常随在她的身后。即使在白天，她也不再离开王玄之。王玄之问她说：“你哥哥的女儿能

不想你吗？”她回答说：“何必强行干预别人家的事呢！”像这样住在一起有一年多。

后来的一个夜晚，女子忽然来到，脸色很不高兴，哭泣不停。王玄之问她，她说：“以前承蒙您过分宠爱，现在又要离开您，怎么办？”说着哭泣不能停止。王玄之惊讶地问她原因。女子说：“能不难为我吗？我本是前任高密县令的女儿，嫁给任氏为妻。丈夫品行不端，待我很薄情。父母可怜我，叫我回娘家。后来得病死了，把我的灵柩停放在这里。现在家里的人来迎接灵柩，明日就要离开这里了。”王玄之已经深深爱上她了，也不猜疑，就更加悲哀惋惜。问明天什么时候才走，她说：“到天黑吧。”一夜间二人只顾叙别，都没有睡着。第二天，到分别时，女子把金缕玉杯和一对玉环留赠给王玄之，王玄之用绣花衣服答谢她，两人握手，擦掉眼泪告别。

第二天到了时刻，王玄之到南冈去看，果然有她家的人来迎接灵柩，打开棺材，发现女子的脸上没有变化，化妆还和以前一样。看见有绣花衣服在棺材中，却失去了送给她的随葬品金缕玉杯和玉环。她家的人觉得奇怪，王玄之就上前去述说这件事情，并拿出金缕玉杯和玉环给他们看，她家的人都捧着这两件随葬品哭泣。王玄之就问：“哥哥的女儿是谁？”她家的人回答说：“家中的二女儿，十岁时得病死了，也殒殁在她的旁边。”丫鬟也是帐幕中的木头人，她的面貌与跟随在女子身后的丫鬟正相似。王玄之就到灵柩前悲痛哭泣，与她告别，周围的人感叹悲伤。

后来，王玄之思念她，于是就神情恍惚，得了病，几天以后才痊愈。每次想起她来，就忘记了吃饭睡觉。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反映出婚姻不幸的女子对美满爱情的

渴望与追求，表现出作者对不幸女子的同情。

女主人公生前的婚姻是不幸的，丈夫品行不端，而且又薄情，使她不得不回娘家居住。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子，她能不渴望和追求美满的爱情吗？遇到年轻美貌而又有风度的王玄之，他们就相爱了，而且爱得一天比一天深。她亲自为王玄之裁制衣服，还不让王玄之过问她的家事，惟恐失去刚刚得到的爱情。反映了她不仅敢于追求爱情，而且懂得珍惜爱情。故事情节虽不曲折，但却很生动感人。

杨 场

戴 孚

唐玄宗开元年间，洛阳县令杨场，曾经因为外出，看见槐树荫下有个占卜的人。杨县令从他身边走过去，他端坐不动，坦然自若。衙役头目呵斥他，让他起来躲避，他还是不动。杨场命令徒手的衙役把他押到大厅，准备用大板子打他。杨场亲自前来责问，占卜的人抬起头来说：“您是两天的县令，凭什么责问人？”杨场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两天以后，您就会死亡。”杨场非常惊讶，问他从哪里知道的。占卜的人把所看到的生死簿全部告诉给他。杨家全家人都惊慌恐惧，对占卜的人说：“您能知道这件事，一定能祈祷驱除这场灾难。怎么样才能免于死亡呢？”杨场拜了两拜，请求设法解救。占卜的人说：“我会把您的这件事，求求阴间的办事人员。能不能免除死亡，还不知道。”他就把杨场带到东院的亭子中，让杨场披散着头发，光着脚，面对墙壁站立。他自己就在桌案上写符。半夜以后，他高兴地对杨场说：“今天晚间，幸亏阴间使者不能马上来到。明天，你可用三十张纸做钱，多做些饼，带一壶酒，到定鼎门外的桑树林中间，等候有人过来就请他喝酒。穿黑皮袄，露出右臂的人，就是来召您的阴间使者。如果他留下来喝酒吃饼，您就没有危险了。不

然的话，实在难以解救。您也应该换件衣服，住在小屋等候他。要好好地向他道歉，问他想要什么。我的计策全都在这里了。”

杨场按照占卜人的话做了。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酒和饼将要被过路的人用光了，可是穿黑皮袄的还没到，杨场很担心。不大一会儿，穿黑皮袄的人就来到了，杨场派人把他邀请来，穿黑皮袄的人很高兴地来了。连续送给他东西，然后杨场才拜见他。那个人说：“您昨天到哪里去了？多次到你住的地方，就是没看见你。疑心你到东院去了，有神人保护，所以不敢冒犯。今天，地府不断召你，该怎么办呢？”杨场拜了两拜，上千次求救，又焚烧了纸钱，供给使者使用。鬼说：“感激你所施的大恩，明天，应当与地府中的众官吏一起来商量这件事，你应该准备好丰盛的宴席款待他们。”说完就不见了。

第二天，杨场准备好宴席，山珍海味全都齐备。等到天色已晚，使者与几十个人一同来到。宴饮得非常高兴舒畅，他们共同说：“杨长官的事，怎能不尽心呢！”过了很长时间，对杨场说：“您对面的街坊杨锡，也有才干，现在把场字的王字旁措掉，换上个金字旁，把他抓来。您到五更时，听到鼓声响，应该在杨锡门前等候，如果听到哭声，您就可以免死了。”杨场按照他们的话前去，看见鬼在树上，想要前往杨锡的住室，被狗所咬，不能前去。不大一会儿，从墙的缺口进去，接着听到屋里传出哭声。杨场于是就免于死亡。

本篇通过一群阴间官吏吃请受礼、移花接木，为人改换生死簿上名字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出人间贪官污吏徇情舞弊的现象，不仅在当时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对后人认识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也极有价值。

李 茵

孙光宪

进士李茵，是襄阳郡（今湖北襄樊）人。他曾经到皇家园林中去游玩，看见一片红叶从皇宫的水沟中流出来，红叶上题一首诗：

流水何太急？
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
好去到人间。

大意是说：流水为什么这么急啊？我在深宫里整天寂寞无聊。恳切地感谢红叶，把我的心意传送到民间。

李茵拾起红叶，把它收藏在书袋里。后来唐僖宗逃到蜀地，李茵逃奔到南山的民家。他看见一个宫女，自己说是皇宫中的侍书，名叫云芳子，很有才华。李茵与她交往密切，她就见到了这片红叶，叹息说：“这是我所题的诗。”他们就共同前往蜀地，把皇宫中的事情全都对李茵说了。到达绵州，遇到皇宫的官员田大人，认出了她，说：“侍书怎么来到了这里了呢？”就逼着她上马，与她一同往前走去。李茵很失望。

当天夜晚，李茵住在旅馆里，云芳子又来到这里，说：

“我已经用重金贿赂了宦官，请求跟随您，得到了允许。”他们就一同回到襄阳郡。几年以后，李茵得了病，身体消瘦，有个道士说他脸上有邪气。云芳子自己述说：“以前我们在绵竹相遇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上吊死了，因为被您的情意所感动，所以就跟随你来了。人和鬼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怎敢给您留下后患呢！”于是就摆酒赋诗，和李茵告别后，自己走了。

作者孙光宪，字孟文，自号葆光子，五代时人，在后唐曾任陵州判官，后在荆南任朝仪郎、检校秘书少监，死于北宋初年。著有《北梦琐言》、《荆台》、《笔庸》等书，本篇选自《北梦琐言》。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故事，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宫女忍受不了寂寞的生活，追求美满爱情的现实，揭露了封建帝王的不合理的宫院制度。在唐宋传奇中写这一题材的故事很多，诸如《本事诗·顾况》、《云溪友议·卢渥》、张实的《流红记》等，可见这个题材，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

田达诚

徐 铉

庐陵郡（今江西吉安）有个商人田达诚，家中很富有，专门爱周济他人。他在新城盖了一所宅院。夜间有人敲门，他出去看看，没有什么人，像这种情况有多次。他就大声呼喊说：“是人还是鬼？”过了很长时间，有回答的声音：“我实际上并不是人，近来住在龙泉，房舍被洪水冲坏，请求借住在您家，房舍修理完毕就走。”田达诚不同意，说：“人怎么可以与鬼住在一起呢？”那个鬼回答说：“临时借住罢了，对您不会有害处。况且因为您的义气，在乡里中闻名，所以来求您罢了。”田达诚同意了鬼的请求。鬼就问：“让我住在您家的什么地方？”田达诚说：“只好住在大厅内吧。”鬼就拜谢告辞走了。

过了几天鬼又来了，说：“我的家已经搬到您的厅堂中，也不妨碍您的宾客。然而您可要严厉管教家人，千万注意防火，万一不注意，有可能认为是我干的。”田达诚就把厅堂空出来供鬼使用。

田达诚曾经写过诗。鬼忽然在空中说：“您竟然会做诗，我也曾喜欢做诗，我们可以互相做诗唱和吗？”田达诚就备下

酒，把纸笔放在前面，他们谈论起来，没有什么话不说。众人用眼睛看，酒与纸笔，都安然不动，试着暂且回头，酒已经光了，字已经写在纸上了，前后好几篇，都很有意义，笔迹劲健有力，都是柳体字。有人问他姓名，鬼说：“我假如说了，将对主人不利，可以用诗表达出来。”就写了一首诗：

天然与我一灵通，
还与人间事不同。
要识吾家真姓字，
天地南头一段红。

众人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鬼又告诉田达诚说：“我有个小儿子，与樟树女神结婚。将在某一天举行婚礼，还想借您的后堂三天，使您的恩德圆满。可以吗？”田达诚就把后堂空出来。用帷帐把后堂遮上了。三天以的，鬼又来感谢说：“我的事情已经办完了，还给您后堂，主人的恩德可以算是很重了。然而您家有个老女仆，可打她一百棍子。”田达诚向鬼道歉，叫来老女仆，打了几下。鬼说：“让她知道过错，可以停止了。”田达诚慢慢问那个年老女仆，她说她曾经把帷帐挖个洞，偷着往里看。看见男女宾客，酒宴花烛，与人世间没有多大区别。

过了一年多，鬼就告辞走了。田达诚因为有事到广陵去。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他家的人很忧虑。鬼又来到，说：“您们家担心主人的事吗？我去看望他。”第二天，鬼就回来，说：“主人在扬子江的船中，一切都很好，就要回来了。他新娶了个小妾，正和他一起睡觉，我把他们帷帐的后幅给烧了，来戏弄他们。”说着就大笑离开。

田达诚回到家里，家人问他事情的经过，完全和鬼说的一样。后来，田达诚到龙泉，寻访鬼的居处，最终也没有找到。

作者徐铉（公元 916—991 年），字鼎臣，扬州广陵人。五代时期文学家、文字学家，曾担任过校书郎、吏部尚书、太子率更令等官，曾受诏校勘过《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编纂过《文苑英华》，著有《稽神录》等。本篇即选自《稽神录》。

本篇通过人鬼交友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鬼魂形象。这个鬼魂有困难求人帮助，朋友家有困难他也能尽力帮助。他懂礼貌，会做诗，通情达理，还略带诙谐，和活人没有什么不同。故事生动，颇有情趣。

周 洁

徐 铉

霍丘县（今安徽霍丘）令周洁，甲辰年卸任，到淮河流域游览。当时，当地发生大灾荒，旅馆几乎绝迹，没有地方投宿。他登上高处一望，看见远处村落中有烟火，就赶到那里去。找到村中一家，敲了好长时间门，有一个女子出来。周洁告诉她要借宿，女子说：“家中饥饿，全家老小都起不来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招待客人，不过中堂有一张床可以住。”于是就请周洁进屋，女子站在他面前。不大一会儿，她的妹妹又出来了，和姐姐面对面站立，看不见她的脸。周洁自己带着吃的，拿出两张饼，给两位女子。她们拿着饼进屋了，插上门栓睡了。静悄悄的，没有声响，周洁也很恐惧。天要亮时，周洁要走，就呼唤两个女子，同她们告别，全都没有回答的声音。周洁就打破窗户进去，看到满屋里堆满了尸体，都快要枯干朽烂了。只有那女子死了约有十来天，她的妹妹面目已经枯干了，两张饼还放在胸口上。周洁后来把她们全都埋葬了。

本篇选自徐铉的《稽神录》，通过周洁投宿的所见所闻，反映出甲

辰年淮河流域发生重大灾荒的凄惨景象，表现出作者对灾民的深切同情。

篇幅短小，文字简练，环境典型，细节感人。女尸胸口上两张饼的具体细节，胜过千言万语，震撼人心，感染力极强。这是古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

王幼玉记

柳师尹

王幼玉，原名为真姬，幼玉是她的小名，字仙才。本来是京城人，跟随父亲流落到湖南，在衡州同姐姐、妹妹三个人成了有名的妓女。幼玉姐妹的容貌、歌舞，在众妓女当中是最出色的，所以那些妓女不敢同她们三人争高低。而幼玉又在姐妹二人之上，同她来往的都是有教养有地位的人，除此之外，即使是有钱的大商人也不能打动她的心。

夏公酉到衡阳游玩，太守设酒宴款待他。夏公酉问道：“听说衡阳有个歌妓叫王幼玉，能歌善舞，容貌俊美，哪位是呀？”太守张公起便叫幼玉出来拜见，夏公酉看见王幼玉，赞叹道：“如果你住在洛阳或长安，也不一定排在那些名妓的后面，现在你住在这里，你的名字就不能传遍天下。”便叫左右侍从拿过纸来，写了一首诗赠给幼玉。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真宰无私心，万物逞殊形。

嗟尔兰蕙质，远离幽谷青。

清风暗助秀，雨露濡其冷。

一朝居上苑，桃李让芳馨。

大意是：上天没有私心，万物的形状各不相同。可叹你

具有兰花一样的风韵，远离幽谷依然青青。清风悄悄助你开放，雨露滋润你妩媚妖娆。有朝一日来到皇家花园，桃李也比不上你的芬芳。

从此，王幼玉更加出名了。但是，她在闲暇时常常哀怨幽伤，感到孤独寂寞，满怀衷情无处倾诉。有人向她询问，她就说：“干这一行不是我的愿望啊。”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现在不管是做工的、经商的、务农的、跑买卖的，还是和尚、道士，都能够自己维持生活，只有我们这些人靠涂脂抹粉、花言巧语，来取得一点钱财。我一想到这里就无限羞愧，但是迫于父母姐妹，又离不开这一行。如果能嫁一个正经人，侍候公婆，祭祀祖先，让人们回头指着说：‘这是好人家的媳妇啊’，那么死了也有埋骨头的地方。”正好这时，有个东都洛阳人名叫柳富，字润卿，是一位豪杰。幼玉一见他，就说：“这是我的丈夫啊！”柳富也有娶幼玉的心意。当时，他对四处周游已经厌倦，于是，花前月下，便和幼玉形影不离，难舍难分。时间一长，幼玉的妹妹偷偷知道了。一天，幼玉的妹妹威胁柳富说：“你如果再做这样的事情，我就不放过你，把你告到官府。”柳富从此便不再去找幼玉了。

一天，柳富在江上遇到了幼玉，幼玉哭着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啊，你应当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以前订下了婚姻之约，就不会有今天这种恨事。”二人一同在江上喝酒，幼玉说道：“我这把骨头，将来一定埋在你家的祖坟。”接着又对柳富说：“我平生所交往的人，去了又来的有许多，虽然说了不少恩爱的话，但是只不过是得到了他们的钱财，并没有委身于他们。我的头发长可拖到地上，我就像金玉一样爱惜它，别人不敢偷看一眼，对你却没有什舍不得的。”于是自己解开发髻，剪下一缕赠给柳富，柳富深受感动。分别后，柳富

因为不能再相会而思念成疾，病倒在床上。幼玉日夜怀念他，派人来照顾他的病。病愈后，柳富做了一首长歌赠给幼玉，歌是这样的：

紫府楼阁高相倚，金碧户牖红晖起。
其间燕息皆仙子，绝世妖姿妙难比。
偶然思念起尘心，几年谪向衡阳市。
阳娇飞下九天来，长在娼家偶然耳。
天姿才色拟绝伦，压倒花衢众罗绮。
绀发浓堆巫峡云，翠眸横剪秋江水。
素手纤长细细圆，春笋脱向青云里。
纹履鲜花窄窄弓，凤头翘起红裙底。
有时笑倚小栏杆，桃花无言乱红委。
王孙逆目似劳魂，东邻一见还羞死。
自此城中豪富儿，呼僮控马相追随。
千金买得歌一曲，暮雨朝云镇相续。
皇都年少是柳君，体段风流万事足。
幼玉一见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
青羽飞来洞户前，惟郎苦恨多拘束。
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
犹恐恩情未甚坚，解开鬟髻对郎前。
一缕云随金剪断，两心浓更密如绵。
自古美事多磨隔，无时两意空悬悬。
清宵长叹明月下，花时洒泪东风前。
怨入朱弦危更断，泪如珠颗自相连。
危楼独倚无人会，新书写恨托谁传？
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
千金买醉嘱佣人，密约幽欢镇相误。

将刃欲加连理枝，引弓欲弹鹌鹑羽。

仙山只在海中心，风逆波紧无船渡。

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尘埃无觅处。

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

愿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时自相遇。

他日得郎归来时，携手同上烟霞路。

大意是：红色的高楼紧紧相连，金碧辉煌的门窗闪闪发光。在里面住的都是仙子，姿色妖娆美妙无比。偶然之间动了思凡之心，几年后被贬到衡阳。娇躯从九重天上飞下，投生到娼妓之家实在是偶然。国色天香尘世无双，压倒了花街柳巷所有的美女。黑发浓密犹如巫峡的云，明亮的眼睛就像秋江的水。洁白的手指纤细圆长，就像云里的春笋才脱皮。绣花鞋儿窄又小，鞋尖翘起在红裙下。有时倚着栏杆轻轻笑，桃花无声落纷纷。公子王孙一见就像迷了魂，邻家女子一见简直要羞死。从此城里的阔少爷，骑马带人紧追随。千金买得一首歌，朝云暮雨不分离。京城少年柳公子，十全十美且风流。幼玉一见便深深倾心，来往密切让人羡慕。但是不断有书信投到门前，郎君的行动受到许多限制。背着父母偷偷跑出来，江亭共宿陪伴才郎。还恐怕恩情不太坚固，在郎君面前解开了发髻。一缕青丝随剪而断，两心相印恩情更浓。自古好事多磨难，两人时时刻刻心中悬念。漫漫长夜在明月下深深叹息，花红柳绿在东风中泪水涟涟。怨情谱入琴弦易断，珠泪滚滚紧相连。独倚高楼无人相见，含恨写信托与谁传？无奈幼玉家中有老母，知道此事非常愤怒。千金买酒嘱托佣人，秘密约会得到安慰。钢刀要砍断连理枝，弹弓要打散鸳鸯鸟。仙山只在海中心，风吹浪打无渡船。通向桃源的道路隔着烟雾，咫尺天涯无处寻觅。你我相互情深义重，就像松柏一样

万古常青。愿郎永远不变心，人海相逢自有期。他日郎君归来时，携手共上九重天。

柳富因为在外游玩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父母催促他早日回家。幼玉偷偷地去送别，二人一同在小客店里喝酒。幼玉说：“你有才华，我有美貌，郎才女貌，永远不分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的心，你的意，早已向神明起誓，像青松翠竹，万古常青。希望你将来再到湖南来，我永远等着你。”于是两人焚香起誓，把香灰放到酒里一同喝下。当天晚上，二人一同住在江上。第二天，柳富做了一首词，赠别幼玉，词名为《醉高楼》，是这样写的：

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青草岸头人独立，画船东去橹声迟。楚天低，回望处，两依依。

后会也知俱有愿，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乱如丝。好天良夜还虚过，辜负我，两心知。愿伊家，衷肠在，一双飞。

大意是：人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分离，你爱我，我也爱你。独自站在长满青草的岸边，眼看画船东去，耳畔橹声渐消。天水相连，回头遥望，两情依依。共同祝愿后会有期，然而不知这一天何时到来。心中思绪，混乱如丝。辜负了月色良宵，夜夜虚度，但愿我心两相知。多么想与你共诉衷肠，比翼双飞。

柳富唱这首词喝酒，音调哀惋，辞意悲切，没有唱完就唱不下去了。于是两人举杯饮酒，相对大哭。然后，柳富上了船，踏上了回家的路。

柳富回到洛阳的家中，因为父母已经上了年纪，家里的事情又多，便没能如约去湖南与幼玉相会，只能每天对着镜子流泪。恰好这时有位客人从衡阳来，捎来幼玉的书信，并说幼玉最近经常卧病在床。柳富忙打开信，急急读下去，信

尾有这样两句诗：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烛成灰泪始干。

柳富非常感慨悲伤，便写去一封信，表示自己的心意。信中写道：“回想当年相逢在湖南，令人心碎。曾想乘船前往，实现昔日之约，共叙离别之情，以慰藉你的思念之心，得到我一生中最大的欢乐。无奈因为父母年迈，家中事情繁多，所以这一心愿难以实现。临风遥想，徒自感伤。风光明媚之时，诗酒兴会之处，其他人都心旷神怡，只有我恍恍惚惚，若有所失。有时借酒消愁，可是酒醒后心情更加彷徨，几乎无法活下去。古时一对有情的人，或一个人如意，一个人不如意，那么两人想要结合还算容易。现在我和你两个人都不如意，那么想要结合就很难了。请你再等待一下，事情是难以预料的，也许我们会如愿以偿。不然的话，天理人事终不和谐，而天上的仙女，海里的神仙，还能相见，惟独我们两人却不能如愿，这难道不是命运吗？你要尽量注意饮食，不要损害了元气，伤了身体，如果我见不到你，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你信尾有二句诗，我替你把它接续完整，是这样写的：

临流对月暗悲酸，瘦立东风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万里云山无路去，虚劳魂梦过湘潭。

大意是：站在岸边遥望明月，忍不住心中暗自悲酸，消瘦的身影站立在风中不胜清寒。湘江的佳人传来患病的消息，京城中的才子心中并不安宁。春蚕到死才吐尽最后一缕丝，蜡烛烧成灰才把眼泪流干。万里云山两相隔，无路相会，只有魂梦飘飘到湘江边。

一天，夕阳西下，疏帘低垂，柳富正独自站在屋中，只见有半张脸从屏风后露出，柳富一看，原来是幼玉。幼玉说：“我因为想念你而得了病，如今已经死了，想见你一面，才来到这里。我因为一生中没做过坏事，所以没有下地狱，后天要托生到兖州西门张遂家，还是个女子。他家是卖饼的，如果你不忘当年的旧情，可以去看望我。我虽然不记得前生的事，但你的感情应该是这样的。我有遗物在丫鬟那里，你要来做个证据，千万珍重！”说完，幼玉便忽然不见了。柳富十分惊愕，叹息不止。第二天，有位客人从衡阳来，告诉柳富幼玉已经死了，还听说幼玉临死前嘱咐丫鬟说：“我见不到柳郎，死也含恨。柳郎平日爱我的手、发、眉、眼，其他都不能留给他，我现在剪下一缕头发，几个手指甲，等柳郎来找我时，你交给他。”没过几天，幼玉果然死了。

《王幼玉记》选自鲁迅所编的《唐宋传奇集》，原作者是淇上柳师尹。柳师尹，宋代人，其生平事迹不详。这是一个爱情故事。通过对妓女王幼玉对柳富至死不渝的爱情的描写，批判了旧时代的门第观念，并对男女青年不能自由相爱的不幸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本文以王幼玉的死作为结局，给整个故事增添了一层悲剧色彩，使其产生了一种悲剧美。这种美更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感人至深。

钟馗

沈括

皇宫中原来有一幅吴道子画的钟馗画像，在卷首有唐代人的题词：唐明皇开元年间在骊山讲武，从翠华宫回到皇宫后，心情十分不快，外加上疟疾发作，将近一个多月，巫医竭尽全力也没有治愈。一天晚上，皇上忽然梦见一大一小两个鬼，其中小鬼身穿紫红色的衣服，豁鼻子，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另外一只鞋悬挂在脖子上，腰里插着一把用纸糊的大竹扇子，偷了杨贵妃的一个紫香囊和皇上的一支玉笛，绕着大殿奔跑。那个大鬼头戴一顶帽子，身穿蓝色衣服，袒露出一只胳膊，双脚用兽皮包着，在后面紧追小鬼，将小鬼抓到后，用手挖出他的双眼，然后将小鬼撕扯着吃了。皇上向大鬼问道：“你是什么人？”大鬼启奏道：“我的名字叫钟馗，就是参加武举没有考中的那个人。我发誓替皇上除掉天下所有的妖孽。”梦醒之后，皇上的疟疾便全好了，并且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壮。于是下诏，令画工吴道子按照梦中所见画出钟馗的图像，皇上向吴道子描述了梦中情形，对他说道：“你试着为我画出像梦中一样的人。”吴道子接旨后，恍惚中若有所见，马上拿起笔画好，然后进献给皇上。皇上瞪大眼睛看了很久，抚着桌子说：“难道是你和我一起梦见了他，怎么竟会

画得如此逼真！”吴道子说道：“陛下为国事忧劳辛苦，每天晚上需要批阅大量文书，废寝忘食，所以得了疟疾。肯定会有清除奸邪的东西来保护圣德，并祈祷圣上万寿无疆。”皇上十分高兴，赏赐他一百两黄金，并做御批：“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于是下令大量描绘钟馗画像，在过年时可用来驱除妖邪，平定妖气。并文告天下，让所有百姓知晓。

宋神宗熙宁五年，皇上下令画工摹拓，用雕版印刷，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各一版本。这年的除夕夜，派遣供奉官梁楷到东、西两府赏赐钟馗的像。看了这个题记，好像是始于唐开元年间。宋神宗皇祐年间，金陵上元县挖掘了一座坟墓，在石墓志上标明，是宋朝征西将军宗懿的母亲郑夫人的坟墓，郑夫人是后汉大司农郑众的女儿，宗懿有个妹妹名叫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朝有大将乔钟馗、杨钟馗。这样看来，钟馗的名字由来已久，并非起始于唐代开元年间，只是从这时才开始有钟馗的画像。

钟馗，也写作钟葵。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北宋的科学家。一生著述甚多，有《梦溪笔谈》、《补笔谈》等。

本篇选自沈括的《补笔谈》。钟馗是一个独特的鬼形象，他虽然长得丑恶，从外貌看是一个“恶鬼”、“丑鬼”，但他却代表了正义，是正义的化身。

钟馗参加武举考试，仅仅因为貌丑而没有被录取，但他心地善良，即使变成鬼，也要“为皇上除掉天下所有的妖孽”。由此表现了我国古代歌颂心灵美的传统审美观念。

钟馗是一个吃鬼的鬼，所以人们尊崇他，把他的像作为门神贴在门上，阻挡一切妖魔鬼怪。

王 魁

张邦几

王魁是在莱州城北市的小巷中与桂英相识的。桂英为王魁斟酒，请他为自己做一首诗。当时王魁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桂英对他说：“你只管去读书，平时需要的东西，都由我来替你办。”从此，王魁早去晚归，用心苦读。过了一年，皇上发布诏令，征召天下的贤能之士。桂英为王魁准备了西去所需要的物品。临行前，两人来到城北望海神庙，王魁向神明起誓说：“我和桂英，两人誓不变心，如果将来离异，愿受神灵惩罚！”后来，王魁考中，为天下第一名。王魁的父亲为王魁和崔家订了婚约，但是桂英不知道这件事，她听说王魁被授以徐州金判，便高兴地说：“徐州离这里不远，他一定会派人来接我。”于是派仆人拿着书信去找王魁。当时王魁正坐在大堂上处理公事，看了书信非常恼怒，连声呵斥，没有答应桂英的要求。桂英说：“王魁竟然这样辜负我，我应当以死来报复！”于是便挥刀自刎了。王魁在南都试院，晚上有一个人从灯影里走出来，原来是桂英。王魁问道：“你一定很好吧？”桂英说：“你薄情寡义，不遵守誓约，逼我走上今天这条绝路。”王魁说：“这都是我的罪过，我为你请和尚念经，多

烧一些纸钱，你可以放过我吗？”桂英说：“我取了你的性命才会住手，别的什么也不管。”后来王魁果然死了。

作者张邦几，宋代晋阳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侍儿小名录拾遗》。

本篇选自《侍儿小名录拾遗》。这是一个流传很广、家喻户晓的为爱复仇的故事，并且在很多书中都有记载，如罗烨《醉翁谈录》、刘斧《青琐高议》以及曾慥《类说》等书中都收有《王魁传》。这篇文章主要塑造了一个负心汉王魁和一个忠于爱情、不甘于被欺骗、敢于报仇的女鬼形象，鞭挞了为了功名而背叛爱情的丑恶行径，为负冤者伸张了正义。由于这个故事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善良人们的人心所向，所以被改编为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和杂剧，在近代又被编排成戏曲搬上舞台，使这个故事得以广泛流传，具有永久的艺术价值。

唐庄宗内乐

刘 斧

范敏，是齐州（今山东历城）人，精通经书、史书。他曾被齐州推荐到尚书省参加进士考试，落第返回家乡。很久以来，不把取得功名挂在心上。

一天，他有事到郛城去。当时，天气太热，范敏只好在星月出现以后的夜晚才走路。还没走几里路，浮云遮住了月亮，光线不太明朗。忽然有一只飞禽触到马头上，范敏赶紧下马把飞禽抓获。那飞禽像鹌鹑那么大，还不知道是什么鸟，就把它放到仆人的怀中。范敏骑上马又继续行走，在昏暗中迷失了路，就听任马自己行走。远望几里以外有烟火，好像有人家，就打马加快速度。大约走了三十里，向前望去，那烟火更远了。范敏很疲倦，就放开马吃草，仆人靠着马休息，范敏枕着马鞍躺下。不大一会儿，天就要亮了，四下看看没有人，只有荆棘一片。看见一个砍柴的人，范敏向他问路，砍柴人说：“我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您暂时到宅院里休息一下，吃完早饭再走。”范敏高兴地听从了，没走几里路就到了。虽然是农家，房檐屋顶倒还整洁。

范敏来到院里，砍柴人说：“我到野外去砍柴，您暂且住下。”不大一会儿，有个丫鬟摆上宴席，吃的喝的全都具备，

好像是大户人家。这时，有一个妇人从门缝往外看，她的相貌特别妖艳。吃完了饭，又让他喝茶，接着又摆上酒来。喝几杯以后，范敏说：“迷路的人，偶然来到这里，主人礼节优厚，我用什么来报答呢？”妇人在里面说：“贵客来到，农村人家用简单的饭食招待，不能尽到主人的心意。知道您喜欢笛子，我给您吹横笛，劝您多喝一杯。”范敏非常高兴。笛音清脆，范敏很喜欢，但不知道是什么曲名。范敏说：“整天劳烦您就够了，又用笛声助酒兴，我怎能担当得起呢？为什么不让我见上一面，表示谢意而后离开，我的心里就没有不满足的了。”妇人说：“敢不遵命？只是住在乡下，头发蓬乱，脸不干净，长期没有修饰打扮，等我洗完脸换件衣服再出来相见。”范敏听到这话，就整理好帽子衣服，恭敬地等待她出来。妇人出来，范敏拜见。交谈一会，范敏就有爱恋的意思。她高高的发髻，黑黑的鬓角，脸如杏花，眉如柳叶，眼睛像一汪秋水一样清彻，嘴唇比夏天的樱桃还好看。范敏三十岁了，还不曾见过这么漂亮的美人。

妇人又命人送上酒来。范敏说：“夫人一定是官宦人家的家眷，希望听听你的详细情况。”妇人说：“我想立即说出来，担心惊吓着贵客。知道你意志坚强，说了本来也没有害处。昨天夜晚我特意派锦衣侍儿前去迎接您，误撞了您的马头，被您捕获。我是后唐庄宗宫廷乐队中笛部的首席乐妓。”范敏才知道这人一定是鬼。范敏安定心神，郑重地对待她。范敏说：“夫人刚才吹的是什么曲子？”妇人说：“这是唐庄宗自己创作的曲子，名叫《清秋月》。庄宗皇帝很喜爱这支曲子，遇到夜晚有月光，就亲自吹几遍曲子，秋气清凉，月光明朗，刚发出笛声，笛子音调特别高，与秋气月光，互相感映，因此用这个曲名。今夜是六月十四日，有月光，您留住在这里，我

应该吹几支曲子来满足您的雅兴。”范敏说：“唐庄宗英雄勇武，善于用兵，与敌军隔河对阵二十年，马不解鞍，人不脱甲，甲冑内都生了虱子、虮子，大大小小经过几百次战斗，才得到天下，夺取天下的艰难，是可想而知了。一旦放纵，专心歌舞，箫鼓交替，不想前车之鉴，也忘记了后患，是什么原因？”妇人说：“我在后宫中，事情始末全都见到了。庄宗皇帝身高八尺，脸色类似紫玉，声音像洪钟，走起路来像龙虎。他自己说：‘一天不听音乐，那么饮食都不香，恍恍惚惚好像掉到深渊里一样。’有时突然发怒，鞭打左右的人，只有听到音乐声，心情才高兴，感到舒服，什么都忘记了。白天夜晚赏赐给乐妓的财物，不知多少。我有个寡妇嫂子住在民间，时常来见我，说官府的仓库都空了，人民挨饿受冻，妻离子散。我乘机常对庄宗皇帝说这些话，庄宗皇帝沉默，一句话都不回答。后来河北一带发生兵变，庄宗皇帝大为恐惧，命令打开府库赏赐军兵，管库的官吏报告说：‘布帛还不到三千匹，其他杂物和珍宝也不到一万件。’就收敛富有人家和后宫所有的东西，甚至于后宫里已装到口袋中的东西，都用来赏赐军兵。军兵得到布匹，有人把它扔在道路上，说：‘现在天下，人心惶惶，妻离子散，哪里用得着这个？’庄宗皇帝知道军心瓦解，勉强设酒，让我给他吹笛。笛音悠长，悲凉不快，庄宗皇帝抛了酒杯，掩面流泪。第二天，庄宗皇帝出去，军队骚乱。庄宗皇帝拉弓抗击叛贼，艺人郭从谦从背后射击，射中庄宗皇帝的腰部。庄宗皇帝拔出箭来回到后宫，宫殿大门随即关闭。他想要水喝，嫔妃说：‘上腹部有箭伤在流血，不可以喝水。’就取来酒给他喝。庄宗皇帝喝下酒，又呕吐出来。庄宗皇帝怨恨说：‘我后悔没有跟李嗣源一起走。’于是大哭。不大一会儿，庄宗皇帝死了，军队大乱，进入后宫。我

被一个武夫带到这里。现在想起来往事，还让人感到悲痛。”说着流下了几行眼泪。当天晚间，范敏就住在她的闺房帷帐里，享尽人世间男女交欢的乐趣。

第二天，范敏告辞要走。妇人说：“我不幸被凶恶的人用兵刃胁迫，让我做他的妾。”范敏说：“你丈夫是什么人？”她说：“是齐国田王的养子田权，曾经杀死他的叔父，后来被韩信的军队杀死。他现在在阴间受罪，是因为杀他叔父的缘故。”范敏说：“田王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田权还没有托生，是什么原因呢？”她回答说：“阴曹地府的罪行，没有什么比杀人更重的了，田权杀死的又是他的叔父。他的叔父已托生到人间二十多代了，他的案底还在阴间，田叔死了以后，阴曹又把他抓去受苦，开始一抓去就是一年，现在受苦的日子减少了，快放回来了。”

范敏一连住了十多天。有一天，丫鬟跑来报告说：“将军到了。”妇人突然走进内室。这时有个穿铠甲戴头盔的人，相貌高大威武，拿着戈进来，说：“怎么有人世间的气味呢？”看见范敏，用戈刺范敏，范敏抓住他的戈，两个人在较量力气。奴人从内室呼喊：“房国公为什么不来救人？万一出现不测，也要牵连到邻舍。”不大一会儿，有一个人，衣帽都很雄伟，快步走过来，夺过穿戴甲冑人的戈，用力折断，把那个人推倒在地上，骂他说：“鬼魅囚犯，在这里一千多年，还不知道罪过，还敢侮辱人吗？你自己家里的人引诱别人，人家才来到这里。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到这里来？这是你不教育家里人的罪过造成的。”将军说：“我们今夜势不两立，必须杀死李氏。”妇人大叫说：“恰好和您共同到地狱对质。你杀死叔父的案底还在，又胁迫我为媳妇，我是帝王家的宫女，你该得什么罪名！”将军才停止。

范敏要离开，那个高大的老翁叫住范敏说：“暂且坐下，暂且坐下，他一定不至于加害您。”老翁又对将军说：“客人是个读书人，今天又晚了，叫他到哪里去？”将军说：“我终究是个武夫，我们就不必争斗了。”又给范敏作揖说：“我不懂礼仪，冒犯了您，希望得到您的宽恕，今晚应尽情在一起欢乐。”又点上灯烛摆上酒，喝了几巡，范敏说：“我不知道是将军的家，误住在这里，希望将军宽恕我。”将军说：“我曾经率领三千军队，在夜间劫韩信的营寨，血战到半夜，士兵被杀光，只有我单独回营。我亲手杀死一百多人，身上被箭射中，像长上了刺猬一样。现在住在这里，郁郁不得志，还说什么呢？不争闲气了。”范敏这天夜里，又住在这里，妇人却没有来。

第二天，将军又请范敏喝酒，老翁也来了。三个人围坐在一起，喝了好长时间。将军说：“您喝得不开心，应该让李氏来陪坐。”将军呼唤李氏，李氏很快来到。李氏坐在将军和范敏中间，范敏乘着酒醉请李夫人吹笛。将军说：“成坛喝酒，大块吃肉，真是勇士的事情。”又命取酒来，大杯喝酒，大块肉装满盘子。李氏吹横笛，音调更加忧愤怨恨。将军说：“不知道你怨恨什么？”老翁说：“暂且不要发狂，对酒当歌，不要忿怒。”老翁要来纸笔，写了一首《赠李氏吹笛》诗：

一声吹起管欲裂，
窍中迸出火不灭。
半夜苍龙引颈吟，
五湖四海波涛竭。
自从埋没沉土中，
玉管无声宝篋空。
今日重吹旧时曲，

几多怨思悲秋风。

此意无心伴寒骨，

梦魂飞入李王宫。

大意是说：一声吹起，笛子就要震裂，笛孔中迸发出的都像不灭的仇火。好像半夜里苍龙引颈吟啸，五湖四海的波涛都要吸光。自从埋在深土中，笛子无声，宝匣也都空空。今天重新吹起往日的曲子，有多少怨恨愁思散在秋风中？这说明已经没心陪伴着贫寒的尸骨，梦魂已经飞进唐庄宗的王宫。

将军看到这首诗，很不高兴，说：“您怎么知道李氏只追忆往事而没有新的想法呢？”李氏愤怒说：“唐庄宗有哪一点比不上你这个小鬼？”说着就回头看看范敏。

过了好长时间，将军说：“您的旧情还没有全部衰落。”就劝李氏喝酒，李氏不想喝。将军拿起酒杯让李氏唱歌，李氏沉默，不给他唱。范敏举起酒杯，李氏不用请求就自动唱歌。将军愤怒，面色像死灰，说：“唱歌已经不指望了，酒还须要劝你喝一杯。”李氏拿过酒杯，把酒倒掉。范敏就拿杯向李氏敬酒，李氏很高兴地喝下去。将军大叫着说：“今天夜晚咱们的血都要流到一起。”李氏说：“小魍魉，你今天能把我怎么样？有两个人管辖住你了！”李氏用手拉住范敏的衣服说：“我今天夜间，再陪伴您睡觉，看他能怎么样？”将军用手打李氏的脸颊，又往她脸上吐唾沫。将军走进屋里，拿着剑出去。老翁起来，夺下将军的剑，扔到房上，说：“你应当扛上铁枷，吃了铁弹丸，才肯停止！”李氏大叫着对老翁说：“劝人要劝好人，听劝要听善人的劝，他不值得劝勉。我自会到阴曹地府中同他打官司。”这个鬼曾经当着老翁的面骂过五道将军。正在纷乱的时刻，有人在空中大声说：“一千年的死骨

头，就要化作泥土了，还不停止作恶之心吗？李氏是极尊贵的人，为什么同这个下贱的鬼魅成夫妻呢？我将要把这件事报告给四世界的探子，交给阴曹发落。这个鬼最终将进入无期地狱，三五千年也不让他出来。再加上现在你又杀死了他的马，又把他的衣服换酒喝了，像这样怎么可以呢！”有人从空中打下一棒，打破酒瓮，发出响声，人和屋子都不见了。

天色将晚，范敏四下一看，没有一个人，是在荆棘丛中，坟墓一个挨着一个。范敏看看他的马，只剩下马皮马骨了。打开箱子，里面的衣服也全都没有了。

有一个小童报告范敏说：“将军向您致意说：‘到人间的妓院，也须要花钱。到今天你已在这里住十多天了，花费的并不算多。”说完忽然不见了。

范敏赶紧走了十多里路，酒店老板说：“几天以前，有人自称是范五经，连续拿衣服来换酒。”范敏拿过那些衣服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衣服。范敏问他的仆人，仆人说：“几天以来，他家用酒把我灌醉，其他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

范敏自己还在，马竟然没有了。到现在还被东部的人所嘲笑。

作者刘斧，宋代人，生平事迹不详。本篇选自《青琐高议》，赵与峕《宾退录》称《青琐高议》为刘斧作，是一本小说集。

本篇通过李氏与田将军、范敏的婚恋纠葛，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军阀武夫强抢民女而给对方造成痛苦，自己也得不到幸福的社会悲剧。

作者把古代鬼、近代鬼与当代人组合在爱与恨的矛盾中，他们的身分、遭遇、性格又各不相同，造成故事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田将军色厉内荏，李氏敢恨敢爱，形象鲜明，跃然纸上。

张文林子妇

阙 名

致和年间，镇江府丹徒县的李主簿，被转运使派往湖州丈量田亩，并派了两个府吏徐璋和蔡裡与他同行。到达湖州后，三人住宿在近郊观音院的一所僧房里。在这所僧房的旁边有一个小屋，用锁头锁得紧紧的，非常牢固。徐璋和蔡裡两个人偷偷地扒着门缝往里看，只见墙上挂着一幅女子的画像，那女子长得非常美丽。在画像前供奉着香火，由此而知，这是一所殡宫。两人看后暗自说道：“我们旅居在外，孤单凄凉，如果能得到这样的美女陪伴，开颜一笑，那该是多么幸运啊！”

徐璋去询问观音院的僧人，僧人告诉他说：“本郡的张文林，现在是明州象山县的县令，他的大儿媳妇不幸早死，暂时殓殓在那所屋中的浅土里；以待日后下土安葬，委托我们每年按时供奉香火，这就是她的画像。”当天晚上，徐璋已经睡熟，蔡裡正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只见一个女子掀开帷帐走了进来，笑着对他说：“今日白天你对我很有艳羡之意，所以我现在来与你相伴，陪你度过长夜，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起，免得他人少见多怪，心生疑惧。”蔡裡听后欣然答应，留下她

调笑寻欢。从此以后，蔡裡便和徐璋分开住，这个女子每天晚上都来陪伴他。一个多月之后，徐璋和蔡裡因为所带的费用将要用尽，向李主簿告假暂归。李主簿说道：“徐璋文笔很好，我不能缺少他的帮助，蔡裡一个人回去就足够了。”到了晚上，女子来后问蔡裡为什么要回去，蔡裡便把原因告诉了她，女子听后说道：“我有一枚金钗，给你拿去换钱，足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以免你西归跋涉之苦。”说完，立即拔下头上的金钗交给蔡裡。

第二天早晨，蔡裡拿着金钗到店铺里卖了一万六千钱。回来后，他欺骗徐璋说：“刚才进城，偶然碰到一个老乡，他借给我这些钱，我们俩可以在一起用，就不用回去了。”徐璋听后心中想道：“我和他住在一块儿，怎么会有老乡来到这里，而我却不知道的事呢？而且，天天晚上都听到他好像和人小声说话，将来事情败露，恐怕自己也难脱干系。”于是，他表面上同意，却在暗中留心观察。一天早上，天刚要放亮，只见一个女子正要从蔡裡床上下来，徐璋急忙冲过去，将她扑倒在地。那女子就好像刚刚死去一样，衣冠穿戴得非常整齐。蔡裡和徐璋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便对院中的主持僧人以实相告。主持让人守护着死者，而将徐璋和蔡裡抓起来送交官府，关押在监狱中等候审讯。然后，传信给象山县令张文林，派遣老妇人到寺院中挖开坟墓，见棺木中已空空无人。于是，释放了徐璋、蔡裡二人。

不久，李主簿带领二人回到丹徒县，蔡裡和徐璋竟因惊吓过度而得病，一同死了。

这篇文章选自《异闻总录》。《异闻总录》不著姓氏，《四库全书总目》称元人所作。本篇讲述的是一个人鬼相爱的故事。故事情节诡秘离

奇，不同于为爱复仇以及对爱情坚贞不渝等类型。其结局出人意料之外，两个府吏竟因惊吓而死亡。这篇文章虽然简短，但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反映了我国古代鬼怪故事的另一个侧面。

王 泰

阙 名

唐长庆元年，田弘正违犯律令，在镇阳被杀。进士王泰当时是他的门客，听到发生战乱，便出城向南逃去。这时野外到处有军队在交战，王泰便昼伏夜行，在离信都还有五六里路程的时候，忽然有一条黄狗尾随而行。过了不一会儿，黄狗对王泰说：“这条路非常险峻，你为什么夜里赶路？”王泰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说：“只是为了逃避镇阳的战乱。”黄狗说：“虽然如此，你能够遇到我捷飞，也是你的福气了。如果你允许捷飞做你的仆人，你就可以免除祸患。”王泰心想：“一个人如果在明面上做错事，会有人谴责他；如果在背地里做错事，就会有鬼来惩罚他。如今我做的一切都没有错，对我怎能有什么惩罚呢？我对神明都不害怕，何况是条妖犬呢！一定可以用正气来降服它。”于是答应了它的要求。黄狗忽然变成了一个人，向王泰拜谢说：“十分高兴能够侍奉你，但是我行动迟缓，请让你原来的仆人暂时变为驴，借给我骑，就可以跟你一起走了。”王泰很惊慌，没有回答它，忙叫仆人赶紧上路，没走几步，不知不觉间仆人已经变成了一头驴，黄狗变成的人便骑上了它。王泰很是害怕，但是想不出用什么

办法来对付它，只有凭着自己的正气了。两人走了大约十余里路程，看见道路左边有一个怪物，身長数尺，头和脸都比一般人大出一倍，长着红色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这怪物眉飞色舞，笑着对妖犬说：“你怎么能侍奉人呢？”妖犬说：“我已经委身于人了。”并对王泰说：“希望你不要害怕。”大头怪物听后低着头跑开了。又走了几里路，遇见一个长着大脸，而且有好几只眼睛闪着红光的怪物，也向妖犬喊道：“你怎么能侍奉人呢？”妖犬和上次一样回答了它，怪物便又飞跑而去。妖犬高兴地说：“这二个怪物，都把当人当作上等美味，抓到了人就互相争抢着戏弄玩耍，累了之后就当人吃掉。现在它们两个已经跑开了，剩下的就不值得害怕了。再走三五里路，有一个姓刘的人家，家境不算贫穷，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一下。”时间不长，便来到了刘家。这是一所高宅大院，十分豪华。妖犬捷飞上前敲门，有人应声而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结实，脚步稳健。老人打开门见到捷飞，十分欢喜，问道：“你怎么会和贵客一起来呢？”捷飞说：“我到冀州游玩没有遇到老朋友，回来时住在山口，偶然遇到王相公，王相公因为逃避镇阳之乱，不敢白天行走，所以深夜到了这里，现在非常困乏，想稍微休息一下。”老人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拱手将他们让进门内。老人在厅堂中款待王泰，不一会儿，便端上了食物和各种果品，并且用筐装着草料去喂马，仆人变成的驴子也吃饱了。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捷飞先坐下说道：“对于走得非常劳累的人，晚间能有如此美味佳肴，如果再有几杯美酒，地主之谊便算完全尽到了。”老人说：“不用你开口，我已经令人清洗酒具了。”时间不长，小童摆好了酒具，非常精致、干净。老人叫捷飞斟酒，然后大家开始共同喝酒。酒过数巡，捷飞说道：“酒不是默默独饮的东西，一

般世人家中都有乐妓，来了贵客一定要出来陪客，为什么不见她们出来呢？”老人说：“只是山野中的妓女，怕她们不会侍奉贵客，怎么敢吝惜呢？”立即派人召唤宠奴。不一会儿，宠奴上前相见，原来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妓女，看相貌有三十多岁，拜见王泰后便坐在他的南侧，神情有些愤愤不平。王泰请她唱歌，她就唱；老人让她唱，她却拒绝不唱。捷飞说道：“宠奴不肯唱歌，大概是怨恨没有人相伴。附近有一个叫花眼的，也很善长唱歌，为何不将她叫来？”老人立刻令人去邀请她。时间不长，便将她带来。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身上的衣服已经半旧，不怎么鲜艳。她坐在宠奴的下面。轮到老人起杯喝酒，请花眼唱歌，花眼即起身歌唱，请宠奴唱，宠奴仍然拒绝，神情更加愤愤不平，好像有什么冤屈要诉说。又轮到老人喝酒，老人举着酒杯坚决邀请，仍是受到宠奴的拒绝，老人感到十分困窘，便自我解嘲说：“平常请宠奴唱歌，从未受到拒绝，今日有年轻的客人上门，便置老夫于不顾了吗？看在旧日的情分上，请唱一曲吧。”宠奴听后拂衣而起，说道：“刘琨被段匹碑杀死，张宠奴怎么能为老野狐狸唱歌呢？”说完，灯火全都灭了，整个大厅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王泰慢慢起身向门外看去，似乎有些光亮，于是便爬了出来，回头再看大厅，原来是一座大坟墓。只见自己的马系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下，仆人正站在门前，月亮高高悬挂在夜空。王泰向仆人询问：“你刚才做什么去了？”仆人回答说：“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头驴被人骑着，并且和马一起吃草。”王泰便寻找原路往前走。

走了十多里路，天已经大亮了，遇见一个耕地的人，王泰向他问道：“附近有什么人的坟墓？”对方回答：“在离这里

十里的地方，有一座晋朝并州刺史刘琨的姬妾张宠奴的坟墓。”王泰听后，知道就是昨夜自己所住的地方。又向前走了三四里路程，看见路旁有一副枯朽的骷髅，旁边有一个洞穴，里面长满了杂草，冷眼一看，好像长了四只眼睛，大概就是他们叫来的花眼。而那些大头多眼的怪物，却想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

本篇选自《异闻总录》，描写一个人因躲避战乱而遇群鬼的故事。阐述了万事万物都有灵性、生生不息的观点。虽然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主要是通过这个荒诞离奇的故事来歌颂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规律。正如主人公王泰心中所想：“一个人如果在明面上做错事，会有人谴责他；如果在背地里做错事，就会有鬼来惩罚他。如今我做的一切都没有错，对我怎能有什么惩罚呢？我对神明都不害怕，何况是条妖犬呢？一定可以用正气来降服它。”

身正不怕影斜，心正不怕妖魔，是这个故事的中心观点，也是对世人的一种劝诫。所以这个故事对怎样做人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华亭逢故人记

瞿佑

松江府（今上海）有姓全、姓贾的两个读书人，都富有文学才华，豪放自傲，嗜好饮酒，穷困失意，不拘小节，常常以游侠自居。元顺帝至正末年，张士诚占据浙江西部地区，松江府是他所辖的一个府。全生、贾生往来两地之间，说起大话，滔滔不绝，旁若无人。豪门大族，远远看到他们，就去迎接，还怕迎接得不及时。全生有诗：

华发冲冠感二毛，
西风凉透鹖鹑袍。
仰天不敢长嘘气，
化作虹霓万丈高。

大意是说：白发冲冠，感叹自己已快年老。西风猛吹，凉透了鹖鹑羽制成的裘袍。仰面向天，不敢长叹气，怕是怒气化作彩虹万丈高。

贾生也有诗：

四海干戈未息肩，
书生岂合老林泉！
袖中一把龙泉剑，

撑住东南半壁天。

大意是说：天下战争还没停止，书生怎应隐居不出，老死林泉！挥舞袖中一把龙泉剑，就擎住东南半边天。

他们的诗，大致都是这样；人们更加相信他们的自负。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明朝军队围攻苏州，没有攻克。上洋人钱鹤皋起兵援助张士诚，全生、贾生把自己比作安禄山的谋士严庄、黄巢的宰相尚让，持鞭登门，给钱鹤皋出谋划策，于是就攻陷嘉兴府等地。不久，他们的军队溃败，他们都投水而死。

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华亭人石若虚，有事情到近郊去。他平时与全生、贾生是朋友，忽然在道上遇到了他们二人，有几个随从仆人，气派和平时一样。他们迎上前对石若虚说：“石君一向可好吧？”石若虚忘记他们已死了，给他们作揖还礼，把荆条铺在地上，就坐在野外，谈论了好长时间。全生忽然长叹一声，说：“诸葛长民有句话：‘贫贱时常常想要得到富贵，富贵以后又遇到危机。’这话并不正确。假如羡慕富贵，怎能避开危机呢？世上难道有生死与主人在一起的鹤吗？大丈夫的所作所为，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应当遗臭万年。刘黑闼既已当上了汉东王，临死时竟说：‘我幸亏在家中锄菜，被高雅贤等所误，才到这种地步！’这话，多么荒谬啊，足可以使人发出千古一笑！”贾生说：“刘黑闼哪里值得称道！如汉朝的田横、唐朝的李密，也可以算是响当当的人物。起初田横与汉高祖都南面称王，田横对重新向刘邦称臣感到耻辱，逃到海岛中去，本来可以死了，竟然被大可封王小可封侯等话所迷惑，走到东都洛阳附近自杀了。李密起兵时，唐高祖李渊写信祝贺，推他为联军首领，等到李密兵败到关中投降时，竟然希望当个三公一类的大官。他们

没有知识，到了这种地步！大丈夫死就死了，怎么能忍心向别人喉下取得一点气息，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呢？韩信为汉朝建立了功业，最后被灭族；刘文静帮助唐朝在太原起兵，最终受到杀戮。他们的功臣的下场还这样，他们对于别人还能怎么样呢？”全生说：“骆宾王辅佐李敬业起兵，发布檄文，声讨武则天的罪恶，等到兵败以后，还能优游于灵隐寺，吟出‘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这样的佳句。黄巢起兵扰乱唐朝的江山，罪大恶极，等到失败以后，就剃掉头发穿上僧衣逃跑了，隐藏起踪迹，题诗说：‘铁衣著尽著僧衣’，像这两个人，本身是罪魁祸首，却最终能逃脱祸患，可以算是智谋高深了。”贾生笑着说：“如果确实像这样，那么我们就很惭愧了！”全生立刻说：“老朋友在座，不必闲谈别的事情，白白增加伤感罢了。”就解下自己所穿的绿裘袍，派仆人到附近村中去换酒来喝。酒已换来，喝了几轮，石若虚对两位请求说：“二位平时写的诗篇，传播在人们口中，今天相聚，可以没有佳作记叙这件事吗？”于是二人考虑好长时间，全生的诗先写成，就吟诵道：

几年兵火接天涯，
白骨丛中度岁华。
杜宇有冤能泣血，
邓攸无子可传家。
当时自托辽东豕，
今日翻成井底蛙。
一片春光谁是主，
野花开满蒺藜沙。

大意是说：几年的战火充满天下，在白骨堆中度过的年华。蜀王杜宇有冤，死后还能作杜鹃啼血，我却像邓攸那样，

没有儿子可传家业。当年看到辽东白猪感到惊讶，现在反而成为井底之蛙不知天有多太。一片大好春光，谁是主宰？只见蒺藜沙上开满了野花。

贾生接着写诗道：

漠漠荒郊鸟乱飞，

人民城郭叹都非。

沙沉枯骨何须葬，

血污游魂不得归。

麦饭无人作寒食，

绋袍有泪哭斜晖。

生存零落皆如此，

惟恨平生壮志违。

大意是说：荒凉的郊外，鸟儿乱飞，人民和城郭全都变了样。枯骨埋到沙土中，何必再安葬，血迹满身，游荡的灵魂不能回归。寒食节没人能送来麦饭，只有不忘旧情的朋友在夕阳下流泪。生活在世的人，都凋谢到这种程度，感到遗憾的只是没有实现平生的壮志。

二人吟完诗，石若虚惊讶地说：“二位平时的诗作都很奔放，今天的诗作，多么过分哀伤，与以往大不相同呢？”二人互相看看，没有话说，只是痛心地长啸几声。不大一会儿，酒已喝光，告别离去。走了几步远，就没有踪影了。石若虚大为惊异，这才明白他们已死了很长时间了。只见树梢上烟雾蒙蒙，山岭间太阳西沉，在草丛杂木间，只有乌鸦在叫，鹊雀在喧闹罢了。他赶紧投奔到前村的酒店，查找他们二人用来换酒的裘袍一看，手一碰上就纷纷破碎，如同蝴蝶的翅膀翻飞一样。石若虚就借住在酒店里，第二天早晨赶忙回家。从那以后，再也不走这条路了。

作者瞿佑(公元1341—1427年),字宗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很早就有诗名,曾任过教谕、训导等学官,又曾被谪戍保安十年,后得放归。他的作品有《春秋贯珠》、《阅史管见》、《通鉴辑览镌误》、《诗经正葩》、《咏物诗》、《归田诗》、《剪灯新话》等。

《剪灯新话》是一部传奇小说集,在文题意境方面追摹唐代传奇,在明代很有影响,拟作有李昌祺《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话》。这三种传奇小说,是沟通唐宋传奇与《聊斋志异》之间的桥梁,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本篇通过全、贾二生的遭遇及对世事的论说,反映出作者对张士诚旧部的凭吊与惋叹,歌颂了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壮志未酬的一批英雄人物。

金凤钗记

瞿佑

元成宗大德年间，扬州（今江苏扬州）有个姓吴的人，家里很富有，他曾担任过防御史，住在春风楼的旁边，与一户姓崔的官宦人家为邻居，两家交情很深。崔家有个儿子，名叫兴哥，吴家有个女儿，名叫兴娘，两个孩子都还年幼。崔家请求要兴娘给兴哥做媳妇，吴防御史答应了这门亲事，崔家用一枚金凤钗作为信物。不久，姓崔的到远方去做官，共15年，连一个字的音信都没通。吴家女儿兴娘生活在深闺中，已经十九岁了。她母亲对吴防御史说：“崔家公子一去就是15年，不通音信，兴娘已经长大成人；不要固执地信守从前的婚约，让她错过了结婚年龄。”吴防御史说：“我已经把她许给老朋友家了，况且婚约已经确定，我难道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吗？”女儿也因为盼望崔生，崔生没有到来，她就得了病，卧床不起，半年时间就死了。父母哭得非常伤心。到入殓时，她母亲拿着金凤钗拍着女儿尸体哭泣说：“这是你丈夫家的东西，现在你已经死了，我留着这个还有什么用处？”于是就把金凤钗插到她的发髻上把她殓起来。殓了两个多月，崔生来到了。吴防御史把他请进来，问他多年没通音信的缘故。崔

生说：“父亲任宣德府的推官死了，母亲已在前几年逝世了。现在已经服丧完毕，所以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投亲。”吴防御史流下眼泪说：“兴娘命运不好，因为思念你，得了病，在两个月前带着遗憾死去，现在已经把她殡殓起来了。”就带着崔生进入内室，到她的灵位案前，焚烧纸钱向她祷告，全家人都非常悲痛。吴防御史对崔生说：“公子父母已经死了，道路又遥远，现在既然来到这里，可以就吃住在我家。老朋友的孩子，就是我的儿子。不要因为兴娘已死，就把自己当成外人。”就让他把行李搬来，在门旁的小屋里住下。

住了将近半个月，正赶上清明节，吴防御史因为女儿新死的缘故，全家去上坟。兴娘有个妹妹名叫庆娘，已经十七岁了。这天她也同父母一起上坟去，只留下崔生在家看家。上坟的人到黄昏才回来，天色已经昏黑，崔生在门左边迎接他们。有两辆轿，前边的轿已经进院，后边的轿来到崔生跟前，好像有件东西掉到地上，发出铿锵的声音。崔生等轿过去，急忙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只金凤钗。想要把金凤钗交还给院内，可是中门已关上了，不能进去。于是就回到自己住的小房里去了，拨亮灯烛，一个人坐着。自己考虑婚事没成，单身孤独凄苦，寄居别人门下，也不是长久之计，想到这里就长叹几声。刚要躺下睡觉，忽然听到敲门声，问话又不回答，过了一会儿又敲门，像这样共有三次。崔生就开门观看，原来是一位漂亮的少女，站在门外。她看见门已打开，就提起衣裙进来，崔生非常吃惊。少女低头屏住气息，向崔生小声说：“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就是兴娘妹妹庆娘。刚才我把金凤钗扔到轿下，公子捡到了没有？”说着就挽住崔生一起睡觉。崔生因为庆娘的父亲待他很亲厚，就推辞说：“不敢做这种事情。”再三严厉拒绝，少女忽然红了脸，生气地说：“我父亲

用对待侄儿的礼节对待你，把你安置在家中。你竟然在深夜把我诱骗到这里，要干什么？我要向父亲控告你，把你告到官府去，一定不能放过你。”崔生害怕，迫不得已就顺从了她。到天亮，少女才离开。从此以后，她在黄昏时偷着进来，天亮时偷着离开，来往于门边的小屋，共有一个半月。

有一天夜间，少女对崔生说：“我住在深闺中，您住在院外，今天的事情，幸亏没有人察觉。实在怕是好事多磨，佳期容易受阻，一旦形迹败露，父亲怪罪下来，像锁鹦鹉一样把我关在深闺，像打鸭子一样惊散了我们这对鸳鸯，在我这方面，本来是心甘情愿的，对于你恐怕要遭到连累，有损你的美德。莫不如我们事先想办法，带着重宝逃跑，或者隐藏到农村去，或者藏身到外地去。差不多还可以自由自在地白头偕老，不能分离。”崔生认为她的计策很正确，就说：“您的话也自有道理，我也正思虑这件事。”他就考虑自己孤苦伶仃，向来没有亲戚朋友，即使要逃跑，究竟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曾经听父亲说：有个旧日的仆人叫金荣，是个讲信义的人，住在镇江的吕城，以耕田为业。现在前去投奔他，差不多不会拒绝我们。到了第二天夜间五更时候，崔生与少女带着很少东西走出去，雇船渡过瓜洲，奔向丹阳，向农村居民询问，果然有金荣这个人，家中很殷实富有，现在当本村的保正。崔生十分高兴，直接来到他的家门，到了以后，开始互相并不认识，崔生说出他父亲姓名、官职、家乡和自己的乳名，金荣才记起辨认出来。金荣就设灵位哭吊他的主人。让崔生入座，自己下拜说：“这是我家的公子。”崔生把来这里的缘故全都告诉了他，他就把正房让出来，给崔生他们住，侍奉他们就像侍奉旧日的主人一样，供给的东西特别丰厚。

崔生住在金荣家，将近一年。少女对崔生说：“开始的时

候，害怕父母责备，所以像卓文君私奔一样与你逃跑，是出于不得已。现在旧的粮食已经吃没了，新的庄稼已经丰收了，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已经到一年了。况且疼儿女的心情，人人都有，现在自己回去，父母会因为同我再见面而高兴，一定不会怪罪我们。何况父母生养了我，没有比这个恩情更大的了，哪有永远断绝关系的道理呢？我们何不回去见他们呢？”崔生听从了她的话，与她一起渡过长江进入扬州城。将要到她家时，她对崔生说：“我逃跑一年了，现在突然与你一同前去，恐怕赶上父母生气，你应该先去观察探听一下，我停船在这里等待你。”崔生临走时，她又把崔生招呼回来，把金凤钗交给他，说：“如果他们疑心，拒绝接见，你就拿出这个给他们看，就可以了。”崔生来到吴家大门，吴防御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地出来接见他，反而向他道歉说：“以前照顾不周到，使您不能安心住在这里，到别处去了，是我的罪过，希望不要怪罪我！”崔生伏在地上叩拜，不敢抬头看他，口中不断地自称死罪死罪。吴防御史说：“你有什么罪过？突然说出这种话来。希望你说明白，解除我的疑虑。”崔生才起来，说：“以前因为儿女私情，我和您女儿秘密干了蠢事，背上了不义的名声，犯下了私通的罪过，不通报您就娶了她，偷着带她逃跑，逃窜到乡村，使她长期不能与您见面，也没有向您通个音信，虽然我们的感情比夫妻还深厚，怎敢忘记父母的恩情！今天我携带您的爱女，共同回到娘家，希望您能体谅我们的感情，宽恕我们的大罪，使我们最好能白头偕老，永远结为夫妻。您老人家有溺爱女儿的恩德，我也有成家的欢乐，这是我的愿望，只希望您能怜悯我们。”吴防御史听到这些话，惊讶地说：“我女儿有病，卧床不起，连稀粥都喝不进去，翻身都需要人帮助，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呢？”崔生以为他

是害怕有辱家门名声，所以才说假话拒绝他，就说：“现在庆娘就在船上，可让人把她抬来。”吴防御史虽然不相信，然而却让仆人骑马前去观察，仆人到了船上，什么也没有见到。吴防御史正要崔生发火，责备他用妖言骗人，崔生从袖中拿出金凤钗献给他。吴防御史看见金凤钗，才大为惊讶地说：“这是我的亡女兴娘殉葬的物品，为什么到了你手里？”正在疑惑不解的时候，庆娘忽然从床上一下子站起来，一直来到堂前，拜见她的父母说：“兴娘不幸，早早死去，离开了父母，被远远地抛弃到荒郊野外。然而与崔公子的缘分还没断绝，今天来到这里，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要用我的妹妹庆娘，接续这桩婚姻。如果听从我的请求，那么她的病就会痊愈；如果不听我的话，她的性命到现在就结束了。”全家都惊异害怕，看她的身体是庆娘，可是她言语举止正是兴娘。父亲追问她说：“你已经死了，怎么能又在人间制造这种惑乱呢？”她回答说：“我死的时候，阴曹因为我无罪，不再拘禁我，让我隶属于后土夫人帐下，掌管笺奏等事。我因为人间缘分没有完结，所以特意请假一年，来与崔公子结束这段姻缘罢了。”父亲听她说得恳切，就答应了她的请求。她就严肃地拜谢，又与崔生拉着手流泪告别，并且说：“父母已经答应我了！你好好当女婿吧，千万不要因为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说完，大声痛哭，倒在地上。大家看她，已经死了。急忙用汤药灌她，过了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病已经好了，行动和平常一样，问她以前的事，都不知道，好像做梦刚醒来一样。

于是就选择吉日，为崔生续婚。崔生感激兴娘的深情，把金凤钗卖到市上，得到二十锭银子，全都买了香烛纸钱，送到琼花观，让道士设坛祈祷三天，来报答她。兴娘在梦中来见崔生说：“承蒙您祭祀超度，还有不尽的感情，虽然阴阳隔

绝，实在深深感激你。小妹性情柔和，您应该好好待她。”崔生惊异哀伤，从梦中醒来。从此以后，兴娘就再也不来了。咳，这是多么奇异啊！

本篇通过兴娘亡魂附于庆娘之体与崔生结合的故事，反映出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爱情。

作者塑造了一位对爱情坚贞不渝，性格足智多谋而又略带狡黠的少女形象。故事情节奇特，生动感人，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凌濛初把它改成话本收入《拍案惊奇》中，回目为“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沈璟也据此题材写成戏曲《坠钗记》。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瞿佑

元仁宗延祐初年，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滕穆，年龄二十六岁，风度翩翩，善于吟诗，被众人所推崇赞许。他平时听说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山水优美，想去游览一次。甲寅年，朝廷颁诏书恢复科举制度，他于是就被本乡推荐去参加在省城举行的乡试。到了临安，就寄居在涌金门外，没有一天不去游览南、北两山和西湖上各个寺院的，如灵隐寺、天竺寺、净慈寺、宝石寺之类，还有玉泉、虎跑、天龙、灵鹫等名胜。石屋洞、冷泉亭、深涧密林、悬崖绝壁，他的足迹几乎踏遍。

七月十五那天，他在曲院观赏荷花，就住宿在西湖上，停船在雷峰塔下。这天夜晚，月光照射，如同白昼，荷花的清香，飘满全身，有时还听到大鱼在水波中跳跃，宿鸟在岸边飞叫的声音。滕生已经喝得大醉，躺下却睡不着，披上衣服起床，绕着堤岸观看，走到聚景园，随便就进去了。当时，宋朝灭亡已经40年了，聚景园中楼台亭馆，像会芳殿、清辉阁、翠光亭等都已经倒塌毁坏，只有瑶津西轩还高高耸立，单独存在。滕生来到西轩下，靠着栏杆稍微休息一下。忽然看见

一个美人在前面走，一个侍女在后面跟随她，从外面进来，发髻散乱，姿态柔美，看上去特别像仙女。滕生在西轩下屏住气息，观察她们的行动。美人说：“湖光山色像以前一样，风景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道已经变化，让人产生亡国后触景生情的悲凉之感罢了！”她走到聚景园北边太湖石边，就咏了一首诗：

湖上园亭好，
重来忆旧游。
征歌调玉树，
阅舞按凉州。
径狭花迎辇，
池深柳拂舟。
昔人皆已殁，
谁与话风流。

大意是说：西湖上的园亭很好，重来这里追忆从前游览的情景。招人唱歌都是《玉树后庭花》的曲调，观看舞蹈都是按《凉州词》的曲调跳舞。小道狭窄，鲜花迎着御辇，池水深深，柳条拂着轻舟。从前的人都已经死亡，谁能与我谈论那风流往事！

滕生也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开始看到她的美貌时，已经心神不定，等听到这首诗时，自己的诗兴发作，痒抓抓的，忍耐不住，就在西轩上接着吟诗一首：

湖上园亭好，
相逢绝代人。
嫦娥辞月殿，
织女下天津。
来会心中意，

浑疑梦里身。

愿吹邹子律，

幽谷发阳春。

大意是说：西湖上园亭很好，又遇上绝代佳人。好像嫦娥辞别月宫，又像织女离开天河来到人间。没有了解美人的用意，怀疑自身在梦中，我愿意吹起邹衍的律管，使幽深的阴谷发出阳春。

吟完了诗，他走出来奔向她们。美人也不惊讶，只是慢慢地说：“本来就知道郎君在这里，特意来寻访您罢了。”滕生问她的姓名，美人说：“我离开人间已经很久了，想自己说出经历，实在怕郎君受惊。”滕生听到这话，已经明白她是鬼了，也并不害怕，坚持追问。美人才说：“姓卫名芳华，是原宋理宗朝的宫女，二十三岁时死了，殁殓在这个园子的旁边。今天晚上因为前往演福寺访问贾贵妃，蒙她挽留，坐了好长时间，让郎君在这里久等了。”就命令侍女说：“翘翘，可从房中拿出垫席、美酒、果品来，今晚月色这么好，郎君又来到这这里，不可虚度好时光，就在这里观赏月色。”翘翘奉命前去，不大一会儿，拿来紫色毛织地毯，摆上白玉碾花酒樽、碧琉璃酒盏，美酒馨香，不是人间所有的。与滕生谈话调笑吟诗，词句清新柔美。又命翘翘唱歌，来助酒兴。翘翘请求唱柳永的《望海潮》词，美人说：“面对新人不应当唱旧曲。”就在座位上自己创作《木兰花慢》一首，命翘翘唱：

记前朝旧事，曾此地，会神仙。向月地云阶，重携翠袖，来拾花钿。繁华总随流水，叹一场春梦杳难圆。废苑芙蓉露，断堤杨柳垂烟。

两峰南北只依然，辇路草芊芊。怅别馆离宫，烟销风盖，波浸龙船。平生银屏金屋，对漆灯无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垓

上，西风燕雀林边。

大意是说：记得前朝的往事，曾在这里与神仙相会。向着月地云阶般的仙境，重新带领着侍女，来拾以前丢失的头饰。繁华景象总是随水流逝，可叹的是难圆一场春梦。废弃的码头，只有荷花滴下露水，断毁的残堤，只有杨柳枝条在轻烟中垂下。

南、北两座山峰还依然存在，辇车经过的路上已长满茂盛的野草。让人感到失望的离宫别院，凤盖像烟雾一样消失，龙船已被水波浸淹。一生中，在设有银屏的金屋中，面对没有火焰的漆灯，度夜如年。落日照着牛羊在田埂上行走，西风吹着燕雀在树林边栖息。

翘翘唱完了歌，美人流下眼泪。滕生用话宽慰劝解她，又用婉转的言词挑逗她，来观察她的意图。美人就起来道歉说：“我是已死的人，长期化为尘土，如果能给你作妻子来服侍你，即使死了也是不朽的。况且郎君刚才的诗句，本来已经答应了，希望能吹响邹衍的律管，而使幽深阴谷发出阳春。”滕生说：“刚才的诗，是顺口说出的，实际上本来没有这种意思，怎能料到就成了预言。”过了好长时间，月亮下落已经被西墙遮住，鼓星星沉落到北边的山岭下了，美人就命令翘翘撤下酒席。美人说：“我的住处偏僻简陋，不是郎君住的地方，只有这个西轩还可以。”于是二人手拉着手过去，借住在西轩里，男女交欢的事情，全都如同人间一样。天快亮时，两人洒泪告别。到了白天，滕生在园边察看，果然有宋朝宫女卫芳华的坟墓，坟墓左边有个小坟包，就是埋葬翘翘的地方。滕生感叹了好长时间。到了傍晚，又到西轩去，美人已经先到了。她迎上去对滕生说：“白天感谢您访问我，然而我只选择夜间，不选择白天，所以不敢见您。几天以后，白天黑夜对我就没

有区别了。”从此以后，没有哪个晚上不来相会，经过十天以后，白天也出现，滕生于是就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处去居住。

不久，滕生考试落榜，东归家乡，美人也愿意随他前去。滕生问她说：“翘翘为什么不跟随前去？”美人说：“我已经嫁给了您，旧的住宅没人照顾，留下她看守罢了。”滕生和她共同回到家乡，见到亲戚朋友，就欺骗他们说：“是从杭州清白人家娶来的妻子。”众人看到她举止温柔，说话聪明流利，相信而且喜欢她。美人住在滕生家，按照礼节侍奉长辈，用恩德对待奴仆，左右邻居，都和她相处得很好。她勤俭持家，洁身自守，即使是中门以外，都不曾轻易出去。众人都恭贺滕生得到了贤内助。

三年时光渐渐过去，在丁巳年的初秋，滕生又整理行装，到浙江省去参加乡试，出发的日期快到了，美人向滕生请求说：“临安，是我的家乡。跟您到这里来，已经三年了。现在希望与您一起前往，去看看翘翘。”滕生答应了她的请求。于是就租船共同乘坐，直达钱塘，租一处房子住下。到这里的第二天，正赶上七月十五日，美人对滕生说：“三年前，曾经在这个夜晚与您相会，今天正好是这个日子，想与您一起到聚景园去，再接续旧日游览可以吗？”滕生按她的话做了，带着酒前去。到了晚上，月亮从东墙方向升起，荷花在南浦中开放，带露的柳条，如烟的竹林，在堤岸边摇动，好像旧日的景色。走到聚景园前，翘翘在路旁迎接拜见，说：“娘子陪伴郎君，在城郭游逛，前后已经三年了，已经享尽人间的欢乐，难道就不记得旧居了吗？”三个人进入聚景园，到西轩内坐下。美人忽然流泪告诉滕生说：“感激您不抛弃我，让我侍奉在您的房中，没有极尽欢乐，又要永别了。”滕生说：“是什么原因？”美人回答说：“我本来是阴间的身体，长久住在

阳间，很不适宜。仅仅因为与您有前生的缘分，所以冒着触犯天条的危险跟您在一起罢了。现在缘分已经结束，自应告辞。”滕生惊讶地问：“那么在什么时候？”美人回答说：“就在今天夜晚。”滕生哀伤恐慌，不忍心分离。美人说：“我不是不想长期侍奉您，永远享受人间的欢乐，然而时间有限制，不可以违背超越。如果再逗留，就会获罪，不仅对我有损害，也将对您不利。难道没看到杨舜俞与越娘鬼魂相恋的教训吗？”滕生心中逐渐明白，然而还是悲哀感伤，通宵没睡。等到山中寺院的晨钟已响，水乡雄鸡啼叫时，美人赶紧起来与滕生告别，解下所戴的玉指环系在滕生的衣带上，说：“以后见到这个，不要忘记旧日情分。”于是就分手告别走了，然而还多次回头张望，很长时间才不见了。滕生特别悲痛地返回住处。第二天，摆上美酒佳肴，在坟墓下焚烧纸钱，作祭文悼念她：

惟灵生而淑美，出类超群；禀奇姿于仙圣，钟秀气于乾坤。粲然如花之丽，粹然如玉之温。达则天上之金屋，穷则路左之荒坟。托松楸而共处，对狐兔之群奔。落花流水，断雨残云。中原多事，故园无君。抚光阴之过隙，视日月之奔轮。然而精灵不泯，性识长存。不必仗少翁之奇术，自能返倩女之芳魂。玉匣骖鸾之扇，金泥簇蝶之裙。声泠泠兮环珮，香蔼蔼兮兰荪。方欲同欢以偕老，奈何既合而复分！步洛妃凌波之袜，赴王母瑶池之樽。即之而无所睹，扣之而不复闻。怅后会之莫续，伤前事之谁论！锁杨柳春风之院，闭梨花夜雨之门。恩情断兮天漠漠，哀怨结兮云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绪乱而纷纭。谨含哀而奉吊，庶有感于斯文。呜呼哀哉，尚饘！

大意是说：您的灵魂生来就善良美好，出众超群；禀承

了仙女的身姿，集中了天地的秀气。灿烂得像花一样美丽，清纯得像玉一样温润。得志时能住进天上的金屋，失意时就住在路旁的荒坟。和松树楸树处在一起，面对着成群奔跑的狐兔。世事变化像落花流水，像断雨残云。中原发生战争，故国的君王已经没有了。光阴像白驹过隙一样飞快，日月像奔跑的车轮一样不停。然而，你的灵魂不灭，思想长存。不必依靠术士李少翁的招魂奇术，自能像倩娘一样返回游魂。玉匣中的骖鸾扇，金粉绘饰的蝴蝶裙。清越的声音啊，是环珮发出的。浓郁的香气啊，是香草散发的。正要共同欢乐，达到白头偕老，怎么能刚刚相会又分开呢！穿上洛神宓妃的凌波袜，赴西王母的瑶池酒会。到你跟前什么也看不见，访问你你也听不见。悲哀的是后会无望，感伤的是旧事同谁谈论！充满杨柳春风的宅院深锁着，笼罩梨花夜雨的大门紧关着。恩爱断绝了啊，上天寂寞无声。哀怨深结啊，阴云昏昏。你的声音容貌再也见不到了，我的心绪烦乱纷纷。谨含悲哀，前来祭吊，希望能被这篇祭文所感动？呜呼哀哉，请享用吧！

从此以后，就断绝了关系，滕生单独住在临时住宅，好像死了妻子一样。考试日期已经迫近，他也没心思进入贡院参加考试，悲伤失望地回家去。亲属问他原因，才把事情经过全都说出来，众人都感叹惊异。滕生后来终身没有娶妻，进入雁荡山去采药，于是就再也没有返回。

本篇是人鬼婚恋的故事，题材并不新颖，但是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环境景物都写得很好。作品中的诗、词、祭文，感情真挚，想象丰富，颇为感人。

牡丹灯记

瞿佑

方国珍占据浙东的时候，每年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在明州（今浙江鄞县）张设花灯五夜，全城男男女女，都可以尽情观赏。元顺帝至正年间的庚子年（公元1360年），有个乔生，住在镇明岭下，刚死了妻子，单身独居，没有意思，不再去游逛观赏，只是在家靠门站着张望罢了。

正月十五的夜晚，三更已经结束，游人逐渐稀少。他看见一个丫鬟，挑着双头牡丹灯在前面带路，一个美人跟在后面，年龄约有十七八岁，穿着红裙子绿袄，身材纤细，姿态柔美，沿着曲折的道路向西走去。乔生在月光下看她漂亮年轻，真是美貌超群的女子。他神魂飘荡，不能控制，就尾随她们前去，有时走到她们前面，有时走在她们后边。走了几十步，女子忽然回头取笑乔生说：“开始并没有淫奔的约定，现在竟然有月下相遇的机会，似乎不是偶然的事情。”乔生就上前作揖说：“我的住处很近，美人可以回头光临吗？”女子并没有为难的意思，就招呼丫鬟说：“金莲，可挑灯与他一同前去。”于是金莲又返回来。乔生与女子手拉手来到家中，欢乐亲热到了极点，他自己认为楚王遇到巫山神女，曹植遇到

洛水女神也超不过这次相遇。乔生问她的姓名住址，女子说：“姓符，字丽卿，名漱芳，是已故奉化州判的女儿。父母已死，家业衰落，既没有兄弟，又没有家族亲属，只剩我一个人，于是就与金莲寄居在月湖以西罢了。”乔生留她住下。她姿容艳丽姣美，言语温柔妩媚，床帷枕边，极尽欢爱。天亮以后，女子告别离去，傍晚又来到。像这样将近半个月，邻居老翁产生了怀疑，从墙壁挖个洞穴，偷偷观看，就看见一具涂粉的骷髅与乔生共同坐在灯下，大为惊恐。第二天早晨，老翁问乔生，乔生保守秘密，不肯说出来。邻居老翁说：“咳！您要大祸临头了！人属于阳世的纯洁之物，鬼属于阴间的污秽邪恶之物，现在您与阴间鬼魅在一起却不知道，与邪恶污秽之物睡在一起却不觉悟，一旦精气消耗光了，灾祸降临，可惜青春的年华，却成了黄泉下的来客，不是很可悲的吗！”乔生开始惊异恐惧，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说出来。邻居的老翁说：“她说寄居在湖西，您应当前去察看，就可以知道了。”乔生按老翁的教导去做，直接来到月湖的西岸，在长堤上来回走，在高桥下访问住户，询问过客，都说没有这个人。天将傍晚，他就进入湖心寺院中稍微休息一下。走遍了寺院的东廊，又转向西廊，在长廊的尽头找到一个暗室，寄放着一口棺材，上面用白纸写着：“原奉化符州判女儿丽卿之灵柩。”灵柩前悬挂着一只双头牡丹灯，灯下站着一个殉葬丫鬟的偶像，丫鬟背上有“金莲”二字。乔生看到这一切，汗毛头发全都竖起，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夺路奔出寺院，不敢回头。当天夜间，借住在邻居老翁的家里，忧虑恐怖的表情堆满脸上。邻居老翁说：“玄妙观的魏法师，是原开府王真人的弟子，他写的符篆是当今天下第一灵验的，您应该前去求他。”第二天，乔生到玄妙观去，魏法师看到他到来，惊异地道：“妖气很浓，

为什么到这里来？”乔生在座位下叩拜，把事情全都说了。魏法师把红笔写的两道符交给他，让他把一道贴在门上，一道贴在床上，又告诫他不准再到湖心寺去。乔生接受了符，按照魏法师教的方法贴好符，从此以后，女子果然不来了。

一个多月以后，乔生到袁绣桥访问朋友，朋友留他喝酒，一直到喝醉，他把魏法师的告诫全都忘记了，直接顺着湖心寺的路返回。将要到寺院大门时，就看见金莲在前面迎上来拜见，说：“娘子等你很长时间了，为什么一向这样薄情！”于是就与乔生一起进入西廊，直到暗室中，女子好像在坐着，责备他说：“我与您素不相识，偶然在花灯下见到您，感激您的深情厚意，于是就献出整个身体侍奉您，晚间前往，早晨归来，对您的感情不薄。怎么能听信妖道的话，突然产生疑惑，就永远和我断绝往来。这么负心薄情，我特别恨您！今天幸而见到您，怎能舍弃您呢？”就握住乔生的手，来到灵柩前。棺材忽然打开，她推着乔生共同进去，接着棺材就关闭了，乔生于是就死在棺材中。邻居的老翁对乔生一去不回感到奇怪，到远近各处打听，等来到湖心寺中停放灵柩的暗室中，看到乔生的衣襟露在棺材外面一点，向湖心寺中的和尚请求打开棺材，一看乔生已经死了很久了。乔生的尸体与女子的尸体，一个面朝下，一个面朝上躺在里面，女子的面貌像活人一样。湖心寺的和尚叹息说：“这是奉化州符州判的女儿，死的时候十七岁，临时停放在这里，全家都到北方去了，一直没有音信，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没想到这样兴妖作怪！”于是就把女尸与乔生殡殓在西门外。从此以后，在阴天或是黑夜，人们常常看见乔生与女子手拉手同行，一个丫鬟挑着双头牡丹灯在前面带路，遇到他们的人就得重病，一会冷一会热，交替发作，诵经念佛，用牛羊猪祭祀，差不多可以痊愈，不这

样就卧床不起。居民都很恐惧，争着前往玄妙观魏法师那里诉苦。魏法师说：“我的符箓，能制止没有发生的祸患，现在祸祟已经造成，不是我所能制止的。听说有个铁冠道人，居住在四明山顶，他能考课弹劾鬼神，法术很灵验，你们应当去求他。”

众人于是来到四明山，攀援藤草，跳越溪涧，登上山顶，果然见到一所草庵。铁冠道人靠着几案坐着，正在看童子训练白鹤。众人排列在草庵下叩拜，说明来这里的缘故。铁冠道人说：“我是住在山林中的隐士，一早一晚就要死了，哪里有出奇的法术，你们听错了。”拒绝得很严厉。众人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是玄妙观魏法师指教的罢了。”铁冠道人开始缓和下来，说：“老夫不下山已经有六十多年了，魏法师那小子多嘴，给我添麻烦，让我走一趟。”就与童子下山，脚步特别轻快，直接来到西门外，搭了一个一丈见方的祭坛，在席子上端正坐着，书写一道符烧了。忽然几个奉符命役使的金甲神将来了，他们戴着黄头巾，穿着锦缎袄，披着金甲，拿着戈矛，都有一丈多长，站在祭坛下面，低头行礼，请求命令，面貌特别虔诚严肃。铁冠道人说：“听说这里有邪祟作怪，惊扰了老百姓，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应该赶紧把他们驱赶来。”金甲神将接受命令前去，不大一会儿，押着戴上枷锁的女子、乔生和金莲一起来到，用鞭子棍子乱打，他们身上都鲜血淋漓。铁冠道人呵斥责备好长时间，命他们供出罪状。金甲神将给他们纸和笔，于是他们各自招供几百字。现在在这里仅载录大略。

乔生招供说：

我死了妻子，单身独居，靠门站立，触犯了有关女色的戒律，有了情欲的贪求。不能效仿孙叔敖见了两头蛇就果断

地杀死它，不让它再害人，竟然像郑子那样遇到九尾狐变化成白衣女人就产生了爱慕的心情，事情已经无法追回，后悔又怎能来得及呢！

符女招供说：

我年轻时就离开了人世，白天没有邻里，六魄虽然离身，灵魂还没有泯灭。在灯前月下，遇到五百年前所爱的冤家，给世上民间，留作千万人传说的话柄。走上迷途不知回头，罪责哪里可以逃脱掉呢！

金莲招供说：

我是用烤干的木材作成的骨架，用白绸子染上颜色作成形体，被埋葬在坟墓里。是谁制作殉葬的偶像？面貌形象，比照人形大体具备而规模较小。既然有了名字称谓，可以缺乏灵魂吗！因而得逞，怎敢兴妖作怪！

他们招供完毕，金甲神将把供词拿过来，进呈给铁冠道人。铁冠道人用大笔写下判词：

听说大禹铸造九鼎，神妖鬼怪的形状都铸在鼎上，没有哪个能逃脱得了。温峤燃烧犀牛角向水下照射，水府龙宫的怪物现出原形。只有阴间阳世不同，有各种诡诈怪异。遇到它对人不利，碰到它对人有害。所以厉鬼进门，晋景公就死了，妖猪在野外啼叫，齐襄公就死了。它们成为妖怪降下灾祸，制造灾疫在人间作恶。因此，上天设置斩邪使者，地府设置惩恶的机构，使鬼魅魍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它的奸邪，使夜叉罗刹，不能肆意暴虐。何况这太平的世界，安定的时期，却变幻形体，依附草木，阴天下雨的夜晚，月亮已落，参星横斜的早晨，有声音在梁上啸叫，看那屋子却什么也没有。不顾耻辱，到处钻营，像牛狼一样贪婪狠毒，像飘风一样疾速，像野火一样猛烈。乔家的子弟活着时候还不

醒悟，死了还有什么值得可怜。符氏女死了还贪恋淫乱，她活着的时候就可想而知了！何况金莲的怪诞，借殉葬偶像而诡诈巫罔，迷惑世人，欺骗民众，违背天条，触犯法令。两条狐狸并行而放荡，像鸬鸟淫乱而无耻。恶贯满盈，罪恶不容宽恕。陷人坑从现在已经填满，迷魂库从这里打开。烧毁双头牡丹灯，把他们押到阴曹地狱。

判词已经写完，勒令鬼神按符令照办。就看见符女等三人悲哭徘徊，被金甲神将驱赶揪打着押走。铁冠道人甩着袖子进入四明山。第二天，众人前去感谢他，再也没见到他，只有一座草庵还存在。人们赶紧到玄妙观去访问魏法师，可是仔细一看魏法师已经得了口哑病，不能说话了。

本篇写了一个人鬼婚恋的悲剧，曲折地反映出封建势力及社会舆论扼杀青年男女爱情的残酷现实。

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三个主要人物性格鲜明，各有特点。符女敢爱敢恨，敢做敢当，富有斗争精神。乔生既爱符女，又屈从社会压力，内心充满了矛盾。金莲这殉葬品的偶像，坚强不屈，敢于为自己辩护，而且把矛头指向始作俑者，表现了下层妇女的反抗精神和泼辣性格。

最后把魏法师处理成哑巴，就是对“多嘴者”的惩戒，表现了作者的倾向性。

爱卿传

瞿佑

罗爱爱，是嘉兴府（今浙江嘉兴）的名妓，相貌才艺，在当时数第一，性格通达机敏，诗词写得特别好，因此人人都尊敬而且爱慕她，称她为爱卿。她的佳作名篇，在人们口头传诵，风流雅士，都精心修饰求得她的亲近；不学无术的人，自己知道不足，不敢接近她。

府中的名士，曾经于夏季某月十五日在鸳鸯湖上的凌虚阁聚会，避暑赏月赋诗，爱卿先写成四首诗，在座的人都自愧不如她，停笔不敢再写。爱卿的诗是：

画阁东头纳晚凉，
红莲不似白莲香。
一轮明月天如水，
何处吹箫引凤凰？

月出天边水在湖，
微波倒浸玉浮图。
拏帘欲共嫦娥语，
肯教霓裳一曲无？

手弄双头茉莉枝，
曲终不觉鬓云钗。
佩环响处飞仙过，
愿借青鸾一只骑。

曲曲栏干正正屏，
六铢衣薄懒来凭。
夜深风露凉如许，
身在瑶台第一层。

四首诗的大意是说：晚间在画阁东头来乘凉，红色荷花不如白色荷花那么香。一轮明月照得天和湖水一样清彻，到哪里去吹箫才能引来凤凰？月亮在天边出来，水就在湖中。微波倒浸入白玉塔中。掀开帘子要和嫦娥说句话：肯不肯教给我一支《霓裳羽衣曲》？手中摆弄双头茉莉花枝，曲子奏完不知不觉鬓发已倾斜，环珮响时仙女已经飞过去，希望借来一只青鸾鸟骑一次。栏干弯弯曲曲，屏风端端正正，穿着轻薄的衣服懒得来倚凭。深夜中风露这么凉爽，因为身在仙人瑶台的第一层。

本府有个赵家子弟，排行第六，也是官宦人家出身。他父亲死了，母亲还活着，有万贯家财。他爱慕爱卿的才艺美貌，送去聘礼把她娶来。爱卿进入赵家的家门，很守妇道，治家很严整，不随便说话，不干不合礼教的事情。赵生对她很宠爱和重视。赵生父亲的亲族有个当吏部尚书的人，从京城大都捎来一封信，招他进京，答应在江南给他一个官职。赵生想要前去，恐怕给母亲、妻子留下忧患，不去吧，又怕失去取得功名的机会，有些犹豫不决。爱卿对他说：“我听说男

子汉生下来时，家里就举行用弓箭射四方的礼仪，大丈夫成年就立身扬名来显扬父母，难道能因为对母亲、妻子恩情深厚，就耽误取得功名的机遇吗？您的母亲在家中，侍奉她，让她冬天温暖，夏天凉爽，供给她可口的美味，我担负这个任务绰绰有余。只是她年老多病，您离家万里，正像前人所说的侍奉君主的日子还多，报答亲人的日子少了，您应该常想到这事。看到太行山的孤云，可怜西山的落日，不可不早日回家罢了。”赵生于是选择吉日出行到京城，在家中设酒告别。酒过三巡，爱卿请赵生举杯祝福老夫人，自己写了《齐天乐》词一首，歌唱着帮助他祝福。那首词是：

恩情不把功名误，离筵又歌金缕；白发慈亲，红颜幼妇，君去谁为主？流年几许，况闷闷愁愁，风风雨雨，风折鸾分，未知何日更相聚！

蒙君再三吩咐：向堂前侍奉，休辞辛苦。官诰蟠花，官袍制锦，待要封妻拜母。君须听取，怕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归程，彩衣相对舞。

大意是说：母子夫妻恩情深厚，却不把功名耽误，告别的宴席上又唱金缕曲；家有白发慈母，红颜少妇，您这一走，有谁来做主？流年似水，能有多少时间，何况忧郁愁闷，加上风风雨雨，鸾凤分离，不知哪天再相聚！承蒙您再三吩咐我：在堂前侍奉老母，不要怕受辛苦。等得到饰有蟠龙图案的授官文告，穿上官服锦袍时，将要使妻子、老母都封为诰命夫人。您要听着：怕是老母年高，像太阳迫近西山一样，容易出现危险。您要早早回来，我们像老来子一样穿上花衣一起在老母面前跳舞，使她高兴。

唱完歌以后，在座的人都落了泪。赵生乘着酒醉，解开船缆绳就出发了。他到了京城大都，吏部尚书因为有病被免

了官，他没有地方投奔，没有人可依靠，耽搁在旅馆里，长期不能回家。

老夫人因为思念儿子的缘故，得了重病，躺在床上。爱卿侍奉她很小心谨慎，给老夫人的汤药她一定亲口尝尝，老夫人吃的稀粥，她一定亲自去煮。她求神拜佛为老夫人消灾，编造一些假话来宽慰老夫人。延续了半年，老夫人就病危了。临死时，招呼爱卿来，对她说：“我儿子因为求取功名的缘故，到遥远的京城去了，于是就与家里断绝了音信。我又不幸得了病，媳妇你侍奉我特别周到。现在我死了，没有什么可用来报答你。只是希望我儿子早日回家，你以后养儿生孙，都像你那样孝敬老人。苍天如果有知，一定不会辜负你！”说完就死了。爱卿按照礼仪举哀，亲自督造了棺槨，把老夫人安葬在白芦村。安葬以后，她早晚都要到灵位案前去哀哭，因为悲伤过度，身体都消瘦了。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张士诚攻陷平江府，至正十七年，元朝丞相达识帖木儿命令苗族军帅杨完任江浙参政，在嘉兴府抵抗张士诚。杨完不管束士兵，军队大肆抢掠居民。赵家的住宅，被元朝军官刘万户占据。刘万户看到爱卿长相漂亮，想要逼迫她作妾。爱卿用甜言蜜语欺骗他，洗完澡以后进入房内，用罗巾上吊自杀了。刘万户跑去解救，已经来不及了，就用锦绣被褥裹着她的尸体，埋在后园的银杏树下。

不久，张士诚投降元朝，江浙杨参政被他杀害，杨参政的部下都散了。赵生听到这个消息，才辗转经过海道，由太仓县登陆，直接回到嘉兴府，城郭、人民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奔回他旧日的宅院，已荒废没人居住了，只看到老鼠在房梁上跳窜，猫头鹰在树上叫，青苔绿草，掩映庭院台

阶罢了。寻找他的母亲、妻子，也不知去向，只有正房还单独矗立着，他就清扫一下住下了。第二天，他出了东门外，走到红桥边，在道上遇到旧日的老仆，他把老仆叫来问话，老仆把详细情景都说了，原来是老母亲已经死了，妻子也死了。老仆于是把他带到白芦村老母亲坟墓旁，指着那些松柏告诉他说：“这都是六娘子所栽植的。”又指着坟茔告诉他说：“这都是六娘子所处理的。老夫人因为您不回来，想念儿子得了病，六娘子侍奉她特别周到。不幸老夫人死了，就选择这里埋葬。六娘子披麻戴孝，手扶棺材，亲自背土，在墓下号哭。老夫人埋葬三个月以后，苗族军队进了城，家宅被占据。有个刘万户，想要强行占有娘子，娘子不从，于是就上吊自杀了。刘万户就在后园子把她埋葬了。”赵生大为悲伤，就到银杏树下挖掘，发现她颜色面貌像活人一样，皮肤也没有改变。赵生抚摸着她的尸体大哭，哭休克了又苏醒过来。就用香汤给她洗澡，给她穿上华美的衣服，买口棺材把她埋葬在母亲的坟边，哭她说：“娘子平时聪明有才华，一般人赶不上，现在虽然死了，难道可以与平凡人一样，永绝声音？如果九泉下还有知觉，希望让我见上你一面，虽然阴阳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人人都很害怕，可是你对我的恩情深厚到了极点，我实在是不会疑惑的。”于是出去就到坟墓边祷告，回家就在后园中哭泣。将近十天，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赵生自己坐在正房中，不能睡觉，忽然听到黑暗中有哭声，开始时声音很远，越来越近。赵生觉得奇异，就起来祷告说：“假如是娘子的灵魂，何必吝惜相见叙叙旧情呢！”就听到有声音说：“我就是罗爱爱，感谢您还想念我，我虽然在阴间，实在很悲伤，因此今天晚上来告诉你。”说完话，好像有人在行走，渐渐到来，有五六步远，可以辨别出她相貌，果然是爱卿。淡

淡的化妆，白色的衣服，一切都像旧时一样，只是用罗巾围着脖子。她看见赵生，行礼完毕，哭着唱一首《沁园春》，那词是她自己作的，词是：

一别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归？记尊嫜抱病，亲供药餌；高塋埋葬，亲曳麻衣。夜卜灯花，晨占鹊喜，雨打梨花昼掩扉。谁知道，把恩情永隔，书信全稀！干戈满目交挥，奈命薄时乖履祸机。向销金帐里，猿惊鹤怨，香罗巾下，玉碎花飞。要学三贞，须拼一死，免被旁人话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画里，重见崔徽！

大意是说：一别三年，一天就像三年那么长，您为什么不回来？记得婆母有病，我亲自煎汤熬药，埋葬到坟茔，我亲自披麻戴孝。盼您归来，夜晚我借灯花占卜，早晨我借喜鹊算卦，雨打着梨花，白天也关闭门扇。谁知道，你把恩情割断，连书信也不捎来一封！满眼兵器，交替挥舞，怎奈我命里福薄，时运不济，遭到祸患。躺到销金帐里，像受惊的猿猴，哀怨的白鹤一样，难过吊在罗巾下，像美玉粉碎，鲜花飞谢一样死去。要学坚持贞操，必须拼出一死，免得被别人说是非。您想念我，算起来除非在图画里，可以像唐朝裴敬中那样重新见到妓女崔徽！

她每唱一句，就悲哭几声，凄楚忧怨，几乎唱不成曲调。赵生把她请到屋里，感谢她侍奉母亲的孝心，营造坟墓的操劳，自杀的节操，自己不住地感叹惭愧。她才不流泪了，自己叙述说：“我本来是妓女，一向不是清白人家出身，像山鸡野鸭一样，家家不能驯服，像路边的柳树，墙头的鲜花一样，人人都可以攀折。只知道靠门送上笑脸，哪里懂得举案齐眉那样夫妇相爱。花言巧语，送走旧客，迎来新客，在东家吃在西家住，长期习惯了这种遗风，有时做张郎妇，有时做李

郎妻，本来没有常性。幸亏您娶我为妻子，我就放弃旧日的恶习，改正以前的过失，操持家务，尽主妇的责任，严格遵守祭祀祖先的礼仪，对婆母竭诚尽孝道。按礼节侍奉她，按礼节安葬她，我心中不惭愧；歌唱在这里，哭泣在这里，不曾偷看外面。哪里料到老天不哀怜，大祸降临，毒手老拳在四境内争斗，长枪长剑在三军中炫耀威风。他们既占据了宅院，又要夺走妻子。丈夫在万里以外，家中只有我一个人，难道我不知道苟且偷生可保平安，忍受耻辱能活得长久吗？然而我竟宁可一死，甘愿作美玉而被粉碎，决心作珍珠而被深埋，像飞蛾扑火，像小孩跳井一样，都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不能容留我。这就是做人的妻妾而背弃丈夫抛弃家室，接受人家的爵禄而忘记君主背叛国家，让我感到惭愧的原因。”赵生安慰她很长时间，就问老夫人在哪里。她说：“婆母在世时没有罪过，听说已经投胎到人间了。”赵生说：“那么，您为什么还在阴间当鬼呢？”她回答说：“我死的时候，阴曹因为我是贞节烈女，就让我到无锡宋家去，托生为男子。我因为和您的感情缘分重，一定要等着和您见上一面，叙叙情怀，所以拖延了岁月。现在已经见到您了，明天就去投生。您如果不忘旧情，可到他家去访问我，我用一笑为验证。”于是就与赵生进屋，夫妻欢爱像平时一样。鸡叫以后起身，她走下台阶几步，又回头擦泪，说：“赵郎保重，从此就永别了！”她就抽泣站立，天色渐渐亮了，她突然消逝了，再也看不见了，只剩下静悄悄的空房子和半明半灭的残灯。赵生起身，赶紧整理行装，直接奔往无锡，寻找宋家大门打听情况，宋家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他母亲怀孕已经二十个月了。然而从降生以后，到现在不住声地哭。赵生把那件事都说出来了，请求见小孩一面，婴儿果然笑了一下就停止了啼哭，他家于是就

给起名叫罗生。赵生请求作宋家的亲戚，从此以后，两家往来赠送礼品，音信不断。

本篇通过罗爱爱生前持家的故事，歌颂了从良妓女的美好情操。旧小说中妓女从良的故事不少，多半用以反映男女爱情，本篇则着重表现妓女从良脱离苦海以后，恪守妇道，孝敬老人，严于持家，并以死来捍卫贞操，其优良品德远远超过所谓的名门闺秀，作者冲破封建世俗的偏见，勇于为下层妇女树碑立传，是难能可贵的。

翠翠传

瞿 佑

翠翠姓刘，是淮安道（今江苏淮安）的民家女子。她从小就聪明，能通诗书，父母遵从她的志向，就让她上学堂读书。同学中有个姓金的，名叫金定，与她同岁，也很聪明漂亮文雅。同学们都调笑他们说：“同岁的人应成为夫妻。”他们俩也都因此私自许下终身。金生赠给翠翠一首诗：

十二栏干七宝台，
春风到处艳阳开，
东园桃树西园柳，
何不移教一处栽？

大意是说：十二栏干七宝楼台，春风吹到之处，都是明媚阳光，东园的桃树，西园的柳树，为什么不移到一处去栽？

翠翠和诗一首：

平生每恨祝英台，
凄报何为不肯开？
我愿东君勤用意，
早移花树向阳栽。

大意是说：平生常常为祝英台感到遗憾，忧伤的情怀为什么不肯敞开？我希望主管春天的神仙多用心，早点把桃花、

柳树移到一处向阳栽。

后来，翠翠年龄大了，不再到学校去了。到十六岁时，父母为她提亲，她就悲哀哭泣，不吃东西。父母问她原因，她开始不肯说，很长时间以后才说：“如果提亲，一定要西家金定，我已经答应他了。如果不听从我的意愿，只有一死罢了，我发誓不进别人家的大门。”父母不得已，只好听从她的意见。然而刘家富有，金家贫困。金家的儿子虽然聪明俊俏，家庭却与刘家不对等。等媒人来到他家，果然用家贫为理由推辞，感到惭愧，不敢答应这门亲事。媒人说：“刘家小姐，一定要嫁给金定，她的父母已经答应了。如果以贫困为理由推辞，就是辜负了她的一片诚心，也失去了一桩美好的姻缘。现在应当对她家说：‘我家有个儿子，大略知道诗书礼义，您家求婚，怎敢不答应。只是他生在贫贱人家，安于贫贱已经很久了，如果让我们拿出求婚的财礼，举行婚礼的费用，最终恐怕无从张罗来钱财。’他们由于爱女儿的缘故，自然不会计较财礼。”他家听从了媒人的意见。媒人到刘家回话，翠翠的父母果然说：“婚姻论财礼，那是夷虏的礼节，我们只知道选一个好女婿，不计较其他的事情。只是他家贫困，我家富有，我女儿到他家里，恐怕受不了苦，不如把他招赘到我家来。”媒人第二次去传达刘家的意见，金家感到很幸运。于是就选择良辰吉日结婚，所有的财礼，定亲的聘礼，都由女方家庭自己准备。过门举行婚礼，夫妻二人相见，那高兴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当天晚上，翠翠在枕头上作了《临江仙》词一首，赠给金生：

曾向书斋同笔砚，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烛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尘。

殢雨尤云浑未惯，枕边眉黛羞颦，轻怜痛惜莫嫌频。愿

郎从此始，日近日相亲。

大意是说：曾经在书房中共用同一只笔，同使一块硯，同学旧友今天作了新郎、新娘，洞房烛花夜，春意十分浓。汗水沾湿了脂粉，身体惹出了脏物，云雨欢爱之事全没习惯，枕边羞得直皱眉，轻声怜爱不嫌烦。希望郎君从现在开始，一天比一天相近相亲。

她邀请金生和一首，金生于是按原韵和了一首词：

记得书斋同讲习，新人不是他人，扁舟来访武陵春，仙居临紫府，人世隔红尘。

誓海盟山心已许，几番浅笑轻颦，向人尤自语频频。意中无别意，亲后有谁亲？

大意是说：记得在书房共同学习，新郎、新娘都不是别人，坐船到武陵源来寻春，仙居临近紫府，在人间却隔绝红尘。海誓山盟，两人已经相许，几次微笑，轻轻皱眉，对人还不断自言自语。心中没有别的想法，结婚以后，还有谁比我们更亲？

两人相爱的乐趣，即使是孔雀在云霄中翱翔，鸳鸯在绿水中游泳，也不足以比喻。

还没到一年，张士诚兄弟在高邮起兵，把淮河流域各府都攻陷了。翠翠被张士诚的部将李将军掠去。元顺帝末年，张士诚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横跨长江南北，包括浙江西部，就向元朝投降，愿奉元朝为正统，这时道路才开始畅通，旅途不受阻碍。金生告别了父母和岳父、岳母，寻找他的妻子，发誓不找到她就不回家。走到平江府，就听说李将军现在已经担任绍兴府守御。到了绍兴府，李将军又被调往安丰驻防。他又来到安丰，李将军又回到湖州驻扎去了。金生在长江、淮河之间来来往往，历尽了艰难险阻，披星戴月，屡次辗转，行

囊中的旅费都已花光，然而寻找妻子的决心，始终没有松懈。他就在野外行走，困了露天住宿，饿了向人讨饭，才到达湖州。李将军正在受到重用，声威显赫。金生站在门外，迟疑窥探，将要进门又进不去，想要说明来意又不敢。李将军家的守门人感到奇怪，就问他。金生说：“我是淮安人，战乱以来走失了一个妹妹，听说就在你们府上，因此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想要见她一面。”守门人说：“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妹妹年龄多大？希望你详细说出来，来核对是否真实。”金生说：“我姓刘，名叫金定。妹妹名叫翠翠，认识字会写文章。走失的时候，年龄才十七，按年月推算，现在是二十四岁了。”守门人听到后说：“我们府中果真有个刘氏，是淮安人，她的年龄像你所说的那样。她识字，善于写诗，为人又聪明，将军专宠她。你的话果真不假，我去向内宅报告，你暂且在这里等候。”于是就快步进去报告。不大一会儿，又走出来，领着金生进去相见。李将军坐在大厅上，金生拜了两拜，说出了来由。李将军是个武夫，相信了他，不加怀疑，就命在内宅服役的童仆告诉翠翠说：“你哥哥从家乡来到这里，应当出来见见他。”翠翠遵命出来，在大厅前以兄妹礼节相见，问问父母情况以外，不能多说一句话，只是相对哭泣罢了。李将军说：“你从远道来，道上跋山涉水，身体疲劳困倦，可以暂时在我家休息，我会慢慢给你安排。”就拿出一套新衣服，让他穿上，并把帷帐、被褥、席子等东西，送到门西小屋内，让金生住在那里。第二天，李将军对金生说：“你妹妹能识字，你也懂得诗书吗？”金生说：“我在家乡，以读书为业，以诗书为本务，凡是经书、史书、诸子、各种文集，我都略读过，这是我平时所学习的，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李将军高兴地说：“我从小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趁着天下大乱起兵，在当代

正受重用，跟随我的人很多，宾客满门，没有人接待，书信文书堆在几案上，没有人处理批复。你就留在我家，足能够当一名记室。”金生是个聪明机敏的人，性格又温和，才能又突出，住在将军门下，越发自我检点约束，承上启下，得到所有人的喜欢。代替写信，回签文书，把李将军的意图全都周详地表达出来。李将军认为得到了非常合适的人选，待他特别优厚。然而金生本来是为了寻找妻子而来的，自从在厅前和翠翠见过一次面以后，不可能再见到翠翠的面，闺阁幽深，内外隔绝，只想表达自己的来意，却始终没有可以利用的机会。几个月渐渐过去了，到了换冬衣的季节，西风在夜间刮起，露水变成寒霜。他单独住在一间房子里，整夜睡不着，就写了一首诗：

好花移入玉栏杆，
春色无缘得再看。
欢乐处岂知愁处苦？
别时虽易见时难！
何时塞上重归马？
此夜庭中独舞鸾！
雾阁云窗深几许？
可怜辜负月圆！

大意是说：好花被移进玉栏杆里去，没有缘分再次看到春色。欢乐的人哪里知道哀愁人的痛苦？分别虽然容易，相见却难！哪年才能因祸得福使塞上的马重新回转？没有彩凤，今夜只有鸾鸟在庭中单独跳舞！云雾笼罩的闺阁有多深？辜负了这团圆月有多么可怜！

诗作成以后，写在纸片上，拆开布袍的领子，把纸片缝到里边，给小僮仆一百文钱，把布袍交给他，告诉他说：“天

气已经寒冷，我的衣服很单薄，请把这衣服拿进去，交给我妹妹，让她拆洗缝好，拿来给我防寒。”小僮仆按照他的话，把衣服送进内宅。翠翠明白了他的意思，拆开衣服，看到了诗，大为伤心，忍住声音哭泣，另外写了一首诗，也缝在衣服内，交给金生，诗是：

一自乡关动战锋，

旧愁新恨几重重！

肠虽已断情难断，

生不相从死相从。

长使德言藏破镜，

终教子建赋游龙。

绿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谁知也到依！

大意是说：自从家乡发生了战争，旧愁新恨接连不断。肝肠虽然痛断，夫妻感情难断，活着不能跟你在一起，死了也要跟你在一起！使徐德言长期藏着半块铜镜寻找妻子乐昌公主，终于使曹子建写下《洛神赋》而与洛神永绝。绿珠为石崇跳楼，碧玉为乔知之投井的故事常在我心中，今天谁知道也轮到我身上！

金生得到翠翠的诗，知道她以死相许，没有再见到她的希望，更加忧郁，于是就得了重病。翠翠向李将军请求，才能到床前探望他一次，可是金生已经病危了。翠翠用胳膊扶起金生，金生转过头看她，眼泪凝聚在眼眶里，长叹一声，忽然死去。李将军可怜他，把他埋葬在道场山下。翠翠送殡后回家，当天夜里得了病，不再吃药，卧床不起，将近两个月。一天早晨，翠翠对李将军说：“我抛弃了家，跟随了你，已经八年了，流落他乡，没有亲人，只有一个哥哥，现在又死了。

我这一病，一定不能好了，请求把我埋在我哥哥坟边，在黄泉下，希望能有个依靠，免得在他乡作个孤魂野鬼。”说完话就死了。李将军不违背她的志向，终于把她埋葬在金生的坟边，如同东、西两座坟墓。

明太祖洪武初年，张士诚已经被消灭，有一个翠翠家旧日的仆人，以经商为职业，路经过湖州，走过道场山下时，看见有朱红大门的华贵宅院，槐树、柳树互相掩映着，翠翠和金生正肩并肩站着，突然招呼他进院，询问父母还在不在，以及家乡的旧事。仆人说：“小姐与公子怎么在这里？”翠翠说：“开始因为战乱，我被李将军掠来，郎君远道来寻找我，李将军不加阻止，把我归还给郎君，于是就侨居在这里了。”仆人说：“我现在回淮安，小姐可以写一封信向父母报告情况。”翠翠留他住下，给他吃吴兴的特产香糯米饭，用苕溪的新鲜鲫鱼给他熬汤，拿出乌程产的美酒给他喝。第二天早晨，就写一封信报告父母说：

因为父母养育了我，难以报答父母的无限大恩；夫唱妇随，早就成为“三从四德”中的大义。人伦大礼早已确定，要在现实中坚持，又是多么艰难！从前，朝廷将要瓦解，楚地的形势很凶，把权柄交给了别人，海滨群盗拥兵而起，就像小孩在水池中私自戏弄兵器一样。贪暴的群盗像猛兽大蛇一样互相吞并。百姓像雄蜂雌蝶一样，各自逃生。我不能在乱离中保持气节而死，却在仓促间苟且求活。战马驰驱，我跟随兵马到处辗转，望着高天，即使长出八只翅膀也不能起飞，思念故乡，我屡次魂不守舍。大好时光容易消逝，我为青鸾陪伴木鸡而感到伤心。和所怨恨的人在一起，惧怕乌鸦迫害丹凤。即使为了应酬而强作欢乐，终究因为感慨激奋而产生悲哀。夜月下哀愁得像杜鹃啼血一样，最终也是空作蝴蝶双

飞的梦。时间在推移，往事已过去，终于苦尽甜来。现在好比杨素看到破镜已把妻子归还徐德言，王敦已打开了后房的门把婢妾都放回，我们夫妻团聚了，蓬莱仙岛的盟誓得以实现，潇湘岸边与故人相逢。自己可怜命运不好，不为夫妻相逢已晚感到遗憾。我像章台的柳枝，虽然已被别人攀折，又像玄都观的桃花，可喜的是从前赏花的刘郎还没有变心。本来认为宝瓶已被沉埋，金簪已被折断，哪里敢期望像完璧归赵、宝珠返回合浦那样再回到丈夫身边，我们的相逢几乎像玉箫女会见韦皋一样成为两世姻缘，只是比不上红拂女与李靖当时的结合。上天提供了方便，事情并不偶然。煎鸾胶而接续上已断的琴弦，今天我们夫妻重新获得欢爱。寄去一封秘密家信，谨致叮嘱。没有侍奉父母饮食，先写这封信报告情况。

翠翠的父母得到信，特别高兴。她的父亲就与仆人租船，从淮河前往浙江，直奔吴兴，到达道场山下，从前翠翠留仆人住宿的地方，原来是一片荒烟野草，狐兔脚印遍布的地方，以前仆人所看见的房舍，原来是东、西两座坟墓。他们正在怀疑的时候，正巧有个和尚拿着锡杖走过来。他们向和尚打听，和尚说：“这是已故李将军埋葬金生与翠翠的坟墓罢了，哪里有人居住？”他们大惊，拿出翠翠写的书信一看，原来是一张白纸。当时，李将军已被明朝杀死，没有地方去打听详细情形。父亲在坟下哭泣说：“你用书信欺骗我，让我从千里以外来到这里，本来是想要见我一面。现在我已经来到这里了，可是你却隐藏起踪迹，不露形影。我和你活着的时候是父女，死了还何必有距离。你如果有灵，不要惋惜见我一面，来解除我的疑惑。”当天夜里，父亲就住在她的坟边。在三更以后，翠翠与金生跪在前面，悲哀哭泣，父亲哭泣着安慰他

们，翠翠才把事情始末说出来：“从前，祸患发生在家中，战争发生在邻近府县。我不能效仿窦家姐妹宁肯跳崖也不从贼的刚烈行为，竟招来了蕃将沙吒利抢走韩翃宠姬柳氏的悲剧。忍受耻辱，苟且偷生，离开了家乡。遗憾的是把惠兰一样纤弱身体，配给了狡诈的下流蠢货。他只知道夺取石崇家的姬妾，哪里顾得上怜惜一言不发的息夫人呢？呼唤上天而无路可通，度过一天就像三年一样长。丈夫不忘旧日的恩爱，特地从远方来寻找我。假托兄妹关系，才仅仅见过一次面。夫妻感情被隔断，始终不能通信息。他得病先死了，我含冤随后也死了。想求得附葬在一起，希望能共同返回家乡。大概情形就是这样，细事就说不尽了。”父亲说：“我来到这里，本想把你接回家去，来侍奉我。现在你已经死了，将要把你的尸骨迁回祖先的坟茔，我也没有白走一趟。”翠翠又哭泣说：“我生来就不幸，不能尽到照顾老人的礼节，不能归葬故乡。然而这里墓道还安静，灵魂也就安定了，如果重新迁葬，反而要受到骚扰。更何况这里山水秀丽，草木繁茂，已经安定下来了；迁葬不是我所希望的。”就抱着她的父亲大哭。父亲于是就惊醒了，原来是做了一个梦。第二天，父亲用牛羊等祭品在坟下祭奠，然后和仆人坐船返回。到现在人们还指这里为金定、翠翠的坟墓。

本篇通过夫妻活着时被迫分离，死后重新团聚的故事，反映了元末明初战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

本篇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细节逼真，可读性极强。题材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少年时同窗相爱，显然受到过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启发。以兄弟身分相见，及衣领传诗等情节，被叶宪祖改编成戏曲《金翠寒衣记》。此外，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的《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也是从这个题材生发出来的。可见本篇在文学史上，确实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此处为模糊文字，疑似为正文内容，因清晰度不足，无法准确转录。推测为对《刘氏女诡从夫》故事的叙述。）

修文舍人传

瞿佑

夏颜，字希贤，是吴地震泽（今江苏震泽）人。他学问渊博，见多识广，性格豪迈，戴着头巾，穿着布袍，在浙东、浙西之间游历，喜欢慷慨谈论时事，滔滔不绝，不知厌倦，人们很崇拜他。然而他命运不佳，每天都供给不足，曾经感叹说：“夏颜，你修养品行，谨慎做事，怎么就不能使家庭富裕起来呢？”又自己解嘲说：“颜渊居住在简陋小巷中，过着贫困生活，难道是他的道义不够吗？贾谊屈居于长沙王太傅的职位上，难道是他的文章不好吗？李广部下的校尉都封侯拜相了，李广却没有封侯，难道是他的智慧勇敢赶不上部下校尉吗？侏儒都要饱死了，可是东方朔却被饥饿所苦恼，难道是他的才能不够吗？这是命运决定的，不可以侥幸获得，我知道应该顺从接受罢了，怎敢非分强求呢！”

元顺帝至正初年，他死在外乡润州，被埋葬在北固山下。有个与他交情深厚的朋友，忽然在道上遇到他。朋友看到夏颜驱动着高大的马车，拥有很大的伞盖，戴着高高的帽子，衣服上拖着长长的玉珮，像个侯爵伯爵的样子，跟随他的侍从各自手持着仪仗物，在前边开道，后面护卫，气派浩大，不

像往常那样，向北走去，朋友不敢招呼他。一天，朋友早晨起来，又在里巷大门遇到他。夏颜突然掀开帘子下车，作揖行礼说：“老朋友还好吧！”朋友就与他叙述旧日友情，两人手拉手谈得很融洽，与平时没有什么区别。朋友就问他：“我与您分别不长时间，您却能青云直上，登上显要官位，车马仆从，规模这么盛大，衣着穿戴，这么华丽，可以称得上是大丈夫得志的时候了！非常羡慕您！”夏颜说：“我现在在阴曹任职，地位很显要，而且不太忙，老朋友问我，我哪里敢隐瞒？只是走在路上，来不及细说。如果您不厌弃我，可在后天夜间，到甘露寺的多景楼会面，希望能有充裕时间，略谈一谈离别后的情况，不知道可以吗？希望您不要因为阴阳不同而感到惊讶，辜负我诚心诚意的邀请。”朋友答应了他，就告别离开。

这一天的晚上，朋友带着酒前去，夏颜已经先在那里了，看见朋友的到来，特别高兴，迎上去说：“老朋友真是守信用的人，我们可以算是生死之交了！”他就接着往下说：“地府的乐趣，也不比人间差。我现在担任阴间的修文舍人，是颜回、卜商以前担任的职务。阴间用人，选择提拔特别精心，一定要才能相当，职务相称的，然后才可以居官位，享有爵位俸禄，不像人间可以用贿赂买通，可以因为门第高贵而得到选用，可以因外貌漂亮而滥竽充数，可以因为有虚名而取得官位。让我给您论证一下：现在的人世上，官场中间，文官当宰相的人，难道都是萧何、曹参、丙吉、魏相一类的人吗？掌握兵权的武官，难道都是韩信、彭越、卫青、霍去病一类的人吗？在馆阁中写文章的官员，难道都是班固、扬雄、董仲舒、司马相如一类的人吗？州郡的地方官，难道都是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一类的人吗？千里马只能拉盐车，劣马

养尊处优连草料都不想吃；凤凰只能栖息在恶木上，可是猫头鹰却在庭院中乱叫；有德有才的人面黄肌瘦，死在下边，没有才德的人却肩并肩，脚跟脚地得到显赫官职。所以天下太平的日子很少，天下大乱的日子很多，正是因为这个。阴间就不这样，升降一定严明，赏罚一定公平，以前背叛君主的贼寇，败坏国家的奸臣，受高爵享厚禄的，到了这里一定要遭到他们应得的祸殃；以前积善的人家，修德的人士，被阻遏在下位而不得志的，到了这里，一定会享受到他们应得的福分。展转轮回的定数，因果报应的法律，到这里没有谁能逃脱得了。”于是就斟满酒喝了，连喝几杯，靠着栏杆眺望，顺口做了律诗二首，吟咏出来赠给朋友：

笑拍栏杆叩玉壶，

林鸦惊散渚禽呼。

一江流水三更月，

两岸青山六代都。

富贵不来吾老矣，

幽明无间子知乎？

旁人若问前程事，

积善行仁是坦途。

满身风露夜茫茫，

一片山光与水光，

铁瓮城边人玩月，

鬼门关外客还乡。

功名不博诗千首，

生死何殊梦一场！

赖有故人知此意，

清淡终夕据藤床。

大意是说：笑拍栏杆敲玉壶，林中乌鸦被惊散，沙洲上禽鸟在惊叫，一江流水，三更月色，两岸的青山，环绕六朝古都。富贵没有到来，我已经死了。阴阳没有距离，您知道吗？别人如果打听前程，做善事行仁义就是康庄大道。

满身被风吹露打，夜色茫茫，一片山光再加上一片水光。铁瓮城边的人玩赏月色，鬼门关外客人返回故乡。功名不大却做成千首诗，人的生死与一场大梦有什么不同！幸亏有老朋友知道这番心意，整夜在藤床进行清淡。

吟完诗后，他挠挠脑袋说：“人生在世，最上等的是树立恩德，次一等的是建立功业，再次一等的是创立学说。我活着的时候，没有恩德可以称道，没有功业可以述说，然而著作搜集在一起，不少于几百卷，做成的文章，将近一千多篇，都是经过最深入研究，竭尽全部心血完成的。我死了以后，家业衰落，在家内没有开门迎客的童子，在外面断绝了知音的朋友，经过盗贼盗窃，虫子老鼠咬毁以后，这些著作十分之一也没有保存下，特别可惜。还望老朋友爱惜才华，关照旧友，像季札把宝剑送给徐公，范纯仁把装麦子的船送给石曼卿那样慷慨对待朋友，把钱财用到该用的地方，施了恩惠不图回报，把我的著作刻版发行，流传到人们的手中，差不多让我的著作不同草木一样腐烂，这就是老朋友对我的恩赐。说到这里，我是多么惭愧！”朋友答应了他，夏颜非常高兴，举杯敬酒，表示叮嘱的意思。不久，东方逐渐放亮，就告别走了。

朋友回到吴地，打听到他的家，除了散失毁坏的以外，还有他的遗文几百篇。朋友把这些遗文和他所著的《汲古录》、《通玄志》等书放在一起，赶紧命工匠雕版印刷，印成到市场

上去卖，以使它得到广泛流传。夏颜又到老朋友的家门表示感谢。从此以后，他们二人往来从不间断。他家有什么凶吉祸福，夏颜都提前来告诉他。三年以后，老朋友得了病，夏颜前来问候，就对他说：“我在修文府当官，任期已满，要推荐人代替我。阴间虽然不重视这个职务，但是得到它却是很难的。您如果不想当这个官，我也不敢勉强您，万一您愿意当这个官，我一定尽力帮忙。我这么着急的原因，是要报答您给我出版著作的恩德。人生总是要死的，即使再勉强延寿几年，怎么能占据这样的地位呢？”老朋友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就赶紧处理后事，不再治疗，几天以后就死了。

本篇通过夏颜鬼魂的一番议论，说明人世官场黑暗，不如阴间清明公平。其中轮回报应之说并不足取。全文宗旨在于借阴曹骂阳世，是愤世嫉俗之作。

本篇的特色在于人物口中的议论，阴阳对照，古今对比，切中时弊，言词犀利，议论风生，极富说服力。

绿衣人传

瞿佑

天水（今甘肃天水）人赵源，从小失去了父母，现在还没有娶妻。元仁宗延祐年间，他到钱塘（今浙江杭州）去游学，寄居在西湖葛岭上，旁边就是宋朝贾似道的旧宅院。赵源单独居住，感到无聊，曾经在一天晚上出来靠在门外，看见一个女子从东面走过来，穿着绿衣服，头发挽成双环，年龄大约十五六岁，虽然没有华丽妆饰，可是姿态容貌很出众，赵源用眼睛盯了她好长时间。第二天出门，又看见了她，像这样共有多次，每天到傍晚就路过这里。赵源调戏她说：“你的家住在哪里？为什么每到晚上就路过这里？”女子笑着还礼说：“我家与您是邻居，您不知道罢了。”赵源试探着挑逗她，女子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就留下来过夜，两个人感情特别亲密。第二天早晨，她告辞离去，夜间又来了。这样共有一个多月，两个人感情很深。赵源问她姓名和住址，女子说：“您只须得到个漂亮的媳妇罢了，何必勉强知道那些事呢！”赵源还是不停地问，她就说：“我常穿绿衣服，只须叫我为绿衣人就可以了。”始终不肯说出住址在哪里。赵源猜想她一定是大户人家的婢妾，夜间出来私奔，恐怕事情败露，所以不肯说

出罢了。赵源对这个想法深信不疑，对她的宠爱更深了。

一天夜间，赵源喝了酒，指着她的衣服戏弄她说：“这真像《诗经》所说的‘绿衣服啊，绿色作面，黄色作里’尊卑颠倒啊。”女子有惭愧的表情，几夜没有来。等到再来时，赵源问她原因。她就说：“本来想和你白头到老，您怎么把我当婢妾对待，让人难为情，心中很不安！所以几天来不敢陪伴在您的身旁。然而您已知道了我的婢妾身分，现在不再隐瞒了，请让我详细说出来。我和您是旧日的相识，现在如果不是您最深厚的感情打动我，我们也不能相爱到这种程度。”赵源问他原因。女子凄惨地说：“能不难为我吗？我实在不是当代的人，也不是要祸害您的人，是命运决定的，前缘没有结束罢了。”赵源大为惊讶地说：“希望打听详细情况。”女子说：“我是已故宋朝宰相贾似道的丫鬟。本来是临安府清白人家的女儿，从小善于下围棋，在十五岁那年，以棋童的身分到了他家。每当贾似道下朝回来，在半闲堂闲坐时，一定叫我来陪他下棋，深受他的宠爱。当时您是他家的男仆，主管烧茶，常常因为送茶送水，能进到后堂。您当时年轻，长得很漂亮，我看见您后，很爱慕您，曾经把绣罗钱袋，在暗处扔给您，您也把玳瑁胭脂盒送给我。我们彼此虽然都有相爱的心意，可是贾家内外防备严密，没能得到方便的机会。后来被与我们同样身分的奴婢发觉，在贾似道面前说了我们的坏话，于是我与您一起在西湖断桥下被处死。您现在已经转世托生为人，可是我还是鬼，这难道不是命运决定的吗？”说完，就哭泣流泪。赵源也被感动了，过了好长时间，才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和你就是两世的姻缘了，应当更加相亲相爱，来实现从前的愿望。”于是她就留下住在赵源的屋子里，再也不走了。

赵源一向不善于下围棋，她就教给他下围棋，把绝妙高

招都传授给他了。凡是平时以下围棋著称的人，都不是赵源的对手。她还经常谈起贾似道的往事，凡是她所亲眼看见的，都说得特别清楚详细。她曾经说过，贾似道有一天靠着楼台随便眺望，各个姬妾都陪伴着他。正巧有两个戴着黑头巾、穿着白衣服的人，由西湖登上岸来。一个姬妾说：“两位年轻人，真漂亮啊！”贾似道说：“你愿意侍奉他吗？应当让他送上聘礼。”姬妾笑了，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些时候，贾似道命人捧着一个盒子，把众姬妾招到面前说：“刚才有人为那个姬妾送聘礼来。”众人打开盒子一看，原来是那个姬妾的人头，众姬妾都吓得双腿战栗退下去。贾似道又曾经到都市贩卖几百船私盐，太学中有人写了一首诗：

昨夜江头涌碧波，

满船都载相公盐，

虽然要作调羹用，

未必调羹用许多？

大意是说：昨夜江边荡起绿色波涛，满船装载的都是宰相家的盐，虽然作调和滋味用，调和滋味未必能用这么多？

贾似道听到这个消息，于是就把写诗的士子逮捕，押到监狱中，定了诽谤罪。贾似道曾在浙江西部地区推行公田法，民众都受害，有人在路旁写诗说：

襄阳累岁困孤城，

蒙养湖山不出征。

不识咽喉形势地，

公田枉自害苍生。

大意是说：襄阳连年被困，已成一座孤城。在湖山中蒙着大批水陆兵丁，却不出征。不知浙江西部是形势险要的咽喉之地，却在这里推行公田法，白白残害百姓。

贾似道看见了，把那个人逮捕，放逐到边远地区。他又曾对一千名道士施舍斋饭，人数已满一千。最后又有一个道士来到，衣服褴褛，到门前讨斋饭，管事的人因为人数已够了，不肯把他领进去，道士坚决要斋饭，决不离开，不得已，在门旁给他点斋饭。道士吃完以后，把钵盂扣到桌子上就离开了。众人用尽全力举这只钵盂，钵盂一动不动。众人把这件事报告给贾似道，贾似道亲自去举钵盂，就发现上面有两句诗：“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漳州。”大意是说：有好收场的时候便好好收场，在漳州时才能看到开什么花就会结什么果。这时贾似道才知道这是真正仙人降临，可是却不认识他。然而他始终也不明白诗中的漳州是什么意思，咳，谁能知他有在漳州木绵庵被仇人郑隆的儿子郑虎臣杀死的厄运呢！又曾经有个船夫停船在苏堤边，当时正是盛夏，躺在船尾，整夜睡不着，看见三个不到一尺高的人，在沙滩上集会，其中一个人说：“张公来到了，对这件事该怎么办呢？”一个人说：“贾丞相不是行仁义的人，决不会宽恕我们！”一个人说：“我算是完了，你们能看到他的败落！”三个人一起哭起来，跳到水中。第二天，渔翁张公打捞上来一只鳖，直径二尺多长，送到贾府，不到三年，贾似道的祸难发生。动物也能事先知道命运，却逃脱不掉。

听了这番话，赵源说：“我现在与你相遇，难道不也是命中注定的吗？”女子说：“这话实在不差！”赵源说：“你的元气，能长期留在世上吗？”女子说：“命运的定数到了，就会消散了。”赵源说：“那么在什么时候呢？”女子说：“三年吧。”赵源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到了三年的期限，女子果然得病，卧床不起。赵源给她请医生治疗，女子不同意，说：“以前我本来和您说过，姻缘的事情，夫妻的情分，到现在就结束了。”

她就用手握着赵源的胳膊，与他诀别说：“我凭借阴间的身体，得以侍奉您，承蒙您不抛弃我，使我和你交往这么长时间。从前因为一念私情，我们都遭到杀身大祸。然而海枯石烂，这一遗憾也难以消除，地老天荒，这种情感也不会泯灭！现在有幸能接续前生的缘分，实践前世的盟约，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的心愿已经满足了。请从现在告别，不要再思念我了！”说完，面向墙壁躺下，呼唤她，她也不答应。赵源伤心大哭，为她置办棺材，进行殓殓。将要下葬时，灵柩很轻，人们感到奇怪。打开棺材一看，只剩下衣服被褥头簪耳环罢了。于是就把她虚葬在北山下。赵源被她的深情所感动，就不再娶妻，投奔到灵隐寺出家当了和尚，一直到死。

本篇通过绿衣人与赵源续前世姻缘的故事，揭露了宋朝权臣贾似道的暴行，歌颂了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爱情。

本篇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社会的当权者。年轻的丫鬟与童仆相恋，被贾似道残酷处死，不仅如此，一个姬妾因为对男青年说一句赞扬的话，也被贾似道杀死。这是对封建奴婢制度的控诉，因而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周俊作戏曲《红梅记》时，其中“杀妾”、“恣宴”两出戏，均以本篇故事为题材。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李昌祺

五羊城（今广东广州）人田洙，字孟沂，在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即甲子年四月，父亲田百禄赴教官任，他也随着来到蜀地成都。田洙风流文雅，相貌漂亮，琴棋书画，无不通晓。府学生员每天与他在一起游戏，对他的感情都超过了自己的兄弟。凡是远近名山胜景，都去游赏吟诗，几乎走遍了。他曾经说：“我平生懒得追求名利，只要经常登临有美好景色的地方就足够了。”第二年秋天，田百禄将要把田洙送回老家去，田洙的母亲不忍心离开儿子，就说：“儿子来到这里时间不长，怎么能让他回去呢？况且您当官清苦贫寒，路费困难，您应该仔细考虑。”田百禄就与关系亲密的府学生员商量，让他在哪家开个私塾馆，一来可以自己读书考个秀才，一来可以得到薪水作回老家的路费。生员们对田洙能留下都感到是万幸，于是就把他推荐到城郊的大户张家，在丙寅年（公元1386年）正月十八日开馆，府学中的好友一起把他送去，张家很高兴，大摆宴席，把他当作上等宾客对待，并且对田百禄说：“您儿子晚间不要回去了，可让他住在我家。”田百禄同意了。

到了二月十五日花朝节那天，田洙放学回家看望父母，偶然经过一处地方，环境很幽静，山下都是桃树，桃花开得正盛。田洙很喜欢这里，站立徘徊一会儿，忽然看见桃花林中有一个美人，停在花下，田洙不敢回头看她就离开了。从此以后，凡是田洙经过这里，这个美人一定站在门前。有一天，田洙从这里经过，偶然把所得的薪金遗失了，美人命丫鬟捡起来还给田洙，田洙很感激。第二天，前去表示感谢。到了门前，丫鬟进去报告说：“以前丢金钱的公子来了！”把他请进内厅，美人出来相见，笑着问他说：“您不是张运使家的教师吗？”田洙回答：“是的！”并且对送还金钱的事表示感谢。美人说：“张家是我家的亲戚，他家的教师就是我家的教师，还感谢什么？”田洙起身作揖说：“请问夫人门第是谁家？与我的东家有什么亲戚？”美人说：“这家姓平，是成都的大族。我是文孝坊薛家的女儿，嫁给平家的小儿子平康，不幸他早已死了，只剩我现在寡居。”坐了很长时间，茶水已送来两次，田洙告辞要出去，美人挽留他说：“今天晚上暂且住在我家，如果您的东家知道您在我这里，可我又不能很好招待您，我会感到很惶恐惭愧的。”美人就摆上酒宴，设两个席位，与田洙并肩而坐，竭力劝田洙喝酒，话语中夹杂着诙谐戏谑的言辞。田洙认为她是张家的亲戚，一点也不敢放肆。美人说：“听说您是个潇洒的才子，很能吟诗作赋，何必像书呆子那样酸腐呢？我虽然不聪明，也稍懂吟诗，今天既然遇到知音，为什么吝惜交流一下知音的感情呢！”就把家中所珍藏的唐代名人的墨迹全部拿出来给田洙看，其中元稹、杜牧、高骈的诗词手迹尤其多，而且都是真迹，都像新的一样，田洙玩赏这些墨迹，舍不得放手。美人指挥丫鬟撤去旧的菜肴，另外再摆佳肴，其中有很多奇异的美味，田洙都不认识。美人拿过

玻璃杯给田洙斟酒，田洙随口吟一首诗：

路入桃园小洞天，
乱红飞处遇婵娟；
襄王误作高唐梦，
不是阳台云雨仙。

大意是说：途中进入桃源仙境，在红花乱飘的地方遇到美女。像楚襄王一样错作了与仙女相会的高唐梦，遇到的却不是阳台上能协云雨之欢的仙女。

美人说：“这首诗好虽然是好，然而篇幅短小没有趣味，不足以尽兴。我们用‘落花’为题，共同联一首诗怎么样？”田洙说：“遵命。”美人唱道：

韶艳应难挽，芳华信易凋（薛）。

缀阶红尚媚（洙），委地白仍娇（薛）。

坠速如辞树（洙），飞迟似恋条（薛）。

薛铺新蹙绣（洙），草叠巧裁销（薛）。

丽质愁先损（洙），香魂痛莫招（薛）。

燕衔归故垒（洙），蝶逐过危桥（薛）。

粘帙将啼露（洙），冲帘乍起飏（薛）。

遇晴犹有态（洙），经雨倍无聊（薛）。

蜂趁低兼絮（洙），鱼吞细杂藻（薛）。

轻盈珠履践（洙），零乱翠钿飘（薛）。

鸟过生愁触（洙），儿嬉最怕摇（薛）。

褪英浮雨润（洙），残蕊漾风潮（薛）。

积径教童扫（洙），沿流倩水漂（薛）。

媚人沾锦瑟（洙），淪茗入诗瓢（薛）。

玉貌楼前坠（洙），冰容梦里消（薛）。

芳园曾藉处（洙），长路或追镳（薛）。

罗扇姬藏瓣（洙），筠篱仆护苗（薛）。

折来随手尽（洙），带处近鬟焦（薛）。

泥洩犹凄惨（洙），瓶空更寂寥（薛）。

叶浓阴自厚（洙），蒂密子偏绕（薛）。

岂必分茵溷（洙），宁思上砑硝（薛）。

香余何怜窃（洙），珮解不烦邀（薛）。

冶态宜宫额（洙），痴情妒舞腰（薛）。

妆台休浪拂（洙），留伴可怜宵（薛）。

大意是说：美好艳丽花朵应是难留住的，芳香的花朵也确容易凋谢（薛涛）。落花点缀在台阶上，它的红色还能讨人喜欢（田洙），挥落在地面，它的白色仍然娇艳（薛涛）。落花像同树告别一样坠落得非常快（田洙），像留恋枝条一样飞飘得却很慢（薛涛）。落花飘到苔藓地面像新绣上的花朵（田洙），飘到绿草上好像巧妙剪裁的凌绡（薛涛）。落花美丽的身姿为先死而发愁（田洙），魂魄为没人招回而感到痛苦（薛涛）。燕子衔着落花回到旧巢（田洙），蝴蝶追逐落花飞过危险的小桥（薛涛）。落花带着朝露粘到书套上（田洙），被大风吹起时又冲到帘子上（薛涛）。落花遇到晴天还能保持着美态（田洙），经过雨打就更加无聊（薛涛）。蜜蜂低飞时把它和柳絮一起追逐（田洙），鱼儿把它和浮萍一起吞食（薛涛）。落花被女子的绣鞋轻盈踏过（田洙），像玉制首饰一样散乱零碎地到处飘（薛涛）。鸟过使花发愁（田洙），最怕的是儿童戏嬉时摇动枝干（薛涛）。褪色的落花飘浮在雨后的深涧（田洙），残败的花蕊被风涛荡来荡去（薛涛）。落花积聚在道路上被童仆扫去（田洙），沿着河流被水漂走（薛涛）。落花掉在琴瑟上讨人喜欢（田洙），进入贮存诗稿的瓢里被当作茶来烹煮（薛涛）。落花像美人一样从楼前坠落（田洙），冰清玉

洁的容貌在梦里就消失了（薛涛）。有的在花园里曾被坐在身下（田洙），有的在大路上追逐奔马（薛涛）。姬妾用轻罗小扇盛花瓣（田洙），仆人在竹篱边保护着幼苗（薛涛）。花被随手折光（田洙），插到鬓边也就焦枯了（薛涛）。被泥污染了还很凄惨（田洙），花瓶空了更让人寂寞（薛涛）。花叶密花荫自然浓（田洙），花蒂密花籽更多（薛涛）。飘落时哪里一定能分清草地和粪坑（田洙），那就宁可磨硝石点火把它燃烧（薛涛）。剩余的香气为什么舍不得被人窃走（田洙）？玉环已经解下不须邀请（薛涛），妖冶的姿容应该充当宫女（田洙），一片痴情妒忌那舞女细腰（薛涛）。妆台不要随便拂拭（田洙），留下落花伴人度过可爱的良宵（薛涛）。

诗已经联成，美人拿小笺写下来。写完，已经到了二更天，把田洙请进卧室，亲自陪他睡觉，两个人如鱼得水，极尽男女交欢的乐趣。薛涛在枕边深切嘱咐田洙说：“千万不要轻易说出去，如果被您的东家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的名誉节操都要丢尽了。”第二天，把一枚卧狮型玉制的镇纸赠给田洙，送他到门外，说“没有事情的时候再来，不要效仿那种负心的人。”田洙于是就欺骗东家说：“我老母亲很想念我，一定让我回家去住，我不敢留在这里了。”东家相信了他的话。田洙从此以后就经常住在美人那里。超过了半年，没有人知道。只是赏花玩月，饮酒弹琴，享尽了人间的欢乐。一天晚上，美人与田洙讨论诗说：“唐朝人喜欢作回文诗，近来很少见。”田洙说：“只有夫人有柔情深思，谈笑间就能写成。像我荒疏迂钝，就写不了这种诗。”美人笑着说：“请您出题目，我写出来向您求教。”田洙马上说：“以四季为题。”美人就赋诗：

花朵几枝柔傍砌，

柳丝千缕细摆风。
霞明半岭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树松。

凉回翠簟冰人冷，
齿沁清泉夏井寒。
香篆袅风清缕缕，
纸窗明月白团团。

芦雪复汀秋水白，
柳风凋树晚山苍；
孤灯客梦惊空馆，
独雁征书寄远乡。

天冻雨寒朝闭户，
雪飞风冷夜关城；
鲜红炭火围炉暖，
浅碧茶瓯注茗清。

作完，读给田洙听，田洙感叹她诗才敏捷，诗句美妙，将要蘸墨和诗。美人说：“正是《诗经》中所说的‘投给我木桃’，‘报答你美玉’，怎敢期望你回报呢？”田洙回答说：“真是像《楚辞》中所说的‘白雪’加‘阳春’那样的高雅曲调，难以和唱。”也续了四首回文诗：

芳树吐花红过雨，
入帘飞絮白惊风；
黄添晓色春舒柳，
粉落晴香雪复松。

瓜浮瓮水凉消暑，
藕叠盘冰翠嚼寒；
斜石近阶穿笋密，
小池舒叶出荷团。

残日绚红霜叶赤，
薄烟笼树晚林苍；
鸾书寄恨羞封泪，
蝶梦惊愁怕念乡。

风卷雪篷寒罢钓，
月辉霜柝冷敲城；
浓香酒泛霞杯满，
淡影梅横纸帐清。

美人一边读一边笑着说：“真是绝妙好词，只是如果两韵都能和上就更好了。”田洙说：“君子不愿意处处超过别人，所以输了一筹罢了。”田洙又说：“蜀地山水景色奇特美好，自古以来，出了很多佳人，像王昭君、卓文君、薛涛等人，用夫人您与她们相比，还有优劣之分吗？”美人说：“王昭君嫁给远方沙漠中的胡人，卓文君站在垆边卖酒，都很可耻，她们相貌漂亮，命运不佳，都受到辛酸苦恼。假使您能遇到薛涛，也不次于我今天这样，由此说来，自然是优胜的了。”田洙说：“薛涛是个妓女，怎敢同夫人您相比呢？但是她的才华、美貌也算是难得的了。我曾经读过秦再思的《纪异录》，其中说高骈镇守蜀地，曾经开宴会，改行一字酒令，说：‘口，有似没量斗。’薛涛说：‘川，有似三条椽。’高骈说：‘为什么

有一条是弯曲的？”薛涛说：“相公还使用没有量度的斗，穷助酒的三条椽子，有一条弯曲，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女人博学机敏，实在不容易相比。”美人说：“您只知道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像这类事情，仅仅是调戏取笑的话罢了。像那首‘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云万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的诗，可以和杜牧的诗不相上下。她尤其善于制作小笺，到现在蜀地人还称薛涛笺。您却因为她是妓女而看不起她，不算是了解薛涛的人。”喝完了酒，躺在枕头上，田洙赠送给她一副八珠耳珰。美人感谢说：“我一定佩戴上，好像您常在我的耳边一样。”

又过了一些时候，田洙的母亲患病了，于是他就停止了教学，回家侍奉母亲服药，一共有三个多月，母亲的病才痊愈。美人对他长时间不来感到奇怪，恐怕他又遇到别的女人，就写了一首《懊恼曲》发泄对他的怨恨。正赶上田洙母亲的病好了，他又回到私塾教书，当天夜间，就来到平家。美人迎上来说：“为什么离开了这么久？”田洙把实情告诉了她。美人说：“三个月不违背仁义，现在离开人家已经三个月了。”田洙调戏她说：“三个月不知道肉味，知道肉味就在今天夜间了。”谈笑戏谑间，美人把以前作的《懊恼曲》给田洙看，《懊恼曲》是：

黑铅铸剑难为锋，
碧菱制衣宁御风？
歛漆阿胶忽纷解，
清尘浊水何由逢？
请看绿草南园蝶，
并宿花房花亦悦；
鸳鸯头白不相离，

那学秋胡便长别！

东邻美女红玉梭，

雪缕凤机成素罗。

雨意云情肯轻许，

纵然折齿将如何？

深深永巷闭风月，

锦帐蓝缸泪如血，

血点年深久尚红，

至今洒在同心结。

大意是说：黑铅铸剑很难造出剑锋，菱叶裁制的衣裳怎能抵御寒风？歙漆、阿胶粘合的东西忽然分解，清尘、浊水从哪里再相逢呢？请看南园中绿草上的蝴蝶，双双住在花苞上，花儿也为它们高兴。鸳鸯鸟直到白头也不分离，哪能学秋胡那样娶妻五天就长期别离！东邻美女用红玉梭织布，像雪一样的线缕在织机上织成白色绫罗，云雨情意哪肯轻意答应，纵然他像谢鲲那样被投梭打断牙齿又能怎么样呢？深深长巷停止了爱情生活，锦绣帐内，蓝膏灯下，泪流如血。血点时间长了颜色还鲜红，到现在还洒在同心结上。

田洙爱她的才华美貌，对她爱恋得更深。美人也很重视田洙的文才，毫不吝惜地献出全部感情。她对田洙说：“以前联句时，没有发挥出您的全部才华，今天夜间应当轻轻弹奏，慢慢歌舞，稍微喝点酒，略微吟诵，再联句一首，希望见到我们二人势均力敌的才华。”他们就用睡鸭炉焚香，红蚌脯就酒，卷起帘子，望着月亮，并坐在前堂柱下。田洙说：“从前韩愈和孟郊有《城南联句》、《斗鸡》、《石鼎》、《秋雨》等诗作，词气宏大，诗韵险窄，脍炙人口。今天做诗，应该以‘月夜’为题联句，以五十句为限，夫人您认为可以不？”美

人说：“正合我的心意。”田洙就请美人先做诗：

庭月如铺练（薛），池星似撒棋（洙）。

天空河影淡（薛），节换斗杓移（洙）。

梨枣低垂树（薛），藤萝密蔓篱（洙）。

草纷萤火乱（薛），干偃鸟巢倚（洙）。

怪石形疑魅（薛），芳花色胜姬（洙）。

髹盆凉浸水（薛），纨扇静摇颺（洙）。

双陆收散局（薛），琵琶上练丝（洙）。

砌蛩音远近（薛），檐马响参差（洙）。

银作弹筝甲（薛），鼙为冒鼓皮（洙）。

秋菊斜织簾（薛），暑葛巧裁绡（洙）。

宿雁栖还起（薛），惊禽下复疑（洙）。

地幽尘阒寂（薛），城远漏逶迤（洙）。

窈窕来红拂（薛），雍容识紫芝（洙）。

缘深天作合（薛），誓重鬼难欺（洙）。

幸已逢良夕（薛），艰哉遇少时（洙）。

殷勤酬契阔（薛），倾倒极淋漓（洙）。

莲实瑶琴轸（薛），荷筒碧酒后（洙）。

鲙呼能婢斫（薛），瓶唤小鬟持（洙）。

壳破开螃蟹（薛），唇腥啖蛤蜊（洙）。

菱烦纤手剥（薛），肉拔利刀披（洙）。

令急觥行速（薛），讴清曲度迟（洙）。

劝酬兼尔汝（薛），讲论杂乎而（洙）。

冷脆尝瓜果（薛），咸酸啜醢醢（洙）。

艳杯浮琥珀（薛），异器捧玻璃（洙）。

熊掌停犀箸（薛），酥汤进蜜脾（洙）。

渴来便茗好（薛），酣后快冰宜（洙）。

妙句联将就（薛），狂心坐已驰（洙）。
歌筵浑可罢（薛），卧具早教施（洙）。
不用寻桃叶（薛），那须听竹枝（洙）。
媚人莺语滑（薛），恼醉蝶情痴（洙）。
咳处珠凝唾（薛），颦时黛蹙眉（洙）。
钗斜金溜髻（薛），钏冷栗生肌（洙）。
小小真能谑（薛），盼盼最解诗（洙）。
风流云雨梦（薛），宛转艳阳词（洙）。
步缓腰肢袅（薛），鬟低耳语私（洙）。
夜香防窃听（薛），午浴避潜窥（洙）。
绣履含羞脱（薛），银灯带笑吹（洙）。
素罗床畔解（薛），粉汗枕前滋（洙）。
暖玉绡笼笋（薛），春葱指露锥（洙）。
云偏松绿发（薛），浪贴动青帷（洙）。
狎态勘归画（薛），娇颜可疗疾（洙）。
袜尘新舞浣（薛），鬓腻宿油脂（洙）。
荀鹤高文誉（薛），崔莺绝世姿（洙）。
未夸连蒂好（薛），只羨并头奇（洙）。
何处堪题叶（薛），谁家漫结缡（洙）。
漆胶当自固（薛），衽席只余知（洙）。
慎勿萌嫌隙（薛），毋令惜别离（洙）。
芝兰同臭味（薛），松柏共襟期（洙）。
永奉闺房乐（薛），长陪楮墨嬉（洙）。
泰山如作砺（薛），此志莫教亏（洙）。

大意是说：庭中月光像铺上一层白绸（薛涛），池塘中的星影像撒下的棋子（田洙）。天空中银河的影子很淡（薛涛），随着季节变换，北斗星的勺柄方向已经转移（田洙）。梨枣成

熟，压得树枝低垂（薛涛），藤萝的密蔓爬上了篱笆（田洙）。草丛中萤火虫纷纷乱飞（薛涛），树干倾斜，鸟在上面构筑（田洙）。怪石的形状让人疑心是鬼魅（薛涛），芳香的鲜花，颜色胜过美人（田洙）。漆盆因夜凉沁出水珠（薛涛），纱扇也停下来不必煽风（田洙）。双陆赌博已经收局（薛涛），琵琶已经装好丝弦（田洙）。台阶下蟋蟀声音忽远忽近（薛涛），房簷下铃声长短不齐（田洙）。银子作弹筝的指甲（薛涛），鼉皮成为蒙鼓的皮（田洙）。秋竹的斜影像织成的席子（薛涛），夏葛影子把凉布巧妙地剪裁（田洙）。睡觉的大雁栖息又飞起（薛涛），受惊的禽鸟飞下树来还有些疑惧（田洙）。地方清幽，尘世寂静（薛涛），城池远离，漏声连绵不断（田洙）。美丽窈窕的红拂女来到（薛涛），结识了仪表温文的元德秀（田洙）。缘分深，由上天作合（薛涛），誓言重，鬼神也难欺（田洙）。有幸已逢上良宵（薛涛），艰难啊，相遇的时间短暂（田洙）。殷勤酬谢久别相思的感情（薛涛），一杯一盏喝得极其尽兴（田洙）。荷花籽当琴弦垫木（薛涛），荷叶筒作绿色酒杯（田洙）。呼唤能干的丫鬟去切鱼脍（薛涛），呼唤小丫鬟拿来酒瓶（田洙）。剥开螃蟹壳（薛涛），嘴有腥味是因为吃了蛤蜊（田洙）。菱角烦劳细手亲自剥皮（薛涛），吃肉还得拔刀去割（田洙）。酒令紧急酒喝得就快（薛涛），曲调清新拍节却很慢（田洙）。劝酒应酬不用尊称直接称你（薛涛），讲论时夹杂着“乎、而”等虚词（田洙）。尝尝瓜果又凉又脆（薛涛），吃口肉酱和醋有咸有酸（田洙）。艳丽的酒杯浮动着琥珀光（薛涛），捧着的特殊器皿是玻璃制成（田洙）。犀牛角的筷子停在熊掌上（薛涛），酥油汤进入口中脾胃都感到香甜（田洙）。口渴的时候随便什么茶水都好喝（薛涛），喝醉酒后吃一口凉冰最适宜（田洙）。美妙的诗句就要联完（薛

涛)，坐在这里已经意马心猿（田洙）。歌舞宴会都可以撒去（薛涛），睡觉的用具早已命人备下（田洙）。不用像王献之那样寻找爱妾桃叶（薛涛），哪里用得着去听竹枝词（田洙）！讨人喜欢的话语像娇莺那样声音圆润（薛涛），在醉态中像蝴蝶那样情痴（田洙）。咳出的唾沫都像珍珠一样美好（薛涛），皱眉时眼眉更显得黑（田洙）。金钗从发髻上滑下去（薛涛），手镯凉得使肌肤起鸡皮疙瘩（田洙）。苏小小真能戏谑（薛涛），关盼盼最懂得诗意（田洙）。做着风流云雨梦（薛涛），唱着宛转艳阳词（田洙）。脚步轻缓，腰肢柔弱细长（薛涛）；鬟鬟斜低，在耳边私语（田洙）。夜间的甜蜜话语防人偷听（薛涛），午间洗澡躲避别人偷看（田洙）。含羞脱下了绣鞋（薛涛），带笑吹灭了银灯（田洙）。素罗裙在床边解下（薛涛），沾满脂粉的汗珠把枕头润湿（田洙）。暖玉绡笼着竹笋一样的小脚（薛涛），春葱似的嫩指像锥子尖一样露出（田洙）。鬓发松懈头髻偏斜（薛涛），活动剧烈牵动了帷帐（田洙）。亲昵的状态可以入画（薛涛），娇艳的面庞可以充饥（田洙）。袜子被刚刚跳舞弄脏（薛涛），鬓发滑腻是早就涂了油脂（田洙）。你像杜荀鹤那样诗文才高受赞誉（薛涛），你像崔莺莺那样漂亮，举世无双（田洙）。不夸赞并蒂莲的美好（薛涛），只羡慕并头齐开的奇异（田洙）。到哪里去找红叶可题诗（薛涛），谁用得着去举行出嫁仪式（田洙）。如胶似漆自然爱情能牢固（薛涛），床上的乐趣自有我们能体会到（田洙）。千万不要萌生裂痕（薛涛），不要使我们别离（田洙）。芝兰两种香草气味相同（薛涛），爱情像松柏常青不凋，是我们的共同期望（田洙）。永远奉献给你闺房的乐趣（薛涛），长期陪伴你作纸墨游戏（田洙）。泰山如果变成一块磨刀石（薛涛），到那时也不让这种志向改变（田洙）。

有一天，田洙的东家，偶然路过府学，就劝田百禄说：“你儿子每天回家住宿，受不了这种劳苦，让他仍然住在我家，不是很方便有益吗？”田百禄说：“自从私塾开馆以来，他一直住在您家。前些日子因为他母亲有病，暂停教书一个季度罢了，后来他并不曾回家住过，您的话是多么荒唐！”张运使大为惊恐，不敢把话说完就退出来。当天晚间，田洙果然报告要回家。张运使暗中派人观察他住在哪里，走到半路上，田洙就不见了。被派去的人跑回报告张运使，张运使赶紧派人进城，问田百禄，发现田洙果然没有回家。考虑他年轻放荡，一定是住到妓院，然而一想，这里并没有妓院，大为奇怪。第二天，田洙来到张家，张运使问他说：“你昨夜住在哪里了？”田洙回答说：“住在家里了。”张运使说：“不对！我已经派人跟踪先生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府学中也没见到你。”田洙诳骗他说：“因为访问一位朋友，谈话谈了很长时间，回到家里，已经晚了。”张运使知道他在欺骗，叫来追踪田洙的人，让他当面对证。田洙叱责他说：“你到了我家，随后就出城了，等到我回到家，你已经走了，怎么能乱说呢？”那个仆人说：“我昨天夜里住在先生家里，今天吃完早饭才回来，老先生也很惊讶，要亲自来找你。”田洙很窘迫，脸色突然变得很难堪。张运使说：“先生如果私下有家眷，应当把实情告诉我，不要隐瞒。”田洙隐瞒不住，就把事情的始末说出来，并且惭愧地道歉说：“这是因为你家的亲戚挽留我，不是我敢做这种非礼的事。”张运使说：“我家何曾有亲戚在这里？我家各房姐妹也没有嫁给姓平的，一定是有鬼祟。现在你应该保重，不要再去。”田洙点头答应了。到了傍晚，私自到美人那里，把这个意思说了。美人已经知道了，就说：“郎君不要怨恨，命运中的定数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她就与田洙一起痛饮，并且叙

谈欢爱的旧情。到了天亮，美人对田洙说：“从此永远诀别，后会无期了，没有什么可用来表达我的情意。”于是就拿出一只洒墨玉笔管赠给田洙说：“这是唐朝的东西，郎君千万珍藏好。”于是就咽下泪水告别。

张运使料定这个晚间田洙一定再去，自己出去观察他，果然发现他不在书馆内，就进入内宅对他的妻子说：“先生的这件事，不能不让他的父母知道。”就把田洙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了田百禄。田百禄大怒，把他叫回来，用棍子打他。田洙于是就吐露了实情，并且拿出玉镇纸、玉笔管，以及他们联的诗句。田百禄拿过来一看，笔管上刻着“勃海高氏文房清玩”。就对张运使说：“物件已经很稀奇了，诗又很飘逸超群，一定不是一般的鬼怪。”叫来田洙共同前去寻找那个地方，将要接近那里时，田洙指着远处说：“就在这里”。到跟前一看，已经迥然不是以前的景色了。房屋全都没有了，只是水绿山青、桃林依旧。张运使对田百禄说：“对了，这地方相传是唐朝妓女薛涛下葬的地方，后人因为郑谷的《蜀中诗》中有‘小桃花缭绕薛涛坟’的句子，于是就栽种了桃树一百棵，作为春游时玩赏的场所。您儿子所遇到的美人，一定是薛涛。并且她所说的嫁给平家小儿子平康，是妓女住的平康里。她所说的文孝坊，城中也没有这样的匾额，而且‘文’字与‘孝’字合成一个‘教’字，说的是教坊，是唐朝妓女所住的地方。薛涛是蜀地的乐妓，所以住在教坊，不是薛涛是谁？况且笔上刻着‘高氏清玩’几个字，那是唐朝西川节度使高骈贮存的。高骈，字千里，他镇守蜀地时，薛涛在众多乐妓中，最受宠爱，笔和镇纸，都是高骈赠送的。还有所藏的字帖真迹，又是高骈与元丞相、杜荀鹤的最多，元稹与杜荀鹤都有诗赠给她，就是‘锦江腻滑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的

诗句。她是薛涛的鬼魂已经毫无疑问，而且东西确实出在高骈之手，不用深究了。”田百禄认为正确，然而恐怕他最终被迷惑，赶紧把他打发回广州。他珍藏着这几件东西，经常拿出给别人看。过了两年，田洙考进了学宫，成为生员。明太祖洪武甲戌年（公元1394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山东省曹县知县，最终也没有别的变故。

作者李昌祺，名叫李祯，昌祺是他的字。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考中进士，曾任庶吉士、礼部郎中、广西布政使等官。他曾参与修纂过《永乐大典》。效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所载都是幽冥人物灵异之事，其成就却赶不上瞿佑。

本篇写的是人鬼婚恋故事。薛涛是唐代才女，以前虽有写薛涛的作品，但多短小，不足以表现出她的才华。作者李昌祺是一位集句能手，在本篇中把薛涛的才华反映得很充分，所以影响较大。后来凌濛初作《二刻拍案惊奇》时，在第十七卷《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中就用这个题材入话。

本篇的不足之处是作者过于炫耀才华，联句有冗长之感。

桃园女鬼

祝允明

严州城（今浙江桐庐）东门外有个桃树园，是个乱坟地。园中种植桃树，四周有墙围绕。明孝宗弘治年间，有一个青年，在元宵节晚上观灯后回家，走过桃树园旁边，偶然抬头一看，见到一个少女，靠在墙头上，露出半截身体，容貌特别漂亮，低头看墙外的青年，一点也不隐蔽。走路的青年人略微看她一眼，也没在意，没有理她，继续向前走。遇上一个人和他是同路。青年人是卫中的预备兵丁，和他同路的人也和他是同样身分。他们二人一边走一边闲谈，那个人问青年结婚没有，青年说：“没有”。那个人问青年说：“今年多大了？”青年说：“十九岁了”。又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了他。走了很长时间遇到岔路，两人分开各自走自己的路。

青年单独行走，夜渐渐深了，行人也很稀少，渐渐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就是那个靠着墙看他的少女，正向前追赶他。青年惊异地问她，少女说：“我平时就认识你，你忘记了。今天看到你单独回家，所以特意跟随你，将要一同到你家去，打算同你共享一夜的欢乐，你为什么惊异？”青年说：“你为什么自作多情？”少女就说出他的小名，生辰八

字和家事，都很详细，一点也不差。原来是刚才尾随他们后面，从他嘴里听到的。青年听了她的话都没有错，已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一起到了青年的家。他家中有父母，住在一个屋子，他单独住一间房。开始出门时，自己锁上了房门，等到回来时，没有呼唤父母，自己打开住室，少女已经在屋里坐着呢，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能早已在屋里。在灯下细端详她，特别娇美，化妆艳丽，衣着打扮也特别新鲜华丽，都是绫罗绸缎衣服。父母已经睡下，他要到厨房去拿饭食。少女说不必去了，我已经带来了。就从桌案上取来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有煮熟的鸡、鱼、肉等和已经烫过的温酒。拿过来他们共同又吃又喝，那些菜肴还都是热的。吃完就睡觉，少女解开衣服，内衣、外衣都是新做的。少女就与他交欢，还是个处女。将要到天亮时，少女自己走了。青年仍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到了夜间，她又来了，就像昨夜一样，与青年一起吃喝交欢。后来，没有一天晚上不来。

渐渐的时间长了，他家的近邻听到他们的谈笑声，暗中观察，看到了少女。对他的父母说：“你们的儿子一定是引诱了清白人家的女孩和他同居，最终将要败露，祸患就要连累到你们二位老人，该怎么办？”父母就在夜间一起去偷看，果然看见少女还在。父母特别爱他们的儿子，没有惊动他们。第二天，把儿子叫来，告诉他缘故，告戒劝说儿子说：“我们不忍心向官府报告，使你犯罪，你应该赶快拒绝她。不然的话，与其怜悯你而使我们两个老人受牵连，还不如狠心抓住你们去报告官府。”儿子不敢隐瞒，把以前的因由全部说出来。虽然心中想拒绝她，可是又恋恋不舍，而且她又自己能直接前来，没有办法断绝关系。少女也知道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畏惧回避。

父母对他们没有办法，又同邻居商量，邻居劝青年的父亲向官府主动报告，父亲听从了邻居的意见。案子展转报告到李知府那里。李知府把青年叫来，不等审问，他就自己承认了，然而却不知道她的姓名住址。李知府考虑这个案件，认为大概是妖怪作祟，不是活人，不对青年用刑，教给他办法，让他把长线缝在她的衣服上，第二天再检验观察。青年接受了这个办法就回家去了。

等到夜间，青年进入自己的卧室，少女早已在屋里了，迎上去对他说：“你怎么忍心想要给我衣服缝上长线呢？袖子里的针线赶快交给我！”青年人争夺不过她，就交给了她。第二天，青年向知府报告了，知府说：“今天晚间应当用剪刀剪断她的衣襟。”给他一把剪刀，他就回家了。少女又迎上来，愤怒地说：“为什么又要剪我的衣襟？赶紧交出剪刀来！我暂且宽恕你。”青年把剪刀交给她。他又报告了知府，知府大怒，立即命令几个兵丁和百姓前去抓她。兵丁将要到青年的家时，少女在屋里已经知道了。当时天空晴朗，忽然下起大雨，众人不能近前，就返回去报告知府。知府更加生气，命令一位强健的县丞，率领几十名兵丁前去抓她，少女也在屋中。县丞和兵丁将要来到，忽然雷鸣电闪，大雨像倾盆一样下起来，雷声轰击，电火划过，人们都不能前进，也返回去报告知府。知府说：“那么只好听任她作祟了。”又叫来青年问他说：“少女的相貌到底什么样？衣服是什么颜色？”青年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她的内外衣裳全是绞丝的，都是新做的。每次睡觉脱衣服时，堆积得很多，而且前后都是一样的，始终没有更换一件。其中一件青背心，紧紧穿在身上，不大脱下。即使有时脱下，也与一条柳黄色的裤子一起放在被边，不肯暂时离开。知府说：“你回去吧，从此以后，你只管照常接待她，我

自有办法。”青年就回去了。当时，通判某人也在座，知府看着通判说：“我有一句话，想要对您说，恐怕您生气罢了。”通判说：“怎么回事？”知府沉默好长时间才说：“这个人所遇的少女，恐怕是您心爱的小姐吧？”通判大怒说：“谈论公务，为什么这么侮辱我？我纵然没有才能，也是您的同事，我家能出这种事情吗？您为什么这么荒唐？”知府只是笑着对他说：“您回家去，问问夫人。”通判更加生气，几乎要大骂知府。通判立即起身回家，赶紧叫来妻子，大骂知府，说：“我被那个老畜牲所侮辱，他竟然敢说出这种话。”妻子问他详细情况，通判说：“知府那老畜牲，先问那个青年，听青年说少女的容貌衣服如此这般，竟看着我说出这番话。”妻子惊讶地说：“您先别生气，或许果真是我们家的大小姐呢？”原来通判有个长女，还没到成年就死了，临时把她埋在桃树园中。青年说的那容貌衣服都很对，通判才稍微缓和下来。出去对知府说：“我妻子说那少女可能是我们的女儿吧！”知府说：“本来有这种事，况且阴阳是两个世界，您为什么生气？只是希望您不要可怜她，任凭我裁治罢了。”通判也姑且答应了他。

后来也没有什么举动，少女还像以前那样到青年家来。又过了很长时间，有一个巡盐御史到府内视察，事情处理完要离开这个府。府里集中三百多名弓箭手护送，知府与官吏送到郊外。巡盐御史离开，知府返回。弓箭手完成任务，应当解散，知府命令：“不要解散，跟我走。”绕道从东门出城，返回时到了桃树园，知府停车，指挥弓箭手全都进入桃树园，立即命令他们发掘少女的坟墓。一看少女棺材前头，有一个洞穴像手指那么粗，洞穴周围光滑，好像有动物经常出入。就剖开棺材，看到少女面貌像活人一样，就点火把她焚烧了。原来知府知道女鬼神通广大，所以把这件事压下不提，乘她不

防备的时候，忽然发动进攻，女鬼果然不能抵御。知府恐怕鬼气侵害青年已深，又怕女鬼来纠缠，就把青年召到城内，命他看守府中银库，与共同服役的人一起值宿。三个月没有灾病，就把青年放回家了。那鬼祟就断绝了，后来那青年也没有其他变故。这件事情发生在弘治年间。

作者祝允明（公元1461—1527年），字希哲，因生枝指，自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文学家、书画家。他博览群书，为文多奇气，尤工书法，海内闻名，与唐寅、文徵明、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著有《怀星堂集》、《苏材小纂》、《前闻记》等，本篇选自他的《语怪》。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与人鬼斗争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在强大封建势力压迫下的男女爱情悲剧。

本篇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女鬼形象。女鬼爱上一位过路青年，获得青年与她相爱的情节，反映出她的聪明伶俐。在青年父母和邻居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她毫不顾忌，反映出她爱得大胆。当青年在知府指使下给她衣服缝长线，剪她衣襟，她并没有加害青年，只是要下工具了事，反映出她爱得深挚。当知府派兵丁来时，她进行了坚决抵抗，把知府弄得无可奈何，反映出她勇于为维护爱情而斗争的品格。至于最后被知府用计焚烧，也只说明女鬼经验不足，没有斗过老奸巨猾的知府而已，使读者对这一悲剧产生了无限同情。

叶 生

蒲松龄

淮阳县有个叶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无论是写文章或者是作词、赋，在当时来说都属头名。由于他命运不佳，在考场上总是不得志。

正碰上有个东北人丁乘鹤到淮阳来当县令，看到他的文章感到非常出奇。把他找来唠一唠，说得非常投合，于是丁县令很高兴，把他留在县衙里读书，还经常给他些钱或粮养家。省里考试的时候，丁县令在学政面前说了不少好话，于是他考了个第一名。

丁县令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京城考试之后，把他的底稿要来诵读，拍手称赞。没想到时运不济，文章争不过命运，到了发榜的时候，依然像鸟儿断翅一样跌落在榜外。叶生懊丧地回到家中，觉得愧对知己，愁得形容枯瘦，呆若木鸡。丁县令听说，把他招来，当面安慰他。叶生哭泣不已，丁县令很可怜他，并同他约定，等自己任满带他一同进京，然后再带他一块到北方去，叶生无限感激。

叶生辞别了丁县令回到家中，关起门苦读。过了不久，由

于疲劳、忧郁便卧病不起了。丁县令不断派人问候送东西；可是药也吃了上百副，都不见效。

丁县令正赶上得罪了上司免去了县令的职务，将要离开任所回老家去。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我没有几天就要回东边的老家去了，所以迟迟没动身，就是为了等您罢了。只要您早上来，那么我晚上就可以出发。”把信送到他的床前，叶生拿着信感动得哭起来。他让送信的人捎回一个口信说：“我病得很重，很难一下子痊愈，请您先走吧。”送信差役回到县衙告诉了丁县令，丁县令不忍心马上出发，还是留下来慢慢地等待。

又过了几天，守门人忽然通报叶生到了。丁县令很高兴，把他迎上来问候，叶生说：“我得了点小病，有劳先生长久地等待，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有幸现在可以跟您走了。”于是丁县令立刻整理行装，告诉明日一早就出发。

丁县令回到了家里，让他的儿子拜叶生为师，早晚都跟他在一块读书。丁公子的名字叫再昌，当时已经十六岁了，还不会写文章。但是丁再昌很聪明，一篇文章只要看过三两遍，就不遗忘；过了一年就能下笔成文了。再加上他父亲的关系，于是就成为秀才，到县里的学校上学了。叶生把平时考试所作的文章，都整理出来交给丁再昌去读，在省里考试的时候，七道题，一点不漏，答得非常圆满，中了个第二名举人。

丁县令有一天对叶生说：“您拿出了所有的本事，使我的儿子成了名，然而您的才能长期被埋没，怎么办呢？”叶生说：“这恐怕是命运吧，不过我托您的福分，使我的文章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让天下人知道我半生沦落，不是我的才能不佳，我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况且，读书人能得到一个知己，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何必非把我这身白色秀才服脱掉，才算是

有作为呢。”

丁县令认为他长久在外做客，会耽误了来年的考试，劝他回去看看，叶生闷闷不乐，丁县令也不忍心勉强他，嘱咐儿子进京时为他捐个前程。丁再昌在礼部考试中又取得了好成绩，在礼部主了政，把叶生带到国子监，早晚在一起研究学问。

又过了一年，叶生参加省里考试，得中了举人。正在这时丁再昌被派到南方去负责治河，于是就对叶生说：“我去的那个地方离您的家乡不远，先生青云直上，何不衣锦还乡快乐一下？”叶生听了也很高兴。于是选定了好日子，急忙上路。到达淮阳县界，派差役、马匹送他回去。

叶生回到家，看到门庭萧条，心里很悲伤，迟迟疑疑地走进院里，正赶上妻子端着簸箕出来，看见叶生，扔下簸箕就跑。叶生悲伤地说：“现在我发迹了，只三四年没见，怎么居然不认识了？”他的妻子离他远远地说：“你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还说什么发迹不发迹。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掩埋您的尸体，只是因为家贫、孩子小罢了。现在阿大已经长大成人了，就要占卜个好日子安葬你了，你可别弄神弄鬼地吓唬我们活着的人了。”叶生听说，无限悲伤，慢慢地走进屋里，果然看见灵柩在那儿停着，于是扑倒在地就不见了。妻子吃惊地到跟前一一看，衣、帽、鞋、袜像蚕蜕皮一样蜕了下来，非常哀痛，抱着衣服大哭起来。

他的儿子从私塾馆回来，看见门前的车马，说是他父亲回家了，吓得急忙跑去告诉母亲。母亲挥泪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事情。又仔细地打听了一下随从的人，才了解了事情的始末。随从的人返回去后，向丁再昌报告了情况。丁再昌听说，泪水沾湿了衣襟。于是就驱车到他家中来吊唁，出钱为他办

理丧事，用举人的礼仪规模，安排了叶生的葬礼。又给叶生家留了很多钱，让请老师教他儿子攻读。又在学政面前把他儿子推荐一番，第二年，叶生的儿子考中了秀才。

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清初著名的小说家。出身商人家庭，从小热中功名，却屡试不第，到了晚年才当上贡生。他一生很不得志，以教书为业。在与各阶层人士交往中积累了很多创作素材，他著作很多，诗、文、词、赋、戏曲、俚曲等均有佳作。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

《聊斋志异》以讲鬼说狐的浪漫主义手法，揭露抨击封建礼教的束缚，科举制度的腐朽以及封建统治的黑暗，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现实生活，其艺术成就达到了古代文言小说的高峰。鲁迅先生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这个评价颇为精辟。

本篇通过叶生的不幸遭遇，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虚伪性，反映出作者对落第士子的深切同情。

作者用多种表现方法塑造出一个怀才不遇的书生形象。“文章词赋，冠绝当时”，是直接叙述叶生的才华。丁再昌十六岁还写不成文章，经叶生教导，竟然连连高中，衬托出叶生确实有真才实学。“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用人物语言抒发胸中的块垒忧愁。篇幅虽然不长，人物形象却血肉丰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画皮

蒲松龄

太原有个姓王的书生，起早赶路，看见一个女子，怀里抱着包袱，独自在路上奔跑，看样子，脚步很吃力。王生紧走几步赶上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美丽的女子，心里很喜欢她，于是问道：“为什么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夜间行赶？”那女子说：“你这个走路人，不能帮助我解除忧愁，何劳相问？”王生说：“你到底有什么忧愁？说出来，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地方，决不推辞。”女子悲伤地说：“父母贪图钱财，把我卖给一个大户人家作妾。大老婆非常嫉妒，早晨骂，晚上打，百般侮辱我。我实在忍受不了，就想远远地逃走。”王生问：“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女子回答说：“逃亡在外的人，哪有一定的去处。”王生说：“我家不远了，就委屈你到我家歇歇脚吧。”那女子非常高兴，就答应了。王生替她拿着包袱，领着她一同回了家。到家之后女子看屋里没有别人，就问：“您为什么没有家小呢？”王生回答说：“这是书房。”女子又说：“这个地方很好。如果你可怜我，想让我活下去，就让我住在这里。不过请千万要保守秘密，不要泄露出去。”王生答应了。于是她就同王生在一起住下了。她让王生把她藏在一个秘密

的屋子里，过了好几天，别人也没发现。

王生向妻子稍稍透露了消息，妻子陈氏怀疑她是大户人家的陪嫁女或者是小妾，劝他赶快打发她走，王生不听。偶然一次到集市上去赶集，遇上一个道士，看见王生很惊愕地问道：“你最近遇见了什么？”王生答道：“没有。”道士说：“你身上被邪气缠绕，怎么说没有呢？”王生竭力辩白，道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被迷惑得太深了！世上竟有死到临头而不醒悟的人呀！”王生认为道士的话很怪，便对那女子产生了怀疑，又一想，明明是美丽的女子，怎么会是妖怪？想必那道士用除妖镇邪等把戏混饭吃吧。

时间不长来到了书房的大门外，推一推门，从里面闩上了，没能进去。心里有些怀疑她，于是翻过短墙，来到书房门外，又一推房门，也闩着。王生便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跷起脚跟从窗孔偷看，看见一个恶鬼，青面狰狞，锯齿獠牙，正把人皮铺在床上，用彩笔进行描画。不一会儿，放下彩笔，举起人皮，像振抖衣服一样披在身上，接着就变成了一个美女。

王生看到这种现象，非常害怕，就像兽一样四肢着地爬了出来。他急忙去追赶那个道士，可是不知去向了。到处寻找，后来在郊外碰上了。王生跪在地上向他求救。道士说：“请让我赶走它，这家伙下了不少功夫，才找到了一个替身，然而，我不忍心伤害它的性命。”于是道士就把一支蝇甩子给了王生，让他挂在房门上。临分别时约定好下次在青帝庙会面。

王生回到家中，不敢再进书斋，就直接回到自己的卧室里，把蝇甩子挂在门上。一更天左右，听门外有刷刷的响声。王生自己不敢起来看，就让妻子起来往外偷看。妻子看见那女子来了之后，看见蝇甩子不敢进来，站在那里咬牙切齿，好

长时间才离去。不一会儿，又返回来骂道：“该死的道士在吓唬我，难道到嘴的东西最终还要再吐出来吗？”于是取下蝇甩子把它撕碎了，打破房门闯进来，径直登上王生的床，撕开王生的肚子，掏出王生的心走了。王生妻子陈氏大声地哭号。丫鬟进来点灯一看，王生已死，一腔子血淌得满床都是。陈氏吓得不敢哭出声来。

第二天，让王生的弟弟二郎跑去告诉道士。道士愤怒地说：“我本来很可怜它，鬼东西竟敢如此！”道士跟着王生的弟弟二郎来到王家，那女子已经不知去向了。道士仰起头来四下里看看说：“幸而逃得不远。”又问：“南院是谁家？”二郎说：“是我家。”道士说：“现在就在你家。”二郎惊愕，认为不在自己家。道士问道：“有不认识的人来过吗？”二郎回答说：“我早晨起来就到青帝庙去了，实在不知道，让我回家问问去。”去了不一会儿，返回来说：“果然有。早晨有个老太太来我家，想给我家作仆人干家务活，我妻子就把她留下了，现在仍然在我家。”道士说：“就是这个东西。”于是道士就随二郎来到家里，举着木剑，立在院当中，高喊：“孽鬼！偿还我蝇甩子！”那老太婆在屋子里听见，立刻变了颜色，慌张地走出门来想逃走，道士赶上去向它猛击。那老太婆倒在地上，人皮哗啦一下脱了下来，变成恶鬼，躺在地上像猪一样嚎叫。道士用木剑砍下它的头，剩下的身子变成一股浓烟，砸在地上滚作一个烟团。道士拿出一个葫芦，拔开塞子，放在烟团中，葫芦口把烟嗖嗖地吸了进去。不一会儿，吸得干干净净。道士把葫芦口一塞，装进口袋。大家再看那人皮，手脚、眉眼无不具备。道士把人皮卷起来，像卷一幅画一样，发出哗啦的响声，卷完之后也放在口袋里，于是告别想走。

陈氏在门口迎着跪下磕头，哭着向他请求起死回生之术。

道士推辞说自己不能。陈氏更加悲哀，跪在地下不起来。道士沉思了一下说：“我的道术浅，实在是不能起死回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他或许能行。”陈氏问：“是谁？”道士说：“街市上有个疯子，常常躺在粪土中，你向他叩头哀求试一试。假如那个疯子侮辱你，你可别生气呀。”

二郎平时也知道有这样一个疯子，于是就告别道士跟嫂子一块到街市上去。看见一个要饭的在道上癫狂地唱着歌，鼻涕流出有三尺长，肮脏得使人无法接近。陈氏跪着用膝盖前行。那讨饭的人笑着说：“美人爱我吗？”陈氏向他诉说来意。那疯子又笑着说：“谁都可以做你的丈夫，救活他干什么？”陈氏又坚决哀求他，他说：“怪事，人死了，来哀求我把他救活，我是阎王爷呀！”生气地用棍子打陈氏，陈氏忍着疼痛让他打。街市上来看热闹的人，渐渐地围成了一堵人墙。那讨饭的疯子咯出一把痰，举到陈氏的嘴边说：“把这个吃了吧。”陈氏红涨着脸，表现出为难的样子。一想起道士嘱咐的话，于是勉强地吃了。到喉咙里觉得硬得像一团败絮，叽哩咕噜地咽了下去，到了胸口就停在那里了。讨饭的疯子哈哈大笑说：“美人，爱我喽！”于是站起身来，头也没回地走了。陈氏跟随在后面，看见他进到庙里去。到了庙里再看，不见踪影了。前后找个遍，也没一点影子。陈氏便羞惭悔恨地回家了。

陈氏回到家里，既悲痛丈夫死得惨，又为当众吃痰受辱而悔恨，哭得前仰后合，只愿立刻就死去。想擦净血迹，收王生尸入敛，家人都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看，谁也不敢靠前。陈氏只好抱尸收肠，一边整理一边哭。由于哭得厉害，声音都嘶哑了。忽然想呕吐，觉得胸口间的那个硬东西突然涌了上来，没等回头，就掉在王生的腔子中了。陈氏感到很惊奇，低

头一看，是人的心脏，在腔中还突突直跳呢，冒出腾腾的热气，像烟雾一样。陈氏非常奇怪，急忙用两手把腔子合上，使劲地抱紧，稍一松，热气就从裂缝中哧哧地冒出来。于是赶快撕来一块白绸子紧紧地包扎好。用手摸一摸尸体，渐渐温乎了。用被子给他盖上，半夜起来再看，已经能呼吸了。天亮的时候竟复活了。王生醒过来说：“我恍恍惚惚好像做了一个梦，只觉得胸部有些隐隐约约地痛。”看看伤口，结了像铜钱厚的痂，又过了不久，就痊愈了。

本篇通过王生受骗被害的故事，说明一切妖魔鬼怪都用“画皮术”乔装打扮自己，掩盖其凶恶本质，以达到害人的目的。本篇的寓意深刻之处，还在于揭示了王生受骗的原因，贪欲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是非不分，人妖莫辨，这对读者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陆 判

蒲松龄

陵阳地方有个书生叫朱尔旦，字小明，性情十分豪放，只是不很聪明；学习很勤奋，却没有名气。有一天，学社众生在一块饮酒，有人戏弄他说：“您豪气出名，如果能在今夜里把阎王殿左廊下的判官背来，大家明天就聚钱请你喝酒。”

陵阳有个阎王殿，神鬼全是用木头雕刻的，又用颜色加以绘饰，真像活的一般。东边廊下有个站立着的判官，绿色的脸皮，红色的胡须，面目十分狰狞凶恶。在夜间常常有人听见两廊下有拷打和审讯的声音，所以人们一到那里，都觉得毛骨悚然。所以众人用这件事给他出难题。

朱尔旦笑着站起身来走了。过了不长时间，他在门外大声叫着说：“我把长胡子主考官请来了。”众人吃惊地站起身来，不一会他就把判官背进了屋里，放在桌子上，举起酒杯一连敬判官三杯酒。众人看了，都瑟缩着身子有些坐不稳了，又让他把判官背走。朱尔旦又把酒洒在地上，进行祷告说：“学生狂放无礼，请大宗师原谅，千万不要怪罪。我的茅舍距此不远，有时间请到我家去喝酒，希望别为此造成隔阂。”说完又把判官背了回去。

第二天，众人果然请他喝了酒。到了天快黑下来的时候，他半醉半醒地回到了家里，酒兴还没尽，又挑灯独饮。忽然有人掀开帘子进来，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判官。他急忙站起身来说：“唉，我恐怕快要死了！昨天晚上我冒犯了您的神威，今天晚上恐怕是要我去受刀斧之刑的吧？”判官张开长满长胡子的嘴笑了，说：“不是。昨晚蒙你和我约定，今晚偶然闲暇，特赴您这位豁达人的约会。”朱尔旦非常高兴，拉着他让他快坐下，亲自去洗杯盏，点火热酒。判官说：“天气温和，可以冷饮。”朱尔旦遵从命令，把酒瓶放在桌子上，赶快让家里人做菜、备果品。他的妻子知道之后，非常害怕，告诉他不要出去。他不听，等把果品、菜肴备好后就端了出来。两人推杯换盏，开始询问姓氏。判官说：“我姓陆，没有名字。”朱尔旦同他谈学问，他对答如流。朱尔旦问：“你懂得八股文吗？”判官回答说：“好坏也能分得出来，阴司诵读，与阳世大体相同。”陆判官好酒量，一口气能饮十杯酒。朱尔旦因为饮了一天酒，于是觉得身子摇晃，伏在桌子上就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只有昏暗的残烛，鬼客已经走了。

从这以后，陆判官三两日来一趟，与朱尔旦的感情越来越融洽，有时还同床脚顶脚地睡起来。朱尔旦把自己的文稿拿出来给陆判看，陆判拿起红笔勾勒一番，说都不佳。

有一天夜里，朱尔旦喝醉酒先睡着了，陆判还仍然独斟。朱尔旦在醉梦中，忽然感觉到腹内微痛。醒来一看，陆判端坐在床前，割开他的肚子，掏出肠子和胃，一条一条地整理呢。他惊愕地说：“咱俩平时无仇无怨，为什么杀我？”陆判笑着说：“不要怕，我给您换一颗聪明的心。”他很快把肠子装进腔子里，把腔子合上，最后用裹脚布把朱尔旦的腰束好。一切收拾完毕，看床上没有一点血迹，只觉得腹中有些麻木。

看见陆判把一块肉放在桌子上，就问他，陆判说：“这是您的心，做文章思路不敏捷，原因就是心窍堵塞了。刚才我在阴间，在千万个心当中，选择了一颗最好的，给您换上了，留下这个来补那个缺数。”于是站起身来，掩上门走了。

到天亮的时候解开衣服一看，刀口已经合上了，只留了一道红线。从那以后，朱尔旦文思敏捷，过目不忘。过了几天，又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给陆判看，陆判说：“可以了。但是您福分薄，不能得到大福大贵，只是个秀才、举人罢了。”朱尔旦问：“何时能考上？”陆判说：“今年就能夺魁。”不久，朱尔旦考秀才得了头名；秋天考试又中了头名举人。同学社的诸生平时老戏弄他，等看了他考卷上的文章，无不相视而惊，仔细地追问才知道陆判换心的奇迹。大家一齐求朱尔旦，让他做介绍，都愿意跟陆判结交，陆判就答应了。众人大设宴席等待，将近一更天，陆判来了。红胡子飘动，两目炯炯如闪电。众人茫然失色，牙齿相击，渐渐都溜走了。

朱尔旦看到大家都走了，就拉着陆判回家饮酒，酒兴正浓的时候，朱尔旦说：“您为我洗肠换心，我收到很大好处，还有一件事麻烦您，不知可以不可以？”陆判请他吩咐。朱尔旦说：“我的妻子，是我的结发妻子，身条长得不错，只是面容不太好看。想再麻烦您一下给换个脑袋，怎么样。”陆判笑着说：“好吧，容我慢慢想办法。”

又过了几天，陆判半夜来敲门。朱尔旦急忙起来把他让进来。点着灯一看，见他用衣襟包着个东西。问他是什么，陆判说：“您前些日子嘱咐我的事，很难物色。刚才正好得到一个美人头，前来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朱尔旦打开包袱一看，脖子上的血还滴着呢。陆判催促赶快进卧室，连鸡犬都不要惊动了。卧室的门已经闩上了，陆判到门口，用手一推，门

就自己开了，到了卧室见夫人侧身睡着了。陆判把美人头递给朱尔旦抱着，自己从靴筒中拔出像匕首一样雪亮的刀子，一手按着夫人的脖子，一手拿刀用力一切，像切腐物一样，夫人的头就滚落在枕边。急忙从朱尔旦怀中取美人头安在脖子上，审视端正后，然后把头用力按了按，接着又拿来枕头给夫人枕好。让朱尔旦把割下来的人头拿到僻静的地方埋好，陆判才走了。

朱尔旦的妻子醒了，觉得脖子有点麻木，脸上有些干巴巴的，用手一搓，有血片，很害怕，叫丫鬟打来水想洗洗。丫鬟见夫人的脸上血迹斑斑，惊吓得几乎昏了过去。洗完了，盆里的水全都是红的。夫人抬头，丫鬟又看到面目全非，更加害怕。夫人拿着镜子自己照照，吃惊得连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朱尔旦走进屋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再反复细看，弯弯的两道长眉毛伸到鬓边，一笑颧下两个深深的酒窝，真成了画中的美人了。解衣领再看脖子，有一圈红线，上下肤色截然两样。

原来，本县吴侍御有个女儿非常美，还没有结婚就死了两个未婚夫，所以十九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元宵节那天去逛閻王殿，游人杂乱，其中有个流氓无赖看见了她，觉得她长得很美，就打听她的住处，晚上爬梯子进院，掏出房门进去，把一个丫鬟杀死在床下，然后就要强奸她。她极力反抗，大声呼喊，那无赖贼一恼就把她杀了。

吴夫人听到了喊声，让丫鬟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看见屋里的两具尸体，简直吓丢了魂。全家人都起来了，把小姐的尸体停放在堂上，把被贼人砍下来的人头放在颈项旁边，满门号啕大哭，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揭开被子一看，小姐身子还在，可是人头没有了。于是把看守的丫鬟全打了一顿，

说她们看守不严，让狗叼去吃了。

吴侍御把这起案子告到府衙，知府下令四处捕贼，三个月了也没捉到。渐渐有人把朱家换头的奇闻告诉了吴侍御，吴侍御有些不信，派个仆妇去他家探视，看见朱夫人，吓得马上回去禀报吴侍御。吴侍御看见女儿的尸体还仍然在，又惊又疑，自己也判断不准。最后他猜想，可能是朱尔旦会妖术，杀了自己的女儿，就去盘问朱尔旦。朱尔旦说：“我妻子在梦中就有人把头给换了，实在不知是什么缘故。说是我杀的，太冤枉了。”吴侍御不信，就告到官府。

知府把朱尔旦的家人都审遍了，都和朱尔旦说的一样，郡守也定不了案。朱尔旦回到家里，去向判官求救，判官说：“这并不难，我让他的女儿自己去说。”吴侍御夜间梦见女儿对他说：“我是被苏溪杨大年所杀，跟朱举人无关。是他认为自己的妻子不美，陆判官把我的头拿去给他妻子换上了。所以，我虽然死了，但我的头还活着，希望不要跟他们结仇。”吴侍御醒来把梦告诉了夫人，夫人也做了同样的梦。于是吴侍御就把梦情告诉了知府，知府一追查，果有杨大年。把杨大年抓来，上刑问供，杨大年果然招供认罪。于是吴侍御就去拜访朱尔旦，并请求见见他夫人，从此，两人便成了岳父和女婿的关系了。最后把朱尔旦妻子的头给吴侍御女儿的尸体安上就埋葬了。

后来，朱尔旦三次进京考试，都因犯规而落榜。于是再也不打算考进士了。

又过了30年，有一天晚上，陆判告诉他说：“你的寿命不长了。”朱尔旦问还有多长时间，陆判告诉他还有五天。朱尔旦说：“还能相救吗？”陆判回答说：“这是上天的命令，人有什么办法呢？况且在豁达的人看来，生和死都是一样，何

必活着就乐，死了就悲呢？”朱尔旦也以为是这样。于是就准备衣服棺木等物，准备好了，穿戴整齐之后就死了。

第二天，朱夫人正趴在棺木上哭泣，朱尔旦忽然从外边飘飘悠悠走进来，夫人很害怕，朱尔旦说：“我真的变成了鬼，但同活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我考虑你们孤儿寡母的，真是有些恋恋不舍。”夫人极端悲痛，泪水湿透了衣襟。朱尔旦依依不舍地安慰她。夫人说：“古代有还魂的说法，您既然能显灵验，何不再复活呢？”朱尔旦说：“天命不可违背。”妻子问他：“在阴间担任什么职务？”朱尔旦说：“陆判推荐我掌管文书有官职爵位，没有什么痛苦。”夫人还想跟他再说些什么，朱尔旦说：“陆判跟我一块来了，请设一桌酒宴。”说完就急急忙忙出去了。夫人照他的话准备完了，只听见屋里欢声笑语，声音非常响亮，和生前一样。等半夜再去窥探，屋内寂静，什么也没有了。

朱尔旦死之后，三五日就回来一趟，有时还在家里住宿，过问一些家务事。他的儿子朱玮才五岁，来了之后，总是把儿子抱在怀里。儿子长到七八岁时，就在灯下教他读书。儿子朱玮特别聪明，九岁就能写文章，十五岁就考上了秀才进县学去读书，他竟不知自己的父亲已经死了。从此，朱尔旦来的次数渐渐地少了，个半月来一次罢了。

又有一天晚上，朱尔旦来了对夫人说：“现在我要和你永别了。”夫人问他：“要到哪里去？”朱尔旦说：“奉上天谕命去做太华卿，就要出发远去赴任了，公事烦杂，道路又远，所以不能来了。”夫人与儿子都拉着他哭泣，他对夫人说：“不要这样，儿子已长大成人了，家中日子也过得不错，夫妻哪有百年不散的呢？”又回头对儿子说：“好好做人，不要败坏父亲留下的家业，十年后再见吧。”出门径自走了，再无音

信。

后来朱玮二十五岁中了进士，官授行人之职。奉皇帝之命去祭西岳华山，路过华阴县的时候，忽然有一队装饰华丽的车马，飞快地向他的仪仗奔驰来。朱玮很惊讶，仔细地看看车中人，原来就是他父亲。他急忙下车，哭着跪在道的左侧。父亲停下车子说：“你做官的名声很好，我死也可以闭上眼睛了。”朱玮跪着不起来，朱尔旦催促车马快走，头也不回地飞驰而去。走了几步，又回头看，解下佩刀派人送给朱玮，远远地喊道：“佩上这把刀，它能使你富贵！”朱玮想追上去，看到车马从人飘然如风，转眼不见了。

朱玮悔恨了好长时间，抽出刀来一看，制作非常精致，上面雕刻着一行小字，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朱玮后来官升到司马，生了五个儿子：老大叫朱沉，老二叫朱潜，老三叫朱洸，老四叫朱浑，老五叫朱深。有一天朱玮梦见父亲朱尔旦对他说：“佩刀应该赠给朱浑佩戴。”朱玮答应了。朱浑后来官至总宪，政绩远近驰名。

本篇通过人鬼交友的故事，塑造了一个面目凶恶，心地善良的阴曹判官形象，反映出人们对聪明、美丽、善良等美好事物的追求。

作者驰骋想象，大胆夸张，换心变愚笨为聪明，换头变丑妇为美人，情节惊险，扣人心弦，使本篇成为《聊斋志异》中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方法的成功之作。

聂小倩

蒲松龄

宁采臣，是浙江人。为人慷慨、直爽，洁身自爱。常常对人说：“我平生不喜欢妻室之外的女色。”

有一次，他到金华去，走到城北，住在一个寺庙里。寺庙中殿堂、宝塔很壮丽，然而院中长着没人高的蒿草，好像很久没人到这里来了。东西两边的僧房，双门虚掩着，唯有南面一间小房的门闩、门锁像是新换的。大殿的东角，修长的翠竹足有一把粗；台阶下有个大水池，里边的野荷已经开了花。他心里特别喜欢这个幽静的环境。正好赶上省里的学官到金华对秀才进行考试，城里的客房价格很高，于是就打算在这里住下来。他一边在庙里散步，一边等待和尚回来。

太阳落山时，有个书生模样的人走来，打开南面那间小房的门。宁采臣赶忙过去行礼，并把自己想在庙里住下的意思向他说了。那人说：“这里没有房主，我也是客居在此。如果你不怕这里荒凉冷落，能住下来，我一早一晚能向您请教，这也是很幸运的了。”宁采臣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把蒿草垫起来当床，支起块木板作桌子，打算在这里住一段。

这天晚上，明月当空，月光似水，宁采臣与那读书模样

的人在殿廊下促膝交谈，各自都报了姓氏、名字。那个书生自我介绍说：“我姓燕，名赤霞。”宁采臣疑心他是来金华考试的，可是听他的口音又很不像是浙江人。就问起他的家乡在哪里，那人说：“我是陕西人。”他的语言特别朴实诚恳。过了一會兒两人把话说完，就拱手告别，各自回房中就寝。

宁采臣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好长时间也睡不着。忽然听见北墙外有人在低声细语地说话，好像是住着家口。宁采臣翻身起来，到北墙的石窗下偷偷向外看了看：只见墙外有个小院落，院子里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还有一个老太太，身穿大红袄，头上卡个银木梳，弯腰驼背，老态龙钟，在月下跟妇人说话呢。那妇人说：“小倩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了？”老太太说：“恐怕快要来了吧？”妇人又说：“没向您发牢骚吗？”老太太回答：“没听到，可是看她有些愁眉苦脸的。”妇人说：“那丫头真是不知好歹。”话还没说完，有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走来，月下看去，好像非常艳丽。老太太笑着说：“背后不能议论人，我们俩正谈到你，你个小妖精悄没声地就来了，幸好没说你的坏话。”她又接着说：“小娘子真是个画中人，如果我老婆子是个男人，也得被她把魂勾了去。”那女子说：“你老不夸讲两句，还有谁说好啊？”妇人、女子又不知说了些什么，宁采臣以为是邻居的家眷，就回来睡觉没有再听下去。

又过了一些时候，才寂静无声。宁采臣刚要睡着，觉得有人进屋子里来，急忙起来一看，原来是北院的那个女子。宁采臣惊讶地问她，女子笑着说：“今晚的月色很好，我睡不着，愿意跟您共享男女之欢。”宁采臣板起脸来说：“你应提防别人议论，我也害怕别人闲言淡语，咱俩稍一失足，廉耻就全丧尽了。”女子说道：“夜深人静，不会有人知道的。”宁采臣

赶她走。女子犹犹豫豫，好像还有话说。宁采臣又呵斥说：“快走！不然我就叫起南房里的那个燕生。”女子有些害怕，就退出去了。到了门外，忽然又返回来，把一锭黄金放在褥子上。宁采臣拿起来扔到门外台阶上，说：“不义之物，怕脏了我的口袋！”女子很惭愧，出了门，拾起金子说：“这个男人，真是铁石心肠。”

第二天早晨，有个兰溪地方的书生带着仆人来到这里等候考试，住在东边那个房间里，到了夜间突然死去。脚心有个小孔，像是用锥子扎的，还往外渗着血，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过一宿，仆人也死了，症状和他一样。

傍晚，燕赤霞回来了，宁采臣问他昨天发生的事是什么缘故，燕赤霞认为是鬼魅作祟。宁采臣平时就刚直，对这事也颇不在意。

半夜时分，那女子又来了，对宁采臣说：“我见过的人多了，还没见到像您这样刚直的人。您实在是个圣贤，我不敢欺骗您。我叫聂小倩，十八岁就死了，葬在这座寺庙的旁边。我被妖怪胁迫，为它干这种下贱的勾当；我觑着脸见人，实在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现在庙里没人可以再杀了，恐怕夜又要亲自出马来杀您。”宁采臣听了很害怕，请求聂小倩想办法，聂小倩说：“跟燕赤霞住在一个屋里，可以免遭杀害。”宁采臣问：“为什么不迷惑燕生呢？”聂小倩说：“他是个奇人，所以不敢迷惑他。”宁采臣又问：“你是用什么办法迷惑人的呢？”聂小倩说：“如果接近我，跟我亲热，我就暗地用锥子扎他的脚心，他就会立刻昏迷过去；然后抽取他的血供妖精喝；第二种办法是用金子迷惑，其实那不是金子，是罗刹的鬼骨，如果谁留下它，就能截取他的心肝。这两种方法都是投其所好罢了。”宁采臣非常感谢聂小倩。问她戒备的时间，

聂小倩告诉他明天夜里。临别的时候聂小倩又哭着说：“我已掉进了茫茫的深海，找不到岸边了。我看您正气冲天，一定能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如果您要能收取我的尸骨，带回家乡埋葬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您对我的恩德就不亚于再生的父母。”宁采臣毅然地答应了。于是又问她埋葬的地方，聂小倩说：“您只要记住白杨树上有个乌鸦窝的，下边埋的就是我。”说完走出门外，忽然不见了。

第二天，宁采臣怕燕生到别的地方去，早晨起来就去告诉燕赤霞，请他到自己的房里来。辰时以后，就开始准备酒菜，并留意观察燕赤霞的动静。喝完酒宁采臣就要求燕赤霞搬来和他同住。燕赤霞借口性情孤僻、喜欢肃静来推辞。宁采臣不依，硬是把行李搬了过来。燕赤霞不得已，只得听从宁采臣的安排，搬过来住了。他嘱咐宁采臣说：“我知道您是个大丈夫，我很倾慕您，有些心里话，一时也很难向您说。请您千万别翻看我的箱子和包裹，不然对你我都不利。”

宁采臣点头答应，就各自睡下。燕赤霞把一个匣子放在窗台上，躺在枕上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进入梦乡了。宁采臣睡不着，到了一更左右，窗外隐隐约约有个人影。不一会靠近窗户往里窥探，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光。宁采臣非常害怕，刚要喊醒燕赤霞，忽然窗台上的石匣子裂开，从里边冲出一个东西，像飞出一条白色的绸子，把窗上石棂撞折，闪电般地射出去，又立刻回到匣内，就像电光消失一样。燕赤霞发觉这后，翻身起来，宁采臣装睡暗中观察动静。只见燕赤霞捧起匣子查看了一下，又从匣内取出一个东西，对着月光看了看，闻了闻，晶莹雪白，长约二寸，宽像韭菜叶差不多。然后又包了数层，仍放回窗台上的破匣子里，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妖怪，竟这么大胆，把匣子都给弄坏了。”于是

就又躺下要睡。宁采臣非常惊奇，坐起身来问燕赤霞，并且把刚才看见的情况也告诉了他。燕赤霞说：“既然我们是知心朋友，怎么敢再隐瞒呢。我是个剑客，今天如果不是有窗子上的石椁挡害，那妖怪会立刻被射死；现在虽然没死，也受了伤。”宁采臣问道：“您所秘藏的是什么东西？”燕生回答说：“是宝剑。刚才我闻了闻，上边有妖气。”宁采臣想看一看，燕赤霞慷慨地拿出来给他看，竟是闪闪发光的一只小剑。于是宁采臣对燕赤霞更加重视了。

第二天早晨，宁采臣出来看看窗外，果然，有血迹。宁采臣出了寺庙往北走，见一片荒坟。果然有棵白杨树，树顶上有个乌鸦窝。等到计划好之后，赶紧整理行装，要返回家乡。临行的时候，燕赤霞摆酒宴，为他饯行，情义很深，把一个破剑袋赠给宁采臣，说：“这是宝剑的袋子，您把它珍藏起来，妖怪就不敢接近您了。”宁采臣想拜他为师，跟他学剑术。燕赤霞说：“像您这样刚直讲信义的人，是可以学剑术的。然而您是个富贵中人，不是我们这一类的人哪。”

宁采臣假托有个妹妹埋在这里，于是就挖掘出聂小倩的尸骨，又买来衣服被褥装敛好，租了一条船就回到了家里。

宁采臣的书斋挨着一片野地，他就在书斋外修造了一座坟墓，把聂小倩埋在那里。埋好之后还祭奠说：“我可怜你是个孤鬼，把你葬在我的书斋旁，你的歌声、哭声我都能听得到。这样，你可不受男鬼的欺侮，这一罐薄酒，虽然不算清香甘甜，也请你别嫌弃。”

宁采臣祭奠完毕往回走，忽然后面有人招呼道：“等一下，我和您一块走！”宁采臣回头一看，原来是聂小倩。只见小倩高兴地感谢说：“您是个讲信义的人，即使我替您死十次，也不足以报答您对我的恩情。请让我跟您回家，去拜见父亲、母

亲，让我当妾，或者是当丫鬟，我都不后悔。”

宁采臣又仔细地看看，只见她的皮肤像云霞一样，白嫩红润；脚像春笋，又翘又尖。白天看上去更加妖艳无比，宁采臣就把她领到书斋里，嘱咐她先坐等一会儿，就先回内宅告诉母亲，母亲非常惊讶。当时，宁采臣的妻子已经病了好长时间了，母亲告诉他不要跟妻子说，怕吓着她。说完聂小倩轻盈地走了进来，跪在地上就叩拜。宁采臣介绍说：“这就是聂小倩。”开始母亲惊恐得来不及看她一眼。聂小倩对宁母说：“我孤苦一人，远离父母兄弟，蒙公子照顾，恩深意厚，我愿意服侍公子一辈子，来报答公子的大恩。”宁母见聂小倩艳丽可爱，才敢跟她说道：“姑娘你能看重我儿子，我无比高兴，但是我这辈子就只有这一个儿子，指望他传宗接代，不敢让他娶鬼为妻。”小聂说：“我实在没有别的想法。我这个死在九泉之下的人，既然不被老母亲所信任，就让公子作我的哥哥吧，让我跟在您老人家的身边，早晚侍奉您怎么样？”宁母听聂小倩说得很诚恳，就答应了。聂小倩就想去拜见嫂嫂，宁母推说宁妻有病在床，才停止。聂小倩就立刻到厨房里代替母亲做饭，出来进去，像是长住的人。

天黑下了，母亲对她有些怕，催她去睡觉，却又不给她设床铺。聂小倩了解了母亲的意思，于是走了。路过书斋想进去，却又退回来，在门外徘徊，好像怕什么。宁采臣叫她进来，聂小倩说：“屋内有剑气逼人，前两天在道上我不见您，也是这个缘故。”宁采臣开始醒悟是那个剑袋的缘故，就把剑袋取下来挂到别的屋子里去了。聂小倩进了书斋，坐在灯下，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又过了好长时间，她问宁采臣说：“晚上还读书吗？我小时候读过《楞严经》，现在忘了一大半。求您给我借一卷，晚上有了空闲，来让哥哥教教我。”宁采臣

答应了她的请求。又坐下来，好长时间不说话，二更天都过了，也不说走。宁采臣催她去休息，她悲哀地说：“我这个地下的孤鬼，真害怕回到荒凉的坟墓里去。”宁采臣说：“我书斋中再没有别的床铺了，况且兄妹之间应该避嫌。”聂小倩听了，站起身来，满脸愁容几乎要哭起来，两脚来回挪动不愿往外走。后来她又毅然地走出门去，到了门外的台阶上就不见了。宁采臣心中很可怜她，想留她睡在别的床铺上，又怕母亲嗔怪。

早晨起来，拜见母亲，侍候母亲洗脸梳头完毕，就下堂去操持各种家务，没有一样不称宁母的心。到了晚上就自动告退，路过书斋就进去在灯下读经。估量宁采臣快要睡觉了，她就凄惨地离去。

在这以前，宁采臣的妻子一病倒，宁母就整天操劳，累得直不起腰来；可自聂小倩来了之后，觉得轻闲多了，心里很感激她。天长日久，宁母心疼小聂就像心疼亲生闺女一样，竟忘记她是鬼了。晚上也不忍心让她再离开，就留她和自己一块住。聂小倩刚来的时候不能吃饭，过了半年渐渐能吃些稀粥了。宁采臣与母亲都非常疼爱她，谁也不再提她是鬼了，别人也分辨不出来。

过了不久，宁采臣的妻子死了。宁母心里有娶小聂做儿媳的意思，但又怕对儿子没好处。聂小倩经过观察知道了宁母的意思，找了个适当机会对宁母说：“我在咱家住了一年多了，母亲应该知道我的心地好坏了。因为我不愿意祸害过路的人，才跟随公子来到这里。我对公子的一片痴情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公子为人光明磊落，无论是上天，还是世人，都很钦佩。我想陪伴帮助公子三五年，借着公子的发达，我也能受封，也就使我在九泉之下感到无比光彩了。宁母也知聂

小倩并无恶意，可是就怕她不能生养。聂小倩说：“至于儿女那是天赐的。公子命中注定有三个儿子，不会因为娶个鬼妻上天就剥夺他的福命。”

经聂小倩这么一说，宁母信了，就去找儿子进行商议。宁采臣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就大摆酒宴，请来了亲戚朋友。有人想看看新娘子，小聂便打扮得非常漂亮出来见客，满屋子人都看呆了，反而不怀疑她是鬼，倒怀疑她是仙女。从那以后，远近亲戚的女眷，都拿着礼物来进行祝贺，争着抢着和她交往。聂小倩善于画兰花、梅花，把一些画好的条幅送给大家作为报答。得到画的人，都小心珍藏起来，作为自己的光荣。

一天，聂小倩低头坐在窗前，心里非常不安，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她忽然对宁采臣说：“那个剑袋在什么地方呢？”宁采臣说：“因为你怕它，所以我就把它收藏在别的屋子里了。”聂小倩说：“我受活人的气息已经很长时间了，不会再害怕了，应当把它取来挂在床头上。”宁采臣追问她为什么，她说：“三天来，我心跳得厉害，我怕金华的那个老妖怪再来。她恨我远逃，怕是早晚要找上来。”宁采臣果然把剑袋找来，聂小倩反复看了说：“这是剑仙用来盛人头的，所以破成这个样子，不知它杀死了多少妖怪！我现在看了它，还觉得浑身发抖呢。”

于是就把那剑袋挂了起来。到了第二天，又让人把它挂在门上。晚上聂小倩与宁采臣正对灯坐着，刷的一声，有个象鸟一样的东西飞来，聂小倩吓得藏在幔帐后。宁采臣往外一看，有个像夜叉似的東西，两只眼睛发着光，吐着红舌头，往前一扑好像是要抓取什么。可是到门口却退回去了；在那犹豫了很长时间，又渐渐地接近剑袋，用爪子想摘下来，把

它撕碎。剑袋突然咔嚓一声响，袋子鼓得像箩筐那么大，好像有个像鬼似的东西从袋子里探出身来，一把把夜叉揪了进去，接着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剑袋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宁采臣看了又是害怕又是惊讶。聂小倩也从幔帐后出来，高兴地说：“这回可没事了。”摘下剑袋一看，里面只剩下几斗清水罢了。

后来又过了几年，宁采臣果然中了进士。聂小倩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宁采臣娶了一妾，妾与聂小倩两人又各生一个儿子。三个儿子长大，也都做了官，成了名。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反映出青年男女对美好爱情的强烈追求。

《聊斋志异》中人鬼婚恋的故事不少，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也很多。作者在塑造聂小倩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少女形象时，突出了两个方面。其一是有正确的婚恋观。聂小倩本来是因受妖怪胁迫而去害宁采臣的，美色、金钱都没有奏效，反而被宁采臣的美德所感动，从而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其二是她的贤惠品德。当宁母不同意儿子娶鬼妻时，她就与宁采臣兄妹相称，服侍老母，操劳家务，耐心等待，为了避嫌，克制着感情上的煎熬，也不与宁采臣住在一起。直到取得宁母信任后，才正式结婚，表现出她贤惠而不轻薄的品德。正因如此，聂小倩的形象，与其他女性形象不雷同。

巧 娘

蒲松龄

广东有个官绅姓傅，六十多岁，生了个儿子叫傅廉。傅廉很聪明，不过，从生下起男性器官就不健全。十七岁了，生殖器官才像蚕那么大。远近人家听说后，没有肯把女儿嫁给他的。自己认为这辈子要绝后，白天晚上地忧愁，也毫无办法。傅廉跟随老师读书，有一天老师偶然外出办事，正赶上书馆前有耍猴子的，他就出来看热闹，耽误了功课。怕老师回来时自己受到责备，于是就跑了。

他离开家往前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姑娘，带着一个小丫鬟出现在他的面前。那姑娘一回头，傅廉发现她艳丽无比。那姑娘在他前面缓慢行走，傅廉紧走几步从她身边过去。那姑娘突然回过头对丫鬟说：“你去问问那位公子，是不是要到琼州去。”丫鬟把傅廉叫住探问。傅廉问她有什么事，那姑娘说：“如果到琼州去，有封书信，麻烦顺便捎回家里。我老母亲在家里，她会很好地招待你的。”傅廉逃出来，本来没有一定的去处，一想到乘船到琼州去也很好玩，就答应了。那姑娘把信拿出来交给丫鬟，丫鬟又把信交给傅廉。傅廉又打听了她的姓氏、家庭住址，那姑娘说：“姓华，住在秦

女村，离琼州北郊三四里路。”

于是傅廉乘船去了。到了琼州北郊，天已经黑下来了。打听秦女村，都没人知道。又往北走了四五里路，天空中已经出满了星星，升起了月亮。旷野上荒草挡住了视线，没有旅店，进退两难。见道边有座坟，想靠上去休息一夜，又怕野兽来袭击。于是就爬到树上，像猴子一样蹲在树杈间。又听见松涛呜呜响，小虫吱吱哀叫，心中惊恐不安，心里后悔得像火烧的一样难受。忽然听到下边有人说话，低头往下一瞧，看见有个院落，一个漂亮的女子坐在院中的石头上，两个丫鬟挑着灯笼，分别站在两边。那漂亮的姑娘看看左边的丫鬟说：“今天晚上月明星稀，把华姑送给的茶沏一杯来，咱们来观赏这美好夜色。”

傅廉认为她可能是鬼怪，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连大气都不敢出。忽然她身后那个丫鬟仰起头来一看，说：“树上有人！”那女子吃惊地站起身来说：“哪里来的大胆狂徒，竟敢在暗中偷看人！”傅廉非常害怕，又无处躲藏，于是就从树上盘旋下来，跪在地上乞求饶恕。那女子走到跟前一看，转怒为喜，拉他和自己坐在一起。傅廉偷偷用眼睛扫了一下，只见她有十七八岁，长得特别漂亮。听她说话，也是当地的口音。那女子问道：“公子想到哪里去？”傅廉答道：“替别人送书信。”女子又说：“旷野有很多暴徒，在野外住宿不安全。如果不嫌我家简陋，就请到我家休息。”

于是那位女子把傅廉请到屋里。屋里就有一张床，让丫鬟在上边放开两床被。傅廉自惭形秽，要求住在床下。那姑娘笑着说：“贵客到门，我怎敢像三国时陈元龙那样，自己睡在床上，让客人睡在床下呢。”

傅廉不得已，于是只好和她同床睡下，由于心里紧张，睡

觉的时候一点也不敢舒展。不大一会儿，那女子偷偷地把手伸进被窝，轻轻地捻他的腿。傅廉假装睡着了，好像没有觉察到。又过一会儿，那女子掀开被子钻了进来，用手推他，傅廉还是没有动。那女子便往下摸他的生殖器。女子手停了，非常失望，悄悄地离开被窝走了。不一会儿，听见那女子哭泣起来。傅廉惭愧得无地自容，只恨老天爷使自己成了一个有生理缺欠的人。那女子又把丫鬟叫起来让点着灯。丫鬟看她脸上有泪痕，惊讶地问她受了什么委屈。那女子摇头说：“我只恨自己命苦。”丫鬟站在床前正在察颜观色。那女子说：“把那个人叫醒，打发他走吧！”傅廉听说后，更加羞愧。又怕半夜三更，茫茫旷野无处投奔。正在发愁时，一个妇人推门进来。丫鬟说：“华姑来了。”傅廉偷眼一看，是一个五十多岁、风韵犹存的女人。妇人看见那女子没睡，就问是什么原因，那女子没有回答。妇人抬头一看床上有人躺着睡觉，就问：“同床的是什么人？”丫鬟代替回答说：“夜间有个少年公子来借宿。”妇人笑着说：“不知道巧娘今天是洞房花烛呀！”看见女子脸上的泪水未干，惊讶道：“洞房之夜，悲伤哭泣可不是个道理，莫不是新郎官太粗暴了吧？”那女子不说话，哭得更厉害了。

妇人想掀开衣服看看傅廉，一掀衣服，有封书信掉在床上。妇人拿起信来一看，惊讶地说：“这是我女儿的笔迹呀！”打开一看，连连悲叹。那女子问是什么原因，妇人说：“是三姐捎来的家信，说她的丈夫吴郎死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可怎么办呀！”那女子说：“他本来说是给别人带书信的，可他没说送到哪里，送给谁，幸而没打发他走。”

妇人叫傅廉起来，问他书信是怎么来的，傅廉就把经过叙述了一遍。妇人说：“这么远的路，麻烦你给送信来，我该

怎么报答你才好啊？”说着又仔细地看了看傅廉，笑着问：“怎么得罪巧娘了？”傅廉说：“不知道。”妇人又追问那女子，女子长叹一声说：“可怜我活着的时候嫁给一个像太監一样的人，死后又遇到了这样一个人，所以才悲伤。”那妇人回头看着傅廉说：“这么个聪明人，看上去是个男的，原来还是个女的。是我的客人，不能长久地打扰别人了。”

老妇人于是就把傅廉领到东边那座厢房里，伸手到傅廉的裤子中检验一下，笑着说：“无怪巧娘哭泣，万幸的是还有根基，还可以医治。”

妇人便挑着灯翻遍了所有的箱笼，找出一粒黑色的药丸，递给傅廉，让他立即吃下去，又小声地嘱咐他不要动，才出去了。

傅廉躺在床上，心里核计不知这药是治什么病的。要到五更天的时候，刚一醒来，就觉得肚脐下有股热气，一齐冲到裤裆间，感到两腿之间垂着个东西在蠕动。自己用手一摸，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心中非常惊喜，如同一下子得到皇帝的最高奖赏一样。

窗纸发白的时候，妇人进来，给傅廉送些烧饼来，嘱咐他在屋里耐心坐着休息。出去后把门反锁上了。她又对巧娘说：“这位公子有捎书带信的功劳，我要把三娘找来，让她们认作干姐妹。我暂且把门锁上，免得有人打扰使他烦恼。”老妇人说完就出去了。

傅廉在屋中转了几圈觉得很无聊，经常从门缝往外看，就像鸟从笼子里往外看一样。他望见院子里的巧娘，想打招呼向她说明情况，可是又羞愧地打消自己的念头。一直等到半夜，老妇人才带着她女儿回来。

老妇人打开门说：“可把公子给闷坏了，三娘，快过来拜

谢吧！”

途中遇到的那位姑娘慢慢腾腾地走进来，向傅廉行个礼。老妇人让他们以兄妹相称呼。巧娘在一边笑着说：“姐妹相称也可以。”大家一块来到了堂上，围坐在一块饮酒。喝着酒，巧娘又开玩笑地说：“太监公公，也对美人动心吗？”傅廉说：“瘸子不会忘记鞋子，瞎子不会忘了眼睛。”

大家在一块说说笑笑很热闹。巧娘以为三娘一路劳累了，就催她去休息。妇人回头使眼色，让三娘跟傅廉一块去，三娘羞红了脸不动。妇人说：“这个小伙子，其实是个大姑娘，怕什么？”于是催促他们一块走了。又暗地里告诉傅廉说：“背地里你是我的女婿，表面上你是我的干儿子，就这样了。”

傅廉也很高兴，挽着三娘的手，上了床，新磨的刀，初试锋刃，它的快劲就可想而知了。事后又在枕上问三娘说：“巧娘是什么人？”三娘回答说：“是鬼。她的才貌无双，就是命运不好。嫁给毛家的一位公子，生理有缺欠，十八岁还不能行男女之事。巧娘郁郁不乐，含恨而死。”傅廉吃惊，怀疑三娘也是鬼。三娘说：“实话告诉您吧，我不是鬼，而是狐狸。巧娘没丈夫孤身一人，我母女两个没有家，就借住在此。”傅廉非常惊愕。三娘说：“不要怕，虽然我们是鬼和狐狸，但是都不害你。”

从此，大家整天在一起吃喝谈笑，十分快乐。虽然知道巧娘不是人而是鬼，傅廉看她长得漂亮，想亲近她却没有什么机会。傅廉宽容有涵养，善于说笑话，巧娘也很喜欢他。有一天，华氏母女将要出去，又把傅廉锁在屋中。

傅廉被锁在屋中，心里又闷又气，于是在屋里转了几圈，隔着门招唤巧娘。巧娘让丫鬟试了好几把钥匙，才把门打开。傅廉附在巧娘的耳根下说想单独跟她在一起，于是巧娘就把

丫鬟打发走了。傅廉拉巧娘上床，紧紧地拥抱着她。巧娘开玩笑地摸一下他脐下说：“可惜你这个男儿，这里缺那个东西。”话还没说完，触到手上的那个东西却有一把粗了。巧娘惊异地说：“为什么那天晚上那么小，今天突然变得这么大？”傅廉笑着说：“那天晚上它怕见生人，所以缩小了；现在受不了讽刺、嘲笑，所以才像青蛙一样，气得鼓了起来。”于是两人便进行交欢。不一会儿，巧娘又生气地说：“现在我才知道华姑锁门是有原因的。过去她们母女俩到处流荡没有住所，我就把房子借给她们住。三娘跟我学刺绣，我毫不保留地教她，谁知她竟嫉妒到这个地步！”傅廉又是劝说又是安慰，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巧娘还是恨她们娘俩。傅廉说：“小心点，别声张，华姑嘱咐时说得很严厉。”

话还未说完，华姑突然闯进来了。两个人急忙起身，华姑瞪着眼睛问：“谁打开的门？”巧娘笑着承认是自己打的。华姑更加生气，唠叨个没完没了。巧娘故意嘲讽地说：“你老人家也太可笑了！他表面上是男人，实际是个女人，能干什么呀！”三娘看到母亲和巧娘顶起嘴来没完没了，心里有些不安，便出来两边调解，华姑和巧娘两人才转怒为喜。巧娘虽然很气愤，但从这时起对三娘还是屈心下意。可是华姑白天晚上却防得很严，使傅廉与巧娘两人之间是得不到机会亲近，只是眉目传情罢了。

有一天，华姑对傅廉说：“我女儿她们姐妹俩，都已经侍候过你了。考虑你老住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应快点回去，告诉你的父母，早一点订下亲事。”华姑为傅廉准备好行装便催他上路。两个女子望着他，各个愁容满面。尤其是巧娘更受不了，眼泪滚滚往下流，像断线的珍珠一般，没完没了。华姑不让她们姐妹俩送，拉着傅廉就往门外走。出门一

看，则院落不见了，只是一座荒坟。华姑把傅廉送到船上说：“你回家后，我带着她们姐妹俩到你们城里租房子住，如果你不忘记这段感情，你就到你们城中老李家废弃的花园里来娶亲。”

傅廉回到家中，父母正到处找他，急得火烧火燎的。看见儿子回来了，不由得欢喜非常。傅廉向父母叙述了事情的始末，并说了和华姑的约订。父亲说：“妖精说的话怎么值得听信？她们所以能活着把你放回来，是因为你生理不健全；不然，你早死了。”傅廉说：“她们虽然不是人，但其情感和人一样；况且她们又非常聪明、漂亮，娶了她们也不会被亲戚朋友笑话的。”父亲听了不说话，只笑话他。

傅廉退下去，觉得心里痒痒的，再也忍不下去了，就不安分起来，经常和丫鬟私通。渐渐地在白天里也拉着丫鬟乱搞，想让父母知道，引起注意。

有一天他正跟丫鬟乱搞，被小丫头看见，跑去告诉傅廉的母亲。母亲不信，偷着靠近一看，大为吃惊。又把那个私通的丫鬟叫来问问情况，说得一点不差。傅廉的母亲高兴坏了，见人就讲，用以表明儿子生理没缺欠，还要向世家大族求婚。傅廉私下跟母亲说：“非华氏家的姐妹不娶。”母亲说：“世上也不缺美女，何必娶个鬼妻？”傅廉说：“我要不是华姑，就不会领略男女之道，我背叛她们，会不吉祥的。”

傅廉的父亲答应了，派一个仆人和一个老婆子到李氏废园中看情况。出城往东走了四五里路，找到了李氏废园。看见破墙里的竹树丛中有缕缕的炊烟。老婆子下车，一直走到门前，看见三娘母女俩正擦桌子洗碗碟，好像做好准备正等着呢。那老婆子拜见之后，说明了来意，又仔细看看三娘，惊愕地说：“这就是我家的小少奶奶吗？连我见了都爱，难怪

公子魂牵梦绕呢。”老婆子又问她的姐姐在哪里。华姑叹息地说：“她是我的干闺女，三天前突然死去了。”华姑用好酒好饭款待了老婆子及仆人。老婆子回来后，极力夸赞三娘的容貌，傅廉的父母听了也都很高兴。最后说到巧娘死亡的消息，傅廉悲伤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到了迎亲的那天晚上，傅廉见到华姑又亲自询问巧娘的情况，华姑回答说：“投生到北方去了。”傅廉叹息了好长时间。傅廉把三娘娶回家后，始终没有忘记对巧娘的感情，凡是有从琼州来的人，他都要召来打听打听，有人说秦女墓晚上有鬼哭的声音，傅廉感到很奇怪，进到房中把情况告诉了三娘。三娘沉吟半晌说：“是我对不起姐姐呀！”傅廉又进行追问。三娘回答说：“是我们母女俩来的时候，没有让她知道。现在哀怨啼哭的，大概就是姐姐吧！我前些时就想告诉你，是担心怕暴露母亲的过错。”

傅廉听说，转悲为喜，立刻命人套车，日夜兼程，赶到了秦女墓，敲着坟前大树叫道：“巧娘，巧娘，我在这里。”不一会儿，见巧娘两手捧着婴儿从坟穴中出来，抬头看见傅廉便痛哭起来，无限哀怨，傅廉也痛哭起来。傅廉把手伸到巧娘的怀中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巧娘说：“是你留下的孽根，已经生下三个月了。”傅廉叹息着说：“我错误地听了华姑的话，使你们母子含冤地下，我真是罪责难逃呀！”说完便一路坐车、乘船回到了家里。傅廉让巧娘抱着孩子去见母亲，母亲看见孩子健壮、丰满，不像是鬼生的，更高兴了。

三娘与巧娘相处得非常和谐，对婆婆也孝顺。后来傅廉的父亲病了，请来了医生。巧娘说：“这病不能治了，魂魄已经离体了。”就催促大家准备后事，一切准备完毕了，傅廉的父亲也死了。

傅廉的儿子长大以后，非常像他。这孩子非常聪明，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高邮地方的翁紫霞在广东客居时听说了这件事。由于没记住地址，后来的情况也就知道了。

本篇通过人、鬼、狐的婚恋故事，反映出生理缺陷给双方带来的痛苦和青年男女对完美爱情生活的炽烈追求，表明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

作者以诙谐的笔调，描写出人物的丰富复杂的感情，有妒忌，有调侃，有同情，有自卑，有悔过等等，无不描写得惟妙惟肖。故事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不可讳言，其中也有些不健康的描写，但那完全是出于主题、情节的需要，也不必过于苛责。

林四娘

蒲松龄

青州道台陈公，名叫宝钥，是福建人。一天夜里独自一人坐着，有个女子掀开门帘进来，看看她，不认识，却是娇艳无比，穿着长袖的宫廷服装。只见那女子笑着说：“清冷的夜晚一个人坐着，难道不寂寞吗？”陈公吃惊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女子回答说：“我家离此不远，就是你西边的邻居。”陈公认为她是鬼，但心里很喜欢她，就拉着她的衣袖让她坐下。跟她交谈一下，谈吐风雅，陈公非常高兴。拥抱她，她也不怎么抗拒。女子回头说：“这里还有别人吗？”陈公急忙把门关上，说：“没有了。”陈公迫不及待地催她解开衣服，她非常羞怯，陈公便亲自动手殷勤代劳。那女子说：“我今年二十岁了，还是个处女，你不要太狂暴了，不然我会受不了。”交欢已毕，席上沾满了血迹。一会儿，两人在枕边说起话来，她自己介绍道名叫“林四娘”。陈公又详细地追问她，她说：“我一世的贞洁，会被你给玷污尽了。如果你有心爱我，只求永远相好就是了，絮絮叨叨干什么？”又过一会儿，鸡已经叫了，四娘起身告别走了。

从那以后，林四娘每夜必来。每当关起门陪陈公饮酒时，

一谈起音乐，对宫、商、角、徵、羽等音调辨别得非常清楚。于是陈公猜测她一定会歌唱，她说：“我小的时候习练过。”陈公请她唱一曲，她说：“我已好久没练习过了，节奏多半都忘了，恐怕被行家所耻笑。”陈公再三要求，于是四娘便低下头打着拍子，唱起凉州词和伊州调。她的声音哀婉动人，唱完就哭泣起来，陈公心里也很酸楚。陈公把林四娘抱到怀里安慰她说：“你不要再唱亡国之音了，听了使人闷闷不乐。”林四娘说：“声音是用以表达感情的，悲哀的人不能使他唱出欢乐的歌声，就像欢乐的人不能唱出哀伤的歌曲一样。”陈公与林四娘两人非常亲昵，胜过了夫妻之间的感情。

时间一长，家人常常偷听，听到她哀伤歌声的人，没有不流泪的。陈公的妻子偷着看过她的容貌，怀疑人世上没有那么艳丽的女子，不是鬼就是狐狸精，怕被她迷惑而受到伤害，就劝陈公断绝跟她来往，陈公没有答应。陈公只是追根问底地盘问她，林四娘悲伤地说：“我是衡王府的宫女，由于遭难而死已十七年了。因为我仰慕你的高义，才托身于你，我的确不敢伤害你。如果你怀疑或惧怕，那就从此告别而去。”陈公说：“我决不是嫌弃和怀疑你，只是我们之间亲昵如此，不能不了解实情。”于是陈公又打听一些宫中的事情，四娘一一讲述，陈公听得津津有味。谈到亡国之际，就哽咽不能讲下去。四娘夜间不怎么睡觉，每天晚上她都要诵《准提》、《金刚》等经卷。陈公问道：“九泉之下也能自己忏悔吗？”四娘说：“阴间与阳世是一样的。我生前沦落了一辈子，要修行来世呀。”

她常常跟陈公品评诗词，遇到有毛病的地方，就指出它的瑕疵；遇到佳句，就拉着长声娇吟。她的风流意趣，足以使人忘掉疲倦。陈公问她说：“善于做诗吗？”四娘说：“活着

的时候也偶然做诗。”陈公要求她赠给自己一首。她笑着说：“小孩子时学说话，不值得与高人谈论。”

林四娘和陈公居住了三年。有一天晚上，她忽然悲伤地跟陈公告别。陈公吃惊地问她为什么？四娘回答说：“阎王因为我生前无罪，死后又不忘诵经，让我投生到王家。我们就要在今天晚上分别，永远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说罢，不由地难过起来，陈公也流下了眼泪，于是陈公置酒与她一起饮酒。林四娘慷慨高歌，音调哀婉，一字百转。每唱到悲伤处，就呜呜咽咽地泣不成声。几起几落，才能把一首歌唱完。酒饮得也不痛快。

四娘站起身来，迟迟疑疑地要告别。陈公紧紧地拉住她，又坐了片刻，雄鸡报晓，四娘就说：“实在不能再呆下去了。你每次都怪我不肯献丑，现在咱们要永远分别了，我草率做了一首。”要来笔写了出来，说：“心悲意乱，不能推敲，音律也不谐调，千万别拿出来给人看。”说完，用衣袖掩脸而去了。

陈公送到门外，四娘忽然不见了。陈公怅惘了好久。拿出她的诗来看，字迹端正，于是就把它珍藏起来。诗中说：

静锁深宫十七年，谁将故国问青天？

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

海国波涛斜夕照，汉家萧鼓静烽烟。

红颜力弱难为厉，惠质心悲只问禅。

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

高唱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

这首诗的意思是：我锁在深宫十七年，谁也没因为国家的事情去问问苍天。闲看高大的树木遮盖着楼台殿宇，眼看着君王化作啼血的杜鹃。夕阳照着大海的波涛，汉朝萧鼓齐

鸣停息了战火烽烟。我这个柔弱的女子死了也不是厉鬼，一片哀愁都寄托在诵经求佛能灵验。日诵菩提经千百句，闲着写在贝叶上的佛经两三篇。用梨园之曲代替我的哭声，即使你一个人独听也会珠涟涟。

这首诗中有重复和漏字，怀疑可能有错误。

本篇通过林四娘与陈公短暂相恋的故事，说明多才多艺而又多情的宫女林四娘生前寂寞，死后也很孤独，反映了封建宫闱制度的不合理。

人鬼婚恋本该充满欢乐，本篇却充满了压抑情绪，通过强烈的反差，形成一种悲剧气氛，深化了主题，引起读者不尽的深思。

连 琐

蒲松龄

杨于畏，把家搬到泗水边上居住。书斋面对一片旷野，墙外有许多古墓。到晚上白杨萧萧，像汹涌的波涛。有一天晚上，他深夜点灯独坐，仿佛有一种凄凉之感。忽然墙外有人吟诗：

“玄夜凄凉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帋。”

大意是说：黑夜本来凄凉，反倒刮起了冷风，流萤掠过草地，又扑向帘帋。

对这两句诗反复吟诵，声音哀楚。杨于畏听声音柔细，好像是个女子，感到很奇怪。第二天来到墙外一看，并无入迹，只有一条紫色的丝带，丢在荆棘丛中。杨于畏把它拾起来放在窗台上。到了晚上二更天左右，和昨天一样，墙外又有人吟起那两句诗来。杨于畏把几案搬到墙根，登上去往墙外一看，吟诵的声音突然停止。杨于畏明白了，原来是个女鬼，然而心里却很仰慕她。

第二天晚上，他潜伏在墙头上等候，一更将近，看见有个女子从草丛中慢慢地走出来，手扶着小树，低声哀吟。杨于畏轻轻咳嗽了一声，那女子马上闪到荒草中不见了。杨于

畏又隐藏在墙下等候着，听她吟诵完毕，就隔着墙接着往下续道：

“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

大意是说：这寂寞哀愁谁能体察到？单衫怎能耐住月上时的清冷？

杨于畏续完两句诗，好长一段时间寂静无声，杨于畏才回到屋子里。刚坐好，忽然看见那个美丽的女子从外边走进来。提起衣襟施礼说：“公子是个风雅之士，我才多次胆怯地躲避您。”杨于畏很喜欢她，拉她在自己身边坐下。看她很瘦弱，带着一身寒气，单弱得好像连衣服都挺不起来。于是问她说：“家乡在什么地方？住在这里很久了吗？”女子回答说：“我是陇西人，随着父亲四处漂流，十七岁时忽得暴病死亡，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在九泉之下，荒草之中，我寂寞得简直像只失了群的孤鸟。我吟诵的诗是我自己所作，是用以寄托哀怨之情的。后两句我苦思了好久没有接下来，蒙您代我续出来了，使我在九泉之下都感到由衷地高兴。”杨于畏要向她求欢，她皱着眉头说：“我已是坟墓中的朽骨，比不了活人，如果合欢，会减少活人寿命的，我不忍心加害您。”杨于畏听了她的话才算作罢。杨于畏又把手伸到她的胸前摸了摸，从乳房感到她依然是个处女。又看看她裙下的双脚，女子低头笑道：“狂生太罗嗦啦。”杨于畏握着她的脚抚摸，看到月白色的锦袜，用一缕彩色的线系着。又看着另一只，则用紫色的袜带系着，问道：“为什么不都用紫带系着？”女子答道：“昨天晚上由于紧张，一时间慌忙躲避您，不知失落在什么地方了。”杨于畏说：“让我来给你换一只吧。”于是就把窗台上的紫带取下来交给女子。女子吃惊地问是哪里来的，杨于畏便把实情告诉给她，女子就解下彩线把袜带系好。

后来女子走到案前翻阅书籍，当看到唐代元稹写的《连昌宫词》时，慨叹地说：“我活着的时候就爱读这首诗，今天又看到它，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又和她谈论一下诗文，她非常聪明可爱很有见解。两人窗前剪烛，好像是最亲密的朋友。从此以后，每夜听到杨于畏吟读的声音，女子顷刻就来。她嘱咐杨于畏说：“您一定要保守秘密，千万不要说出去。我从小就胆小，恐怕有恶人来欺侮我。”杨于畏答应了，两人同欢共乐，如鱼得水。虽没有同床共寝之事，而在闺阁之中，比夫妻之间更加亲密。

女子常常在灯下替杨于畏抄书，字迹端正秀美。女子又自己选出宫词上百首，抄录下来，进行吟读。又让杨于畏准备了围棋，买来了琵琶，每晚教杨于畏下棋、弹琵琶。她先拨弄琴弦奏一曲《蕉窗零雨》，杨于畏听了感到凄凉酸楚，不忍心听到底；她又改弹一曲《晓苑莺声》，杨于畏顿时感到胸中畅快舒适。她们有时在灯下做各种游戏，往往不知不觉地天就亮了。当看到窗上有曙色时，女子就慌张地逃跑了。

有一天，杨于畏的朋友薛生来访，正赶上杨于畏白天睡觉。看见杨于畏屋中的围棋、琵琶很纳闷，因为他知道杨于畏平时不会这些。又翻案上的书籍，翻出女子抄写的“宫词”，见字迹秀美，更加奇怪。杨于畏醒来后，薛生问道：“这些玩具是从哪里弄来的？”杨于畏回答说：“我想学习学习。”薛生又问诗卷是怎么回事，杨假托是从朋友那里借的。薛生又反复翻阅检查，看见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是“某月某日连锁书”。薛生又笑着问道：“这是女子的小名，你怎么骗人哪？”

杨于畏非常不好意思，无话可说。薛生又苦苦地追问，杨于畏也没告诉他。薛生看到杨于畏不肯说，就把宫词抄本卷

起来要拿走，杨于畏更加窘迫，就把实情告诉了他。薛生要求要见见连琐，杨于畏就把连琐嘱咐他保密的事告诉了他。薛生对连琐仰慕殷切，杨于畏不得已，才答应了他的要求。

半夜时，连琐来了，杨于畏代薛生致意，连琐生气地说：“我是怎么跟您说的？怎么把实话都喋喋不休地告诉了别人？”杨于畏把当时的情况述说了一遍，进行自我剖白。连琐说：“我跟您的缘分已经尽了！”杨于畏百般地安慰、解释，连琐始终不高兴，起身告辞，并说道：“我暂时要躲躲他。”

第二天薛生来了，杨于畏告诉他连琐不答应。薛生怀疑是他搪塞，到了晚上和两位朋友又来了，很晚不走，故意和他闹腾，整夜喧哗吵闹，杨于畏非常厌烦，可对他们又无可奈何。这几个人连闹了几个夜晚，见没有动静，感到无聊，渐渐有要走的意思，吵闹也就渐渐地平息下来。

忽然听到墙外又有吟诵声，几个人一听，那声音真是使人感到哀婉欲绝。薛生正在侧耳倾听，其中武生王某，拾起一块大石头抛去，大声说：“故作姿态，不赶快出来接见客人，那是什么好的诗句，咿咿呀呀，叫人心闷得发烦。”吟诵的声音顿时消失，大家都埋怨他。杨于畏对他很生气，从言词上都表现出来了，第二天大家都告辞离去了。

杨于畏独宿斋中，希望连琐能再来，可是一点影子也没有。又过了两天，连琐忽然来了，哭着说：“您招来这些坏朋友，几乎把我吓坏了。”杨于畏慌忙道歉，连琐突然出去说：“我本来就说我们的缘分尽了，从此咱们就分手吧！”杨于畏想拉住她，可她已经不见了。从那以后，一个多月也没再来，杨于畏很想念她，身体消瘦得像具骨头架子，追悔莫及。

有一天晚上，杨于畏一个人喝酒，忽然连琐掀开门帘走进来，杨于畏非常高兴地说：“您原谅我了吗？”连琐的眼泪

洒满了胸前，默默无语，再三追问，想说又止住了。最后才说：“本来是跟你赌气才离开您，现在有急事又要求您，难免有些惭愧。”杨于畏再三追问是什么事，连琐伤心地说：“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了个肮脏下贱的衙役，逼我给他作老婆，我是清白人家的后代，怎能向他那样下贱之鬼屈服呢？可是像我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又怎能抵抗得了呢？如果您真的把我当成妻子一样看待，也一定不会自己图心静。”杨于畏听了非常气愤，简直要去拼命。可是一想，人鬼在两个不同世界，无能为力。连琐说：“明天您早点睡觉，我把您请到梦中去就可以了。”于是杨于畏与连琐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起来，一直坐到天亮。连琐临走时嘱咐，白天一定不要睡觉，等候晚上赴约，杨于畏答应了。

杨于畏就在第二天午后慢慢地喝酒，乘着醉醺醺的劲，就登上床，蒙上衣服躺下去睡了起来。忽然看见连琐来了，给她一把佩刀，拉着他的手走出来。到了一个院落，两人刚关好门正在说话，就听有人用大石头砸门。连琐惊慌地说：“仇人来了！”

杨于畏开门就冲了出去，看见一个人戴着红色的帽子，穿着青色的衣服，嘴巴周围长满了像刺猬一样的胡子。杨于畏愤怒地呵斥他，那鬼衙役横眉立目瞪着他，恶声恶气地谩骂。杨于畏大怒，向他奔去，那衙役拿起石头投过来，石块像急雨似的打中了杨于畏的手腕，不能再握刀。正在危机关头，看见远处来了一个人，腰中挂着弓箭正在野外射猎。仔细地看了看，是姓王的那位武生。杨于畏大呼求救，王生张开弓急忙跑过来，射中了那鬼衙役的大腿；又射一箭，鬼衙役被射死了，杨于畏非常感谢。王生问是什么事，杨于畏把前后情况都告诉了他。王生也高兴，认为前次向女子投石的罪过可

以赎清了。王生跟杨于畏一块来到连锁的屋子里，连锁战栗羞怯，畏畏缩缩，远远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桌案上有把小刀，仅有一尺多长，用金玉镶嵌；从匣子里拿出来，亮光闪闪能照见影子。王生拿起来赞叹着，爱不释手。王生与杨于畏稍谈了几句，看见女子那种羞惭胆怯的样子很可怜，就出门告别分手而去了。

杨于畏也自己回家了，刚翻过院墙就跌倒在地。于是才从梦中醒过来，听到村中的群鸡已经报晓了。觉得手腕子很疼，天亮一看，皮肉已经红肿起来。中午时分，王生来了，跟他说夜间做了个奇怪的梦，杨于畏问道：“梦见射箭了吗？”王生奇怪自己梦中的事情为什么他先知道了。杨于畏伸出手让王生看，并且告诉他事情的经过。王生回忆一下梦中连锁的容貌，恨不能真见她一面。自己感到幸运的是救连锁有功，又重新向杨于畏请求再见她一面。

夜间，连锁来道谢。杨于畏把功劳都归给王生，又传达了王生要见她的恳切心情。连锁说：“长者的帮助，我不敢忘记。然而他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样了，我实在有些怕他。”又接着说：“他非常喜欢我桌上了那把佩刀。这把刀是我父亲出使南粤的时候，花一百两银子买来的。我非常喜欢这把刀，父亲就把它送给了我，我用金线把它缠起来，又镶嵌上明珠。父亲可怜我夭折，就用它给我殉葬了。现在我愿意割爱相赠，他看见刀就等于看见我一样。”

第二天，王生来的时候，杨于畏把连锁的话转达给他，王生非常高兴。到晚上连锁果然把刀带来，说：“告诉他要珍惜，这不是中华地区出产的东西呀！”由此，连锁和杨于畏又来往如初了。

又过了几个月，连锁忽然在灯下对杨于畏笑着好像要说

什么，但是红着脸没说出来，这样共有多次。杨于畏把她抱在怀里再三追问，连锁回答说：“很长时间以来蒙您怜爱，我受到生人的气息，每天又吃了些人间的饮食，我地下的白骨有重新复活的迹象，如果得到些活人的精血，就可以完全复活了。”杨于畏笑着说：“只是你自己不肯这样做，我怎么能吝嗇这些呢？”连锁又说：“交欢之后，您一定会生一场二十多天的大病，但用药物可以把它治好。”于是两人就合欢起来。完毕之后，穿好衣服起来，连锁又说：“还需要一点活人的鲜血，能忍痛割爱吗？”杨于畏取快刀刺臂出血，连锁躺在床上，让他给滴在肚脐中。于是连锁站起身来说：“我暂时先不来了，请您记住到一百天的时候，到我坟前，看见有青鸟在树尖上叫的时候，赶快挖坟。”杨于畏谨记在心。临出门的时候，又嘱咐说：“千万记牢别忘了。早了、迟了都不行。”于是走了。

过了十几天，杨于畏果然病了，肚子胀得要死。医生给开了药吃，泻下一些像污泥一样的东西，十天就好了。

计算到一百天时，让家人扛着镐头等候在连锁墓前。天已经黑下来的时候，果然看到两只青鸟在树尖上鸣叫。杨于畏非常高兴地说：“可以动手了。”于是就斩去荆棘，掘开坟墓。看见棺木已经腐朽，可是连锁的容貌像活着时一样。摸一下，还略有点温乎。蒙上衣服抬回家去，放在温暖的地方，已经微微有了些气息了，但微弱得像细丝。慢慢地喂她一些汤水，半夜就醒过来了。她常常对杨于畏说：“二十多年，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本篇通过连锁还魂复生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文化型女性对纯真爱情的追求。

作者在本篇中塑造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少女形象。连锁对琴、棋、

书法、诗词，无不精通，具有文化型女性的气质。她为人胆小，性格内向，爱文静而不喜粗野。恩人王生因为是个武生，她虽赠送宝刀表示感谢而不肯同他相见。她虽然强烈地爱着杨生，有时甚至细语缠绵，但却不肯乱来，可见她追求的是纯真的、文雅的爱情。总之，连琐以一个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文化型女性形象，在《聊斋志异》的人物长廊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连 城

蒲松龄

乔生，是云南晋宁人，年少的时候才华就远近驰名。可是到了二十多岁，还是碌碌无为。乔生为人，侠肝义胆，他平时跟顾生很好。顾生死了，他常常去抚恤顾生的妻子、儿女。晋宁县的县令因为乔生很有才学而器重他，两人的关系很好。县令突然死在任上，家人因没有路费而不能回老家。乔生就变卖家产作路费，亲自护送县令的灵柩回老家，一个来回两三千里。因为这件事，远近的读书人都非常敬重他，可家境从此却越来越衰败了。

当地有个姓史的举人，他有个女儿叫连城，精通刺绣，知书达礼。父亲对她非常喜爱、娇惯，把她刺绣的《倦绣图》挂出来，征求青年们的题诗，其意是从中选女婿。乔生献诗说：

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

刺到鸳鸯魂欲断，暗停针线蹙双蛾。

这首诗的大意是：懒梳着高高、蓬松的发髻，早晨在兰窗下绣着鲜艳的荷花，刺到鸳鸯双双戏水时，见景生情柔肠欲断，停下手中的针线，紧紧锁起双眉无限怅惘。乔生又为绣者写了一首诗，是赞美她挑线高超技艺的，诗文是：

绣线挑来似写生，幅中花鸟自天成；

当年织锦非常技，幸把回文感圣明。

大意是：绣者的绣品像一幅写生画，绣品中的花鸟像是天然生成；当年回文锦也并没有什么巧妙，不过侥幸打动了武后的感情罢了。

连城得乔生这两首诗非常高兴，在父亲面前大加称赞，但父亲认为他穷，没有成为选婿的对象。可是连城逢人便称赞，还假传父亲的命令派仆妇给乔生送去金银，作读书的费用。乔生感叹地说：“连城真是我的知己呀！”乔生对连成昼夜思念，如饥似渴。不久，父亲把连城许配给盐商的儿子王化成，乔生才开始绝望。但是连城的影子仍然萦绕在乔生的梦中。

不久，连城得了瘵病，卧床不起。从西域来了个和尚，说能治疗，但需要男子胸脯肉一钱，捣碎了配成药。史举人派人到王家告诉女婿王化成，王化成笑着说：“呆老头子，想剜掉我的心头肉啊！”被派的家人回到史家转告了王化成的话。史举人没办法，便公开宣布说：“谁愿意割掉胸前的肉一钱，就把女儿嫁给他。”乔生听说之后就去了，自己拿出雪亮的刀，在胸部割了块肉交给那西域来的和尚。血把袍子、裤子都染红了，和尚为他敷了药才止住。和尚配成三丸药，三日服完，连城的病就治好了。

史举人想履行自己的诺言，把连成姑娘嫁给乔生，于是就事先派人告诉王化成。王化成听了之后非常愤怒，要去告官。史举人就设宴招待乔生，把千金放在桌子上说：“我们辜负了您的大恩大德，请用此来作为报答吧。”接着又告诉了背叛诺言的原因。乔生非常愤慨地说：“我所以不可惜自己心头肉的原因，是用来报答知己罢了，我岂能卖肉！”一甩袖子就走了。

连城听说之后，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托仆妇去进行劝说安慰。并且告诉他说：“凭您的才华，不会长久落第，天下何愁没有美人呢？我做了个不吉祥的梦，说我三年一定会死，您不必再和别人争我这泉下之鬼了。”乔生告诉仆妇说：“‘士为知己者死’，不是因为美色。恐怕连城未必真的了解我；只要她真了解我，没能配成夫妻，又有什么关系呢。”仆妇代表连城剖白了一片赤诚之心。乔生说：“果然是这样，相逢时应当向我笑一笑，我死也不感到有什么遗憾了。”仆妇走了。

过了几天，乔生偶然外出，遇到连城从叔父家回来。乔生偷眼看着她，连城回过头来，转动秋波，向他嫣然一笑。乔生高兴地说：“连城可真是我的知己呀！”正赶上王化成家来议定婚期，连城的痼症又发作了，几个月的工夫就死去了。乔生前去吊唁，一痛之下也死过去了。史举人派人把他抬着送回了家。

乔生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也没有什么难过的。从村子里走出去，尤其想见见连城。远远看见一条南北方向的大道，道上的行人像蚂蚁一样往来不绝，自己也混杂在他们之中。不一会儿，走进一座公堂，正好碰见好友顾生，顾生惊讶地说：“您怎么来了？”就拉着他的手想把他送回去。乔生叹息地说：“我的心事还未了结。”顾生说“我在阴司掌管文书，颇受上司信任，假如用到我效力的地方，我在所不辞。”乔生打听连城在什么地方，顾生就领他绕过许多房子，看见连城跟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子在一起，眼含泪水凄凄惨惨地坐在屋檐下的角落里。连城看见乔生来了，高兴得猛然站起身来，迎上前去问他是怎么来的，乔生说：“你死了，我还怎么敢活呢？”连城哭着说：“像我这样忘恩负义的人，您不嫌弃我，还要以身殉死，为什么？虽然今生今世我没能许配给你，我发誓来生

来世一定和您做夫妻。”乔生回过头来对顾生说：“有事您只管去处理，我愿意死，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希您给查一查连城托生到什么地方，我要跟她一块去。”顾生答应完走了。

白衣女子问乔生是何人？连城给她讲述了事情的始末。那女子听说，好像非常悲叹。连城又告诉乔生说：“她是我的同姓，小名叫宾娘，是长沙史太守的女儿。我们一路同来，十分亲密。”乔生看了看，仪态娇美，十分惹人爱。刚要再问一些其他情况，顾生已经回来了，向乔生祝贺说：“我已经把事情给您办妥当了，立刻让小娘子跟您还魂，您看好不好？”乔生与连城听了各自欢喜非常，刚要拜别，宾娘大哭着说：“姐姐走了，我到哪里去呀？我求求姐姐救救我吧，我甘愿手捧着衣襟侍候您。”连城十分感伤，但想不出什么办法，转身跟乔生商量。乔生又去哀求顾生。顾生很为难，严词拒绝说不可。乔生强迫他帮忙，于是顾生才说：“让我去试试吧。”去有一顿饭的工夫才返回来，摆着手说：“怎么样？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宾娘听说，娇声悲泣，只依偎在连城肘下，恐怕她走开。又是凄惨，又是束手无策，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一看到宾娘那悲凄的容颜，使人肺腑酸楚。顾生把心一横说：“请你们带宾娘走吧，如果有什么罪责，我要挺身而出担起来！”宾娘听了才转悲为喜，跟随乔生、连城一起走出来。乔生愁宾娘道远没伴，宾娘说：“我愿意跟您走，不愿再回去了。”乔生说：“你真是个傻瓜，不回去，怎么能活得了啊？等以后我到湖南去，见面不要躲开我，就是有幸了。”正好有两个鬼婆子要到湖南长沙去送文书，乔生把宾娘托给她们带走，然后哭泣着告别了。

一路上，连城走得非常缓慢，每走一里多地，就休息一次。休息了十九次，才到了家门。连城说：“我重生以后，恐

怕事情还会有反复，请您复活后把我的尸体要到家来，我在您家复活，恐怕就不会有变了。”乔生答应了。他们两人的鬼魂一块来到了乔生家。连城战战兢兢好像连步都迈不动了，乔生就站住脚等她。连城说：“我到了这里，四肢摇摆无力，六神无主，恐怕事情不会随人心愿，应该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对策；不然，生后怎能会自由？”他们两人拉着手到厢房中，沉默了一会儿，连城笑着说：“您讨厌我吗？”乔生吃惊地问是什么缘故。连城红着脸说：“恐怕复活后事不随人愿，我又辜负了您，请让我做鬼的时候就报答您。”乔生听了非常高兴，两人极尽了男女之欢。两人恋恋不舍，都不想马上复活，在厢房中呆了三天。连城说：“有句谚语说：‘丑媳妇终须见公婆。’恋恋不舍的在此，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催促乔生复活。乔生刚走到灵寝跟前，忽然苏醒过来。家人很惊异，喂他些汤水，于是活了过来。

乔生复活后，就派人请史举人来，请求能得到连城的尸体，他自己说能使连城复活。史举人很高兴，就把连成的尸体抬到他家来，刚进屋门，再一看连城已经苏醒了。连城告诉父亲说：“我已经委身乔郎了，不能再回家去了，再有变故，我愿仍然一死。”史举人回到家里，派了丫鬟前去侍奉。

王化成听说连城复活了，便编造些理由告到官府。赃官接受了王化成的贿赂，把连城判给了王化成。乔生悲愤得要死，也无可奈何。连城到了王家，气忿得不吃不喝，只求速死。当屋里无人的时候，就把一条带子悬到屋梁上。过了一天多更加虚弱，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了。王化成怕她死在家里，就送回史家了。史家又重新送到乔生家。王化成知道后，也没有办法，也就安定下来了。

连城养好身体之后，常常思念宾娘，想写封信派人去打

听一下消息，因为道远难以办到。一天家里人走进来说：“大门外有车马。”乔生与连城夫妻俩出门一看，宾娘已经来到太厅了。见面之后悲喜交加。长沙的史太守亲自送女儿登门，乔生把他迎接进来。太守说：“多亏您，我的小女儿才复活了，她发誓不嫁给别人，现在我只好按她的意愿办事了，所以送到您这里。”乔生只好按见岳父的大礼叩拜。史举人也来了，两个老人又认了同宗，十分友好。

乔生的名叫乔年，字叫大年。

本篇通过连城与乔生爱情中生死死的曲折历程，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对家长包办婚姻的不满和争取婚姻自由的顽强斗争精神。

本篇的艺术风格，近于白描，没有景物描写，而是通过人物行动和语言，来展示人物性格。故事围绕着重大的矛盾冲突，如割肉、毁约、还魂、经官等，推进爱情进程，深化主题。以介绍乔生开始，以点明乔生名、字结束，前后照应紧密。

公孙九娘

蒲松龄

清朝顺治年间，因为山东于七造反一案，受到牵连而被杀的人，以栖霞、莱阳两县为最多。有一天抓获了好几百人，全部杀害在济南城的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边的某些官员大发慈悲，捐给死者一些棺材，济南城的木器店里棺材被抢购一空。因这一案被杀的冤魂，多数都葬在城南的郊外。甲寅年间，有个莱阳某生来到济南城，他有两三个亲友也是在那次被杀的，因此买了些纸钱祭物，在城郊荒野中进行祭奠。然后，就在一个不远的寺院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了。

第二天，他进城去办事，天黑还没回来。忽然有个青年，来到他的住处访问，看见某生不在，就摘下帽子登上床，穿着鞋子，面朝天躺着。仆人问他是谁，他闭着眼睛不说话。过了不长时间，某生回来，天黑洞洞的，有些看不清东西。某生听说后就自己到床前问他，那青年瞪大了眼睛答道：“我在等你家的主人回来，老来絮絮叨叨地逼问我，我难道是强盗吗？”某生笑着说：“主人就在这里。”那青年听了立刻起身，戴好帽子，拱手施礼，然后坐下，热情地寒暄起来。听他的

声音，好像是老相识。急忙叫仆人点灯来一看，原来是同县的朱生，他也是于七一案被杀的一个。某生非常害怕，急忙退走，朱生一把拉住他说：“我和你是文字之交，为什么这样不讲交情？我虽然是鬼，但是老朋友间的交情，却久久没忘。今天见面，虽然亵渎了你，希望不要因为我是异类而猜疑轻视我。”某生听了之后才坐下来，请他说明来意。朱生说：“您的外甥女孤身一人，还没有配偶，我想娶她为妻。虽然屡次派媒人去说，她都以无长辈作主而推辞了。希望你不要推辞，要从中给美言几句。”

在这之前，某生有个外甥女，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无依无靠，就送到他家抚养，养到十五岁才送回到她自己家中。于七一案她父亲受到牵连，她被官兵掳到济南。到了济南听说父亲被官兵杀死，又惊又痛，也死去了。

某生对朱生说：“她自己有父亲，为什么来找我？”朱生说：“她父亲的棺木已被他侄子起走了，现在不在这里。”某生又问：“我的外甥女跟谁在一起生活呢？”朱生说：“是和邻居家一个老太太一块生活。”某生考虑活着的人，恐怕不能为死者作媒人。朱生说：“如果蒙您答应的话，还要委屈您走一趟。”于是朱生就拉着某生的手要走。某生坚决地推辞说：“到哪里去呢？”朱生说：“只管跟我走就是了。”

于是某生勉强地跟他走了。往北走了一里多地，有个大村落，约有一百来户人家。来到一个宅院，朱生用手指弹了一下门，立刻有个老太太走出来，打开两扇门对朱生说：“有什么事？”朱生说：“麻烦您向小娘子转告一声，就说是她阿舅来了。”老太太立刻进去，不一会又出来，请某生进去，回头对朱生说：“两间茅屋窄巴巴的，有劳公子在门外坐等片刻。”某生跟她进去。进门一看，有半亩大的荒院，并排两间

小房。外甥女在门口一边迎接一边哭泣，某生也哭泣起来。屋里的灯火不太明亮，女子容貌秀美，和活着时一样。她含着眼泪看看舅舅，向舅舅逐个打听舅母、姑姑等人。某生说：“各个都好，只是你舅母已经去世了。”外甥女呜呜咽咽地说：“我小时候得到舅母抚养，还没尽一点孝心，没想到就先埋葬在沟渠里了，实在让我遗恨万分。去年伯伯家大哥把我父亲迁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也不顾念。我在数百里外，孤苦伶仃，像个离群的秋燕。舅舅没因为我是个地下的冤鬼就抛弃我，又蒙您送来了金帛，我都已收到了。”

某生把朱生的话告诉了外甥女，外甥女低着头不说话。坐在旁边的老太太说：“朱公子过去托杨姥姥三番五次地来说，我认为这是大好事。小娘子不肯自己草草了事，现在得到舅舅来主婚，心里也就满足了。”

刚把话说完，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后边跟随一个穿青衣的丫鬟推门进来，看见某生转身就要走，外甥女拉住她的衣襟说道：“不要这样，这是我阿舅。”某生起身拱手施礼，姑娘也提起衣襟还了礼。外甥女介绍说：“九娘是栖霞县人，姓公孙。她父亲以前也是个大家子弟，现在也是穷奔波，落落不得志。九娘与我早早晚晚常常来往。”

某生偷眼一看，只见她带笑的眼睛像两弯秋月，羞红的脸颊像朝霞一般，真像是天仙。某生说：“一看便知是大家闺秀，小门小户怎能长得这么秀美。”外甥女笑着说：“并且还是个女学士呢，赋诗做词的技艺都很高超。昨天我还得到她的指教呢。”九娘微笑着说：“这丫头无缘无故地败坏人，让阿舅见笑了。”外甥女又笑着说：“阿舅断了弦还没续娶，像这样的小娘子，是不是很满意呀？”九娘笑着跑出去说：“死丫头你疯了。”于是走了。

说的虽然是戏言，然而某生却非常喜欢她，外甥女也看出来了。就说：“公孙九娘才貌无双，阿舅如果不因为是地下人猜疑的话，我应该去向她母亲说。”某生听了非常高兴。然而考虑她是鬼，不能匹配。外甥女说：“没关系，她和舅舅有缘分。”

某生告辞出来，外甥女送他，说：“五天以后，月明人静的时候，一定派人去接您。”某生来到门外，朱生已不在了。抬起头向西一望，天空中挂着弯月，在昏黄的月光下还能认得旧路。看到南边有个院落，朱生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站起身来迎着他说：“我在这里已等好长时间了，这就是我的家，请进来坐一坐吧。”于是朱生就拉着某生的手走了进来，非常热情地表示感谢。拿出一只金酒杯，还有百颗宝珠，说：“我没有别的东西，这点东西作为聘礼吧。”朱生接着又说：“家有浊酒，只是阴间的东西，不能用来款待贵客，怎么让我过意得去呢？”

某生一边谦恭地道谢，一边退了出来。朱生送到中途，才告别而归。回到住处，寺院中的和尚和仆人都来问讯，某生隐瞒了真情，假编个理由说：“开始说他是鬼，那不过是瞎扯，刚才只是和朋友去喝酒罢了。”

又过了五天，朱生果然来了，穿着新鞋，摇着扇子，心情十分喜悦。刚到门口，望见某生便拜，笑着说：“您的婚事已经说妥了，婚礼就在今天晚上，就请您跟我快走吧。”某生说：“因为你们没有回音，我也没有准备聘礼，为什么这么快就成亲？”朱生说：“我都代您办好了。”某生非常感谢，便和他一块走了。

某生跟着朱生来到家里，外甥女穿着美丽的衣服笑着迎接他。某生说：“什么时候出嫁的？”外甥女回答说：“已经三

天了。”某生拿出朱生上次赠的珠子，为外甥女作嫁妆。外甥女多次推辞才接受了，对舅舅说：“我把舅舅的意思告诉给了公孙老夫人，夫人非常高兴。只是说身边没有别的亲骨肉，不愿让九娘远嫁，希望今天晚上就让舅舅入赘到她家去。他家无男子，就跟朱郎一块去吧！”

朱生就把某生领走了。快到村子头的时候，看到一个院落，门开着，两人走上厅堂，忽然有人说：“老夫人到了！”有两个丫鬟扶着夫人走上台阶。某生一看就要下拜，夫人说：“我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能行礼，也不应再讲什么礼节了。”老夫人说完，便指挥丫鬟摆酒庆贺，朱生叫家里人另设一桌酒菜，摆在某生的面前；又另外准备一把酒壶，为客人敬酒。宴席中的饭菜和人间也没什么不同。然而在进餐时，主人举箸自己吃自己的，不对客人劝让。不一会儿，宴席散了，朱生也回家去了。丫鬟领着某生离开了宴席，进入洞房，九娘正守着花烛凝神等待。两人相见含情脉脉，极尽欢乐与亲昵。

起初，受于七一案的牵连，九娘母亲被押解进京，到济南府中，母亲受不了困苦而死去了，九娘也自刎而死。九娘在枕上叙述了往事，哽咽着不能入睡，便吟诵两首绝句，一首是：

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

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

大意是说：旧时的罗衣早已化为灰尘，空把前世的因果报应叹恨。度过十年枫林露冷的岁月，今夜初次遇到闺房中的春意温情。

第二首是：

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

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

意思是说：白杨树环绕着风吹雨打的孤坟，谁想到今日在这里欢度洞房佳期！忽然打开镂金衣箱一看，还是被血腥污染的旧罗裙！

天快亮的时候，九娘催促某生说：“您该走了，别惊动仆人们。”从此白天回来晚上去，对九娘非常眷恋。

某生一天晚上问九娘说：“此村叫什么名字？”九娘说：“叫莱霞里。里中多是莱阳、栖霞两县的新鬼，因此得名。”某生听了之后，不由得深深地叹息。九娘悲伤地说：“我这个离家千里的柔魂，像蓬草一样到处飘游没着落，母女俩孤苦伶仃在异地，说起来让人心酸。希望您看在我们夫妻的情分上，把我的尸骨带回去，葬在你家祖坟的旁边，让我百年之后能有个依靠，虽死而不朽。”某生答应了她的要求。九娘又说：“人和鬼不能同路，您不能长久地呆在这里。”九娘便赠给某生一双罗袜，擦着眼泪催促他快走。某生悲伤地走出来，心里难过不忍心离开。因而过去敲朱生家的门，朱生忙得连袜子也没穿就出来迎接，外甥女也忙着起来，头发蓬松地前来问讯。某生惆怅了好长时间，才叙述了九娘的话。外甥女说：“舅母今天不说，我白天晚上也正考虑这件事。这里不是人间，不能长久地留在这里。”

某生于是含泪告别。敲开住所的门，翻来覆去一夜没睡。

某生想去找九娘的坟墓，但忘了问标志。到了夜间再去找栖霞里，则是荒坟累累，失去了村落，只好叹息遗憾地回到住所。打开九娘送给的罗袜一看，见风就断裂腐败化为灰烬了。于是只好准备行装回家了。

某生回到家里，呆了半年，心里总是放不下，又再一次来到济南，希望能再次遇到九娘。到达了城南郊，天色已晚了，坐在树下休息了一会儿，赶紧到乱坟丛墓中去找，只见

坟头一个接着一个，荆棘荒草迷住了人的眼睛。鬼火闪闪，野狐哀鸣，使人心惊胆战。他带着害怕的心情哀悼一番，回到了原先的那个住所。也无心再去旅行，便打算调转马头回家去。

某生起程回家，刚走出一里多地，远远地看见一个女子立在坟顶上，从她的神情动作看，很像九娘。他打着马来到了跟前一看，果然是九娘。他跳下马上前要说话，她很快地走开了，好像从来不认识他。他又跑上去逼近她，她脸上带着发怒的颜色，又举起袖子挡住自己的脸。某生不能控制自己，大呼：“九娘！”九娘则像轻烟一样散去不见了。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出清朝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抗清义军的残酷暴行，讴歌了人民群众不妥协不屈服的反抗精神。

故事是以清初于七领导的抗清义军遭到清军镇压为背景而展开的。朱生、公孙九娘母女、某生外甥女和千坟累累中的鬼魂，都是这次血腥屠杀的受害者。在这一背景下，作者塑造了公孙九娘的形象。这个弱不禁风的少女，也在被俘之列。她毫不屈服，自杀而死，作鬼十年还保存那件被血腥污染的旧罗裙，作为控诉清朝统治者的罪证。这是一个多么刚烈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女性啊！故事以不同凡响的结局收尾，作者打破大团圆结局的惯例，让某生与公孙九娘结合后又分离，与开头的“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典型环境相照应，使故事自始至终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作者经过巧妙构思，把人民群众的深仇大恨寓于男女悲欢离合之中，使本篇成为《聊斋志异》中思想艺术俱佳的杰作。

章阿端

蒲松龄

卫辉府有个姓戚的书生，他年轻深沉文雅，任性而又敢作敢当。当时大户人家有个大宅院，白天能看见鬼，在这里死亡的人接连不断。这所房主愿贱价出卖，戚生认为价格低廉，就买下居住了。

因为这座宅院面积很大，而家里人口比较少，东院楼阁，蒿草丛生，所以暂时闲着没用。家里人常常夜里惊恐，吵嚷着说有鬼。住了两个多月，就死了一个丫鬟。没有多久，戚生的妻子晚上去东院楼亭，回来就得了病，没几天就死去了。家里人更加害怕了，劝戚生赶快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戚生没有听从。戚生孤身无偶，哀痛忧伤，丫鬟仆人们又时常用闹鬼的事聒噪他。戚生很愤怒，一气之下拿着被褥独居在荒亭之中，点起灯来观看动静。

戚生在荒亭中呆了好长时间也没什么动静，于是竟睡着了。忽然有人把手伸到戚生的被窝里，来回抚摸。戚生醒来一看，原来是个年龄很大的婢女，耳朵蜷曲，头发蓬乱，肥胖臃肿得没形了。戚生知道她是鬼，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推走了，笑着说：“你这副尊容，我实在不敢领教！”那婢子非常

惭愧，缩回手慢慢地走了。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姑娘从西北角走出来，神情温柔美妙，突然来到灯下怒骂道：“哪里来的大胆书生，居然敢在这里高枕而卧！”威生站起身来笑着说：“我是这所宅院的主人，我在这里等着和你要房租钱呢。”于是站起身来，光着身子来抓她。那姑娘急着想逃走，威生先已快步抢到西北角，挡住她的归路。姑娘没办法便坐在他的床上。威生走近她，对着灯光一看，如同仙女一般。渐渐地把她搂抱在怀里，那姑娘说：“大胆书生难道不怕鬼吗？将要把你害死的。”威生强迫解开她的衣裙，那姑娘也不怎么抗拒。不一会儿，她自己介绍说：“我姓章，小名叫阿端，错误地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他专横强暴，不仁不义。对我横加折磨和羞辱，我愤闷而死，葬在这里已经二十多年了。这座宅院的下面全是坟墓。”威生问：“那个老婢女是谁？”阿端回答说：“也是一个鬼，现在给我服役。如果上面有活人居住，鬼在下边就不安于夜室，刚才是我让他把你赶走。”威生又问：“她探手抚摸我做什么？”阿端笑着说“这个老婢女三十年了，还未领略过男女之情呢，她这种心情是很可怜的，但又太不自量了。总之，越是怯懦的人，鬼就越欺侮他们，捉弄他们；越是刚强的人，鬼越是不敢侵犯他们。”听见邻人的钟声响过，阿端穿好衣服下床说：“如果不被你猜疑的话，晚上我还要来。”

第二天晚上，天一黑，阿端果然到了，两人更加亲昵，更加欢心。威生对她说：“我的妻子不幸死去了，想念、哀悼之情整天缠绕着我的心。你能否想办法让她来见我呢？”阿端听了更加悲凄，说：“我死有二十年了，有谁怀念过我呢，你真是多情啊！我应当尽力而为，不过我听说她要投生一个地方，不知还在不在阴间。”又过了一天晚上，阿端告诉威生说：

“你的妻子将要投生富贵的人家去。因为前生她丢了一个耳环，鞭打婢女，婢女悬梁自尽了，此案到现在没了结，所以拖延下来了。现在押在药王庙的屋廊下，有人看守。我已经派女仆去行贿了，或许能带她来见你。”戚生问道：“您为什么这样闲散自由呢？”阿端说：“凡是冤死的鬼不自己去投案，阎罗王也不知道。”到了二更将尽的时候，老婢女果然带着他妻子来了，戚生拉着她的手大哭，妻子也含着眼泪说不出话来。阿端告别离去，说：“你们两人快叙离别之情吧，咱们改天晚上再见。”

戚生问起关于婢女死的案子怎么样了。妻子说：“不妨事，案子快要了结了。”然后上床偎依在戚生的怀里，像活着时一样欢乐。从此以后，天天如是。又过了五天，妻子忽然哭泣着说：“明天将到山东去投生，苦的是这次离别再也见不到面了，可怎么办呢？”戚生听说，挥泪流涕，无限哀伤。阿端劝说道：“我有个办法，可以使你们暂时团聚。”戚生同妻子收住眼泪便追问是什么办法。阿端让戚生买十打纸钱在院子南边的杏树下烧化，拿去贿赂押送的差役，来延缓日期。戚生就按她说的办了。

到了晚上妻子又来了，说：“幸亏端娘，我们又得到十天欢聚的日子。”戚生非常高兴，不让阿端再离去，留下跟他们挨着床睡。从晚到早，惟恐失去这种欢乐。

到了七八天上，戚生觉得限期快要满了，夫妻俩整夜啼哭，并一再向阿端问计，阿端说：“看情况很难再有别的办法了，然而我们再试试，这回非得破费阴间的钱上百万不可。”戚生又如数烧化。晚上，阿端又来了，高兴地说：“我派人跟押送的人说情，开始很难，后来押差看见钱多，心开始动摇，现在已经用别的鬼代替去投生了。”从此两个鬼魂白天都不走

了，让戚生把窗子、门挡严，昼夜点着灯。这样过有一年多。

有一天，阿端忽然病了，昏迷、烦躁、精神恍惚，好像见到了鬼的样子。戚生妻抚摸她，说：“这病是被鬼缠住了。”戚生疑惑地说：“端娘已经是鬼了，又是什么鬼缠住了她呢？”妻子说：“不对，人死了就变成鬼，鬼死了就变成鼗，鬼怕鼗，就像人怕鬼一样。”戚生想替阿端去找巫医。妻子说：“鬼有病，人哪能治得了？我们邻居家有个老太太姓王，现在在阴间行医，可以去把她找来。不过离这里有十几里路，我脚小没力气不能走路，麻烦你买匹纸马来烧化了。”戚生照她说的做了。

纸马刚烧完，立刻看见婢女牵着一匹枣红色骏马，在庭下把马缰绳交给妻子，妻子骑上就不见了。

不一会儿，妻子同一位老太太共骑一匹马来了，把马拴在庭院的柱子上转眼间马就不见了。那老太太走进屋子，摸了摸阿端的十个指头，然后端端正正地坐下，头哆哆嗦嗦地做出许多姿态，又倒在地上好一会儿，突然跳起来说：“我是黑山的大王，小娘子的病很厉害，幸亏遇上了我，福分可真是不浅啊！这是恶鬼在作祟，不妨事、不妨事！但这种病要想治好，必须要多给我一些供品和给养，要金百锭、钱百贯、丰盛的宴席一桌，不得缺少一样。”妻子都一一答应了。老太太又倒地而醒。又向阿端呵斥了一顿，才算完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要走，妻子把她送到院外，又把刚才的马也赠给她，她高高兴兴地走了。

妻子到屋子里一看，阿端稍稍苏醒过来了。戚生和妻子非常高兴，抚摸阿端问她怎么了，阿端忽然说：“我恐怕是活不成了，闭上眼睛就看见冤鬼，这恐怕是命该如此吧！”说完哭了起来。

又过了一夜，病更加沉重了，曲着身子，浑身战栗，似乎好像看见了什么。拽着威生的手同床睡，把头伏在威生的怀里，好像怕有人来抓她一样，威生一动身，她就惊叫不停。一连有六七天都是这样，威生夫妻俩也没有办法。

有一次威生有事外出，半天才回来。听到妻子的哭声，吃惊地问是怎么回事，就看到端娘已经死在床上了，她的衣服还留在床上。掀开被子一看，只剩下一堆白骨了。威生非常悲痛，用活人的礼节把她埋葬在祖坟的旁边。

有一天夜里妻子在梦中哭泣起来，用手推醒她问是什么事，她回答说：“刚才我梦见阿端来了，说她的丈夫变成了聾鬼。她的丈夫对她在泉下做鬼不贞洁，怀恨在心，于是把她的鬼魂抓了去，她乞求我为她作道场。”威生早晨起来，立刻想去找人作道场，妻子制止他说：“超度聾鬼不是您能做得到的。”说完，起身走了。

过了一会儿，妻子又回来说：“我已经找人去邀请僧侣了，你应当先烧些纸钱作用度。”威生答应了。太阳刚落山，很多僧众就来了，金锣法鼓齐鸣，和人间作道场超度亡魂一样。妻子每每说声音震耳，可威生一点也听不见。

道场做完了，妻子又梦阿端来道谢说：“我的冤案已了结了，我将投生去作城隍的女儿，麻烦你转告威生吧！”

威生的妻子在家住了三年。家里人刚听说时很害怕，时间长了，也就渐渐地习惯了。遇到威生不在的时候，家人有事就隔着窗子向他妻子禀告。

有一天夜里，妻子哭着向威生说：“以前贿赂的那个押送我的公差，现在暴露了，阴司追查得很急，恐怕不能长久地相聚了。”过了几天，果然得了病，说：“你对我钟情，我愿意永远作鬼这样相聚下去，不愿意去投生了。现在我们就要

永别了，恐怕这是天数。”戚生慌忙问她怎么办，妻子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没别的办法了。”又问：“你受到责罚了吗？”妻子说：“受到了一点惩罚。不过，没去投生的罪大，偷着作鬼的罪小。”说完就不动了。仔细地看了看，妻子的面容、形体渐渐消失了。戚生常常独自睡在荒亭中，总希望再遇到什么，却始终很寂静，家里的人也很安定。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妇女对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婚姻的向往与追求。

故事发生在与人间社会一样的典型环境之中，鬼差收受贿赂、巫医骗钱、僧侣作道场等等，俨然是人间社会的写照。美丽、多情的章阿端，在人间时误嫁给一个浪荡公子，过着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她怏郁而死。做鬼以后，又来到这样一个龌龊的社会环境中，当她遇到一个“多情”的戚生，被他怀念妻子的真挚感情而感动，不仅爱上了他，而且还为他奔走，多方贿赂鬼差，终于使他们夫妻团聚，自己也分享了一份幸福。一个富有同情心，而又办事干练的妇女形象，跃然纸上。对照她生前的不幸遭遇，更令人同情。

伍秋月

蒲松龄

高邮县（今江苏高邮）人王鼎，字仙湖。他为人慷慨豪爽，身体健壮有力气。喜欢游览四方，善于交朋友。年龄十七八岁还没结婚，未婚妻就死了。

王鼎每次远游，常常整年不回家。他的哥哥王肅，是江北名士，对弟弟的友爱之情十分深厚。王肅常常劝弟弟不要外出旅游，要为他选择佳偶成婚，王鼎不听，又坐船到镇江去探访朋友了。

王鼎到镇江后，朋友有事外出不在家，他就在江边一个小客店里租楼上一间客房住下了。他在客房里往窗外一望，江水泛起清波，金山就在眼底，心里十分畅快。

第二天，朋友外出回来，邀他到家里住宿，他推辞未去。约住半月有余，王鼎晚上梦见一位少女，年龄约十四五岁，容貌端庄美丽，上床与他合欢。等醒来后，不觉精液已经流出，很觉奇怪，转而又认为不过是偶然一梦罢了。可到了晚上，又梦见这位少女，像这样一连有四五个晚上。他心里更加奇怪，晚上不敢熄灯，身子虽然躺在床上，心里却保持着清醒和警惕。才一合眼，梦见女子又来了。正在亲昵之间，忽然惊醒，

急忙睁开眼睛一看，有个像仙女般的少女，俨然还在自己的怀抱之中。少女见王鼎已醒，自己立刻感到胆怯和羞愧。王鼎虽然知道她不是人，心中也很得意，来不及讯问，便尽情和她交欢。少女好像经受不住，说：“你这样热烈狂暴，难怪人们不敢明说呢。”

王鼎交欢完毕才开始询问她的家世姓名。少女回答说：“我姓伍名秋月，父亲是个名儒，精通卦术，爱我像掌上明珠。只是他算我命短，所以没有让我嫁人。后来十五岁时，果然夭亡了。于是就把我埋葬在这间阁楼的东侧，让坟跟地面一平，没有墓碑，只在棺木旁边立块石板，上面写着：‘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现在正是三十年，你也正好来了，我很高兴，多次想自我向你介绍，只是心里感到羞愧，所以才借助梦境来进行。”王鼎非常高兴，又要求欢，伍秋月说：“我想得到点阳气，能够再复生，其实我是禁不住这种狂风暴雨的，以后合欢的日子很多，何必一夜之间完全尽兴呢。”于是就起身走了。

第二天女子又来了，跟王鼎对坐调笑，欢乐得像活人一样。熄灯上床，王鼎感到跟活人没什么两样。但起来时，流出许多液体，弄脏了床褥。

一天晚上，月光似水，晶莹透彻。两人漫步庭中，王鼎问伍秋月说：“阴间也有城郭吗？”秋月回答说：“和阳世间一样。阴间的城郭不在这里，大约离这里三四里路。不过，那里把阳间夜里当成白天。”王鼎问：“活人也能看见阴间的城郭吗？”秋月答道：“能看到。”王鼎请求秋月带他去看看，秋月答应了，两人趁着月光就去了。秋月走起路来飘飘然像乘风一样快，王鼎在后边用尽全力进行追赶。忽然来到一个地方，秋月说：“离这里不远了。”可王鼎抬起头来却什么也看

不见。秋月把唾沫涂在王鼎的两眼上，再让他睁开，王鼎突然觉得视力比平时增加一倍，在夜间看东西和白天没什么两样。再往远看，果然隐隐约约看见雾霭当中有城墙的影子，路上的行人像赶集一样熙熙攘攘。不一会儿，有两个穿黑衣服的公差绑着三四个人过去。王鼎看见后边那人很像他哥哥，跑到跟前一一看，果然是他哥哥，惊慌地问道：“哥哥，怎么到这里来了？”哥哥王肅见了弟弟王鼎，涕泪满面地说：“我也不知为了什么事，他们强行把我绑了来。”王鼎对公差愤愤地说：“我哥哥是个知礼守法的正人君子，你们为什么把他绑到这里？”于是请求两个公差给他哥哥松绑绳。两个公差特别傲慢，不肯答应。王鼎非常生气，想跟公差争辩，哥哥制止他说：“他们是地府的公差，我们应该守法度。只是我手中缺少用度，公差索取贿赂很厉害，弟弟回家后，快筹措一些钱来。”王鼎扯着哥哥王肅的胳膊痛哭失声，公差恼怒，猛一拽王肅脖子上的绳索，王肅顿时跌倒。王鼎看见之后，怒火填膺不能控制自己，立即解下佩刀冲上去把一个公差的头砍了下来，另一个公差惊慌地喊叫起来，王鼎又上去把他也杀了。秋月非常吃惊地说：“杀地府的官使，罪不赦！再迟一步就要大祸临头，马上弄条船回北方去，到家千万别把为死者招魂的丧幡摘下来，关好门别出来，过了七天，就保证没事了。”

王鼎拉着哥哥王肅连夜雇条船火速北渡，回到家中看见门前站满了吊唁的宾客，知道哥哥真的已经死了。他进院之后，关好了大门并上了锁，刚往里走，忽然哥哥的魂灵不见了。到了屋里，看到死去的哥哥开始苏醒了。他的哥哥叫着说：“我饿死了，赶快给我做些汤饼来吃。”当时王肅已经死了两天了，家里人看到这种情况都非常害怕，王鼎就把事情的大概经过告诉了他们。过了七天才开始打开大门，摘下丧

幡，人们才开始知道死者已经复活。亲友们都来问讯，王鼎只是随便编了个理由回答他们。

过了几天，王鼎又想起秋月来，觉得心烦意乱，于是再次南下。到了原来那个旅店的客房里，点着灯等了好久，秋月也没有来。朦胧要睡，看见一位妇人来了，她说：“秋月姑娘让我告诉你，前些日子因为公差被杀，凶手逃走了，就把姑娘捉去了。现在关押在监狱里，差役对她十分暴虐。她天天盼你回来，你应当赶快想办法救出她来。”

王鼎非常悲愤，便随着妇人去看秋月。他们来到一座都城，从西边的城门进去，妇人便指着一个门说：“秋月就关押在这里。”王鼎进来，见房舍很多，关押的囚犯也很多，可并没有秋月。又进了一道小门，看见一间小屋子里亮着灯光。王鼎走到窗前往里偷看，看见秋月在床榻上用衣袖掩面哭泣，两个差役在一边摸腮掐足地调戏她，秋月哭得更厉害了。一个差役搂着她的脖子说：“既然成了罪犯，还想守什么贞节？”王鼎见了愤怒极了，来不及说话便持刀闯了进去，一个差役一刀，像快刀斩乱麻一样把他们杀了，然后拉着秋月跑了出来，幸好无人发现。才到旅馆，忽然醒来。正在奇怪自己做的恶梦，看见秋月含情脉脉地站在眼前。王鼎惊讶地站起身来拽过秋月坐下，把刚才的恶梦情景告诉了她。秋月说：“这是真事，并不是梦。”王鼎惊讶地说：“那将怎么办呢？”秋月叹息着说：“这是命中注定的。我本来这个月末才是复活的日期，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事情紧急，怎能再等下去呢？你赶快挖开我的坟墓，用车子拉着我同你一块回家去。你每天要常常喊我的名字，经过三天就可以复活。不过，期限没满，我的骨头有些软，脚也没有力气，不能为你操持家务。”说罢慌忙就走，但又急忙返身说：“我几乎忘记了，如果阴司追来怎

么办？我活着的时候，父亲曾传授给我符书，说三十年后夫妻可以佩戴。”于是找来了笔，连夜写了两道符，说：“一道你自己戴着，一道粘在我的后背上。”

王鼎送出秋月，在她消失的地方做下记号，就动手挖掘。只挖了一尺左右，就看见了棺木，不过棺木已经腐朽了。棺木旁边果然有块小石碑，上边写的果然和秋月说的一样。打开棺木一看，秋月的面容同活着时一样。王鼎把她抱到房中，衣服腐败得随风化掉了。王鼎就把符给她贴好，用被褥把她的尸体严严包裹起来，背到江边，叫船靠岸，假托自己的妹妹得了急病，要送回婆家去。幸而刮起了大南风，拂晓时分便到了家门口。

王鼎把秋月抱到屋里安置好，回过头来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哥哥嫂嫂，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敢把心中的疑惑说出来。

王鼎掀开被子大声呼唤秋月，晚上就把秋月搂抱在怀里睡觉。他觉得秋月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变暖，三天上就开始复苏了，七天上就能走路，已经换好衣服出来拜见嫂嫂了。那秋月轻盈的姿态好像仙女下凡一般。可是十步之外，还得用人搀扶才能走路。不然的话，随风摇晃，常常像是要摔倒。不知道的人见了秋月还认为她是病态，因而更加显得妩媚动人。

秋月常常劝王鼎说：“您的罪孽太重，应该积德，念经来忏悔。不然，将会短命。”王鼎平时本来不信佛，可听到秋月劝说后，非常虔诚地信，所以也一直安然无恙。

本篇通过连杀四名鬼差的故事，歌颂了王鼎、伍秋月的英勇反抗精神，曲折地反映出人民群众对作恶多端的公差的愤恨情绪。其主题在封建社会中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本篇塑造了一对英雄恋人的形象。王鼎本来因救哥哥而杀死鬼差，成了在逃犯。当他听到恋人伍秋月受牵连入狱时，冒着被抓的危险去救她。看见恋人在狱中被鬼差强行调戏时，他奋不顾身，杀死鬼差。在王鼎第一次杀死鬼差，惹下大祸时，伍秋月本来有办法自己逃跑，但她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指挥恋人王鼎带着哥哥逃跑，自己被抓进监狱受苦。他们为了恋人宁可牺牲自己的高尚品格，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出来的。这是本篇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小 谢

蒲松龄

渭南姜侍郎的宅第，常有鬼魅出来迷惑人，因此搬走了。留下仆人看守房子，不久，仆人也死去了。一连换了好几个，都相继死去了，于是这座宅第就废弃不用了。

乡里有个书生陶三望，为人潇洒，好让妓女陪酒戏笑，等喝得尽兴时却都打发她们走了。友人故意让妓女晚上到他房里去，他毫不拒绝，开门让她进来，但一夜毫不沾边。他常常住在姜侍郎家，有一次，姜侍郎家中的一个丫头夜里跑到他的房里来，陶三望坚决拒绝，一点也没乱来，因此姜侍郎很器重他。

陶生家里很穷，又死了老婆，只有几间茅草屋，在潮湿闷热的暑天里，实在受不了，就请求姜侍郎，把废弃的那座宅院借给他住，姜侍郎因为那所宅院中常常闹鬼，所以拒绝了。陶生就写了一篇《续无鬼论》献给侍郎，并且还说：“鬼又能把人怎么样？”侍郎认为他坚决要借，就答应了。

陶生搬去后，先打扫了一下房屋。傍晚，陶生把书放到屋子里，又回去拿别的东西，等回来书就不见了。陶生认为很奇怪，就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看

会发生什么变化。

大约一顿饭的工夫，听有脚步声响，偷眼一看，有两个女子从房中走出来，把陶生所丢的书给送回到桌子上了。一个大约二十岁，一个仅有十七八岁；都非常漂亮。她们迟疑地站在床边，互相看了一下都笑了。陶生还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动。大一点的女子抬起一只脚踹陶生的腹部；小一点的女子用袖子捂住嘴偷偷地笑。陶生感到神魂颠倒，好像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就赶紧严肃地端正了自己的念头，终于没有理她们。那女子又贴近他，用左手捋陶生的胡须，用右手轻轻拍打他的面颊，发出小小的响声。那小一点的女子笑得更厉害了。陶生忽然坐起身来，大声呵斥说：“鬼东西，竟敢这样！”两个女子吓得跑走了。

陶生恐怕夜里被她俩折腾，想搬回家里住，又怕别人议论他说大话，于是就挑灯夜读。黑地里鬼影来来往往不断，陶生连看也不看一眼。到了半夜时分，点着灯睡去了。刚闭眼睛，就觉得有人用细小的东西捅鼻孔，痒得厉害，打了一个大喷嚏，又听到暗处发出隐隐约约的笑声。陶生没有说话，又装着睡起来，等待观察动静。又过一会儿，见年长一点的女子用纸条捻成细纸捻儿，像仙鹤一样探着身子，像鹭鸶鸟潜伏一样弯着腰走来。陶生又猛然坐起，大声地呵斥，两个女子又轻快地逃跑了。陶生睡下以后，又用东西捅他的耳朵，足足折腾了一夜，简直让人受不了。鸡叫了，才安定下来，陶生才开始熟睡。可是到了白天，既听不见声音，也看不见影子。

太阳落山后，天黑下来的时候，鬼影恍恍惚惚又出现了。陶生准备夜间做饭，通宵不眠。陶生坐在桌前读书，那个年长一点的女子又来了，胳膊肘弯在桌子上看陶生读书，看了

一会儿，突然把书本给合上了。陶生愤怒地想捉住她，她又飘然地跑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陶生就用双手按着书读。那年少的女子藏在身后，用两手交叉捂住陶生的眼睛，她转眼间又跑走了，远远地站在那里笑。陶生指着她骂道：“小鬼头，让我捉住都把你们杀了。”那女子也不害怕。于是陶生戏弄她们说：“男女房中之事，我都不懂得，你们缠着我也没什么益处。”两个女子听了微笑着转身走到灶间，劈柴、淘米为陶生做起饭来。陶生回头夸奖她们说：“你们俩这样做，比调皮、淘气不是好多了吗？”不一会儿粥熟了，两人争着抢着把汤匙、筷子、陶瓷碗拿来摆在桌子上。陶生说：“感谢你们俩为我代劳，我该用什么来报答你们对我的恩德呢？”女子笑着说：“饭里掺了砒霜、毒药啦。”陶生说：“我和你们平日无怨无仇，怎么至于用这种办法害我呢？”陶生吃完一碗，又盛来一碗，两人争着抢着为他奔走。陶生挺高兴，也就习以为常了。

他们接触的时间长了，就坐在一块谈心，陶生追问起她们的姓名。那个年长的女子说：“我姓乔，叫秋容。她是阮家的小谢。”又询问她们从哪里来，小谢笑着说：“傻郎君！都不敢接近我们一下，谁要你问门第，难道要论嫁娶吗？”

陶生严肃地说：“面对这样漂亮的姑娘，难道能不动情吗，只是阴间之气，中人必死。你们不愿意跟我一块相处，就请离去；愿意跟我一块相处，就安静下来。如果你们不爱我，何必玷污了你们两个美人；如果你们爱我，又何必害死我这个书生呢？”两个女子互相看了看，都很受感动。从此以后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戏弄陶生了。然而有时把两手伸到陶生怀里，把他裤子扯到地上，陶生也不足为怪了。

一天，陶生抄书没抄完出去了，等回来一看，小谢伏在

桌子上，拿着笔代他抄写。看见陶生进来，放下笔偷眼看他笑。陶生走近一看，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样子，可是排列得却很整齐。陶生夸赞地说：“您真是个高雅的女子，如果你愿意写字，我教给你写。”于是就把她搂到怀里，把着手腕教她笔画。秋容从外边进来，脸色突然变了，好像很嫉妒。小谢笑着说：“我小的时候，常常跟父亲学写字，很长时间不写了，都有些忘记了。”

秋容站在一边不说话。陶生明白了她的意思，但是假装没感觉到，于是也把她揽在怀里，给她一支笔，说：“我看看你能写不？”教她写完几个字站起身来说：“秋容真是好笔法！”秋容也很高兴。陶生于是裁下两张纸，写成底样，让她俩一块临摹，自己到另一盏灯下读书。陶生心里高兴她们各有事做，不再干扰自己了。临摹完了，两人都站在桌前，让陶生评判。秋容平时没读过书，写出的字都认不清，陶生评判完之后，自己觉得不如小谢，脸上带些惭愧的表情。陶生鼓励安慰一番后，才高兴起来。两个女子从此后，像侍奉老师一样侍奉陶生。陶生坐着时，两人就给他搔背，陶生躺下时，两人就为他捶腿。不但不再捉弄他，而且还争着抢着以各种媚态讨他喜欢。

过了一个月，小谢的字居然写得端正秀美，陶生偶尔夸赞她几句，秋容却感到非常惭愧，急得汗流满面，泪水成串地往下流。陶生百般地劝解和安慰，才算罢了。陶生就教秋容读书，她的理解能力非常强，指点一遍，不再问第二遍。她跟陶生比赛读书，常常通宵不眠。小谢又把她弟弟三郎也带来了，拜陶生为师。三郎十五六岁，姿容秀美，用一枚金如意作拜师的礼物。陶生就让他跟秋容读同样的课本，满堂唧唧呀呀的读书声。陶生就在这里设了一个鬼书馆。

姜侍郎听到这消息很高兴，还按时给他送些薪水。又过几个月，秋容与三郎都能自己写诗了，还常常互相赠答。小谢暗地里嘱咐陶生不要再教秋容了，陶生答应了；秋容在暗地里嘱咐陶生，不要再教小谢了，陶生也答应了。

有一天，陶生要去参加省城的考试，两个女子都洒泪和他告别，三郎说：“这次考试，可以假托有病不参加，不然的话，怕会遇到不吉祥的事。”陶生认为托病不去赴试，会被别人耻笑，于是就去了。

陶生以前好用诗词讥讽时事，得罪了县城里的一个权贵，那权贵总想中伤他。这次借他赴试之机，暗地贿赂考官，诬陷他行为不检点，就把他关押在监狱中好长时间。陶生在狱中把路费用光了，只好向囚犯讨饭吃，自己考虑一定不会活着出去了。忽然有人飘然走来，抬头一看是秋容。秋容把带来的食物给了他，两人便相对哭泣。秋容说：“三郎说你这次赴试不吉利，果然没说错。三郎也跟我一块来了，他到部院为你伸冤辩理去了。”

秋容说了几句就急忙出去了，别人也看不见她。又过一天，巡抚出来巡察，三郎便拦路喊冤，于是被带走了。秋容急忙回到狱中向陶生报了信儿，又返身出去探听三郎的消息去了。一连三天，再也没有回来。陶生正在忧愁、饥饿、无聊、度日如年时，忽然小谢走来，悲痛欲绝地说：“秋容从这里回去，途经城隍庙时，被西廊的黑判官强行抓走了，要逼她作妾，秋容不屈服，就把她监禁起来了。我跑了一百多里路，累得太厉害了。走到城北郊时，又被老荆棘扎破了脚心，痛到了骨髓，恐怕不能再来了。”说完就把脚伸出来给陶生看，鲜血把鞋袜都浸透了。然后拿出黄金三两交给陶生，就一瘸一拐地不见了。部院巡抚回到衙内提审三郎，认为他平时和

陶生并无瓜葛，无缘无故替人告状，是无事生非，便要用棍棒打他，三郎却扑倒在地上不见了。巡抚感到很奇怪，就看他呈上来的状子，情节、言词都非常悲戚。巡抚又把陶生带来当面审问，说：“三郎是什么人？”陶生假装不知道。部院知道陶生冤枉，就把他放了。

陶生回到家里，整个晚上没看到一个人。夜深时，小谢才来到，凄惨地说：“三郎在部院里，被厉神押赴阴曹，阎王认为三郎讲义气，让他托生到富贵人家去了。秋容长期被囚禁，我写了状子想投给城隍，又被拦阻在外，不能进去，可怎么办呢？”陶生愤怒地说：“黑老鬼怎敢如此！明天我去推倒他的塑像，践踏成泥。然后我再去责问城隍的罪状：他手下的官吏横暴如此，他还醉醺醺地做梦呢！”

陶生说完，便悲愤地和小谢对坐。到了四更将尽的时候，忽然秋容飘然而归。陶生与小谢又是惊讶又是高兴，急忙打听情况，秋容哭着说：“现在为了你，我已是付出千辛万苦！判官白天晚上用刀子棍子逼迫我，让我答应为他做妾。今天晚上忽然把我放回来，对我说：‘我没别的意思，本来是因为爱你的缘故；既然不同意，我也不曾玷污你。麻烦你回去告诉陶刑曹，不要对我进行谴责了。’”陶生听了才有些高兴，就要与她们同寝，并且说：“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和你们一块死。”两个女子悲伤地说：“过去我们受到你的开导，颇懂得一些仁义之理，我们怎么忍心因为爱你反而杀你呢？”坚决没有同意。然而从她们那低头不语的样子可以看出，两人对陶生是情同夫妇。两个女子因为遭难的缘故，嫉妒的念头也全打消了。

陶生有一天在道路上遇到一位道人，他回头看看陶生，说他身上有鬼气。陶生认为他说的很奇异，就把实情全告诉了他。那道士说：“这两个鬼很好，不要辜负她们。”道士写了

两道符交给陶生说：“你回家之后，把这两道符交给两个鬼，凭着她们的福气命运：如果听见门外有哭女儿的声音，把符吞到肚里赶快跑出去，先到的人可以借尸而复活。”

陶生接过符来拜谢完毕，回家告诉了秋容、小谢两人。又过了一个多月，果然听见门外有哭女儿的声音，两个人争着跑了出去。小谢一着急慌了手脚，忘记把符吞下去。看见丧车过来，秋容直接奔去，钻进棺中就不见了。小谢没进去，痛哭着回来了。陶生出门一看，是姓郝的一个富户人家在为他的女儿出殡。大家看见一个女子钻进棺里，正在惊疑。过了一会儿，听见棺中有声音，放下棺木打开一看，那女子已经苏醒过来了，因此暂时就把棺木放在陶生的书房门外了，大家围了一圈看守着。那女子忽然睁开眼睛就问陶生，父母追问一下原因，女子回答说：“我不是你们的女儿。”于是秋容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们。郝家不太信，想把她抬回家去，女子不从，直接走进陶生的书斋，躺在床上不肯起来，郝家只好认陶生做女婿回家去了。陶生走到跟前看了看，模样虽然跟秋容不同，而光艳美丽的程度却不比秋容差。陶生大喜过望，殷切地同她叙起以前的事。

陶生与秋容正在亲昵之中，忽然听到有呜呜的鬼哭声，原来是小谢在黑暗的角落里哭泣。陶生心里很可怜她，就立即端着灯去看她，并进行百般地劝解，衣襟衣袖都被泪水滴湿了，还是痛哭不止，一直到天亮才离去。

天亮以后，郝家派丫鬟、婆子送来了嫁妆，居然认作翁婿。晚上陶生与秋容入洞房，小谢又在暗处哭了起来，一连六七个晚上全是这样。陶生夫妻俩都非常悲痛，不能成就夫妻之礼。

陶生对小谢的事，整天忧愁而又束手无策。秋容说：“你

过去看见的那个道士是个仙人。你再去求求他，或许他觉得很可怜，能想出个搭救的办法来。”陶生认为秋容的主意很好，就答应去了。找到了道士的住处，跪下叩头叙说小谢的情况及其来意，道士百般地推说自己再没有办法了，可是陶生却苦苦哀求不止。道士笑着说：“这个痴情的书生，真好缠人哪。合该你跟她有缘，那我就想尽办法吧。”

于是道士跟随陶生来到家里，找了一间肃静的房子，关上门坐在屋中，并告戒不要来人打扰。大约有十几天，不吃也不喝。偷偷看看，道士闭着眼睛像睡觉一样。

一天早晨，有个少女掀帘子进来，明亮的黑眼睛，洁白的牙齿，鲜艳的肌肤，美丽极了。进门后微笑着说：“我走了一天的路，疲惫极了，被你纠缠得没完没了，奔走到百里以外，找到一个好身躯，道人就带着一块来了。等见到那个人，把这身躯交给她便罢了。”

天黑下来的时候，小谢又来了，只见那位少女急忙起身迎上前去抱住小谢，顿时两人合为一体，倒在地上僵死过去了。这时那道士也从静室中走出来，拱手告别，飘然离去。陶生感激地拜倒在地，又送他出门。等返回来时，那少女已经苏醒过来，把她扶到床上，身体渐渐舒展过来，只是抱着脚呻吟着说腿脚酸痛，躺了好几天才能起来。

后来陶生应试得中，在宫廷中当了官。有个叫蔡子经的人跟他是同僚，因为有事，到陶生家里住了几天。小谢从邻居家回来，蔡子经看见她之后，急忙跑上来跟在后边看，小谢转身躲避，心里非常讨厌他轻薄。蔡子经告诉陶生说：“有件事骇人听闻，可以向您讲吗？”陶生追问他，他说：“三年前，我的小妹夭折了，死了两夜而尸首不见，到现在还是个悬念。刚才我看见你夫人，怎么和我小妹那么相似呢？”陶生

笑着说：“我的夫人是个丑陋的山野村姑，怎能和您妹妹相比？然而，咱们既是同僚，情义深切，不妨让我妻子来见见。”

于是陶生走到屋里，让小谢穿着原来入殓时的衣服出来相见。蔡子经大吃一惊地说：“真是我的妹妹呀！”因而哭泣起来。陶生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蔡子经欢喜地说：“妹妹没死，我要赶快回家，用这个消息去安慰父母。”

于是蔡子经走了。过了几天，全家人都来看望小谢，与陶生翁婿相称，来来往往和郝家一样。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歌颂了他们在争取美满爱情生活过程中患难与共的精神。

作者以轻松的笔调描写人物的情态、动作，二女戏耍陶生的情节，就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美丽多情的小谢、秋容爱上了陶生，纠缠不休，她们时而开玩笑、恶作剧，时而一本正经地写字读书，时而争先恐后地做饭表现自己，一对活泼调皮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聊斋志异》的同类题材中，本篇属于上品。

考弊司

蒲松龄

闻人生，是河南人。得病一天多，见一个秀才进来，拜伏在床前，非常谦恭有礼貌。见面之后，他邀请闻人生出外走走，亲切地把着闻人生的胳膊，唠了很多话，他一边谈一边走，已经出来好几里路，还没有告别的意思。闻人生看他没告别的意思，就停下脚，一拱手向他告别。秀才说：“再麻烦你走一段，我有一事相求。”闻人生问是什么事，秀才回答说：“我们全归考弊司管辖，司主名叫‘虚肚鬼王’，谁初次见他，按惯例要割去大腿上一块肉，请您去给说说情。”闻人生吃惊地说：“你犯了什么罪？而至于这样惩罚？”秀才回答说：“不一定有罪，这是惯例。如果多给他一些贿赂的人，就可以免去，然而我很穷。”闻人生说：“我平常跟鬼王不熟悉，怎能为您效力呢？”秀才说：“您前世是他爷爷辈，他肯定能听您的话。”

说话之间，来到了一座城里，走进一个衙署，房舍虽不太壮丽、宽敞，但有座又高又大的殿堂，殿堂下东西两边的台阶上立着两块石碑，绿色的大字比箩筐还大。一边写着“孝悌忠义”，一边写着“礼义廉耻”。登上台阶走进大殿，见

大堂正中横着一块匾，写着“考弊司”三个大字。两边的柱子上，雕刻着绿色的大字对联。上一联是“曰校、曰序、曰痒，两字德行阴教化”；下一联是“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礼乐鬼门生。”还没游览完毕，有个官吏走了出来，只见他长满了一脑袋卷发，驼着的脊背，像鲑鱼一样长满了花纹，古怪得好像几百年前的人。鼻孔朝天，嘴唇向外翻着，盖不住牙齿。后边跟着一个管文书的官吏，是虎脑袋，人身子。还有十几个随从排列在两边侍候。有一半面目狰狞、凶恶，好像山妖精一样。秀才说：“这就是那个‘虚肚鬼王’。”

闻人生一看害怕极了，想退出去。鬼王已经看见了，走下台阶，向闻人生施礼，把他请到大堂，便打听了一些起居之类的情况。闻人生只是诺诺连声地答应着。鬼王问道：“您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闻人生就把秀才的意思说了一遍。鬼王变得非常严肃地说：“这是惯例，即使是父命，也不敢应承。”一派威风凛凛的样子，好像一句话也听不进去。闻人生不敢再往下说了，立刻起身告别。鬼王侧身相送，到了门外就返回去了。

闻人生没有马上回去，又偷偷溜进衙门里，来观看情况的变化。到了堂下一看，秀才和他几个同辈人，被两手交叉在背后绑了起来，并用木枷绞勒手指，就像阳间的犯人在狱中受刑一样。又有一个狰狞面目的人持刀进来，把秀才的衣服扒下，露出大腿，割下一片肉，大约有三指宽。秀才大声号叫，声音都已嘶哑了。

闻人生年轻仗义，气愤得不能控制自己，就大声疾呼地说：“你们残忍到这种地步，还叫什么世界？”鬼王吃惊地站起身来，命令先停止割肉，迈着高傲的步子下堂迎接闻人生，闻人生已经气愤地跑了出去，把这件事情全告诉了街上的人。

并且要去上帝那里控告。有人笑着说：“你太迂腐了，苍苍的蓝天无边无际，上哪里去找上帝诉冤哪？这些人跟阎王离得很近，到那里喊冤或许还可以有所反应。”那人说完又告诉他去阎王那里的道路。

闻人生急忙跑到阎王殿来，果然看到宫殿与台阶都雄伟壮观，阎王正在堂上坐着。闻人生跪在台阶上喊冤，阎王召上殿来听完讼词，立刻命令众鬼卒拿着绳索提着锤子走了。不一会儿，鬼王和秀才都被带到。阎王审问了一下情况，果然属实，愤怒地说：“我怜惜你前世攻读刻苦，才暂时让你担任这个职务，等候将来让你托生到富贵人家去。现在你竟敢这样做！我要把你的善筋抽出来，增添恶骨，罚你生生世世不能发迹！”一个鬼卒用棍子把他打倒在地，跌落一颗牙齿，又用刀把手指尖割开，抽出筋来，一根根洁白如丝。鬼王喊痛，声音像杀猪一样。手脚全抽完筋后，由两个鬼卒押走了。

闻人生向阎王叩谢完毕就出来了。秀才跟在他后边，殷切地表示感谢。挽着他的胳膊送到街市，看见一个门上挂着红色的门帘，帘内一个女子露出半个脸，容貌很美。闻人生问道：“这是谁家？”秀才说：“这是妓院。”已经走过去了，闻人生还徘徊不前，恋恋不舍，于是坚决地让秀才留步。秀才说：“您为我前来，而让您孤零零一个人回去，心里实在不忍。”闻人生坚决让他留步与他告辞，于是秀才才回去。

闻人生看见秀才走远，急忙转回身来进到那个挂红门帘的房门里去了。那女子接见闻人生，喜形于色。进到内室急忙让坐，互相介绍姓名。那女子说：“我姓柳，名叫秋华。”一个老婆婆从屋里出来，为他摆上酒宴。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进入寝帐，欢趣极浓，亲切地订立了婚约。那老婆子说：“家里的钱都用光了，需要郎君破费一下了，你看怎么办？”

闻人生一看腰中口袋里无钱，惶恐羞惭地一语不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确实没带一文钱，我给您写个字据，等回去拿来再给您。”老婆子变了脸色说：“你听说妓女去追要过欠下的债务吗？”秋华也蹙着眉头一言不发。闻人生只好临时解下衣服作抵押。老婆子拿着衣服笑着说：“这身破衣服连酒钱都不够！”那老婆子叨叨咕咕很不满意，和女子一块进到里屋去了。闻人生很惭愧，坐了一会儿，还希望女子再出来跟她告别，再肯定一下晚上订的婚约。可是等了好久也没出来，走进去偷眼一看，看见那老婆子和那女子，从肩头往上变成了牛鬼，瞪着眼睛闪闪发光，正面对面站着。

闻人生恐惧，急忙跑出门来。想回家，可是岔路太多，不知道该走哪一条好。打听一下街市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他那个村子的名，只好在民房商店等地方徘徊了两天。心中凄苦，肚肠饥饿，进退两难。忽然秀才从这里经过，看见了他，吃惊地说：“为什么还没有回去？怎么如此狼狈？”闻人生羞愧得简直都不敢看他一眼，一句话也不说。秀才说：“是了，您恐怕是被花夜叉迷住了吧？”于是秀才就气愤地找上门去，一边走一边说：“秋华母女，为什么不给点面子呢？”秀才去了不一会儿，就把闻人生的衣服拿来交给闻人生说：“那浪丫头太无礼了，我已经把她们痛骂了一顿。”

秀才一直把闻人生送到家门口，才回去。闻人生暴病身亡三天，又苏醒过来，把自己的经过清清楚楚地向家里人讲了一遍。

本篇通过闻人生在阴曹的所见所闻，曲折地反映出人世间官府的黑暗和狱吏的残暴。作者把考弊司的碑匾、对联与鬼王的残暴行径作了鲜明对比，反差强烈，揭露出统治阶级的虚伪性。

梅 女

蒲松龄

封云亭，是太行山区的人。偶然来到省城办事，白天躺在客店的客房中休息。他当时正是年轻丧妻，处在寂寞之中，不免有些遐想。他正在床上凝思，突然墙上有个女孩儿的影子出现，影影绰绰，好像画的一样。他想这一定是由于遐想而产生的幻觉。可是这影子久久不动，也不消失。他感到很奇怪，于是便坐起来看，觉得越看越真切。他又靠近墙壁仔细看，宛然是位少女，蹙着双眉，伸着舌头，长脖颈上套着一条绳索。封云亭惊讶不止，那影子便飘然而动，好像从墙上要下来。他知道这一定是个吊死鬼，可是大白天胆子壮，却也不怎么害怕，就对她说：“娘子如果有奇冤，我可尽力帮助。”那少女的影子居然从墙上下来，说：“和你萍水相逢，怎敢把这么麻烦的事托付您。只是我的尸体在九泉之下，舌头缩不回去，脖子上的绳索解不下来，真是十分痛苦。求你把这间屋的房梁砍断，再用火把它烧掉，那你的大恩大德就如同山岳一般了。”封云亭答应了她的请求，少女的影子也就立即消失了。

他把店主人叫来，问刚才所看见的情景是怎么回事。店

主人说：“这座房子十年前是一家姓梅的住宅，半夜小偷来偷东西，被梅家捉住，送到典史那里问罪。谁知典史接受了小偷五百文钱的贿赂，便诬蔑梅女与小偷通奸，还要把她抓去审问与检验，梅女经受不了耻辱，便悬梁自尽了。后来梅家老两口相继去世，这房子便归我了。旅客常常看到这种怪现象，可谁也无法去制止。”封云亭把鬼说的话告诉了店主。店主盘算了一下拆毁房子、更换房梁，费用不足，因而表现出为难的样子。封云亭于是就拿出自己的钱来帮助店主。新房子修好了，封云亭又搬来住下。晚上，梅女来了，连连道谢完毕，脸上充满了喜色，姿容体态更加俊秀迷人。封云亭非常喜欢她，想同她领略男女之欢，梅女带着惭愧的神情说：“我身上带着很重的阴气，同居合欢不但对您的身体不利，而且，我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我生前的耻辱即使用长江的江水也难洗刷干净。有一天我们会结合在一起的，但现在还没到时候。”封云亭问：“等到什么时候呢？”梅女只是笑，没有说话。封云亭又问：“你会饮酒吗？”梅女回答说：“我不会饮酒。”封云亭又说：“面对美人，愁眼相望，这是一种什么滋味呢？”梅女说：“对于游戏，我活着的时候，只熟悉打马棋。但两人玩太冷清了，况且深夜又没处找棋局。这漫长的夜晚实在没什么消遣，我就陪你玩挑线这种游戏吧！”封云亭同意了，两人促膝而坐，翘起手指挑着线，翻来覆去编织了好久。封云亭再也翻不出新的花样，两手也不知所措了。梅女就一边用嘴讲述着，一边摆动下颏指点着，又教他翻出许多新的花样，真是层出不穷。于是封云亭笑着说：“这真是闺中的绝技呀！”梅女说：“这些花样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只要我手中有两条线，就能翻出许多花样来，只是别人没用心去琢磨罢了。”夜深了，封云亭感到很疲倦，又要求梅女同他一块休息。

梅女说：“我们阴间的人是不睡觉的，请你自己休息吧。我稍稍懂得一点按摩的技术，愿意尽力帮助你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吧。”封云亭同意了。梅女合起掌来，为他轻轻地按摩，从头顶到脚后跟全都按遍了。凡是经她手按过的地方，筋骨就有一种像喝醉酒那酥软之感。一会儿，她又拳起手来，握起拳头轻轻地捶击，封云亭就感到拳头像棉团一样松软，浑身舒服极了，难以用语言形容。捶击到腰部，口眼感到发懒；捶击到腿部，封云亭便呼呼地睡着了。

等封云亭醒来时，天已经要晌午了，仍觉得骨节轻松，和往常大不相同。封云亭心里更加爱慕梅女，便四处转着呼喊。呼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一直到晚上梅女才来。封云亭问：“你住在什么地方？让我到处呼唤。”梅女说：“鬼是没有固定住处的，只是在地下罢了。”封云亭又问：“地下有空间可容身吗？”梅女说：“鬼是看不见地的，就像鱼看不见水一样。”封云亭握住梅女的手腕说：“假如你能复活，我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你娶到我身边。”梅女说：“不要破产。”两人玩到半夜，封云亭又苦苦向她哀求同居。梅女说：“你不要缠我了，浙江这个地方有个娼妓名叫爱卿，新近跟我住邻居，她非常风流标致。明晚我同她一块来，暂且代替我吧，怎么样？”

封云亭答应了。第二天晚上，梅女果然同一位少妇前来。那少妇三十岁左右，眉目传情，暗含荡意。三人亲昵地坐在一起，作打马棋的游戏。局终之后，梅女站起身来说：“你们初次会面，情浓意切，我先走了。”

封云亭想留住梅女，梅女却飘然消失了。封云亭和爱卿登上床榻，云雨甚乐。封云亭问她的家世，则含糊糊不肯说出来，只是说：“郎君如果想见我，用手指弹弹北墙壁，轻轻地叫声‘壶卢子’，我马上就到。叫三声不到，那就是我脱

不开身，别再叫了。”天亮，浙江的娼妓爱卿进入北墙缝走了。

第二天晚上，梅女又来了。封云亭问起爱卿，梅女说：“被高公子招去劝酒了，因此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于是梅女和封云亭剪灯谈话。梅女常常想要说什么，但话到唇边又止住了。封云亭反复追问，她始终不肯说，只有长嘘短叹和抽泣罢了。封云亭陪她玩到四更天，梅女才回去。从此，梅女、爱卿两个女子同封云亭频繁来往，说笑声彻夜不绝，直到天亮。因此弄得满城风雨。

典史某人，也是江浙一带的世族大家。他的正妻同仆人私通，因而被休出家门了。后娶个妻子顾氏，两人感情亲密，可不到一个月顾氏便夭亡了，典史心里很怀念她。听说封云亭同有灵验的鬼来往，就想通过他见见鬼，问问阴间的姻缘之事。于是典史骑着马来拜访封云亭。封云亭开始不肯接受，典史竭力哀求，封云亭就设宴款待他，打算给他招来鬼妓爱卿。到天黑下来的时候，封云亭敲着北墙呼叫，三声未完，爱卿立刻到来。她抬头看见了典史，突然惊慌失措地要逃跑，封云亭用身子横着挡住了她。典史仔细一看，忽然大怒，拿起桌子上的大碗抛打她，爱卿立即消失了。

封云亭大惊，不了解其中的缘故，正要询问，突然有位老太太从屋中走了出来，大骂说：“你这个贪婪卑鄙的贼子，坏了我家的摇钱树，今晚上三十贯钱要你偿还！”说完用拐杖击打典史，打中了典史的头。典史抱着脑袋悲哀地说：“这个顾氏，是我的妻子，年轻地死去了，我正悲痛不已，没想到她做鬼却不贞洁。我妻子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太太愤怒地说：“你本是江浙一代的无赖贼子，用钱买个小官当，就鼻子骨倒过来了！还讲什么黑白是非呢？只要袖子里有三百钱，就是你爹！你已经遭到天怒人怨，你的死期就要到了。你

的父母在阴间为你悲哀，愿把亲媳妇献给青楼，代你偿还贫卑所欠下的孽债，你还不知吧？”说完又用拐杖击打他。典史嚎叫着，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封云亭正在惊讶无法解救时，忽然梅女从房中出来，瞪着眼睛，吐出舌头，脸色变得非常可怕，走近前来，拔下长簪刺典史的耳朵。封云亭惊慌到了极点，用身子护住了典史。梅女还怒不可止，封云亭劝说道：“典史即使有罪，倘若死在我的屋子里，我可就要担责任了。你稍稍考虑一下‘打老鼠，千万别碰了花瓶’的道理。”梅女于是才拉着那位老太婆的手说：“暂时留下他一口气吧，也替我为封郎想想。”两人说完走了。典史也张皇失措地抱头鼠窜了。到了衙署，突然头痛，半夜就死了。

第二天晚上，梅女又来了，笑着说：“痛快！这口恶气可算出了。”封云亭问：“你和那典史有什么仇怨？”梅女说：“过去我说过，典史受贿诬我与贼人相通，我所怀的仇恨已有很长时间了。每次想拜托你为我昭雪，我只是惭愧对你无一点恩德，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当我听到你屋子里一片纷乱时，我偷偷地看了一会儿，没想到那小子就是我的仇人。”封云亭惊讶地说：“他就是诬陷你的那个人吗？”梅女说：“他在这里当典史十八年了；我含恨而死已经有十六年了。”封云亭问：“那老太婆是谁？”梅女说：“是阴间的一个老娼妓。”封云亭又打听爱卿。梅女说：“她病倒了。”接着她又微笑地说：“我曾经说过，总会有一天我们会结合在一起的，这一天离现在可真的不远了。你曾说你愿意倾家荡产赎我，还记得吗？”封云亭说：“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梅女说：“实话告诉你，我死的那一天，已经投生到延安展举人家了。只是因为大仇未报，所以才拖延到现在。请用一块白色的新绸子做口袋，把我装上，使我跟你一起走。然后你带我到展举人家去求婚，我

想他一定会答应的。”封云亭担心地位高低差得太悬殊，向展举人求婚怕是不成，梅女说：“只管去吧，不要忧虑。”

封云亭按梅女说的那样做了。梅女又嘱咐封云亭说：“一路上千万别再叫我，等新婚之夜，把这个布袋挂在新娘的头上，大声呼唤：‘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封云亭答应了。刚一张开口袋，梅女就跳身进去。封云亭把梅女带到延安，打听一下，果然这里有个展举人。他有个女儿，相貌非常漂亮，但生下来就得了痴呆症，常常把舌头吐出唇外，像热天里的狗一样。今年十六岁，还没有人上门求婚，父母都快愁出病来了。

封云亭到了展举人家，递上生辰八字的帖子，介绍了自己的姓氏门第。回来之后，又托媒人说婚，展举人非常高兴，就招赘他到展家作女婿。展举人的女儿痴呆到了极点，连结婚大礼都不懂。用两个丫鬟扶着，好歹完成了婚礼，送入了洞房。等丫头们都走了，展女解开衣服，露出乳房，对着封云亭只是傻笑。封云亭便按着梅女的嘱咐，把绸布袋倒吊起来呼叫。展女仔细地看封云亭，好像在想什么，封云亭又笑着说：“你不认识我了吗？”又举起绸布袋让她看，展女才醒悟，急忙掩上衣襟，高兴地一起说笑起来。

第二天早晨，封云亭来到岳父房中行礼，岳父安慰他说：“我的傻女儿不懂事，承蒙你娶了她。假如你有意的话，我家里美貌聪明的丫头不少，只要你看中谁，我毫不吝惜地送给你做陪房。”

封云亭极力地争辩，说他的女儿不傻，展举人对此很怀疑。不一会儿，女儿来见父亲，只是用衣袖掩着口微笑。展举人仔细地询问女儿，女儿忸怩着羞于开口。封云亭把事情经过跟展举人说了一遍。展举人非常高兴，喜爱女儿胜过

从前。让封云亭跟他的儿子展大成一起读书，一切用度都供给的非常齐全丰盛。

过了一年多，展大成对封云亭便渐渐地讨厌、轻视，因此两人不合。展家的仆人在主人面前对封云亭说长道短。展举人由于被迷惑，态度渐渐也有些怠慢。展女发觉之后，对封云亭说：“在岳父亲家中不能呆得太久；凡是常住的人，多半是些窝囊废。趁现在矛盾还不大，应该赶快回家。”

封云亭认为展女的话很有道理，收拾停当便向展举人告别。展举人想把女儿留下，女儿不同意。于是展女的父亲、哥哥非常生气，不给封云亭准备车马，展女就把嫁妆钱拿出来，租来车马，同封云亭一块回到了家中。

后来展举人屡次招展女回娘家，展女也坚决地推辞了。后来，封云亭考中了举人才开始有了来往。

本篇通过人鬼恋爱的故事，揭露了某典史为五百文钱的贿赂而逼少女上吊的丑恶行径。因果报应之说虽属荒诞，但却反映出人民群众借命运之说惩治邪恶势力的善良愿望。

作者运用对比、反衬手法，表现出了纯真可爱的少女形象。梅女与封云亭相爱，封云亭急切求欢，梅女却婉言推托。这一急一缓的对比，表现出梅女虽爱而不及乱的品格。爱卿与封云亭初次相见就迫不及待交欢，爱卿的淫乱，正好反衬出梅女的贞洁，艺术效果较好。

宦 娘

蒲松龄

温如春，是陕西地区一个宦宦人家的子弟。从小就特别喜欢弹琴，即使外出旅行，也不曾把琴暂时丢下过。有一次他到山西地界去旅行，途经一座古庙，他把马拴在庙门外，想进去暂时休息一下。进到庙里之后，看见一位穿着布袍的道人，在屋廊下盘腿打坐。一根邛竹手杖依在墙上，旁边放着个花布袋，里面装着一张琴。温如春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因而感兴趣地问道：“你也会弹琴吗？”那道士说：“只是还弹不好，不过，愿意跟精通的人学习学习罢了。”道士说着，扯下花布袋，把琴交给温如春。温如春接过琴一看，琴的纹理非常美观。轻轻地勾拨一下儿，发出异常清脆的响声。于是他高兴地为道人弹奏一支短曲。道士听了笑着，表现出似乎不怎么赞许的样子。温如春又把自己拿手的曲子弹奏了一支，道人带点讥笑的意味说：“也不错，也不错！但作为我的老师还不够格。”温如春认为他说话的口气很大，便反请他也弹奏一曲。道人接过琴来放在膝头上，刚一拨动，温如春便觉得有股清风吹来；又弹奏一会儿，只见上百种鸟成群结队的飞来，庭院中的树上全落满了。温如春惊讶极了，就跪在地上拜道

人为师，请他教授技艺。道人连着弹奏了三遍，温如春侧耳倾听，稍稍领略了曲子的节奏。道人让他试着弹奏，指正了他弹错的音节，说：“你现在弹的在人世间已经没有对手了。”温如春从此开始，琢磨研究，于是练成了一手绝技。

后来，他在回家的路上，离家还有几十里路，天就黑下来了。又赶上下着暴雨，找不到住宿的地方。看见路旁有个小村子，便急忙走去。也来不及仔细选择，看见一个房门就闯了进去。进了堂屋，寂静无人。一会儿，有个少女走了出来，大约十七八岁，容貌像神仙一样美。那女子抬头看见温如春，带着吃惊的神色跑进房里去了。温如春当时还没有结婚，见到这个美丽的少女，便深深地爱上了她。

一会儿，一位老太婆出来询问，温如春报了姓名之后，便请求留宿，老太婆说：“在这儿住宿倒不妨事，但没有床铺，不嫌委屈，就把干草铺在地上，你就睡在草铺上吧。”又过了一会，老太婆拿来了蜡烛，把干草打开铺在地上，态度十分殷切。温如春问她的姓氏，回答说：“姓赵。”温如春又问：“那个女孩子是你什么人？”回答说：“她叫宦娘，是我的侄女。”温如春又说：“我不顾自己寒酸疏陋，冒昧地想跟你攀门婚姻，你看怎么样？”老太婆蹙了蹙眉头说：“你的要求我可不敢答应。”温如春问是什么原因，那个老太婆只是表示话不好说。温如春若有所失，只好作罢。老太婆走后，温如春看铺在地上的干草腐烂潮湿，难作床铺，就端坐在那儿弹琴，来消磨长夜的寂寞。后来雨停了，他就连夜赶回家去了。

在他的家乡有个休官在家的部郎葛公，喜欢文雅的才士。温如春偶尔一次去拜访葛公，受主人之请弹琴。帘内隐隐约约好像有女眷在偷听。忽然一阵风把帘子吹开，看见一位十岁左右的少女，艳丽绝伦。原来葛公有个儿女，名叫良工，温

做词赋，有艳美的名声。温如春动了心，回家就跟母亲讲了。母亲派媒人去求婚，葛公认为温如春家势衰落，没有答应。

然而，良工听到琴声之后，心中十分爱慕，常常希望能再见到温如春，能再聆听到那幽雅的琴声。可是温如春因求婚未如愿，灰心丧气，断绝了跟葛家的来往。

一天，良工在花园中拾到一张旧信纸，上面写着一首《惜余春》词：

因恨成痴，转思作想，日日为情颠倒。海棠带醉，杨柳伤春，同是一般怀抱。甚得新愁旧愁，铲尽还生，便如春草。自别离，只在奈何天里，度将昏晓。今日个蹙损春山，望穿秋水，道弃已拼弃了！芳衾妒梦，玉漏惊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说长宵似年，依视一年，比更犹少。过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

大意是说：因为有遗憾，变成了痴呆。展转相思，天天被情弄得神魂颠倒。海棠花带着醉意，杨柳树伤春，都是同样的心情。更严重的是，新愁加上旧愁，铲尽了还生长，就像青草一样。自从离别以后，只能在无可奈何的日子里，度过那早早晚晚。今天把眉头皱得像春山一样，看透了一切，说抛弃的也都抛弃了！被里忌妒好梦，计时的滴漏声惊魂动魄，要睡怎能睡好！别说长夜像一年那么长，我看一年比一更还短。过了三更已是三年那么长，还有什么人能不衰老！

良工拾到之后，吟咏数遍，心里非常喜欢。揣到怀里带到房中，拿出一张精致的锦笺，用工整的字体抄了一遍，放在了书桌上。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找，已找不到了。心想可能是让风给吹走了。

正好葛公从良工门前经过，拾到这一诗笺，认为是良工所作，讨厌这首词不庄重，有些放荡。于是就把这首词烧了，

没敢声张，心里却急着想把良工嫁出去。

正好临邑县刘布政使的公子派人前来求婚，葛公心里非常高兴，但他还想见见刘公子本人。刘公子穿戴整齐来到府上拜见，仪表大方，容貌秀美。葛公看了非常高兴，盛情地招待了他。过了一会儿刘公子告别离去，座下却发现女子的绣鞋一只。葛公认为他轻薄放荡，顿时产生一种厌恶之感，就叫来媒人把这事说了。刘公子屡次辩驳，说这是有人诬陷；葛公不信，最后还是拒绝了这门婚事。

先前，葛家有一种绿色的菊花，从来舍不得外传，良工就把它种植在自己的闺房中。温如春庭院里的菊花忽然也有一两株变成了绿色，朋友听说，便到他家观赏；温如春也把绿菊当成宝贝。

有一天，温如春早晨起来去看绿菊，在花畦边拾到一张纸，上边写着《惜余春》词，反复吟读，不知道这张纸从哪里来的。因为“春”字正是自己的名，更加疑惑了，就在书案上用红笔评点，语言放荡轻薄。

正好葛公听说温如春家菊花变绿，感到很奇怪，亲自到温家拜访，看见书案上这首词便打开来看。温如春因为上边的评语放荡轻薄，便夺了过来用手揉搓了。葛公虽只看到一两句，便知道这就是从他女儿门前拾到的那首。葛公非常怀疑，猜想这首词和绿菊品种都是良工送给他的。

葛公回来之后，将此事告诉夫人，让夫人追问良工。良工哭着要寻死，事情没有根据，又没办法验证。夫人怕这事张扬出去，合计不如就把女儿嫁给温如春。葛公也同意了，于是就派人把这意思透露给温如春。温如春高兴极了，当天就设了绿菊宴，请来朋友观赏绿菊，并焚香弹琴，深夜才散。

温如春回到自己的房中就寝，书童突然听到放在书房中

的琴自作声响，开始以为仆人们玩耍拨弄；已经知道无人拨弄后，才告诉温如春。温如春亲自去看动静，果然不假。琴声梗涩，好像效法自己的弹法而又没有学好。点起火把突然闯进去，但什么也没看见。温如春把琴带到自己房里去，一夜寂静无声。温如春以为是狐仙显灵，想来拜师学琴，于是每天晚上为它弹奏一曲，然后摆好琴让它随便去弹，像老师教学生一样，温如春每天都潜伏起来偷偷地听着。大约听到六七个晚上时，居然成调，幽雅动听。

温如春娶亲之后，和良工各自叙述了以前那首《惜余春》词的事，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结为夫妻，都是这首词的缘故，可是始终不知道这首词的由来。

有一次书房中的琴声又自动地响了起来，良工觉得琴声很奇异，便去偷听。听完对温如春说：“这不像是狐仙显灵，声调凄楚，有鬼声。”温如春不太相信，良工说她娘家有个古镜，能照出鬼怪。第二天派人取来，等琴声又响起来，拿着镜子突然闯进。点起灯来一看，果然有个女子在书房里。那女子惊慌失措地躲在墙角下，还没来得及隐去。温如春仔细一看，是赵氏家的宦娘。他非常惊奇，一再追问这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宦娘才悲伤地说：“我替你们做了大媒，不能说对你们无恩，为什么对我这样苦苦相逼呢？”温如春让收起镜子，并要求她不要再躲避。宦娘答应了温如春的请求。于是才把古镜装在袋子里。宦娘离他们远远地坐下来，说：“我是赵太守的女儿，已经死了上百年了。我小的时候，最喜弹琴鼓箏；鼓箏我比较精通，只是弹琴这种技艺，我没有得到真传，我死在九泉之下还感到遗憾。自从那次相见，我能有机会聆听你幽雅的弹奏，就倾心爱慕你了，可一想到自己是鬼，不能侍奉在你身边，于是我就暗自为您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配偶，

来报答你对我的爱恋之情。刘公子座下那只女鞋，还有那首浅陋的《惜余春》词，都是我所做的。报答老师的这一切，不能不说我是尽心尽力了。”

温如春夫妻俩一齐向她拜谢，宦娘又说：“你的琴技我已学会了一大半了，但还没完全掌握其要领，请你再为我弹奏一次吧。”温如春按她的请求又弹奏一遍，又反复讲述了其中的要领。宦娘非常高兴地说：“这下我可掌握要领了！”说完想站起身来告别离去。良工过去就喜欢鼓箏，听说宦娘通晓技艺，便想让她弹奏一曲。宦娘没有推辞，就给她弹奏一曲。那韵调那曲谱都不是世人所能弹出来的。良工高兴得一边打着拍节，一边转过身来拜宦娘为师。宦娘让人拿来笔为良工写了十八章乐谱，然后又起身告别。温如春与良工夫妻俩苦苦相留，宦娘凄凉地对温如春说：“你与妻子亲密无间，互为知音；而我这个薄命人哪里有这种福分。假如咱们有缘的话，来世再会吧。”又把一个画卷送给温如春说：“这是我的一幅画像。如果不忘我这个媒人的话，你就把它悬挂在卧室里，高兴时烧一炷香，对着它弹奏一曲，你的情义我就领了。”说罢，出门就消失了。

本篇通过爱情故事，歌颂了女鬼成人之美的优良品德。

作品以离奇曲折、生动丰富、变化多姿的情节塑造了宦娘的完美形象。作者设置了《惜余春》词，遗女鞋、绿菊等情节，它们不仅是作为伏笔，最后一点破，起到引人入胜的作用，而且更主要的是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用来表现宦娘无私、利人、聪明的个性特征。情节的设置与人物的塑造，有机结合，互为表里，在本篇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褚 生

蒲松龄

顺天府的陈举人，十六七岁时，曾经跟随私塾先生在寺庙里读书。当时的学生很多，其中有个褚生，自己说是山东人。他刻苦读书钻研学问，一点也不偷懒。他在寺庙中住宿，谁也没见他回过家。陈举人当时跟他是最好的朋友，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回答说：“我家里穷，筹办学费很不容易，即便我没做到爱惜每寸光阴，但我每天读到半夜，那么我两天的时间，就可以顶别人的三天了。”陈举人听了很受感动，想把床搬来跟他一块住，褚生制止说：“暂且不要，暂且不要！我看我们这里老师的学问，已不适合做我们的老师了。阜城门有个吕先生，年纪虽大了些，可以做我们的老师。请你跟我一块到哪里去就学吧。”

一般都城里设帐教学，多半是一月一结算学费，月末把学费交完的人留走自由。于是陈、褚两人月末算完学费便到吕先生那里去就学了。

吕先生是浙江一带学识渊博的老先生，由于落魄不得志，不能回家乡，便收些孩子教书糊口，其实这并不是他的志向。他得到陈、褚两个学生非常高兴。褚生特别聪明，读书过目

不忘，所以吕先生尤其器重他。陈、褚两人友情非常密切，白天同桌读书，晚上同榻就寝。

一个月结束了，褚生忽然告假回家了，十几天也没回来，大家都非常纳闷。有一次陈生到天宁寺办事，在屋廊下碰见了褚生，他正在劈麻杆蘸硫黄做引火的火柴呢。看见陈生之后，扭扭着很不好意思。陈生问：“为什么突然放弃读书？”褚生把他拉在一边悲伤地说：“我已穷得没有钱向先生交学费了，必须做半月的生意，才能读一个月的书。”陈生感慨了好久说：“你只管回书馆读书吧，我自会尽力帮助你的。”说罢，就命跟随同来的人替他收起活计，一同回书馆去了。一路上褚生嘱咐陈生千万别把这件事泄露出去，只随便编个别的理由告诉先生就行了。

陈生的父亲是个开铺子的商人，靠囤积居奇发了家。陈生就偷他父亲的钱替褚生交学费。陈生的父亲因丢了钱，责问陈生，陈生就把实话告诉了父亲。陈生的父亲认为陈生傻气，就不让他再读书了。

褚生知道后，非常惭愧，想辞先生辍学。吕先生知道这件事后，责备褚生说：“你既是家里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于是吕先生就把钱全部退给了陈生的父亲。留下褚生照样读书，跟自己一块吃饭，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褚生。

陈生虽不来书馆读书了，可常常来邀请褚生去酒店里喝酒，褚生为了躲避嫌疑坚决不去；可是陈生邀请他更加坚决，常常为这事哭泣起来。褚生不忍心跟他断绝来往，于是来往又很密切。

又过了二年，陈生的父亲死了，陈生又重新要求来上学，吕先生被他诚心所感动，就答应了。陈生因为停学时间太长，在学业上和褚生差得悬殊。

又过了半年，吕先生的大儿子从浙江来到都城，一路上讨着饭来找父亲。学生们都凑了钱给老师做路费，褚生只是流着眼泪依依不舍罢了。吕先生临别之前，嘱咐陈生要像对待老师那样事奉褚生。陈生听从了吕先生的嘱咐，把褚生请到家里设馆教他。又过了不久，陈生考进了县学，以“遗才”身分应试，陈生担心自己连文章都写不满卷子纸，褚生就请求代替他去考试。

到了考试那天，褚生带来了一个人，说是他的表兄刘天若，嘱咐陈生先跟他表兄出去逛逛。陈生刚一出门，褚生从后边拽他一把，身子忽然要倒下，刘天若急忙拉着他就走了。陈生跟刘天若在街上玩了一趟，刘天若便拉着陈生到了自己的家，并留他住宿。刘天若家中没有女人，就让陈生住在里院的房子里。

住了几天，忽然中秋到了，刘天若说：“今天李皇亲的花园中游玩的人特别多，应该去玩玩，散散心中的郁闷，顺便再把你送回家。”

刘天若叫人挑着煮茶的炊具和酒具来到了李皇亲的花园中。只见水边的货店和道旁的梅亭熙熙攘攘游人太多，根本挤不进去。他们过了一道水关，看到一棵老柳树下横着一条画船，就互相搀扶着登了上去。在船上喝了几杯酒后，感到非常寂寞无聊，刘天若便对身边的小童说：“梅花馆最近来了个新歌妓，不知在不在，把她找来。”

小童去了不多时，就带歌妓一起来了。原来她就是京城妓院中的李遏云。李遏云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不但能做诗，而且善歌舞，陈生曾和朋友一块在她家里饮过酒，因此早就认识她。陈生与李遏云相见之后，略加寒暄，李遏云便愁容满面。刘天若命她唱支歌，她就唱了一支《蒿里行》，陈生不

高兴地说：“主人和客人即使不中你的意，也不至于当着活人的面唱丧歌呀！”李姬站起身来道歉，忍泪装欢，就唱了支情歌。陈生非常高兴，握着李姬的手腕说：“过去你作的‘浣溪沙’一词我读过了好几遍，现在全忘了。”李姬便吟咏道：

泪眼盈盈对镜台，开帘忽见小姑来，

低头转侧看弓鞋。强解绿娥开笑面，

频将红袖拭香腮，小心犹恐被人猜。

大意是说：两眼泪盈盈，对着妆镜台。打开门帘，忽见小姑进来。低头转身看着绣鞋，强展愁眉作笑脸，频频用红袖擦拭香腮，小心翼翼，还怕被别人猜疑。

陈生把这首词反复读了好几遍，不觉船已经靠了岸。走过长廊看墙壁上题词咏诗甚多，就拿起笔来，把记得的李姬那首词题写在墙壁上。天色傍晚时，刘天若说：“考场中的人快出来了。”于是把陈生送回家。一进门，刘天若便告辞回去了。

陈生看见屋内很黑，也没有人。过了一会儿，看见褚生走了进来，仔细一看，又不是褚生。正在疑惑之间，只见那人很快走近自己身边倒下去了。仆人们走来说：“公子你太累了！”一起把他搀扶起来，忽然觉得跌倒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陈生站起身来，看见褚生在自己身边，恍恍惚惚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便让仆人退下，向褚生追问究竟。褚生说：“告诉了你，千万别惊慌。我其实是个鬼，早就应该投生去了，所以拖延到现在，是因为你对我的深厚友谊不能忘，所以我的魂魄附在你的身上代替你去应试；现在三场考试都完毕了，我的心愿也啦。”陈生要求来年春天考进士时再代替一次，褚生说：“你先人福气很薄，吝啬人的骨血受不了诰命的荣耀。”陈生问：“你将到哪里去呢？”褚生说：“吕先生跟我有父子缘

分，我常常想念他，一直放不下。我表兄在阴府中主管文书，我想求他跟阴府的主管官员说说情，或者能有个照应。”褚生于是就告别走了，陈生很奇怪。第二天天亮，陈生去访李姬，想问问她在船上的事。一打听，李姬已经死好几天了。又到李皇亲花园，看到自己题写的李姬那首词还在，可是墨迹淡薄，字迹模糊不清了。这才开始明白，题词的是自己魂魄，做词的是鬼。当天晚上，褚生高兴地来了，说：“非常有幸，我的计划成功了。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于是伸开两个手掌，让陈生在两个手掌心中写个“褚”字作记号。陈生将要设酒为他饯行，他摇摇头说：“不用了，如果你不忘咱俩过去的友情，放榜以后，不要怕路途遥远难走，去看我一次吧。”

陈生洒泪往外送他，到了门口，看见有人在那里等候他。褚生正恋恋不舍，只见那人用手按了一下他的脖项，随手变扁，装在口袋里，背在背上走了。

过了几天，陈生中举的捷报果然传来。于是他急忙准备行装，日夜兼程地来到了浙江。

吕先生的妻子已有几十年不生育了，五十多岁，忽然生了一个儿子。生下来两手握紧拳头，怎么也不伸开。陈生到了浙江见到吕先生后，便请求看那个孩子，并说这个孩子两个手心中应当有“褚”字，吕先生不太相信。可是小孩见到陈生，十指自动伸开，看看手心，果然有“褚”字标记。全家人非常惊讶，问是什么缘故，陈生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大家听了又是奇怪又是高兴。陈生留给吕先生一些钱物，然后才返回京城。

后来吕先生中了举人，到京都参加廷试，就住在陈生家中，当时他的小儿子十三岁，已经入县学了。

本篇通过褚生报答师友恩德的故事，反映了师生、同学间的深厚情义。在今天看来，其报恩方式并不足取，但那种友爱精神还是很宝贵的。

文章取材于学馆生活中常见之事，紧扣主题，着笔于情，虽然朴实无华，却感人至深。

司文郎

蒲松龄

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人王平子，到京城来参加考试，在报国寺租了间房子住下。这个寺中原来住着一个浙江余杭来的考生，王平子因为跟他住隔壁，便递上帖子要求拜见他。余杭生没有理睬。王平子早晚多次跟他碰面，他也一点礼貌没有。王平子对他的狂妄自傲非常不满，于是也就断绝了跟他来往。

有一天，一个青年公子到寺中来游玩，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看上去风度与众人大不相同，王平子同他交谈，语言风趣诙谐，于是心中很敬重他。打听一下他的籍贯、家族，青年说：“家住登州府，姓宋。”王平子让仆人搬来座位，两人对坐谈起话来。余杭生正好从他们身边经过，两人一齐站起身来谦逊地让坐，余杭生居然坐在上座，也不客气。突然问宋生说：“也是来京参加考试的吗？”宋生回答说：“不是，像我这样才能低下，早就没有飞黄腾达的志向了。”又问：“哪个省的？”宋生告诉了他。余杭生说：“竟然不去进取，足见你很有自知之明。山东、山西一带没有一个能精通文字的人。”宋生也不客气地说：“北方固然很少有精通文字的人，可是不精通文字的人未必是小生我；南方固然精通文字的人很多，但

精通文字的人未必就是您。”说罢拍掌大笑，王平子也附和着，于是哄堂大笑起来。余杭生又是羞愧，又是气恼，竖起双眉，挽起袖子大言不惭地说：“你敢当面命题，咱们比试比试文章的水平吗？”宋生没有看他，讥笑地说：“有什么不敢！”于是余杭生跑到自己房中，拿出一本经书递给王平子。王平子随手一翻，指书上“阙党童子将命”一句作为题目。这句话的大意是说：乡里中有个童子不知好歹地要和大人平起平坐。余杭生站起身想去拿纸和笔，宋生拉住他说：“用嘴说就可以了。我开头一段‘破题’已经做成了：‘于宾客往来之地，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大意是说：在宾客来往的地方，却见到一个无知的人。王平子捧腹大笑。余杭生愤怒地说：“一点文章的道理都不懂，只会漫骂，怎么算个人！”王平子极力劝解，请另命一个好题。便又翻着书本说：“殷有三仁焉。”大意是说：殷纣王时期有比干、微子、箕子三个志士仁人。宋生应声说道：“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大意是说：这三个人的做法虽然不同，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追求仁义。君子只要坚持仁义就行了，其做法何必相同呢？余杭生便不敢做下去，站起身来说：“你只不过玩弄点小聪明罢了。”于是就走了。

王平子从此更加敬重宋生了。便邀他到自己的房里，亲切地谈了好长时间，把自己文章拿出来向宋生求教。宋生浏览文章的速度非常快，不一会儿，把上百篇文章全看完了。说：“你对这种八股文章沉溺得太深了，然而在写文章时，虽没有非靠它获取功名之意，但也流露出希望侥幸能得到的心理，就这样你的文章就落到了下等。”于是就把刚才看过的文章顺手拿起一篇进行全面的分析。王平子非常佩服，像对待老师那

样恭敬他，让厨师用白糖包了水饺给他吃。

宋生吃完之后认为很香甜，说：“我生平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麻烦改天再做一次。”从此王生与宋生来往更加频繁，两个人相处得十分欢畅。宋生三五天来一次，王平子也一定为他包水饺。

余杭生有时也碰到他们，虽然没有怎么深谈，可是那种瞧不起人的傲气却突然收敛了。有一天，余杭生把自己的文章拿来让宋生看。宋生看到文章已有许多朋友加了圈、点，并写上密密麻麻的赞语，只用眼一溜，扔在桌子头上，不发一言。余杭生怀疑他没看完，还让他再看一遍，宋生回答说已经看完了。余杭生怀疑他没理解文章的意思。宋生说：“有什么难理解的，只是文章不怎么好罢了。”余杭生说：“你看到上边的圈点和赞语，怎么知道文章不怎么好呢？”宋生背诵他的文章好像以前读熟了一样，一边背一边指责。余杭生局促不安，汗流浹背，没有说话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宋生刚走，余杭生又来了。坚决要看王平子的文章，王平子拒绝了他。余杭生强行索取，看见文章中有许多圈点，就笑着说：“这圈点真赶上水饺子大了！”王平子平时就老实，拙嘴笨舌的，面对着讥讽只是不好意思罢了。

第二天宋生又来了，王平子把昨天余杭生讽刺之事告诉了宋生，宋生非常愤怒地说：“我认为那个南蛮子定像孟获被诸葛亮七擒七纵那样，不会再来了，谁知他竟卑鄙到这种地步！我一定会想办法报复他！”王平子极力用不要轻率从事的话劝戒宋生，宋生深深地佩服他。

不久，考试完毕以后，王平子把自己考卷上的文章拿来给宋生看，宋生也非常赞许。王平子与宋生偶然在寺院中观看殿阁，看到一个双目失明的僧人坐在殿廊下，摆开药摊给

人看病。宋生惊讶地说：“这人是个奇才！最精通评判文章优劣，我们不能不去请教一下。”说完就让王平子到住处取来文章。王平子在取文章的时候遇见了余杭生，余杭生于是随他一块来了。

王平子走到盲僧跟前，叫着老师跪下参拜。盲僧疑心他是来看病的，就问他得了什么病。王平子把来请教文章的意思告诉了他，盲僧笑着说：“这是谁这样多嘴，我没有眼睛怎么会评论文章？”王平子就请求用耳朵代替眼睛。那位盲僧说：“你三篇文章两千多字，谁有耐心听下去！不如把它烧了，我用鼻子闻一闻就可以了。”

王平子答应了，每烧一篇文章，盲僧都嗅了嗅点头说：“你开始效法大家之风，虽然还未完全成功，但是也很接近了。我刚把它接受到脾里去了。”王平子问他说：“能考上吗？”盲僧回答说：“也能考上。”余杭生不太相信，先把古代的大家文章烧了一篇，试验他的本领，盲僧又嗅了嗅说：“太好了，这篇文章我已经接受到心里去了，不是归有光、胡有信这样的大家，怎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余杭生非常惊讶，开始烧自己的文章。盲僧说：“刚才只领教了一篇，还没了解全貌，为什么又忽然换了一篇文章呢？”余杭生撒谎说：“刚才烧的是朋友的文章，就只一篇；现在烧的才是我的作品。”盲僧嗅了嗅烧过的余灰，连连咳嗽着说：“千万不要再烧了，呛得我再也接受不了，勉强强才到横隔膜处。再烧，我就要恶心呕吐了。”余杭生羞愧地走了。

过了几天，考试发榜了，余杭生竟然考中了，王平子却落了榜。宋生与王平子把这消息告诉了盲僧，盲僧叹息着说：“我眼睛虽瞎了，但鼻子没有瞎；那些考官们，连鼻子全都瞎了。”不一会儿，余杭生也来了，意气风发地说：“瞎和尚，你

也吃了人家的水饺子了吗？现在你嗅的结果如何？”盲僧说：“我所论的是你的文章，没想跟你论命运。你把各位主考官大人的文章找来，每人选一篇烧了，我便知谁是录取你的恩师。”余杭生与王平子一齐搜寻，只找到八九个主考官的文章。余杭生说：“如果你判断错了，怎么罚你？”盲僧气愤地说：“把我这两只瞎眼珠子剜掉。”余杭生一篇一篇地焚烧，每烧一篇，盲僧都说不是，当烧到第六篇时，盲僧忽然对墙壁呕吐，连连放出雷声一般的响屁，众人都咧着嘴笑了。盲僧擦了擦眼睛说：“这个人真正是录取你的恩师了！开始我不知道，猛地吸了一口，鼻子、肚子都受不了刺激，连膀胱都不能容纳，便一直从下部放出去了！”余杭生非常愤怒地走开，并说：“咱俩明天见，你可别后悔，你可别后悔！”

过了两天，余杭生竟没有来，到他房间一看，已经搬走了。才知道，他真是做那篇呛人文章考官的门生了。宋生安慰王平子说：“像我们这些读书人，不能去怨恨别人，应当严格要求自己，学问也会更加长进。眼前落地一定是命运不佳；平心静气地讲，文章也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现在开始严加磨练，天下一定会有不瞎的考官。”王平子听了宋生的一番话，不由肃然起敬。听说来年还有乡试，于是没有回去，留在京城里继续接受宋生指教。

宋生说：“都城中虽然柴如桂、米如珠一样昂贵，请不要为生活担忧。你房子的后边有一窖成锭的银子，可以把它挖出来使用。”就把地窖的位置指给他看。王平子拒绝说：“古时的窦仪、范仲淹虽穷，但很廉洁，我自己现在还能维持，哪敢玷污自己的德行呢？”

有一天王平子喝醉酒睡着了，他的仆人和厨师偷着把银子挖了出来。王平子忽然惊醒了，听房后有声音，偷着走出

房门一看，银子已经堆在地上了。仆人与厨师见事情已经暴露，便一齐趴在地上磕头求饶。王平子正对仆人和厨师斥责时，忽然见有些银酒杯，上面镌刻着字迹，拿起来仔细地看了看，原来都是祖父的名字。过去，王平子的祖父曾经在南京做郎官，调到北京就住在这里。后来得急病死了，这银子就是他埋在这里的。王平子非常高兴，用秤一称共八百多两。第二天王平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宋生，并拿出银酒杯作证，并要和宋生平分，宋生坚决推辞才算了事。又拿出一百两想送给盲僧，盲僧已经走了。

王平子在京都一连几个月，学习更加刻苦。到了考试的时候，宋生说：“此次再考不上，那真是你命中注定了。”过了不久王平子又去考试，因为犯规而被取消了考试的资格。王平子沉默不语，可是宋生却大哭不止，王平子反安慰起他来。宋生说：“我为上天所不容，一生困顿不得志，今又连累到了好朋友，命运那，命运那！”王平子说：“万事本来就是有定数的。像先生这样不去追求功名，也就不存在什么定数了。”

宋生擦着眼泪说：“我很早就想对你说，恐怕你惊奇：我不是活人，而是一个到处漂泊的游鬼。我少年的时候，才气就非常出名，然而在考场中却一直不得志。我装成疯癫的样子来到京城，希望能遇到一个了解我的人，把我的情况写在著作中，流传后世。甲申那年，竟死在闯王之难中，我的鬼魂便年年四处飘流。幸而遇上你这个知音，我极力想帮助你来实现愿望，真想借助好朋友的得志，使我快慰一番。现在文运如此多难，谁还能无动于衷呢？”王平子感动得哭了，问宋生说：“你为什么长期留在这里不离开呢？”宋生说：“去年上帝发下命令，委托孔圣人与阎罗王核查遇难的鬼魂，上等的留在阴曹官府中准备任用，其余的就让他们转世投生去了。

我已经被录用了，所以没去报到，是想亲眼看见你飞黄腾达，让我高兴一番。现在请让我向你告别吧！”王平子又问：“你考的是什么职务？”宋生说：“梓潼府缺少一位司文郎，暂时由一个耳聋的仆人代理，因此把人间的文运搞得好坏颠倒了。万一我得到这个职位，我应当把颠倒过去的再颠倒过来，使圣人的教化得到弘扬。”

第二天，宋生高兴地走来，说：“我的愿望实现了。孔夫子命我做一篇‘性道论’的文章，他看了之后，表情很高兴，说我可以做司文郎来管理人间的文运。阎罗查了我一生的功过记录，想以我有‘口孽’为理由，不录用我。孔圣人又竭力争辩，才决定让我担任。我跪在地下拜谢完毕，他又把我叫到他的案边，嘱咐我说：‘由于看重了你的才学，才派你去担任这个重要的职务，一定要廉洁供职，不要重蹈前辙。’由此可知阴间重视德行甚于重视文章。你一定在德行方面还有没修行到的地方，希望你能坚持不懈地做善事。”王平子说：“果真是这样的话，余杭生的德行在什么地方呢？”宋生说：“我也不知道，我想阴间的赏罚是没什么差错的，就是以前那个盲僧也是一个鬼，是前朝有名的大家。因为他生前抛弃的字纸太多，阴间便使他变成盲鬼来惩罚他。他想用给别人治病的办法，来赎以前的过失，所以来到人间的街市中飘游。”

王平子要命人设酒为宋生饯行，宋生说：“不必了。一年的打扰就在这最后一刻了，再为我做一次水饺就满足了。”水饺子做好之后，王平子非常悲伤没有吃，让宋生自己坐下来吃。过了一会儿，宋生吃了三碗，便捧着肚子说：“这顿饺子可保三天不饿。我只是用这个来记住您的恩德罢了。其实，过去我所吃的水饺，都在你房后，已经发霉成菌了，你把霉菌采下来收藏好，将来做成药饵，吃了可使小孩聪明。”

王平子问以后再会面的时间，宋生说：“我既然担任了司文郎这个职务，应当避嫌。”王平子又问：“将来我到梓潼的庙中，摆酒祷告，你能收到吗？”宋生说：“这都没用，九天离人世太远，你只要洁身修德身体力行就可以了，地府的官一定会向我汇报的，我也一定会知道的。”说完，拱手告别之后，便消失了。

王平子到房后一看，果然长出一种紫色的菌类，便采下收藏起来。菌旁有新鼓起来的土堆，挖开一看，宋生所吃的水饺子在里边。

王平子回到家里，更加刻苦修德和钻研学业了。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宋生坐车子来看他，说：“过去你因为一时气恼，误杀了一个婢女，因而上天削去了你的禄位；现在你积德积善上天已经将功补过了。但是你的命薄福浅，还不能迁升大官。”这一年，王平子考中了举人。第二年春又考上了进士。但没有出去做官。

后来，王平子有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特别迟钝。把过去收藏的紫菌拿出来做成药给他吃，于是变得非常聪明。

后来王平子因故到南京去，在客店里遇到了余杭生，大谈了分别以后的情景，态度很谦卑，两鬓的头发也都花白了。

本篇通过两名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前前后后的故事，对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作者用嬉笑怒骂的笔法，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抨击。瞎和尚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优劣，看来虽然荒唐，但在文运颠倒的科举时代，又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因为考官不仅眼睛，而且连鼻子也瞎，致使才高者落第，才劣者高中。在诙谐中揭露出严肃的社会问题，给不合理的科举制度以沉重一击，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姚 安

蒲松龄

姚安，是临洮县（今甘肃临洮）人，长得魁梧英俊。同村宫家有个女孩儿叫绿娥，长得非常娇艳，知书达礼。屡屡有人上门求婚，家里人都没有答应。她母亲对人说：“家庭、风度，一定像姚安那样，才能把女儿嫁给他。”姚安听说之后，骗他的妻子往井里看，便乘势把妻子推落到井里淹死了，于是便娶了绿娥。

他对绿娥虽很亲爱，但他认为绿娥长得很美，因此怀疑她，整天关起门守着她，一步也不离地跟着她。绿娥要回娘家，他就两肘把袍襟支起来，像鸟张开翅膀一样保护着绿娥出门，送到车上关好门，做好记号，然后骑马跟在后边。过一夜便催促绿娥回家。绿娥心中非常不高兴，愤怒地说：“假如我和别人有私情，难道这琐琐碎碎的做法就能制止得了吗？”

有一次，姚安有事出门，就把绿娥锁在屋中了。绿娥更加讨厌他。等他走了之后，故意把别的钥匙扔在门外，引起他的怀疑来报复他。姚安回来后，看见钥匙大怒，问是从哪里来的，绿娥也愤怒地说：“不知道。”姚安更加怀疑，监视

得更加严格。

有一天，姚安从外边回来，潜伏起来偷听了好久，便悄悄地打开锁，推开门，唯恐发出声响，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来。突然看见一个男子戴着貂皮帽子躺在床上，姚安愤怒地拿起刀冲了进来，使尽全身力量把那人砍死。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绿娥白天睡觉怕冷，把貂皮帽子盖在脸上。姚安非常惊恐，顿足自悔。

绿娥的父亲悲愤不已，告到了官府。官府把姚安收监入狱，剥去衣服狠狠上刑。姚安忍受不了，变卖家产上下贿赂，才免除了死刑。

出狱以后，姚安的精神恍惚，总觉得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一次他独自坐着，看见绿娥跟一个长胡须的男人在床铺上调笑。他讨厌极了，拿刀冲进来又不见了。等他返回座位时，又出现了。一怒之下，用力向床上劈去，席子、褥子都被砍成两段。他气愤地守在床边悄悄地等着，又看见绿娥站在他面前，一边看着他，一边微笑。他猛力向她砍去，把绿娥的头砍断了，等坐下来绿娥还依然站在那里微笑。晚上熄灯后，听见绿娥跟男人淫秽的声音，简直难以说出口。

姚安每天都是这样，没法再忍受下去。于是卖了自己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打算再换个地方。到了夜里，小偷从墙壁挖洞而入，把所有的钱都盗走了。从此姚安穷得无立锥之地，气愤而死。村里人把他的尸体用蒿草捆上埋葬了。

本篇通过绿娥鬼魂报仇的故事，揭露了姚安的残忍本性和嫉忌心理。辛辣的讽刺寓于幽默的情节和诙谐的笔调中，篇幅虽然短小，却颇耐人寻味。

爱 奴

蒲松龄

河间府（今河北河间）有个徐生，在恩县设馆教书。腊月初就闭馆回家了。在途中遇见一位老翁，那老翁仔细地上下打量他一下说：“徐先生撤馆了？明年到哪里去任教啊？”徐生回答说：“还是老地方。”老翁说：“我叫施敬业，我有个外甥想请位高明的老师。正好求我到东屯去聘请吕子廉先生，可是吕先生已经接受聘金到稷门学馆任教了。假如你想屈尊到舍下任教的话，聘金和待遇要比恩县学馆高出一倍。”徐生用事先约定为理由推辞。老翁说：“你这样遵守信用，真是个正人君子呀！不过现在离新年还远呢，如果你愿意，让我先给你一两黄金为定钱，暂时留在这里教一段，再回家过年也不迟。至于来年如何，我们另行商议，你看如何？”徐生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老翁下马，呈上礼单，并且说：“我村离这里不远，宅院比较狭窄，喂养牲畜有些不方便。先生可以把你的仆人和马先打发回去，咱们慢慢蹒跚走，也很好。”徐生同意了，将自己的行李放在老翁的马上。

走了三四里路左右，天已经黑下来，才来到他的住处。举目一看，大门上嵌着门钉、兽环，像个世家大族。老翁招呼

外甥出来拜见，原来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老翁说：“妹夫蒋南川，过去任过指挥使，只留下这个孩子，挺聪明，不过就是娇惯了点儿。得到先生一个月的教导，当是胜过十年。”

不一会儿，设宴款待，准备得十分丰盛可口；可是进餐时，劝酒、陪饭全是丫鬟、仆妇。其中有个丫鬟提着酒壶侍立在一边，年纪大约有十五六岁。风流标致，貌美无双，徐生有些动心。

酒宴结束，老翁命令安排好床铺，便告辞离去了。天还没亮，小公子就出来学习了。徐生刚要起来，就有个丫鬟捧着毛巾、脸盆之类侍候洗漱了。抬头一看，正是昨天晚上那个提壶劝酒的丫鬟。一天三顿饭，也是这个丫鬟侍奉。到了晚上，她又来扫床，徐生问：“为什么没看见你家里有男仆？”这丫鬟只是微笑，并没说话，铺好床就走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这丫鬟又来了，徐生使用戏弄的语言试探她，她笑着并不拒绝，于是徐生凑上去便同她亲昵起来。她就告诉徐生说：“我家并无男人，外事全凭施家舅舅料理。我的名字叫爱奴。夫人非常敬重你，怕别的丫鬟不洁净，所以派我来侍候你。今天晚上的事一定守口如瓶，千万不能泄露，恐怕被发觉，你我两人都无脸面。”

有一天夜间，由于两个人疏忽，睡过了头，天亮还没起床，结果被早来学习的小公子碰上了。徐生感到非常惭愧不安。到了晚上爱奴又来了，说：“幸好夫人很敬重你，不然事情就败露了。小公子进去告诉她时，她急忙捂住了小公子的嘴，好像怕您听见。只是告戒我不要在您的斋馆里久留罢了。”爱奴说完走了，徐生很感激夫人的宽宏。

小公子不喜欢读书，徐生大声地责斥他，夫人就替公子讲情。开始让爱奴传达，渐渐便亲自出面，隔着窗户跟徐生

对话，说着说着，常常涕泪交流。可是她每天晚上都要把小公子白天学过的功课检查一遍。徐生对夫人这种做法有些受不了，便不高兴地说：“既顺从儿子懒惰，又责怪儿子功夫不到，这样的老师我可做不习惯。让我辞去吧！”夫人知道之后，派爱奴去替她道歉，徐生才留了下来。

徐生到这个学馆任教之后，每次想外出登高看看景致，他们就把大门紧紧地关锁起来。有一次徐生喝醉了酒，心里感到烦闷，叫来爱奴问原因，爱奴说：“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怕废弃学业罢了。如果一定要出去，就等到晚上吧。”徐生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收人几个钱，就该禁锢在这里闷死吗？叫我夜间到哪里去？我早就知道不称职白吃饭可耻，现在定金还在口袋里。”于是拿出定金放在几案上，收拾行李就要走。夫人从屋中走出，含情脉脉，没有说话，只是用衣袖掩面哭泣而已。让爱奴把聘金还给徐生，打开锁，开开大门送他出来。徐生觉得大门很窄，只好侧身出来。往前又走几步，有阳光射进来。举目一看，自己是从一座塌陷了的坟墓中走出来。四下一望，非常荒凉，只有这座古墓。徐生心里非常害怕，但心中却非常感激夫人的情义，于是就把所赐的聘金卖了，花这笔钱筑起坟堆，栽上树才离去了。

过了年以后，徐生又回恩县教馆任教，经过古墓时，便下马祭拜。祭拜完毕刚要走，远远看见姓施的老翁迎面而来。老翁笑着问候，便殷切地邀他去喝酒。徐生明明知道他是鬼，但想打听一下夫人的情况，便答应了。他跟老翁一同进了一个村子，施翁要来酒菜，两人共饮起来。正饮之间，不觉天色已晚，施翁站起身来偿付了酒钱，便说：“寒舍离这里不远，我妹妹正好来住娘家，希望有劳贵体，替老夫举行个驱除灾祸的仪式吧。”

两人出了村，又走了几步，便来到了一个街巷。老翁带徐生敲门进去，点起灯来。不一会儿，蒋夫人从屋中出来，徐生仔细一看，是个四十左右岁的一个美丽的女子。蒋夫人拜谢说：“像我们这样一个衰败的家族，门庭破落不堪，先生的恩泽竟达到了我们这些枯骨的身上了。真叫我无法报答呀。”说着，流下眼泪。她叫来了爱奴，对徐生说：“这个丫鬟是我最喜欢的，现在我把她送给你，聊以安慰你客居在外的寂寞吧。只要你需要什么，她都能理解你的意思去做。”徐生高兴地连连答应。过了一会儿，老翁与蒋夫人兄妹俩走了，只留爱奴陪徐生就寝。

鸡叫头遍，老翁就出来催促整装出发。蒋夫人也出来嘱咐爱奴好好侍奉先生。又回过头来对徐生说：“从现在起尤其要小心保守秘密，对于你们彼此奇怪的相逢，恐怕好事的人造出谣言。”徐生一一答应，告别之后，与爱奴共骑同一匹马走了。

到了恩县书馆，徐生单独住一个房间，每天与爱奴共同生活。有时客人来了，爱奴也不回避，别人也看不见她。徐生偶然心里想要点什么，只一想，爱奴就马上送到。爱奴善为巫医，不管有什么病，只要用手一按摩立刻就好。

清明节到了，徐生回家又路过那座古墓，爱奴告辞了徐生下了马。徐生嘱咐她代问蒋夫人好。爱奴答应说：“是。”就立刻不见了。过了几天，徐生回来，刚要去祭拜古墓，看见爱奴穿着华丽的衣服坐在一棵树下。于是两人一起回到书馆。一年到头，来来往往，都是如此。

徐生想把爱奴带回家，爱奴坚决不答应。不觉又到了年末，徐生辞馆回家。和爱奴约定了回来的日期，爱奴走到以前她坐等的那棵树下，指着石堆对徐生说：“这就是我的坟墓。

夫人还没出嫁时，我就给她当丫鬟，后来夭亡了，就埋在这里。如果你再来到这里，点起一炷香进行吊念，我就会出来相见。”

徐生辞别爱奴回到家里，由于思念得很苦，便去焚香祷告。却不见爱奴的踪影，一急之下，便买来棺木挖坟，想把爱奴的尸骨拉回家重新安葬，来寄托自己的恋慕之情。将坟挖开之后，亲自入内，看见爱奴的容颜像活着一样。肌肤并没有腐烂，只是衣服破败如灰土。头上的首饰、手上的金镯子都像新制成的一样。又看腰间，裹着黄金数锭，于是卷起揣在怀里。脱下身上的棉袍把尸体包裹起来，抱入棺内，便租辆车子拉着回家了。

回家之后，把尸体停放在另外一处房子里，给她穿上锦绣衣裳，自己就睡在她身边。希望她能显出灵验来。忽然爱奴从外边进来，笑着说：“劫坟贼在这里呀！”徐生惊喜地向她问讯，爱奴说：“前几天我跟随夫人到东昌去了，住了三天回头一看，我的墓穴已经空了。感谢你屡次邀我和你一块回来，所以没有答应的原因，是年少时受过夫人的大恩，不忍离开她罢了。现在既然把我劫持来，赶快把尸体埋葬了，就是对我的大恩大德了。”徐生问她说：“听说过去有死百年还能再复生的人，现在你的尸体还像活人一样，为什么不试着效仿一下呢？”爱奴叹息着说：“这是有定数的。世间传说的那些奇迹，多半是幻想的。要想复活，也没什么难的；但总不能像活人一样，所以就不必了。”爱奴说着，掀起棺木入内，尸体立刻自己站了起来，婀娜多姿，可爱极了。伸进手摸摸胸前，则冷若冰雪。爱奴于是重新躺在棺木里，徐生坚决制止她。爱奴说：“我过去蒙夫人恩宠，主人从外国回来，得到数万两黄金，我偷着拿了一些，她也不怎么追问。后来我

死了，也没什么亲人，就把这些金子给我殉葬了。夫人又可怜我夭亡，又用一些珠宝玉器随葬。尸体所以没有腐烂的原因，就是得了这些珠宝之气罢了。如果到人间来，怎能保持很久呢？你一定想让尸体复活的话，千万别强迫它吃东西。如果灵气一散，那么我这个游魂也会立刻消失了。”

徐生于是盖了间精致的房子，和她一处生活。说说笑笑和平常的活人一样。但是不吃饭、不休息，不见生人。

又过了一年多，徐生饮薄酒，将剩下的一点残滴强灌到爱奴的嘴中；她立刻倒地，口中流血不止，只一天工夫，尸体就腐烂了。徐生哀痛，后悔已来不及了，于是就把她埋葬了。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塑造了一个重视教子的妇女形象。蒋夫人不惜重金为儿子择聘一位高明的教师。当教师与丫鬟私通被发现时，她捂住小公子的嘴，不让他泄露出来，表现她为人宽厚的品德。当教师呵斥小公子时，她出面给孩子说情，反映她怕儿子受委屈的慈母之心，这一切都与活人一样。为了对教师表示感谢，她把心爱的丫鬟给了教师，成就了一桩美好姻缘，这也是当时的主妇很难办到的。

刘夫人

蒲松龄

廉生，是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人。年少时勤奋好学，过早地死去了父母，家里非常贫穷。有一次他出外办事，回来时天黑迷了路。走到一个村子里，有个老太婆走来对他说：“廉公子到哪里去？夜不是很深了吗？”廉生由于夜深迷了路正有些惊慌害怕，听见老太婆这样说，也无暇问她是谁，便要求借宿。老太婆把他领到一个大宅院，走进厅堂，看见一个丫鬟挑着灯笼引着一个妇人走了出来。那妇人有四十多岁，举止动作颇像大户人家的气派。那老太婆迎上来对妇人说：“廉公子来了。”廉生见妇人急忙上前施礼，妇人高兴地说：“公子俊秀风发，何止做个富家翁呢？”于是就设宴款待他，让他坐上座，妇人则坐在一旁，劝酒非常殷勤恳切，而她自己却频频举杯没有饮酒；频频动筷却没吃饭菜。廉生见主人如此热情有些迷惑不解，一再追问她的家世。妇人笑着说：“你再饮三杯，我就告诉你。”廉生遵从主人意图又饮了三杯。妇人说：“我死去的丈夫姓刘，一直客居江北。后来遭变故突然死去了。我是个寡妇人家独居在荒僻的村落之中，家境日渐衰落。虽有两个孙子，不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就是

才能低劣的笨蛋。你虽然和我们不同姓，也是三代以前的骨肉亲戚；况且我看你性情纯朴老实，所以才请你来相见一面。没有别的事麻烦你，我家存了点金钱，想要请你拿到江湖上做点生意，分些利息，比你伏在案头读死书强些。”廉生推辞说：“我从小就是个书呆子，恐怕辜负了你的重托。”刘夫人说：“读书的目的是先要谋生。公子你这样聪明，干什么不可以呢？”刘夫人于是让丫鬟把钱全搬了出来，用秤秤了秤，一共八百多两。廉生看见这么多钱，又惶恐地坚决推辞。夫人说：“我也知道你不习惯做买卖，可是你试着看看，不会不赚钱的。”廉生考虑那么多银子自己一个人经营不了，就提出来找别的商人合伙。夫人说：“不要合伙，只找一个朴实干练的仆人，给你做助手就行了。”于是夫人掐着指头算了算说：“你找个姓伍的仆人最好。”便命仆人用口袋装好钱，用马驮着送廉生出来，说：“腊月末的时候，我准备好酒宴，在这里等候为你洗尘。”说完回过头来嘱咐仆人道：“这匹马调理得很驯服，可以乘骑，就送给公子吧，不要再牵回来了。”廉生回到家时，才半夜四更天。这个仆人把马拴好就自己回去了。

第二天，廉生各处去雇用管事的仆人，果然找到一个姓伍的，就出高价雇用了他。姓伍的人对于外游经商很有经验，为人又朴实憨厚，一丝不苟，廉生就把全部资金托付给了他。然后一同到荆襄一带去做生意。到年末回来，计算一下利润，竟是本钱的三倍。廉生认为赚这么多钱，全凭姓伍的仆人，所以就在工钱之外，又另加一笔赏金。并跟仆人谋划，这笔赏金在帐面上要落一笔别的开销，不让主人知道。

主仆两人刚到了家，刘夫人就派人来迎接，于是两人一块来到了刘夫人家里。只见堂上摆好了丰盛的宴席，夫人出来，招待得非常殷勤周到。廉生把赚来的钱交给了夫人，又

呈上了帐簿，夫人连看也没看就放到了一边。过了一会儿入席，只见钟鼓齐鸣，歌舞翩翩。夫人又在外舍摆设了一桌席，专门招待姓伍的仆人。直到仆人喝得烂醉，才送他回去。因为廉生没有家室，夫人便留他一同守岁，迎接新年。

第二天，廉生又要求夫人检查一下帐目，夫人说：“以后不要再记帐了，我早已把帐目算好了。”于是就把自己算好的帐簿拿了出来让廉生看，一条一款登记得非常详细，连给仆人那笔赏金都记在上面。廉生说：“夫人真是神人哪！”廉生一连住了好几天，酒食十分丰盛，对他像子侄辈一样亲热。

一天，刘夫人在堂上设宴，一桌朝东，一桌朝南，堂下又设一桌朝西。夫人对廉生说：“明天财星高照，正好可以远行。今天特设一便宴，为你们主仆二人壮行。”过了一会儿，把老伍也叫来了，让他坐在堂下，一时间鼓乐齐鸣。歌妓呈上曲目，让廉生点支曲子，廉生就点了一支《陶朱富》，内容是古人范蠡弃官经商改名陶朱公，发财致富的故事。刘夫人听了说：“这是个好兆头。陶朱公娶了西施，漂游五湖，公子此次远行也一定会得到西施做内助的。”宴罢又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廉生，说：“这次远行不要年末就回来，不赚上几万就别回来，我和你所凭的是福气命运，所靠的是信用良心。你不必再记帐了，你在远方的赔赚，我都知道。”廉生连声答应后就出发了。

廉生和老伍到淮水一带做生意。不久又改作盐商，只过一年，就获取了几倍的利润。可是廉生的天性是喜欢读书，做买卖也是手不释卷，跟他所交往的人也都是文士。他赚的钱既然已经很多了，也就想歇手不干了，于是就渐渐地把生意之事全托付给老伍了。

桃源的薛生和他最友好。有一次正好路过，便到府上去

拜访。不巧薛生全家都到乡下的别墅去了，廉生见天色已晚无处可去，看门人把他请进来，为他安排好床铺，准备了晚饭。廉生吃完晚饭，仔细地打听了主人的情况；原来当时正谣传朝廷要选良家的女子去犒赏边塞的军卒，所以民间便骚动起来。只要听说谁家青年男子没有妻室，不用媒人，就直接把女儿送到他家。甚至有的青年一晚上就能得到两个媳妇。薛生也是这样跟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结了婚。怕车马喧闹，被官府知道来找麻烦，所以暂时躲避到乡下别墅去住了。

廉生住了下来，到一更将尽的时候，刚想铺床就寝，突然听见有几个人推门进院。没听清守门人向他们说了些什么，只听见一个人说：“薛公子既不在家，屋子里拿着蜡烛准备就寝的人是谁？”守门人回答说：“是廉公子，远道来的客人。”问话的那个人突然走进来，穿着非常光洁整齐，略一举手致意，便打听起家庭情况来。廉生一一告诉了他。那人高兴地说：“是我们的同乡呀。你的岳父家姓什么？”廉生回答说：“我还没有结过婚。”那人更加高兴，连忙走出去，立刻招来一位少年，跟他见礼。突然说道：“实话告诉公子，我姓慕，今晚来到这里，想把我妹妹送给薛公子，到这里一说才知道事情已经不成了。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公子，难道不是命运决定的吗？”廉生因为没见到女子本人，所以犹豫不决，不敢答应。慕生竟不听廉生的种种托词，急忙呼唤把妹妹送进来。

过了一会儿，两个婆子扶着女子进来，坐在廉生的床铺上。廉生偷眼看看，年约十五六岁，艳美无双。廉生很高兴，开始掸衣正冠向慕生拜谢；又赶快让守门的人买来酒菜，略尽一下成婚之礼。慕生说：“我的祖先是彰德府人，我母亲的家族也是世代官宦人家，现在衰落了。听说外祖父有两个孙

子，不知家庭情况怎么样？”廉生问道：“是谁家？”慕生说：“外祖父姓刘，字晖若，听说住在彰德府北三十里的地方。”廉生说：“我是彰德府东南边的人，离府北还挺远，我的年纪又小，没有更多的交往。彰德府中姓刘的人特别多，只知道府北有个刘荆卿，也是个文学之士，不知是不是他家，可是他家里很穷。”慕生说道：“我祖父的坟墓还在彰德府，我常想把父母的两口棺木也运回老家埋葬，因为办不齐路费，所以迟延到现在。如今妹子同你回去，我跟你们一同回去的决心更大了。”廉生听了，爽快地答应承担一切费用。慕家兄妹俩听了非常高兴。酒过数巡，慕生告辞回去。廉生打发走了仆人，把灯烛移近了些，和慕女欢爱之情，无法形容。

第二天，薛公子知道这件事，急忙跑回城里，为他们清除另一所房舍，让廉生夫妻住下来。过了几天廉生又回到淮上，把生意的事交待完毕，让老伍留守店铺，把钱打点好又回到桃源，同慕家兄妹启动岳父、岳母的尸骨，带上全家妻儿细软，用车拉着一同回了老家彰德府。

廉生回到家里，一切安排妥当后，用口袋装着钱去见主人。走到半路，刘家以前曾经来送过他的那个仆人已经在此等候。跟随仆人来到刘夫人家，夫人迎出来，面带喜色说：“陶朱公带着西施回来了！以前你是我家的客人，现在是我的外甥女婿了。”刘夫人摆酒为廉生洗尘，款待之情比以前更加亲密。廉生佩服她先知先觉，因此就问道：“夫人与岳父、岳母是什么关系？”刘夫人说：“先不要问，时间长就知道了。”于是刘夫人就把廉生交来的金钱堆在案上，分为五份，自己要两份，说：“我要它也没有用处，将来留给我大孙子。”其中的三份给了廉生。廉生认为太多，坚决推辞不要。刘夫人凄凉地说：“我家已经破落，宅院中的树木，已经被人当柴砍

光了。孙子离此比较远，门庭萧条冷落，请公子代办修建一下。”廉生答应了，不过只收一半钱。刘夫人不答应，强把钱塞给了他。刘夫人把他送出大门，挥泪返回。廉生正在疑惑的时候，回头再看一看宅院，原来是一座荒芜的坟墓。这时廉生才知道，刘夫人就是妻子死去的外祖母。

廉生回到家后，把已卖出的坟地买回一顷，修建整齐，又栽上高大的树木。

刘夫人有两个孙子。长孙就是刘荆卿，次孙刘玉卿，是饮酒赌钱的无赖之徒。兄弟两人都很穷。他们听说廉生把自己的祖坟修建一新，一齐到廉生家中拜访表示感谢。廉生给他们哥俩很多钱，因此往来更加频繁。

廉生把刘夫人托他经商的事告诉了刘氏兄弟。玉卿想可能坟墓中有许多金子，晚上会集几名赌徒掘墓搜金。他们剖棺暴尸，竟一点金子也没找到，失望地散去了。

廉生知道坟墓被盗之后，急忙告诉了荆卿。两人一同来到坟地察看，进到墓穴，看到案上摆着许多金子，还是刘夫人留下的那两份。荆卿想跟廉生平分，廉生说：“夫人本来就是把这钱留给你的。”于是荆卿就用口袋把这些钱运回了家。

荆卿把盗墓的事告到了官府，官府访察得很严格。后来发现一人卖坟中盗来的玉簪，被抓了起来，又追查他的同伙，才知道玉卿是首犯。官府根据当时的法律想处他死刑；荆卿替他哀告求情，才免得一死。

被掘开的坟墓，廉生与荆卿同心协力又进行了修整，比以前更加坚实壮美。从此廉生与刘荆卿都富起来了，只有玉卿贫穷如故。廉生与荆卿常常资助他，最终还供不上他赌博。

一天深夜，强盗来到廉生家，捉住廉生逼索金钱。廉生收藏的金银，都是以一千五百两为一份。廉生打开仓库的门

让他们看，强盗取了两份，看见马棚里只有一匹马，就用它驮着运走了。让廉生送到野外才把他放回来。村中的百姓看见强盗的火把走得不远，大家集合起来，一边呐喊一边追赶，强贼惊慌失措地逃走了。大家追上来一看，金钱全堆在路旁，马已经变成了灰烬。才知道，过去刘夫人送给的那匹马，也是鬼马。这一夜廉生家里只丢了一只金镯子罢了。先是一个贼人捉住廉生的妻子，看她长得漂亮想强奸她，一个戴着假面具的人立刻呵斥制止了，声音很像是玉卿，那个强盗就放了廉生的妻子，只脱掉了她手腕上一只金镯子走了。廉生因此怀疑是玉卿干的，一想他呵斥贼人放了妻子，心里又感激他。后来那个强人用这只镯子作抵押去赌钱，被官差抓获，追问其同党，果然有玉卿。官府大怒，各种刑具全给他用上了。哥哥荆卿与廉生合计，想使些贿赂把他救出来，还未来得及营救，玉卿就已经死在狱中了。

后来，廉生还经常资助玉卿的妻子儿女。廉生的美德后来已写入贤人的书传中了。一连几代虽未封官，却和封官晋爵的人一样富贵。唉！“贫”字的笔画字形，很近乎“贪”字。像玉卿这样的人，就可引以为戒。

本篇通过廉生经商致富的故事，塑造了一位作者理想中的优秀妇女形象。刘夫人是一位有见识的妇女，她对廉生说：“读书之道，先于谋生。”这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世俗观念，无疑是一种挑战。她给廉生资本，扶助他发财致富，并娶了一个西施般的漂亮妻子，表现她不仅有魄力，而且有方法，把廉生这样一个书呆子，一步步引上陶朱公的道路，而且也使自己家业中兴的愿望得以实现。可见刘夫人确实是一个封建社会中杰出的女性形象。

湘 裙

蒲松龄

晏仲，是陕西延安人，与哥哥晏伯同居，兄弟间的友爱非常深厚。晏伯三十岁就死去了，没有儿子；不久，嫂子也死去了，晏仲常常悲痛地哀悼他们。晏仲常常想生两个儿子，用一个作为哥哥的后代。可是才生了一个儿子，妻子就死去了。晏仲怕再续娶的妻子不贤惠，便想买个妾。听说邻村有一家要卖丫头。晏仲就去相看。相看之后觉得不中意，被朋友留下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

途中又遇上老同学梁生，邀他到家里坐坐。他竟忘记梁生已经死了，就跟他去了。进了梁生的家门，发现已不是原来那座宅院了，问梁生，梁生说：“是新近搬到这里来的。”进到屋里，梁生就找酒，酒已没了，嘱咐晏仲坐下等着，便提着瓶子去买酒。

晏仲出来站在门外等着，忽然看见一个妇人骑着毛驴走过，后边还跟着个八九岁的孩子。晏仲发现这孩子的面目表情很像哥哥晏伯，心里一阵悲痛，便急忙跟在后面。紧追两步问那男孩说：“孩子你姓什么？”孩子回答说：“我姓晏。”晏仲很惊讶，又问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孩子回答说：“不知道。”两个人正在问答之间，已经来到了孩子的家，妇人下驴进了

院，晏仲拉着孩子的手说：“你父亲在家吗？”孩子进到屋里去问。不一会儿有个妇人出来探视，就是他嫂子。嫂子惊讶地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晏仲很悲伤地同嫂子进到屋子里。看见房屋非常整齐，问道：“哥哥在哪里？”嫂子回答说：“讨债还没回来。”晏仲又问：“骑驴进来的那个妇人是谁？”嫂子说：“是你哥哥的姜甘氏。她生了两个男孩子，老大叫阿大，到市上去了，还没回来；你看见的是弟弟阿小。”

坐的时间长了，渐渐地酒也醒了，晏仲才开始明白他所看见的这些人都是鬼。然而因为兄弟之间的感情很深，也不觉得特别害怕。嫂子准备了酒饭，晏仲急着想见哥哥，就催促阿小去找他。过了好长时间，阿小哭着回来，说：“李家欠债不还，反而跟父亲吵闹起来了。”晏仲听说，便跟阿小一块跑去看。看见两个人正把哥哥揪倒在地上，晏仲气极了，抡着拳头冲上去，两个人都被打倒了。晏仲扶起哥哥，那两个人乘机逃跑。晏仲上前捉住一个人，又捶打了几拳才站起身来，拉着哥哥的手，跺着脚悲哀地哭泣；哥哥也哭泣起来。

哥俩回到家，全家都来慰问，摆上酒菜，兄弟间互相庆贺。忽然有位少年从外边进来，年纪大约有十六七岁。晏伯叫阿大过来，命他拜见叔叔。晏仲拉着阿大，向哥哥晏伯哭着说：“大哥在地下虽有两个儿子，可是你的坟墓却没人祭扫；我又没有了妻子，仅有一个儿子，可怎么办呀？”晏伯也很哀伤，嫂子说：“让阿小跟叔叔去，也可以。”阿小听说，依附在叔叔的肘下，眷恋得不肯离开。晏仲抚摩着他的头说：“你愿意跟我去吗？”阿小说：“愿意去。”晏仲想阿小虽然是鬼不是人；但从感情上得到安慰看，也比没有强，因而露出了笑容。晏伯说：“阿小跟你去，一定不要娇惯他。最好给他吃带血的肉，到中午时，把他赶到太阳下晒晒，过了中午再进屋。

六七岁的孩子，经过春夏的日光，骨肉就可以重新生长，将来也可以娶妻生子，只是怕活的寿命不会太长。”正说话之间，有个少女在门外偷听，其性情温顺容貌美好。晏仲怀疑是哥哥的女儿，就问哥哥，哥哥说：“这个女孩子叫湘裙，是我姜甘氏的妹妹。孤苦伶仃没有去处，寄养在我家十年了。”晏仲问哥哥说：“已许配人家了吗？”哥哥说：“还没有。最近媒人往东村田家说呢。”湘裙在窗外小声说：“我不嫁田家放牛娃。”晏仲很动心，但没敢明说。后来晏伯站起身来，在书斋中设了床铺，留弟弟在这里住宿。晏仲本不想住下，心里想着湘裙，想探探哥哥的意思，于是就告别哥哥到书斋中就寝。

当时正是初春季节，天气还有些冷，书斋平时没有烟火，他不想睡，只是冷森森地坐着，想喝点酒暖暖身子。不一会儿阿小推门进来，把一杯羹汤一杯酒放到桌子上。晏仲问：“是谁让你送来的？”阿小回答说：“是湘姨。”阿小看叔叔的酒快喝光了，就用灰盖住火盆里的火放在床底下。晏仲问他：“你爹娘睡下了吗？”阿小回答：“睡下好久了。”晏仲又问：“你跟谁睡呀？”阿小回答说：“跟湘姨一床睡。”阿小等叔叔睡下，掩好门才离去。晏仲想到湘裙聪明而又善解人意，更加爱慕她，一想到她能抚育阿小，想娶她的心更加坚定。所以整夜翻来覆去没有睡着。

晏仲早晨起来就去跟哥哥说：“弟弟孤身无妻室，希望大哥留神替我物色一个。”晏伯说：“我家并不是那‘一簞食一瓢饮’的穷苦人家，物色个人也并不难；但即便地下有美丽的女子，恐怕对你来说也是无益的。”晏仲说：“古人也有娶鬼妻的，那有什么？”晏伯懂得了晏仲的意思，说：“湘裙就是一个好姑娘。不过要用巨针刺左手寸部，血流不止的鬼，才能作活人的妻子，怎能草草了事呢？”晏仲说：“能得到湘裙

抚育阿小，最合适。”晏伯只是摇头，晏仲哀求不止。嫂子说：“捉住湘裙左手强刺一下试验试验，如果不行就算了。”于是就拿着针走出门，遇到湘裙急忙捉住她的左手腕；看见手腕上的血还在流。原来是她听到晏伯的话，自己已经试验过了。嫂子放开她的手，笑着回到屋里告诉晏伯说：“她装模作样，其实早有意思了，咱们还替她忧虑呢。”兄妾甘氏听了非常生气，走到湘裙的面前，用手指着湘裙的眼眶子骂道：“你这浪丫头不知羞耻！想跟阿叔私奔吗？我一定不能让你如愿。”湘裙又羞愧又气愤，哭喊着要寻死，全家像开了锅一样。晏仲非常惭愧，告别了兄嫂，带着阿小便走了出来。晏伯说：“兄弟你先走，别让阿小再回来，恐怕损伤了他的生气。”晏仲答应说：“是。”

晏仲回到家中，多报了阿小的年龄，假说是过去哥哥活着时所买的婢子生的，大家见阿小跟晏伯很像，也就相信了他哥哥的遗腹子。晏仲教阿小读书，让他抱着书到中午的阳光下读。刚开始时感到很苦，时间长了，也逐渐习惯了。六月里，桌案烫人，而阿小一边戏耍一边读书，毫无怨气。阿小很聪明，一天能读完半卷书，晚上和叔叔脚顶脚，一口气能把白天读过的书背诵完。叔叔看见阿小的成绩也得到很大安慰。晏仲由于忘不了湘裙，所以也无再续娶的想法。

有一天，双媒来为阿小议婚，家中无主妇，心中很焦急。忽然甘氏从外边进来说：“阿叔不要见怪，我把湘裙给你送来了。因为这个丫头不知羞，我因此羞辱她一下，挫挫她的锐气。阿叔这样一表人材，不让她跟随你，那还让她跟谁呢？”

晏仲看见湘裙站在甘氏身后，心中特别喜悦。急忙让嫂子坐下，解释说堂上有客人，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进来，甘氏已经走了。湘裙换了衣服已经下厨房

了，厨房里响起了切菜做饭的声音。时间不长，菜肴便罗列了一桌，烹饪得十分可口。客人走后，晏仲回到房中，见湘裙装扮得非常漂亮端坐在屋中，于是就和她交拜完成了婚礼。晚上，湘裙还想让阿小一块就寝，晏仲说：“我想用阳光温暖他，不能让他离开这里。”因此把湘裙放到别的房里，只有晚上才到她的房里饮酒欢会。湘裙抚育前方的儿子像自己生的一样，晏仲更加敬重她。

一天晚上，夫妻在一块说笑，晏仲开玩笑地问：“阴间还有最美的女人吗？”湘裙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没见过。只是我邻居家的蕙灵仙，大家都认为她美。但是她的容貌也就如同一般人，只是她善于打扮罢了。她跟我交往时间最长，我心里讨厌她淫荡。如果你想见她，我立刻就可以把她叫来，但是这种人，你可不能招惹她。”晏仲急着要见见。湘裙拿起笔好像要写字，接着她又放下笔说：“不行，不行！”晏仲又再三的要求，湘裙说：“你可千万别受她诱惑。”

晏仲答应了湘裙的要求，湘裙就撕下一张纸，在上面画了几画，像一道符，拿到门外烧了。不一会儿，门帘飘动，帘钩声响，门口出现吃吃地笑声。湘裙起身曳她进来，只见她头上梳着高高翘起的发髻，像画里画的一般。湘裙扶她坐在床上，一边喝酒，一边叙说着分别之后的情景。刚开始，灵仙见到晏仲，还用红袖掩着口，不太敢说话；可是喝了几杯之后，嬉笑、狎昵毫无拘束。渐渐还伸出一只脚来踩住晏仲的衣服。晏仲心神颠倒，魂荡魂飞，只是碍着湘裙在眼前。而湘裙又特意防着她，一刻也不离开他身边。后来蕙灵仙站起身来，掀开帘子出去了，湘裙也跟着出去了，晏仲也跟着出去了。突然蕙灵仙拉着晏仲的手钻到别的屋子里去了，湘裙虽很愤恨，却也无可奈何，只是悔恨地回到自己屋子里，听

凭他们去罢了。过了一会儿晏仲回到屋子里，湘裙责怪他说：“你不听我的话，以后恐怕你想拒绝她也拒绝不了。”晏仲认为他嫉妒，弄得不欢而散。第二天晚上，葳灵仙不招自来，湘裙讨厌见她，对她毫无礼貌。葳灵仙一点也不在意，竟拉着晏仲走了，一连几个晚上都是如此。后来，湘裙见葳灵仙一来就辱骂她，但还是不能将她赶走。

过了一个多月，晏仲病得不能起床，才开始后悔，让湘裙白天晚上守在他身边，希望能避开葳灵仙。可是防范稍微松懈，葳灵仙就跟晏仲交欢。湘裙拿起棍子赶她走，葳灵仙就气恼地同湘裙撕打起来。由于湘裙生的柔弱，手脚都被她打伤。晏仲整天处在昏迷沉睡之中，湘裙哭着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我姐姐呀！”

又过了几天，晏仲昏昏沉沉地死去了。晏仲开始时，看见两个公差拿着阴司的公文进来，不知不觉地就跟着走了。到了半道发现没有带钱，便请求公差让个方便，从哥哥家经过，顺便取些钱来。哥哥见到晏仲，吓得脸都变了色，问道：“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晏仲答道：“没别的，就是被鬼迷住得了病罢了。”于是就把实情告诉了哥哥。哥哥说：“是啦。”就拿出白银一封，对公差说：“暂且收下吧。我弟弟的罪过是不应该死的，请赦他回去吧，我让我儿子代替他跟你们去，或许不会出现什么麻烦的。”

晏伯一边叫来阿大陪着公差喝酒，一边回身进屋向家人告诉了事情的缘故。立刻让甘氏从隔墙叫来葳灵仙。不一会儿，葳灵仙来了，见到晏仲就想逃走，晏伯把她揪回来骂道：“你这个淫婢，活着时是淫荡女人，死了又是个下贱的恶鬼。你早就被大家看不起了，现在你又对我弟弟作祟！”说完就用手打她的脸，打得头发蓬乱，妖艳的容貌也突然减色。过了

一段时间，一个老太婆走来，跪在地上哀求，恳请饶恕。晏伯又责怪老太婆纵女淫荡，斥骂好长时间，才让她们一起走了。

晏伯送晏仲出来，飘飘忽忽已到了家门口，一直奔向卧室。晏仲觉得像大梦初醒，才知道刚才已经死了。晏伯责怪湘裙说：“我跟你姐姐都认为你很贤德，所以才让你嫁了我弟弟，你反而想让我弟弟快点死呀！如果没有名分上的嫌疑，我当打你一顿。”湘裙惭愧害怕地哭了起来，跪在地下向晏伯道歉。晏伯回头看见阿小高兴地说：“我的儿子居然成了活人了！”湘裙想去为晏伯做饭，晏伯说：“我弟弟的事还没办完，我没有闲暇时间了。”当时阿小已经十三岁了，渐渐懂得留恋父亲了；看见父亲要走，哭着要跟父亲去。晏伯说：“跟着叔叔最快乐，我走了还会回来。”晏伯转身不见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晏伯他们的消息。后来阿小娶了媳妇，生了一个儿子，阿小也是三十岁上就死了。晏仲抚育他的孩子，也和侄儿阿小活着时一样。晏仲活到八十岁，阿小的儿子二十多岁，于是就分家另过。湘裙没生过孩子。有一天她对晏仲说：“我先到地下去驱赶那个害你的狐狸去，行吗？”说完，穿上漂亮的衣服躺在床上就死了。晏仲也不悲哀，过半年也死了。

本篇通过晏仲为亡兄抚育幼子的故事，反映出作者渴望兄弟友爱情深的社会理想。在私有制的封建社会中，兄弟死亡一人，另一人与孤儿寡妇争夺遗产者，比比皆是，《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就是其一例。由此可见本篇主题深刻的社会意义。

本篇情节曲折，故事生动，人物虽多，个性却很鲜明，每个人物都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三 生

蒲松龄

湖南某人，能记住前三生的事情。有一世作令尹，科举考试中担任评卷官。有个名士叫兴于唐，他的文章出众，却被淘汰落榜，气愤忧郁而死。兴于唐到阴间拿着试卷控告他。状子一呈上，因为这种情况而死的有成千上万，他们推兴于唐作领头人，聚集成一个团体，于是就把湖南某人抓来对质。阎罗王问他说：“既然让你评审考生的文章，你为什么把有才能的考生都淘汰掉了，却录用一些凡夫俗子？”湖南某人分辨说：“上级还有总评判官，我不过是奉行旨意罢了。”阎王就发下令签，去抓总评审官。把总评审官抓到之后，阎罗王就把湖南某人的话叙述一遍。总评审官说：“我不过看看各房考官评判的结果；虽有好文章，可是各房考官不推荐，我怎么能看到呢？”阎罗王说：“这事你们不能互相推诿，你们的罪过是一样的，按法都应该打板子。”

阎罗王判完之后刚要用刑，兴于唐不满意，像愤怒的鸟一样大声长号；两边台阶上的鬼，也异口同声地应和。阎罗王问是什么原因，兴于唐抗议说：“判打板子的刑罚太轻了，一定要挖去他们的两只眼睛，来作为看不清好坏文章的惩罚。”

罚。”阎罗王不肯判，众鬼呼喊得更加厉害了。阎罗王说：“他们并非不想得到好文章，只是他们的见识低劣罢了。”众鬼又要求挖去他们的心，阎罗王不得已，让人剥去他们的衣服，用雪亮的刀割开他们胸膛，两人流着血嘶喊。众鬼看了拍手称快，都说：“我们这些人在阴间郁滞已久，一直没能出这口气，现在得到兴于唐先生，怨气总算都消了。”说着一哄而散。

湖南某人被剖了心，押到陕西，让他投生到一个百姓家做儿子。长到二十多岁，赶土土匪四起，他被裹到强盗的队伍中去了。有官兵前来平贼，结果把这些强盗都俘虏了，湖南某人也在其中。他心里琢磨自己不是强盗，希望经过解释可释放。等到了堂上看见那个巡道官，也是二十多岁，仔细一看，就是兴于唐。吃惊地说：“我这回可完了。”不久，被俘的其他人全放了，只有湖南某人后到，不允许他伸辩，立刻把他杀死了。

湖南某人到了阴曹地府，呈上状子控告兴于唐。阎王没有立刻拘押，等兴于唐禄位定数满了再办理。

又过了三十年，兴于唐被抓来，让他们当面对质。结果兴于唐由于草菅人命，罚他去投生牲畜。又查了一下湖南某人生时所作所为，曾经打过他父母，罪过也和兴于唐相等。湖南某人恐怕下一世兴于唐再报复他，要求投生个大牲畜。阎罗王就判湖南某人投生大狗，兴于唐投生小狗。

湖南某人投生到顺天府市场中一个店铺里做狗。有一天，它趴在街头，正好有个客人从南边来，身边带着一只小黄狗，和狐狸大小差不多。湖南某人一看，正是兴于唐。心里轻视它长的小，就扑上前去咬它。可是小黄狗猛地咬住它的喉咙不放，就好像系在脖子上的铃铛一样，摇摆、扑挠、嚎叫、跳

甯都摆脱不掉，街头上的人分也分不开，结果两条狗一块死了。

到了阴府，他们还争议不休，阎罗王说：“冤冤相报，何时是了？现在我为你们俩调解一下吧。”于是就判兴于唐来世做湖南某人的女婿。

湖南某人投生到庆云县，二十八岁考中举人。生了一个女儿，娴淑美丽。大户人家争着抢着向他求婚，他都没答应。后来到临郡办事，正赶上主管考试的学政排考生的名次，其中排第一名的李生，就是兴于唐。湖南某人就把他拉到自己住的旅馆里热情招待。问他的家庭情况，正好还未娶妻，于是湖南某人就把女儿许给了他。人人都称赞湖南某人爱才，可谁也不知他们的前因。等结婚之后，小两口非常和美。然而女婿凭着自己有才气，却看不起老岳父，有时一年多也不登门，老岳父也只好忍耐。

李生到了中年时，仕途上很不顺利，苦于才能得不到施展。岳父便千方百计帮助，所以后来才连连得中。从此翁婿和好如同父子一般。

本篇通过湖南某人与兴于唐冤冤相报的故事，揭露了考官有眼无珠，“黜佳士而进凡庸”，造成有真才实学的人终身潦倒的社会现象，批判的锋芒直指科举制度的弊端。

故事变幻奇特，生动有趣，笔调辛辣，讽刺有力，值得一读。

王 十

蒲松龄

高苑县百姓王十，到博兴去背盐。在夜间被两个人抓获。他认为是本地盐商的巡逻兵，就扔下盐，想要逃跑，但是苦于脚迈不动步，于是就被捆绑上。王十向他们哀求，两个人说：“我们不是盐市上的人，而是鬼兵。”王十害怕，乞求回家一趟，与妻子儿女诀别。两个鬼兵说：“这次去也不一定就死，只不过暂时去服役罢了。”王十问：“干什么事？”鬼兵说：“阴曹中新阎王到任，看到奈河已经淤平，十八层地狱的茅坑都满了，所以抓三种人去淘奈河：小偷、私造假钱币的、私盐贩子；另一种人叫他冲洗厕所，就是乐户。”

王十跟着他们去，进入一座城，来到一座官衙内，看见阎罗王坐在大堂上，正在检查名册呢。鬼兵禀报说：“抓到一个私盐贩子，名叫王十。”阎罗王看看王十，对鬼愤怒地说：“所谓私盐贩子，是指向上偷漏国税，向下坑害百姓的人。像那些世上的残暴官吏、奸商所指的私盐贩子，都是天下的良民。贫苦的人拿出仅有的一点本钱，求得升斗之粮的利息养家活口，怎么能算私盐贩子呢！”阎罗王责罚那两个鬼兵买四斗盐，和王十所背的盐一起，代替王十送到家里。留下王十，

授给他一把带刺的长柄手杖，命他随着众鬼去监督河工。

鬼领着王十离开阎王殿，到了奈河边，看到河里的民夫，一个个用绳索连着像蚂蚁一样。又看到河水浑浊发红，臭不可闻。淘河的人都光着身子，拿着竹筐和铁锹，出没在污泥浊水中。把那些朽烂的骨头、腐烂的臭肉装满筐，背着、抬着运出奈河。河水深的地方，就得钻到水底下去淘。对懒惰不出力的人，就用带刺的长柄手杖打他的脊背、大腿。和他一起监工的鬼把豆粒大的香绵丸给他，让他含在口中，才能走到岸边。看见高苑县的盐商，也在民夫中。王十唯独对他很苛刻，他下河的时候就打他脊背，他上岸的时候就打他大腿。盐商害怕，常常没身到水中，王十才住手。经过三天三夜，淘河的民夫死了一半，淘河的工程也竣工了。先前的那两个鬼兵仍然把王十送回家，王十忽然苏醒过来。

起初，王十去背盐，没有回来。天亮以后，妻子打开门，就看见两袋盐放在院中，可是王十长时间没有到家。派人到处寻找，原来他已经死在途中了。把他抬回来，稍微有点气息，妻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王十苏醒过来，才说了事情的经过。

盐商也在前天死了，到现在才苏醒过来。带刺的长柄手杖击打的部位，都成了大块的毒疮，浑身溃烂，臭不可闻。王十故意去看他。盐商看见王十，还吓得把头缩到被子里，像在奈河中的样子。一年以后，他才痊愈，不再当盐商了。

本篇通过王十被鬼抓到阴间监督河工的故事，揭露了清代盐政的弊端，表现了作者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

作者塑造了一个清正廉明的阎罗王形象。他能明断是非曲直，把为养家活口而贩盐的贫苦百姓，同上漏国税、下害民生的盐商加以严格区

别，进行不同处理。派贫苦的王十去监督河工，让他扬眉吐气，派高苑县的盐商去淘奈河，让他去受折磨，给老百姓出口怨气。他实际上是人世间清官的化身。从异史氏的按语中，可以看到阎罗王形象的塑造，是受到了淄川县令张石宰的事迹的启示。故事短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有趣，是《聊斋志异》中的精品。

嘉平公子

蒲松龄

嘉平县有个公子，仪表风度非常出众，年约十七八岁。一次他到省城去参加童子试，偶然从一家妓院门前经过，看见屋子里有个十六七岁美貌女子，便目不转睛地注视她。女子微笑着向他点点头，公子便走进前和她说话。女子问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公子告诉了她地址。女子又问道：“房中还有别人吗？”公子回答说：“没有。”女子说：“我晚间去拜访并侍奉您，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公子回到住所后，到了晚上，把书童、仆人都打发到别的屋子里去。那女子果然来了，自己介绍说：“我叫温姬。”又说：“我爱慕公子长得风流，所以背着妈妈来了。我心中的想法是要终身陪伴你。”公子听了也很高兴，从那以后两三个晚上就来一次。

一天晚上，女子冒雨而来，进门脱掉湿衣服，挂在衣架上；又脱下脚上的小靴子，求公子代她擦掉泥水，于是就上床躺下，自己盖上被子。公子看她的小靴子，是用五彩花纹新缎子做成的。全被泥水浸透了，觉得很可惜。女子说：“我不敢用贱物来役使您，想让公子知道我的痴情。”

女子听窗外雨声不止，于是吟诵道：“凄风冷雨满江城。”请求公子续出下句。公子推说不懂诗。女子说：“像公子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人，怎么会不懂作诗这种风流雅事呢！也把我的雅兴打消了。”于是便劝公子好好学习，公子答应了。

往来时间长了，仆人都已知道了。公子的姐夫姓宋，也是世家子弟，听说之后，暗地里请求公子让他看看温姬。公子向温姬说了之后，温姬坚决不同意。宋躲藏在仆人的屋子里，等温姬来了，伏在窗外偷偷窥视，顿时神魂颠倒。突然推门进去，女子却起身，翻过墙去走了。

宋生很想见到那女子，便准备好礼物去见妓院的老鸨子，指名要见温姬。老鸨子说：“确实有个温姬，但死去好久了。”宋生惊愕地回来了，告诉给公子，公子才开始知道她是鬼。

到了夜里，公子把宋生的话告诉了温姬。温姬说：“我确实是鬼。我看您想得到美丽的女子，我想得到一个英俊的丈夫，各随所愿就够了，人和鬼又有什么关系呢？”公子也认为她说得很对。

考试完毕回家时，温姬也跟着回去了。别人都看不见她，只有公子才能看见。回到家里，公子把温姬放在书房里。公子每天在书房中独宿不归，父母对他产生了怀疑。在温姬回娘家时，公子才偷偷地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吃惊，要公子拒绝她，公子不听。父母为此事特别担忧，想尽办法驱赶她，也驱赶不走。

有一天，公子想让仆人去买东西，写了一张贴子放在桌子上。帖子上有许多错别字，如把花椒的“椒”字写成了“菽”；把生姜的“姜”字写成了“江”；把“可恨”写成了“可浪”。温姬看见后，在帖子的后边写道：“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于是告诉公子说：“我

开始认为你是大家的文人，所以不顾羞辱自己找上门来。不料你空有美丽的外表！以貌取人，恐怕被天下人所笑啊！”说完就不见了。

公子虽然悔恨自己，但还不懂温姬写的是什么，又把帖子打开给仆人看，被仆人传了出去，凡是听到的人都传为笑谈。

本篇通过一个笑话，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图有其表，不学无术的世家子弟。短小隽永，耐人寻味。

鬼冒名索祭

袁枚

皇帝身边的侍卫某人，喜欢骑马射猎追赶兔子。东直门外有个老头蹲到井台上打水，侍卫的马跑得飞快控制不住，把老头挤到了井里。侍卫非常害怕，没敢声张，便打马跑回家里。

当天晚上见井台上那个打水的老头推门进来骂道：“你虽然不是有心杀我，但看我落入井中，如果喊人来救，我还有活的可能，为什么忍心扔下我不管，竟逃回家来？”侍卫无话可说。老头就打破侍卫家中的器具，毁坏了侍卫家中的门，不停地做起祟来。

侍卫全家都跪下来哀求，又设了祭品举行祭礼。那老头说：“这还不行，要想让我安静下来，必须把我的姓名写在木牌上，每天拿猪蹄来让我享用，要像供俸老祖宗一样供俸我，我才能饶恕你。”侍卫按老头要求的做了，老头才停止做祟。从此以后，侍卫某过东直门外，一定要绕道避开此井。

有一次，侍卫护卫皇上路过东直门外，仍然想绕道而行。总管叱责他说：“假如皇上问起你到哪去了，我怎么答复？况且青天白日，千车万马，还怕什么鬼呀！”侍卫某不得已，只

好跟着走。当走到井边时，看见老头仍然站在那里。忽然跑上来，拉着他的衣服大骂道：“我今天可找到你了！前年你的马把我碰到井里而不救我，为什么这样狠心？”老头一边骂一边厮打。侍卫某立刻惊恐地哀求道：“我知道我无法推脱罪责，但你已在我家受祭好几年了，你曾当面答应宽恕我，为什么又说话不算数？”那老头更加气愤地说：“我没有死，何需你来祭祀我。我虽被你的马冲撞，失足落入井中，但后来有过路的人，见有呼救的声音，就立刻把我拉了上来，你为什么怀疑我是鬼？”

侍卫某很害怕，立刻拉着老头来到他的家里，一起看木牌上写的姓名。老头发现木牌子上写的不是他的姓名，气得一边骂着，一边扬起手取下供奉的木牌位摔到地上，又把供品也扬了一地。侍卫某的全家人都非常惊慌，不知是什么缘故。正在纳闷之中，忽然空中发出声音，哈哈大笑而去。

袁枚（公元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仓山居士、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年间考中进士，当过几任县令。他是清代著名诗人，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和小说集《子不语》。

本篇选自《子不语》，通过鬼冒名索祭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流氓无赖敲诈勒索平民百姓的丑恶现象。篇幅短小，生动有趣。

瓜棚下二鬼

袁枚

海阳城中刘家有个女儿，夏天里在瓜棚下刺绣。天快黑下来时，家里人在地上铺上草席乘凉，刘女忽然在座间歇着自己的影子说个没完没了。大家认为她说的很怪诞，就呵斥她。她大声说：“唉！我哪里是你的女儿，我是某村某妇。由于一时气忿，上吊而死多年了。我想找个替身，所以一直等在这里。”说完，大笑，拿起带子就勒自己的脖子。

家里人全都非常惊慌，拿来了米豆驱赶，缢鬼也不退去。于是家里人哀求地说：“我女儿年年为别人刺绣，卖钱买米，家里穷得实在可怜。平日与你无冤无仇，希望你放了她吧！不然的话，天师就要到来了，我们就去告诉他。”鬼害怕地说：“吓人，吓人。虽然是这样，我也不能空着回去，你们应该想办法送我点东西。”大家说：“给你烧香、烧纸、上供怎么样？”鬼不答应。又说：“再给你加上一斗酒一只鸡，怎么样？”鬼有了喜色，点头答应了。家里人按鬼的要求一一做了，刘女果然醒了过来。

没到三天，家里人正在互相庆贺的时候，刘女忽然又甩开衣袖翩翩起舞，糊里糊涂地说：“你们这些人这样慢待我，

我回去想了想，不想就此罢休。必须要她来代替我。”说完闹得更厉害了，拿起带子就往脖子上套。

大家听说话的声音不像是先前那个鬼，正在惊讶之间，忽然听到瓜棚下有嚓嚓的脚步声。仍然借着刘女的口，大声呵斥道：“鬼婢，竟敢冒我的姓名来诈钱，真是羞死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不然的话，我就到城隍那里去告你。有劳问讯女子家里人，请不要害怕，这是个无赖鬼，有我在这里，她不敢再来做祟。”说完，刘女的脸颊泛起了红潮，表现出很羞愧的样子。过有一顿饭的工夫，两个鬼都悄然离去。第二天，刘女依旧坐在镜子前梳妆，问起她昨天的事，她恍恍惚惚像做梦一样。

有位老人李某，也是海阳县人，傍晚，从城中回家，觉得腰中带着很重的东西。解下腰带一看，什么也没有。勉强把腰带搭在肩上回到家。当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家里人听到他敲门的声音，相继走来向他问安，老人只是瞪着眼睛不说话。给他准备了酒菜，他也不吃，家里人更加奇怪。

过了不久，老人取出一幅左右的布悬在房梁上，一边做着上吊的动作，一边说：“我是个吊死鬼，今天要抓你家老头做替身。”众人听了非常惊慌，追问为什么。吊死鬼说：“我叫李氏，栖息在海阳城中。我曾经到姓刘的一家瓜棚下对他的女儿作祟，因为他家里人苦苦哀求，我也念他的女儿美丽娇弱，所以才放了她。想另外找个替身，走到城门口，有两个大人看守的特别严，我没敢过来，因此，天天受苦，真是一言难尽。”众家人说：“城门大人既然拦阻很严，你今天又是怎么出来的呢？”鬼嘻嘻地笑着说：“这真是一件很大的巧事，今天早晨有个乡下人，把大粪桶放在了城门旁边，两个大人讨厌臭味，就互相说：‘昨晚雨停了，城头的山色一定会

很美，何不到那里凭栏眺望一番啊！’接着两人结伴登山去了。我乘着这个机会出城，正好遇见你家的老头进城回来，就附在了他的腰带间，蒙他把我背了回来。我急于想投生，所以仍想借助他老人家罢了。”众人听她说的话很和软，觉得可以用感情打动她，就哀求地说：“我家的老头年纪大了，已经到了快死的年龄了。你既然不忍心抓弱女作替身，难道就忍心抓住秃老头子吗？如果蒙你能可怜我们，我们当给你请个有名的和尚做道场，让你升天做神仙怎么样？”鬼高兴地拍着手说：“前些日子，我在瓜棚下，原也想引导他们作此功德，见他家很穷，因此没敢开口。今天众人既然这样出大力气慷慨许愿，那我还要求什么呢。虽然是这样，阳世的人习惯搞哄骗鬼的诈术，希望你们遵守自己许下的诺言。众人异口同声地说“是”、“是”。鬼立刻行了一个拜佛之礼，然后走了。

又过一顿饭的工夫，老人已经起来了，开始知道要水喝了。第二天，家里人四处请和尚，作了七天的道场。瓜棚下从此也清静了。

本篇选自《子不语》，通过吊死鬼做祟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心地善良而又贪小便宜的女鬼形象，讽刺人世上斤斤计较的一类人。故事虽短小，但情节曲折，颇有吸引力。

官 癖

袁 枚

相传明末时期，南阳府有太守，在衙署中死去。死后他的鬼魂不散，每到黎明点卯时，就头戴乌纱，身穿官服走上堂来。上堂之后，面朝南坐下，吏役叩拜，他就点头接受。天色大亮，他才消失不见。

清朝雍正年间，新任知府乔公到任。听到这种情况，笑着说：“这个人有官癖。这是因为他虽然死了，但自己还不知自己已死的缘故罢了。我有办法让他明白。”

于是乔公就在黎明以前，先穿好官服戴好帽子，走上堂来面向南坐下。到了点卯时，某太守戴着乌纱帽远远走来，看见堂上已有人早坐在那里，就犹豫不前，长叹一声逝去。从那以后再没出现过这种怪异现象。

本篇选自《子不语》，刻画了一个有官癖的鬼魂形象，对于利欲薰心的封建官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鬼买缺

袁枚

山阴县有个户书徐某病了，看见他死去的哥哥走来对他说：“我已在阴曹地府中给你买了个空缺，死后可仍在阴间当个判书吏，不会受什么苦。”不久县衙中有个姓祝的县吏死了，也来对他说：“你可以不死，只要你付给我重金，我能在阴间为你通融，你可以免去一死。”徐某答应了。

姓祝的走了之后，他的哥哥又来对他说：“前几天，姓祝的想谋划买你的那个空缺，还要赚你的钱。你的寿命是有定数的，想不死是不可能的，况且还白白放弃了这个空缺。”徐某说：“我已答应姓祝的人了，怎么办？”他的哥哥说：“阴曹地府中的事和人间一样，这个空缺隔一些年月才能空出来，现在不过是预定期限罢了，姓祝的如果能来，你回复他还不算晚。”徐某说：“那么到什么地方去找姓祝的告诉他呢？”他的哥哥说：“我能去找他。”

第二天，徐某的哥哥与祝某一起来了，凑在一块议论此事，姓祝的果然在谋划购买此空缺，并且跟徐某的哥哥争着抢先买下。同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旧鬼某某，给双方调解争端，说五年之后，此缺一旦空出来，让徐某先补。等徐某五年期

满，再让祝某顶补。祝某答应了。

过了不久，祝某又来了，说：“我等不及了，我改变主意去谋划买别的空缺了。”祝某走后，徐某的病也渐渐地好了。这是乾隆辛亥年间的事，现在徐某安全无恙。这件事山阴县书吏都能讲述出来。

本篇选自《子不语》，通过鬼买缺的故事，影射封建官府卖官鬻爵的腐朽本质。为了一个空缺而争执不休，说明功名利禄的思想不仅腐蚀了一些人的灵魂，甚至浸透了他们的鬼魂。笔调辛辣，讽刺有力。

替鬼做媒

袁枚

江浦县南乡有个有姓张的女子，嫁给陈某，陈某不久就死了，她守了七年寡。家里穷得眼看连饭都吃不上了，无法又改嫁到张家。张家的妻子也正好死去七年，媒人认为是天缘巧合，就给作了介绍。结婚才半个月，张氏的前夫鬼魂便附在妻子的身上，说：“你太无情，竟敢不替我守节，而改嫁给庸夫奴才。”说完，用手打自己的脸颊。张家无法，替她烧了些纸钱，再三劝解安慰，仍然作祟如故。

又过了不久，张家的前妻鬼魂又附在他丈夫的身上骂道：“你太薄情了，只知道有新人，却忘了旧妻。”说完也自己打自己。全家上下非常惊慌。这时，正好赶上原来做媒的人秦某在旁边，开玩笑地说：“我从前既替活人做媒，今日不妨也替鬼做个媒。陈某既然在这里要妻子，而你又在这里要丈夫。你们两个鬼何不彼此相配离开这里，你们在阴间也不寂寞了，而他们两家活夫妻也平安无恙了。何必在此吵吵闹闹？”张氏听罢，脸上带着羞愧的样子说：“我也有这个意思，但我长得很丑，不知陈某肯要我不，我不便对她说，先生既有这番好意，请求先生为我说合一下怎么样？”媒人秦某就给两边互相

传达意思，两下都一一答应了。接着两个鬼又忽然笑着说：“这件事确实是件大好事，但是我们虽然是鬼，也不能随便结合。不然的话，是要被群鬼所轻视的。必须媒人替我们做纸车、纸马，然后剪纸人做随从；再准备锣鼓音乐；摆设宴席；送合欢杯，使男女二人成亲后，我们才能离开。”

张家按照两鬼的要求办了，从此以后，两个活夫妻安然无恙。乡间邻人们也传开了某村某人替某鬼做媒人、替某鬼办婚礼的故事。

本篇选自《子不语》，通过替鬼做媒，说明封建礼教对人们束缚之深，即使做鬼也没忘记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一套教条。

药 帖

纪 昀

内阁学士永宁，得了病，觉得浑身疲乏无力。请来医生诊治，没有很快治好，他又另外请来一名医生。第二个医生要看前一医生开的药方，却没有找到。永公以为丫鬟把药方错放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让她继续去寻找，并责斥她说：“找不到，就用鞭子打你！”

永公正倚着枕头休息，恍惚有人跪在灯下说：“您不要鞭打丫鬟，这药帖是我藏起来了。我就是您当集司时，平反冤案救活的那个囚犯。”永宁问他说：“你藏药帖有何用意？”回答说：“医生均是同行相忌，后一医生的药方肯定会改变前一医生的药方，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医道高明。您按前一医生药方服的药并不错，只是刚吃一服药，药力还没达到罢了。假如后一医生看到前一医生的药方，一定会开个同前一医生相反的方子，来标新立异，那么，您就很危险了，所以我就暗地里把它偷来了。”永宁当时昏昏沉沉的，也没考虑到他是鬼。过了一会儿，才开始醒悟，一时毛骨悚然吓出了一身冷汗。就向后一医生说前一个药方丢了，记不住是吃什么药了，请后这位医生再开个方子吧。等第二个医生开完了方子，看方子

上所用的药，竟和前一医生方子相同。因此连着吃了几服药，病很快好了。

永公在镇守乌鲁木齐的时候，亲自对我说的。并且说：“这个鬼可谓是通晓世情的了。”

纪昀（公元1724—1805年），字晓岚，号云石、春帆，河北献县人，清代目录学家。乾隆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他曾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

本篇选自《阅微草堂笔记》，通过鬼藏药方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熟悉世态人情的鬼魂形象，有力的讽刺了医家同类相忌的不良风气。

古寺鬼语

纪 昀

我在福建任提督学政时，听幕僚钟忻湖说他的一个朋友在某公幕府中做事，因勘查一个案子，跟随主人住在一座古庙里。晚上月色朦胧，看见主人窗下有人影，徘徊很长时间，然后慢慢地上了钟鼓楼。他明知是鬼，但仗着平时胆子大，竟蹑手蹑脚地跟上去寻找。

到了楼门口，看见楼门紧锁着。里面好像有两个人在谈话。其中的一个人说：“您为什么白跑了一趟就回来？”另一个说：“这个地方很少有官到来，今天幸而遇上两个官在这里住宿，想等到人静下来时向他诉说我的冤屈。可是刚才我听他们所谈的话，不是研究怎样应和上司，就是讨论掩盖错误、补救过失的办法，这样的官根本不能办我的冤案，所以空跑一趟就回来了。”说完，好像有叹息声音。再听，竟寂寞没有声息了。

第二天，他把这事偷偷地告诉了主人，主人果然改变了脸色摇着手，告戒他不要多事，到现在也不知那鬼有什么冤屈。

本篇选自《阅微草堂笔记》，通过古寺中鬼的对话，曲折地反映出人民对封建官府的失望，揭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故事短小，意味隽永。

田凤翹

长白浩歌子

韩城县的卢举人，有一年考试落榜后，要回到陕西省去，带着一个仆人，骑着两匹健壮的骡子，在河北南部的道路上行走。夕阳西下了，还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心里正茫然不知该到哪里去时，忽然听到有狗叫的声音，知道离人家不远了，于是就急忙往前赶路。他们又仔细地听了听，声音是从树林中传出来的，于是不走大路，而绕小道急行。走不到一里左右，天色就黑下来了。

等走到跟前一看，房舍并不多，茅草屋很低矮，就只一户人家面临溪水居住。又向四处仔细地看了看，门前是一丛大槐树，绵软的柳枝垂到地面，院中一株杏树探出墙头，枝上结着累累的果实垂到街上，使人一见就有思乡之感。客人还未到门，戴着金铃的黄狗便在门口叫了起来。立刻有个老头，年约六十岁左右，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询问他们想做什么，卢举人向他说明来意，一连说了好几遍，那老头才听清楚，笑着说：“我家的女主人孟尝君从来不拒绝客人，只是考虑房舍低下狭小，容不下车马从人，可怎么办呢？”卢举人又向他说了一下困境，老头才说：“等我去跟主人说明一下。”

老头进到闺房中好长时间，才出来恭敬地把客人引进去。这时天空中的月亮已经映在门前的溪水中了。卢举人放下骡子，跟他一块进了门。东边一座低矮的小屋，里边收拾得很干净。老头把他领到屋内住下，让卢举人的仆人和骡子在院中休息。那老头抱歉地说：“天色晚了，你们来的仓猝，我们小户人家离市场又远，也来不及准备酒菜为客人洗尘，请千万不要见怪。”说完自己走了。

卢举人出来看见仆人在喂骡子，就在月光下徘徊，看见居室很狭窄，主人的卧室好像跟客房相连接，只隔一道篱笆墙，人声笑语都听得很清楚。卢举人站不一会儿，听有人细声细气地说：“田家的小妮子今晚上不来，真是冷落了客人。”听声音像是个少妇。话音还未落，听见一位少女笑着说：“您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今晚不来呢？”那妇人也笑着说：“正说曹操，曹操便到了！”少女又说：“远迢迢的路，不知陈姨能不能来？”那妇人又说：“她也是个好事的人，能不来吗？正好赶上我家有贵客，想邀你们来参加宴席，又怕你们羞怯，都逃走了。”少女冷笑一下说：“你自己都不羞怯，想抓个路人作人情。我们这些人都是大家风度，怎能是山村小儿所能猜测到呢！”那妇人于是大笑着说：“这小婢子的脸皮原来是用铁皮包的呀！我真没料到。”那妇人说完，卢举人忽然听见一阵隐隐的风声，好像又有一些女人来了，大约有好几个，互相寒暄，声音越来越远再也听不见了。

又过了一会儿，老头出来招请客人说：“我家的女主人不顾自身寒陋，想会晤一下高贤，请马上跟我走吧。”卢举人听他说的一番话，颇有些动情。又加上出外为客无聊，于是就跟他进去了。

主人的院落不很宽敞，可是花香浓郁，树影阴森，在月

光之下，一切布置都看得清清楚楚：左侧有三间房子，非常华丽，不像是民间的居室，想必是主人居住的屋子；右侧有座小草亭，很宽敞。亭中摆设三桌宴席，其中空着一桌。有四五个妇人，说说笑笑非常高兴。听说卢举人到了，都出来迎接。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妇人，长得清秀俊丽，整理一下衣袖说道：“我因为死了丈夫，住在这荒僻的山村里，今天君子光临寒舍，真是三生有幸，顿使寒舍蓬荜增辉。刚才田家妹子设了几杯薄酒，我就借花献佛，请千万不要多疑。”卢举人知道她就是这家的主人了，于是就拱手还礼说：“我像唐朝的刘蕡一样名落孙山，十分羞愧；像战国时的苏秦一样，穷困不得志。惭愧落第，狼狈西归。因为天黑路远，害怕遇上虎狼和强盗，轻率地来到了贵府，已经受到了热情地接待，现在又来参加盛宴，更使我受宠若惊。”说完后，众人相见完毕，就一边谦逊着一边走到亭中。主人引他坐了首席，他谦让一番然后坐定。宴席前没有灯烛，卢举人借着月光看到：左边席上是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年轻一点的妇人。那老太太大约有五十岁，身材魁梧，穿着一件杂色衣服，五彩缤纷，众人把她叫陈姨。其他两个妇人的长相也颇有些风度，穿的衣服也是素色，年龄与主人相仿。右边的席上，除穿白色衣服的主人外，只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少女，像画中画的一样美丽。在座席间经常用眼神向他示意，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卢举人处在众美人之中，很拘束，一点也不敢放纵。刚喝上酒，就觉得有些微醉，不免有些惊讶；仔细地品尝，酒色虽淡，但味道香浓。因为酒醇异常，于是就没有多饮。只是吃了点果菜，来观察主人的意图罢了。行酒到第二巡时，老太太对众人说：“鲸吞牛饮，虽能饮八杯，又有什么好处呢？请效仿诗人李白与弟兄宴会桃李园的故事，各吟短诗，来决定罚谁饮酒。客

人以为如何？”卢举人只好连连答应，因而请老太太先吟一首。那老太太带着傲慢的神气，也不推辞，顺口念了一首说：

曾兆霸图侔翔凤，
更符圣道笑冥鸿。
红颜老去风流在，
每向南阳化赤虹。

大意是说：曾经有和凤凰媲美，在群鸟中称霸的图谋，又符合圣道，嘲笑鸿雁。容貌虽然老了，可是风韵还在，常常面对着太阳飞去，想化作彩虹。

老太太吟罢，众妇人鼓掌说：“兴味真是很浓，只是不知不觉中露出本色来啦！”接着就轮到了卢举人，推让再三才吟道：

一园红杏原无我，
满眼夭桃信是谁？
犹作广寒花下客，
不须妒唱且舒眉。

诗的意思是：除了我以外，诸美人好比一园红杏。眼前像鲜艳桃子一样的美色究竟都是谁？我今天像在月宫中的花下做客，虽未考中进士却也感到很开心。

大家听了，都抱歉地说：“我们这些人跟月中的嫦娥比可差远了，这样称誉我们怎能担得起。”接着又轮到那三个妇人了，都推辞不能做诗，愿意受罚喝一大杯酒。唯有那穿红衣服的少女，用低低的声音吟咏道：

长夜无灯磷自照，
断魂谁伴月为俦。
凄凄一树白杨下，
埋尽金闺万斛愁。

诗的意思是：长夜无灯光只有磷火照亮，无人陪伴我这孤魂，只有和月亮为伴侣。在寒风凄凄的白杨树下，埋藏着闺阁满腹忧愁。

卢举人见那红衣少女的诗有鬼气，咄咄逼人，不觉变了脸色，站起身来告辞。众妇人都很生气地说：“小婢子，怎么败坏人的雅兴？”接着大家都不欢而散了。

卢举人出来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客房，心中有些害怕，久久不能平静。想立刻离开这里，茫茫黑夜又不知到哪里去；想住下来，那些女子行迹诡异，使人很犯猜疑。于是他就和衣假睡来观察动静。

卢举人正在床上翻来覆去，突然听见窗外有人用指弹门的声音，起来开门一看，见那红衣女子慌慌张张像火光一样闪了进来。对他说：“如果不是我的低劣诗作，那么你就非常危险了！此地比虎穴狼窝还危险，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停留？”卢举人惊愕地问她是怎么回事。红衣女子急忙拽着他的衣袖说：“赶快走，还问什么？”卢举人还想带着仆人和骡子。女子说：“先保住性命然后再考虑其他吧！”拉着他的手径直走出门来，向东跑了一里左右，又转头向西行走，卢举人吓得汗流浹背，不知所措。走到一棵大树下，女子说：“这就是我的家，可进去稍微休息一下，妖精们来了，我自有对付它们的办法。”卢举人喘息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女子说：“我叫凤翘，是田家的女子。酒席上大家称陈姨的老太太，住在岐州，其实是母野鸡精，其他那三个妇人，都是千年以上的刺猬精，他们都住在地底下，专门吃人的脑髓，左近坟墓中的死者，没有不是被它们所害的。我活着的时候，虔诚地诵读《金刚经》，死后家人把它给我殉了葬，那些妖精不敢接近我的坟墓来害我，所以跟我结成姐妹，早晚在一块游玩，其

实他们是想盗取我的宝贝。昨天晚上，我家里人为我准备了酒菜来祭奠我，她们知道了，就用法术把我摄去，强迫我作东道主，没想到你也参加了宴会。我不忍心因为一时的吃喝之缘故，置人于死地，来满足妖怪贪得无厌的馋癖。我曾多次向你使眼色，你竟漠然置之。幸而我用诗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引起你的注意，不然，你现在早已没命了。”

卢举人听了田凤翘一番话更加惊慌，还想再往下追问，忽然看见有几团火光，穿过田间小道，像老鹰捉食般疾速飞来。快到大树下时，田凤翘拿出袖中的经卷，娇声咏读，那火光立刻摇摇晃晃不再前进，好像害怕什么的样子，一直持续到鸡叫才开始各自散去。卢举人跑到蓬蒿棵中趴伏着，屏住呼吸，不敢出声，吓得腾腾热汗，衣服尽湿。等到天亮，那女子祝贺他说：“这下你能活命了！请你等到太阳出来，再到昨天晚上住宿的地方看看，验证一下我说的话是否可信。我是阴间的鬼物不能在白天出现，今晚上在旅店的梦中，我要跟你细说，我还有要事相商。”说完，就不见了。

卢举人抬头一看，晨雾笼罩着荒草，荒草中有座三尺见方的新坟，上边还有散的纸钱，于是他就拿起一块石头压在坟顶上作记号。就作揖称谢，然后顺着来时的道路，找到了昨晚住宿的地方。只见坟墓累累好像布满了棋子一样，昨晚上的房舍踪迹一点也没有了。他所带的行装资用散乱在荆棘丛中。急忙寻找他的仆人，则早已死了。走近跟前一看，头顶上有个小孔，头颅中的脑髓已经空了，想是被群妖吸去了，心里更加害怕。搜寻一下，找到他的骡子，幸好无事。于是就骑上骡子赶快离开，到了中午时分才来到城里。把昨晚上的事讲给别人听，没有不感到惊异奇怪的。于是城里人就让卢举人住在旅社里，又把这件事报了官。

夜里，卢举人梦见那女子来了。他当面酬谢女子的恩德，又询问仆人死的原因。田凤翘说：“这些妖怪像老虎一样蹲在地洞里，不吃这个，它们就无法长寿。它们吃了活人的脑髓，比吃了由别的东西变化成人的脑髓要强十倍。因为你很有福分，它们没敢马上动手，所以借助酒色来迷惑你。你如果醉倒了，它们马上可以得逞。”你幸而跟我一块逃跑了，而你的仆人也睡在梦中，所以遭了它们的毒手，又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卢举人又问驱除妖怪的方法，女子说：“它们的寿命本来就长，都具有一些灵异，它们往来几百里，鬼神都对它们没办法，何况人啦？”接着田凤翘腼腆地说：“我已经和妖怪结成了仇，不能居住在这里了。我知道你死了妻子，我愿意充当你的妻子，跟您一起到陕西去，我保留这卷经书做镇妖之物，也可以永远保护自己，不知您肯不肯跟我在一起？”卢举人虽然喜欢她的艳丽，却害怕她是鬼，于是回答说：“再生之恩，有什么我不能做到呢？只是您已经救活了我，却再让我去死，虽然我死而无憾，只怕影响了您的美德，因此，我不敢这样做。”田凤翘沉思了好长时间，才对他说：“你的话确实有道理，我也不敢勉强你。”又对他说：“明天早晨见到长官，你恐怕有辩白不清的地方。如果遇到麻烦，你立刻喊我的名字，会对你有所帮助。”田凤翘的话刚说完，卢举人就醒了。

第二天见了县令，果然怀疑他杀害了仆人。卢举人非常激愤，因而大声呼唤“田凤翘”不停。县令有些害怕，立刻退堂。把卢举人带来并跟他说：“这是我女儿的名字。她已死去两个月了。你为什么知道她的小名？”卢举人于是就讲述了他奇怪的遭遇，并讲述了她的容貌衣着，无不吻合。县令惊喜地说：“我死去的女儿好读《金刚经》，她活着时，我们经

常责怪她，没想到竟得到了它的帮助。不是先生说起来，我竟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县令原来是浙江省人，因为道路远，棺木难以运回，又不忍心失去，所以就把女儿葬在任所，这也是做官人的习惯。于是就不再怀疑仆人是他害死的。只用得暴病而死报给上官，此案才了结。

卢举人起出田凤翘的棺木，暂时安置在寺庙里。免得使死者悬心，县令也同意这样做。卢举人辞别县令回到了家乡。到了家里，他的母亲怀孕快要临产了。有一天夜里，又梦见凤翘来了，对卢举人说：“我和你最终还是有缘分，虽未成为夫妻，却要成兄妹了。”卢举人醒来，听母亲已经生了，真的生了个女孩。知道是田凤翘转世，就禀告父母，仍用“凤翘”作为她的名字。凤翘长大之后，跟哥哥情谊很深，不次于关心弟弟。卢举人五十岁了，还被科举考试所困扰。家中又逐渐衰落。他的妹妹嫁到一个大户人家，经常给他一些资助。

《萤窗异草》原署为长白浩歌子著。长白浩歌子是谁，目前尚无定论。《萤窗异草》是清代一部文言小说集。本集中的作品，以鬼狐仙妖为主人公，描写追求委曲入情，叙事讲究清晰有序，故事曲折，语言娴熟，并着意刻画人物和铺陈景物。有着明显效法《聊斋志异》的痕迹，但又有不同。《聊斋志异》中的作品有一些属于笔记的性质，算不上小说，而《萤窗异草》中则每篇都够小说规模。然而《萤窗异草》中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占大多数，不如《聊斋志异》内容的面广，其主题的深刻性也赶不上《聊斋志异》。

本篇通过田凤翘救卢举人的故事，说明了正义一定能战胜邪恶的道理。作者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田凤翘这个充满正义感，足智多才的少女形象。如以诗示意，公堂呼名等情节充分展现出她的智慧和才能，她虽爱上了卢举人，但最终成了兄妹，破除了人鬼相爱必定成婚的旧套。

袅 烟

长白浩歌子

在高邮县的生员邓兆黑，是侍卫大人邓兆熊的弟弟。他盖了一座精致的书房，墙壁四周全摆上图书，一天到晚呆在里边，不是最好学友都不让进来。

在深秋季节里，有一天万里无云，兆黑读完书有些空闲时间，就让书童吹笛，自己倚在书房唱歌。唱完歌又饮起酒来，喝得非常痛快，不知不觉已经大醉。他乘着酒兴骑着马，想出去游玩，当时他还没找到可心的配偶。

他恍恍惚惚地出了门，骑马在街市上奔走。走到一个弯弯曲曲的小巷，好像有户人家。大门外面刷着红色的油漆，并不宽敞。门上写着一副大字对联说：“舞罢云停岫，歌成柳啖莺”。字迹柔美，从语气上看，好像是一家妓院，邓生就停下马观看，忽然看见一个头发蓬乱的丫鬟，吱嘎一声打开门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袅烟怎能做这种事！不管你怎么折磨我，我的傲骨始终不屈服！”邓生很纳闷，见她的风姿，艳绝无比，只是眉目间积了些污垢。邓生看那女子往东走去，想骑马跟上去看个究竟，所骑的马忽然在半路中跌倒，就突然醒了。醒来一看，原来是躺在书房中的床上，

其实是个梦。这个梦在他心里，一直清清楚楚，没有忘记过。第二年，他的母亲给他娶个富贵人家的女子，长得端庄美丽，贤惠无比，但他还是时时想着梦里的那个袅烟。

到秋天，邓兆黑去京城中看望哥哥邓兆熊，住所在正阳门外。他闲着无事在街上走，偶然经过一个小巷，好像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子。又往前走，看见一家大门，也非常像。两扇门紧紧地关着，红纸黑墨的对联，仍然写着那十个大字贴在门上，邓生因而感到惊讶。向人打听了一下，是过去的名妓玉兰的家。说她年轻时很有点名气，现在老了，门前的车马稀少了。她养了一个干女儿，名叫袅烟，又被浪荡公子诱骗私逃了，到现在不见踪影。因此，紧紧地锁着院门，不再接客了。邓生得知详情，心里疑惑袅烟一定是因为不屈服而死了，前边那些话可能是老鸽子畏罪瞎编出来的，别人还不知道罢了。回来见他的哥哥兆熊，请求哥哥向掌管南城的侍卫告发，哥哥认为这是望风捕影的事，没有听从。邓生心中愤愤不平，就跟他的仆人私下商量，让仆人冒充袅烟的哥哥，先到鸽子玉兰家要人，不给，再上告，两下的官司果然打起来了，兆黑便穿好生员的衣服，到公堂上补了一分状子，状子上说：“我有个丫鬟叫袅烟，就是我这个仆人的妹妹，已在我家服役好几年了，后来被奸人拐骗，不知去向。我到京城办事，路过妓院门口，看见丫鬟袅烟站在妓院门旁。袅烟看见她哥哥之后，就躲进院子里。她的长相、穿着，我们全都看得真真切切，恳请大人派公差搜捕。”

当时，掌管南城的侍卫某公，捉拿罪犯很有经验，正直干练有名；又因兆黑是同事的弟弟，是个英俊的世家子弟，一定不会有诈，就对妓女玉兰用了重刑。玉兰害怕，便说出了实情。果然因袅烟不从，玉兰屡加鞭打。有天晚上，袅烟忍

受不住，便上吊而死。因为人命关天，又有威逼的实据，所以不敢声张，就偷偷埋在客房的院子里。又怕事情泄露出去，于是编造出谎言，说跟人私奔了，实在不知道她还有个哥哥。今天在御史大人的堂前，甘心服罪。

某公派差役到妓院挖出女尸一看，一点也未腐烂。像活人一样。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很多，像市场一样热闹。凡是看到的人，没有不啧啧连声叹息的。忽然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华丽的衣服，抱着女尸大哭，众人都非常惊讶。差役问袁烟是他什么人，他说是自己的妹妹。差役们大笑，争着询问他详细的情况，他自称姓陆，名叫仲升。曾在某部掌管案卷，以吏员的身分去考杂职，现在已经被录用了。他有个妹妹十四岁，正赶上自己出远门，他的妻子平时刁悍，百般虐待妹妹袁烟。他妻子知道丈夫快回来了，怕妹妹向哥哥诉告，就乘妹妹袁烟睡着时，让人用席子卷着扔到野外去了。陆仲升回到家里知道后很生气，便把妻子赶出家门去，可是始终没有找到妹妹，事情已经过去二年了。今天陆仲升的仆人前来观看验尸，一眼便认出了袁烟，急忙跑回家里告诉主人说：“玉兰家上吊而死的姑娘，就是我家袁烟姑娘。”陆仲升大惊，赶快跑来一看，果然是他妹妹，所以这么痛哭。

公差急忙向某公报告，某公又惊讶又疑惑。派人把邓兆黑叫来，委婉地询问他。兆黑见真相大白，于是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接着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只是把做梦的情节隐瞒了。某公也对他的做法很佩服。从此都城中那些行侠仗义的人，也都仰慕兆黑仗义的名声，都愿意和他结交。陆仲升称谢不已，往来非常亲密，像老朋友一样。

兆黑在京城住了几个月后，就告别哥哥回家乡了。走到京城郊外，看见坟墓累累。侍卫某公派来送行的仆人，指

着一座新坟告诉兆黑说：“这就是陆女的坟墓，是她哥哥为她营造的坟墓，随葬的物品很丰盛。”兆黑听说之后，心里一动，立刻让仆人在邻近村庄里买来了酒，亲自下马祭奠说：“我替你昭雪了深冤，难道你真的漠然无知吗？”话音刚落，觉得衣襟上好像有个东西，重重地下坠。回过身来看看，又没发现什么，于是又重新骑上马往前走。到了旅店，走路转身，仍然如此。到睡觉时，觉得有个东西伏在被边，用手摸摸又什么也没发现。兆黑心里感到很奇怪，但没有说出来。一连走了几十程，都是如此，也就习以为常不再介意了。等回到家中见到母亲，全家相聚，叙述起这件事情，母亲和妻子都一致称赞他。

又过了几天，兆黑的妻子生孩子，兆黑于是搬到书房居住。半夜时分，听见床头前有窸窣的声音，兆黑急忙问是谁，有人应声回答：“是裟烟。”兆黑平时很向往见到她，所以也不害怕。只是笑着说：“黑夜无灯，怎知你不是借裟烟之名骗我？”话音未落，灯光四射，已熄灭的蜡烛又重新亮了起来，果见裟烟立在灯光下，容貌艳丽，穿着富丽，和梦中那种惨淡的面容完全相反。她整理衣襟拜了又拜说：“裟烟薄命，开始遇到了凶恶刁悍的嫂子，接着又遇到个淫媚，受尽折磨和痛苦。怕玷污了祖先，便悬梁自尽。没想到遇上您这样豪侠的君子，竟替我昭雪此冤。早就想报答你，只是无媒作合感到惭愧。又劳你亲自祭奠，所以使我忘记羞耻。前几天从京城附在你衣襟上，到现在才敢开始露面。希望你不要因我是鬼物而加嫌弃，能给我个机会让我报答你的厚恩，这就是对我的最大的恩惠了。”兆黑听到她的话非常高兴，委婉地问道：“鬼对人没有危害吗？”裟烟腼腆地答道：“危害确实有，那就看对什么人了。因为恩义结合，鬼也和人一样；如果拼命去

满足色欲，人也会变成鬼。况且我有着坚贞的信念，早已超出鬼道，你怕什么？”兆黑于是就接受了她的要求，让她上床睡觉，袅烟羞愧不前。兆黑强拉她，她笑着说：“我生前像碧玉一样清白，可死后一颗明珠被毁坏了。如果不是在报答你的大德，我就等于私奔了。”于是解衣共枕。交合之时，躲闪退让，流血沾席，和活人没什么不同。

第二天早晨起来，就把用书围起来的书斋作为藏娇的金屋了。袅烟虽在白天也能现形，和兆黑时时相处。只是不洗脸、不吃饭、不喝水，这是和活人不同的地方。夫妻唱随之乐，谈笑戏耍之欢，兆黑都亲身享受到了。因为袅烟的缘故，兆黑也不和别人来往，连书童、仆人都不能让进门了。幸而兆黑平时就有好静的特点，所以人们也不怀疑。袅烟不善唱歌，为了兆黑，一学发声就响彻云霄；袅烟不会弹奏，为了兆黑，她练习吹弹，很快达到精妙程度。清夜相对，也不寂寞。兆黑有时问她为什么学得这样快，袅烟回答说：“过去在妓院，虽然没深学，别人唱弹之妙，我早心领神会了，只是不屑去学罢了。现在面对知己，不再藏拙，也是感情驱使的罢了。”兆黑因此更加喜欢她。袅烟过去就识字，经兆黑一教，很快就能写文章了。看见兆黑闲暇时，就请他为自己买来《金刚经》、《楞严经》等经卷，盘腿坐诵，直到半夜都不肯停。直到兆黑妻子产后恢复健康，袅烟就决心不再和兆黑同寝，并且说：“我在这里，就像尘灰落在小草上，怎么能夺走别人的丈夫呢？”兆黑不答应，袅烟就不见了，兆黑只好回到妻子的房中就寝。不过，隔三五天，一定回书房住一宿，和袅烟欢度良宵。

兆黑和袅烟欢度了一年，袅烟笑着对兆黑说：“鬼也能生育孩子，岂不是大怪事！想来，也许是上天让我用这报答你

的大德吧！但是我不再住在这里了。”兆黑听了也很害怕，心中不忍割舍，急忙问她想到哪里去，袅烟说：“我靠着佛经，了解了我的过去：我生下来之前，是天妃的侍女。因为犯了过失，所以把我滴落到此。幸而我能坚守贞操，不甘落入风尘，已被我的主人查明了，将命我重新回到天官去供职。只是因有你的骨肉在身，所以才暂时停留。明天你到城外去，在近郊的白杨树下有襁褓，里边就是你的骨肉。请你把他抱回来，就如何如何说，人们一定会相信。你命中注定没有成材的儿子，这个儿子还能成材，请不要误事。”说完，就挥泪诀别。不大一会儿，就化为烟雾消失了。兆黑悲痛欲绝，只好按袅烟说的话去做。到了白杨树下，果然得到一个儿子回来，对家里人撒谎说拾来的弃儿。请奶妈喂养，也无人怀疑此事。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耳朵、眼睛、口和鼻子没有不像邓兆黑的，亲朋故友都认为很奇怪。兆黑逐渐透露了此事，凡是听到的人，又惊讶又感叹。

邓兆黑后来做了大官，妻子所生的三个儿子都没有成材，只有袅烟生的儿子，名叫梦锡的，继承了父业，考试得中，做了大官。当时陆仲升做了几年官，退居在家。兆黑父子皆在京为官，兆黑就带梦锡去拜见舅舅，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舅舅仲升悲喜交加，梦锡也开始认识了舅舅家。从那以后，邓、陆两家往来，就像亲戚一样，一直延续了好几代。

本篇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妓女的悲惨遭遇，表现出作者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的同情。

本篇既有传奇小说的特色，又有公案小说的影子，不仅以情感打动人心，而且还以一波三折的情节吸引读者。是《萤窗异草》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佳的作品。

刘天锡

长白浩歌子

刘嘏，字天锡，是嘉善县人。刚到成年，就名扬一时。当年考试，名列前茅，朋友们都非常推崇他。崇德县李家，是个非常富有的人家。仰慕他的才名，用重金聘请他，做家庭教师。天锡年龄虽小，却循循善诱，严肃认真，尽职尽责，因此主人也心悦诚服。到了腊月，他将要放假回家，李家又坚决约他来年再继续任教。当时刘天锡因家贫未娶，家务全由母亲操劳，心中有些担忧。想回到家中准备成亲，等有人代母亲操持家务，然后再出来做事。于是就编个别的理由坚决推辞。主人早已看出他的心思，就毅然说：“先生家庭中有困难吗？但是文人洞房花烛夜，一定等到金榜题名时才是最快活的事，青灯下的读书生活本来不可以厌倦。假如你考虑太夫人在家无人陪伴侍候，我家有许多粗使的丫鬟，马上挑选一两个人，前去服役，我也毫不吝惜。”刘天锡素怀壮志，确实像主人说的一样。现在只因老母在堂无人照料才想这样做，其实并不是他的本意。等听到主人的一番话，他喜出望外，而心中又觉不安，所以吞吞吐吐没有立刻点头答应。主人就笑着说：“先生难道怕我要钱吗？等你做官之后，再给钱也不迟。”

于是立刻叫出几十个丫鬟，让天锡自选。天锡看了好久，丫鬟个个妖艳无比，不敢接受。主人催促再三，天锡就指定一个穿黑上衣、红裙子的丫鬟，回头对主人说：“希望就把这个女孩子送给我吧！”主人微笑着说：“她并不漂亮，先生为什么选中了她？应当再给你配个美丽的。”就指定穿着藕色裙子、绿色上衣的丫鬟说：“把她也一并赠给你。”说完主人站起来走进屋子，找出丫鬟的卖身契，都一块送给了刘天锡。并且对刘天锡说：“我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的。”于是又让两个丫鬟用拜见主人的礼节拜见刘天锡。刘天锡虽然年少但很持重，看见两个丫鬟都很漂亮，更注意用礼法约束自己，一点也不敢放纵。辞别主人出发后，又另外找来一条船，载着两个美人，轻易不和她们在一处说笑。

刘天锡回到家中见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过去也是大家女子，训教儿子有方。一看见这两个美丽的丫鬟，便斥责儿子说：“我的身体还康健，家务可以亲自操持，哪里用得着这两个纤弱的女子？况且你的学业还没成就，就想效仿寇准以茜桃为侍儿来损坏自己的名声吗？”刘天锡跪在地上请罪，又叙述了主人的诚意，自己不好意思坚决拒绝。母亲始终不高兴，便另外收拾一间屋子让两人住下。元宵节刚过，就让天锡回到学馆去，不许稍有拖延，又暗地里对他说：“见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而不动心，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恐怕我的儿子达不到这一点。”

两个丫鬟，一个叫湘瑟，就是穿藕色丝裙的丫鬟。一个叫琴心，就是穿黑色衣服的丫鬟。这两个丫鬟都善于弹奏，被主人所钟爱。特别是湘瑟更聪明招人喜欢，主人器重天锡，知道他不是凡夫俗子，就把湘瑟赠送了他。天锡的母亲苦惯了，做饭等家务都亲自去干，不轻易指使两个丫鬟。又知道她俩

平时不了解闺中的礼法，于是就亲自教她们《内则》、《女四书》等一些内容，像严师一样，谆谆教导，终日不休。两个丫鬟也乐意学习。

有一天晚上，刘母忽然对她们说：“你们是因为家贫才到此地步，难道就甘心做人下人吗？既蒙你家贤德的主人，把你们送给我家，一定不忍心让你们居小妾地位。等你们通达妇道，打发你们嫁个好丈夫，希望你们早些了却终身大事。”琴心听了刘母的话，沉默不语。只有湘瑟脸色变得凄惨，好像心中有许多忧愁。回到屋子里，湘瑟私下对琴心说：“我们两人遵从主人的命令，来侍奉刘郎，本来是有一定意图的。我看刘郎器宇轩昂又聪明，不是长期贫寒的人，因而自己认为终身有了依靠。刚才听太夫人的话，意思好像不能容留我们。命运不济，还要嫁到哪里去呢？假如放弃玉堂金马的学士而去侍奉瓦狗土鸡一类的人，姐姐能做到，妹妹实在不能做到。”琴心也流着眼泪说：“是这样。”于是两人相对忧愁郁闷，整夜折磨自己。时间不长，两个丫鬟全病了。刘母不知是什么原因，赶快请来医生诊脉，说是由于过度忧伤而病。吃药像水浇石一样勤，不到三个月，琴心的病见好，湘瑟终于死了。临死时告诉刘母说：“我出身卑贱，能有机会服侍太夫人，供我吃喝，又耐心教诲我，真是恩同天高。现在不幸，我就要离开人世了，这也是命中注定的。虽然是这样，太夫人还未了解我的心，所以不能使我随心所欲。我死后，若能埋在刘家的祖坟旁，即使像马尾上的一只苍蝇，也就遂了我一向的心愿了。”又回过头来对琴心说：“姐姐要坚强地活下去，不能像我一样毫无意义地死去，辜负主人的期望。”说完就闭上眼睛死去了。琴心悲痛得昏了过去，刘母也非常悲哀。刘母替她买来棺材入了殓，按湘瑟生前的遗愿，埋在刘家祖坟的

空地里。事情处理完毕以后，刘母本想派人去告诉儿子，只是怕分散儿子读书上进的心，结果也就放下了。

刘天锡住在主人家，教书所得的报酬又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他教学的进度也比以前快了一倍。天锡也没有开始那种忧叹了；主人也没了先生厌倦教书的忧愁了。宾主亲密和谐，好像一家人一样。当时正是初秋，连着下了几天雨。一天晚上，师生散学之后，月光微明，天锡倚着窗子眺望，偶然吟起杜甫诗中对月两句：“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此诗是杜甫怀念他妻子的。因此自己又笑着说：“杜甫这老头，雅兴可真不浅呀！”话音还未落，身后有人对他低声说道：“郎君对怀有这种苦衷的人也同情？”天锡惊讶地回头一看，原来是湘瑟愁容满面地站在灯前。天锡吃惊地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是怀念旧主人的恩德，偷着逃回来的吗？”湘瑟上前行礼，满脸愁态，犹豫地回答说：“我不敢这样。”于是她就讲述了她和琴心得病的原因，和自己身死的缘故。并且说：“现在我在阴间，也因没能得到侍奉您的机会而悔恨，感谢阎王，可怜我的苦衷，使我自由，就随风飘到这里，了却我生前未实现的愿望。”说罢，跪在地下哭了起来。天锡更加惊讶，又为她的死感到悲痛，便命她起来，和颜悦色地辞退她说：“听了你的话，实在让人可怜。你早死，实在是我的罪过。可是我有母命在身，又是我祖先的后代，不敢因为男女之情冒犯他们而招来不孝的罪名。希望你原谅我，投生到别的地方去，我回去一定到坟前去祭奠你。”湘瑟听说，严肃地回答说：“郎君你为什么过分怀疑我，即使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也不敢用自己低贱的身躯玷污你，况且现在我已死在地下，变成了鬼物，怎敢还另存邪念呢？现在我来的目的，也是想侍奉你读书弹琴，稍稍解除一下你的苦闷，你千万别想到别处去，让

我更加惭愧。”天锡见劝不走她，又深深感谢她的真情，于是就把她留下了。

湘瑟做事谨慎，天锡读书时就为他泡茶剪烛，温顺地站在一旁；吟诗时就为他磨墨濡笔，挽起衣袖等待；天锡跟她说话，就严肃地回答；不跟她说话，就含笑无言。从始至终，无一点疲倦的感觉。将到半夜，看见天锡打哈欠伸懒腰，便去扫床铺被，恭敬地等待他去睡觉。天锡躺下睡觉，自己也不睡，替他整理桌子上的书籍，或者是添炉内快烧完的香。都料理完毕，就默默地坐在天锡床边，静静守候。看见天锡才一翻身，就去问候，并用纤细的手为他掩好被子，怕被夜风吹着，精心爱护他像对待婴儿似的。天锡深受感动，让她躺在另外的床上睡觉，她回答说：“坟墓中的人本来就不睡觉，请您高枕无忧地睡，不要惦记我。”天锡也不勉强她，她每夜勤勤恳恳，可以说是忠心眷爱的感情达到顶点了。早晨天锡还没起来，桌子上的琴，屏风上挂着的剑都擦得干干净净了；等天锡起来，又来替他整理卧具，根据天气的寒暖给递来衣服；天亮后不等早晨开门，就告别退下，不知去向了。主人家也派丫鬟侍候天锡，等那人进来看屋中清洁，怀疑是天锡自己收拾的，心中感激。竟不知他连手都没动一下。到了晚上，湘瑟又来了，形成了习惯。天锡没往外讲，人们也没看到她的踪迹。闲暇时，天锡问湘瑟家族住址，回答说：“我也是嘉善县人，跟你是同乡。父亲因为赌博便卖了家产，把我卖到外城，蒙主人养育，至今已经五年了。我家姓贾，开始我没有名字，‘湘瑟’是主人给起的名字。”天锡又看在老乡的分上，更加爱重。有一天，正是重阳节，主人设宴，天锡醉醺醺地回到房中，当时没有别人，只有湘瑟在旁，就乘着酒兴对她说：“你善于唱歌弹琴，为什么不给我弹奏一曲？”湘

瑟严肃地说：“我不敢隐藏自己的拙技，但实在不敢用声色迷惑您，使您违背太夫人的教训。不然，我早已这样做了。”天锡于是没有说什么，就躺下睡觉了。

第二天天锡对湘瑟说：“我昨天乘着酒兴，看见你几乎控制不了自己，不是你那样说，不就变成轻薄的人了吗？”于是对湘瑟更加以礼相待了。然而天锡从得到湘瑟服侍后，有人跟他在灯下谈心，在床头论古，虽未达到男女私欢，但跟前相比颇不寂寞，只恨她不能重新复活。年终，又闭馆将归，因乡试临近，于是就辞职了。主人在书斋中大摆宴席，为天锡饯行。又召来艺人演剧，欢饮通宵，所以没有机会与湘瑟告别，湘瑟也没再出现，心里一直快快不快。

等回到家中见到母亲，一打听知道湘瑟果然死了，琴心扶着拐杖才能起床，心中感激这两个丫鬟，但是不敢跟母亲说明。他的母亲因为湘瑟死，也不胜悲叹，于是对天锡说：“你应该更加努力，如果能蟾宫折桂，将纳琴心为妾，也没什么不可以。”天锡和琴心听了都很高兴。天锡因怀念湘瑟不在，就把酒浇在她的坟上，又做了一首痛悼死者的诗篇哭着念道：

花月两无情，情痴仅见卿。

不随流水去，忍傍彩云生。

人既留余恨，天应鉴积诚。

倘能回玉貌，来伴许飞琼。

大意是说：鲜花明月都没情，仅有您是个情痴。没有随水流走，忍心伴着彩云出现。活着的人已经留下遗憾，上天也应该证明您的忠诚。假如您能复活，就来陪伴我吧。

从此，天锡独坐在幽静的书斋中，总希望她能再来，可是始终没出现。

等到乡试考中之后，将要去拜见审卷官谢公，就是崇德

县县令。晚上在船上住宿，忽然梦见湘瑟打扮得非常艳丽走来，向天锡拜谢说：“感谢您到坟前去吊唁，使我铭记在心；最近您又蟾宫折桂，为您的愿望实现更加高兴。过去我想留在您身边侍奉你而不可得，今后我将做你的正室夫人了。”说完就不见了，天锡深深感到奇怪。

等进去见到崇德县县令，正好有个大绅士某公也在座。询问天锡一下姓名又和榜上的姓名一对，惊讶地说：“真是咄咄怪事！”县令和天锡询问他缘故，他笑着说：“事情荒诞，难以向学者诉说。”两个人坚持追问，他说：“老夫昨天生了一个孙女，下生就能说话。对人说：‘嘉善县的刘峨，就是我的丈夫。幸好跟他相约，让他千万不要忘记盟约。’我怪她是不祥之物，命人溺死她。她的父母不忍心，勉强把我劝住。今天遇到您，姓氏和孙女说的相吻合，岂不是奇闻？”县令听了姑且付之一笑。可是天锡听了很惊喜，立刻让别人退下，请县令做媒人。县令与某公都不愿意这样做，说：“你能作韦固吗？等这个呱呱哭着的孩子长大，你的两鬓已经白了。”天锡坚决请求，两人才笑着听从了，还认为是儿戏。天锡急忙回家告诉母亲，请求母亲下聘礼订婚。母亲不高兴地说：“你难道没心，为什么竟如此行事？况且我已经老了，急等抱孙子，谁能慢慢地等待！”天锡又再三请求，愿意用琴心掌管主妇内务，发誓不再另娶。刘母不得已才答应了。把彩礼送到某公家，大家都认为是个奇怪的玩笑。

第二年，天锡又考中进士，在馆阁中做官。岳父家对人说：“三岁的孩子就做媳妇，就受荣封，真是大奇，大奇！”天锡已经让琴心主持内务，家人侍奉她如同正室夫人。

共经过十五年，某公的孙女十七岁，就嫁到天锡家来，当时天锡刚过壮年，亲迎成婚。女子的容貌很美丽，言语态度

非常像活着时的湘瑟，更加证明是湘瑟无疑了。此女对待琴心特别友爱，不把她当妾看待。虽然没有赶上侍奉婆婆，祭祀时，哭得不胜悲哀，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一天，忽然对天锡说：“看您的相貌，恍惚好像很熟悉，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可是我从小到大，没有离开过闺房，这其中肯定有天机吧？”天锡笑着说：“你试着再回忆一下，本来应当有缘故。”女子思索很长时间，恍然大悟说：“是了，我听说我才生下来就能说话，我的祖父很讨厌我，要把我置于死地。父母害怕，拿来狗血给我喝，于是就不能再说以前的事了，到现在我仿佛还记得一二。”天锡于是就对她叙述事情的始末，并和她开玩笑说：“你以丫鬟的身分学做我的夫人，该多么幸运呀！”女子顿时明白了，回忆过去的事，一一都像梦中的事。于是天锡命人用丰厚的葬品，把湘瑟迁葬在南山的阳坡。

后来崇德县李家的儿子，名叫佩绶、佩绂的都借助天锡的教导，也都考中了。天锡现已五十岁，他的夫人才二十左右，但夫唱妇随亲密无间，不亚于少年夫妻。同乡人王绍濂为他们作传，流传于世间。

本篇通过刘天锡与湘瑟的爱情故事，说明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爱情的束缚与限制，也在客观上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奴婢地位的低下。

湘瑟爱上了刘天锡，因为是个丫鬟，出身低下，生前不能如愿。做鬼以后，服侍刘天锡读书，为保持他的名节，也不能如愿。托生到巨绅家中，门第提高了，才如愿以偿。如此曲折的情节，除了表明湘瑟对刘天锡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同时也说明封建礼教对青年束缚之深，限制之严，即使是丫鬟出身的湘瑟，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从而反映出封建礼教，对青年毒害之深，进一步深化了主题。

祝天翁

长白浩歌子

渭南县有个乡民姓祝，不知叫什么名字。他的性格纯朴，不爱说话，从事农业生产。每次遇到耕种的事，就祷告说：“上天何不保佑我！”于是人们就称他为“祝天翁”。他老年丧妻，有个儿子也学种庄稼，年已三十岁了，还没娶上媳妇。父子俩孤孤单单，出外耕种，回家休息，邻人们多半都很可怜他们。有人劝祝天翁说：“你老得头发越来越短了，为儿子娶个媳妇，不就有人往地里送饭了吗？”祝天翁笑着说：“上天保佑我，身子骨还挺结实。等我老了时，他再结婚也不晚。”听到这话的人都耻笑他贪婪吝啬。

有一天，老翁有事出外，儿子独自耕作。忽然听草丛中有人笑着说：“您这个男子汉胡须都长出来了，还没有娶妻吗？何不娶我，我给您做媳妇。”祝天翁的儿子吃惊地四处看，郊野无人，因而又继续耕地。过了一会儿，又听到说：“您不娶我，将要打一辈子光棍的。”祝天翁的儿子忽然醒悟，在这以前某家有个女儿，还没嫁人便怀了孕，父母一怒之下把她勒死了，草草地理在了这里，于是祝天翁的儿子非常害怕就跑回了家。回到家里还恐惧，腿肚子还直发抖。等他的父亲祝

天翁回来，问他停止耕种的原因，儿子就把实情告诉了他。祝天翁不信，呵斥他说：“你懒惰，图安逸不想干农活，还用鬼怪来骗我！”于是驱赶儿子回到田间的小茅屋里去，不让他回来。儿子在田间小茅屋心里合计道：“鬼如果要来到这里，我也没地方可躲避，何不引她进来，领略一下男女之欢，死也没什么遗憾了。”因此也就不再害怕了，于是闭着眼睛装睡等鬼来。刚才想赶走鬼唯恐鬼不离开，现在想招鬼来又担心鬼不来。等到深夜感到很疲倦，刚要睡去，不一会儿，好像有人小声说：“我来了，为什么要睡去呢？”他立刻起来看，借着皎洁的星月之光，看女子穿着艳丽，果然和活着时一样。用衣袖掩着口笑着来到了面前。他跟她过去就很熟悉，也不再问名姓，马上把女子抱到床上。女子是个放荡的女人，他又是个强壮的男人，于是两人交欢十分快乐。交欢完毕，他问女子说：“你说给我做媳妇，讲信用吗？”女子说：“已做成了您媳妇了，还问什么？”他说：“不是这样。所谓媳妇是要侍奉我的父母，养育我的儿子，为我操持家务，实在不是只为一晚上的欢乐。”女子说：“这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我被父母轻贱，死后只埋了一层浅土，严霜寒露浸打我的身躯，灌木荒草缠绕我的枯骨。更可怕是被豺狼、野狗掘开坟墓，白白填饱它们的肚子，使其口福得到满足。您如果能把我的尸骨移到高坡上，并且深深地埋葬，我就给您当鬼妻，一切遵从您的命令。”他认为她欺骗自己，并追问她说：“鬼也能和人一样进行生育吗？”女子回答说：“能。凡是暴死的人，灵魂凝聚，没有立刻散去，能接受男人的欢爱，妊娠和活人一样，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如果是得了病然后死的，就不能了。”他就笑着说：“那么你所怀的那个孩子，也快临产了吧？”女子脸红了好长时间，才开始说：“您不要讥笑我了。以前确有

此事，但胎儿已随我死了，现在还在我的尸体中。现在我答应您的，是我的鬼魂。”他相信了她的话，更加爱恋她，一直到村鸡都叫起来，女子才告辞离去。

他回家没敢告诉父亲。晚上扛着铁锹、筐子就走了，等候了好长时间，等不见行人的时候，径直来到女子的葬处，并且祷告说：“你不要耽误我呀。”才挖开一尺厚的土，就发现了女尸。在月光下仔细一看，脸色还像活着时一样，尸体还没腐烂。他就用尽力气把女尸背到高冈上，挖了一个深坑把女尸埋葬了。又在坟头上插上柳枝，做好记号才回来。等到了田间的茅草屋里，女子早就温柔地站在那里等待了。看见他就高兴地说：“您真是讲信用的人！您埋葬我的恩德，我用一百个身躯也难以酬谢。”他说：“你何不先犒赏我一下呢！”乘势就拉着她求欢。又商量长久之策。女子说：“您家阿爸对所有的事都靠天保佑，您就用这一点诓骗他。以后所见的都说是上天的保佑，您父亲一定不会怀疑的。您父亲不怀疑，那么别人也就不怀疑了。从现在开始，做饭生育等事，我都担任起来，当然打水、舂米等事我显然胜任不了，并且还替他喂养孩子。”他高兴地听从了她的话，女子又和他告别走了。

过了不久，祝天翁来了，告诉儿子让他回家去。说：“小偷欺侮我年老，怕会爬墙进来。你仍然回家住吧，我留在这里。”大概是祝天翁心中产生了怀疑，其实并没有小偷爬墙的事。儿子心里暗自高兴，于是又回到家里住了。夜里女子果然来了，他让她上床睡觉，她就说：“把我做妻子的任务先完成了。”于是替他缝补衣服，到半夜才睡觉。鸡没叫就起来了，拿起簸箕、扫帚操持家务，亲自生火煮饭，估量足够一天吃的，然后才慌忙离去。祝天翁回来吃饭，发现家中非常整洁时，特别惊讶。怀疑是儿子收拾的，又都不像，正在犹豫之

间，儿子笑着说：“阿爸不要说了，这都是靠天保佑啊！我回家来时，这些都已做好了，连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仔细一想，这不是天意是什么？”祝天翁果然解除了怀疑。从此，便习以为常，不感到奇怪了。

后来又过了几十天，女子虽然白天不出现，但白天也不再走了。长久地住在暗室里，为他操持家务。饭菜都按时准备好，无须事先准备了。他问她白天怎么可以不走了，她答道：“我从你那里得到了阳气，白天也可以在这里住下了，只是怕见人罢了。”到了秋天农忙季节，父子一块在田里劳动，女子虽没亲自到田里去送饭，但他一到家， she 就把饭菜装在筐子里交给他。饭菜极其香甜可口，村中那些有妻室的人看了都感到惭愧。祝天翁迷信是天保佑，也不再询问。祝天翁常常想在人前夸耀，儿子常常制止他，他才没敢说。女子又嘱咐他偷着买些棉花来，闲暇时她就纺线织布，为防寒做好准备。衣服脏了，她就洗干净。破了的，换做新的。没等下霜，棉衣都准备好了。送给祝天翁穿，儿子就用天保佑诓骗他，他也就不询问了。只是邻人渐渐地怀疑起来，因为父子俩淳朴谨慎，也不敢乱猜测。过了一年，女子生了一个男孩儿，把他放在空屋子里，儿子就跑去告诉祝天翁说：“有个襁褓，襁褓里有个孩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现在在我的屋子里呢！”祝天翁急忙回家去看，房门全闭着，呱呱哭着的婴儿果然放在床上。仔细地检验一下，相貌特别像他的儿子。于是笑着说：“这是上天考虑我们没继承人，而赐给你这样一个孩子呀！”立刻找来有奶的人喂养，心中坦荡，毫无犯疑。但是从此以后，邻人更加怀疑起来，偷偷地进行观察。听到祝天翁儿子的屋里，白天有织布机的声音，晚上有刀尺的声音，吃饭时有烹饪的声音，睡觉时有欢笑的声音。就不问他的父

亲，而问他的儿子。

众人还没说出来，女子已经知道了。对祝天翁的儿子说：“我和您的缘分就到这里了！”祝天翁的儿子问是什么缘故，女子哭着说：“因为我生前不娴淑，被上天所怨怒，虽然用绳索把我勒死，也没能掩盖住我的罪过。上帝认为阿爸淳朴，凡是都听从上天的旨意，你命中注定没有妻室，所以借助我来给您留下一个儿子，我也借着这件事来忏悔我的罪过。现在既然后继有人，我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你埋葬我的恩德也就报了。我就要投生到别处去了，何必留恋这枕席上的欢乐，骇人听闻呢！”说完就要走。他又挽留她，她始终没答应。并且嘱咐他说：“阿爸享受儿媳的侍奉，只有这一年了。请赶快准备后事，恐怕不会活多少时间了。”于是就离去了，再也没回来。等邻人询问起来，他竟把实话告诉了他们。众人很不相信，按着他说的实情查查踪迹，确实是真的。只有祝天翁认为是虚妄的，不高兴地说：“鬼竟敢贪天之功为已有吗？”大家都笑他。

第二年，祝天翁果然死了。他服孝期满想再结婚，忽然得了阳痿病，于是就因为这个病废弃了婚娶。只有女子生的那个孩子成了继承人，又娶妻生子进行繁衍，没过几代，就成了大族了。

本篇是个农村题材，通过人鬼婚恋的故事，表现了作者对贫苦不幸的农民的深切同情。故事中充满了农家特点的细节，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鲜明，如祝天翁勤劳纯朴而又愚昧可笑，女鬼善于持家而又泼辣狡黠，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奇女雪怨

沈起凤

线娘是夏邑县读书人家的女儿。不但善做词赋，还善做考试的八股文章。每构写出一篇文章，老儒师们总是赞叹地说：“女学士如果不是女子而是男人，怕是早就到翰林院了。”她十七岁时，父母相继死去，线娘孤单单地自己生活。

隔院是某生的别墅，线娘的庭院中有一树木兰花，斜长在东院墙边。线娘早晨起来到树上摘花，被某生望见，便在墙下向她作揖。线娘红着脸想躲开，某生说：“我不是宋玉，怎敢妄想登墙呢？只因为自己学习没有良师，愿意像王羲之跟卫夫人学书法那样，送礼品拜会女老师罢了。”说着拿出一卷做好的文章，嘱托她给点评。线娘带到屋里，看他的文章，觉得他才华出众，偶尔有一两处小毛病与八股文格式不符，便直接用笔删去。第二天到墙角摘花，从衣袖中掏出还给某生，某生非常感激佩服。

时间长了，两人来往渐渐密切起来。某生写了一篇题为《逾东墙而搂其处子》的文章挑逗线娘。线娘写了一篇题为《媒妁之言》的文章做了答复。书生看了笑着说：“急病遇上个慢性子医生，完全失去了我原来命题的意图。”线娘说：

“我怕草草成事，一旦有变，以后无法收拾罢了。”某生觉得她的话有门，于是就登梯过墙，急忙抓住线娘的胳膊说：“我每天都把你当作老师一样侍奉，你何不到我家红帐内垂帘执教？”线娘轻轻抗拒，说：“读书人最容易昧良心，一旦背叛老师，保不定做来逢蒙杀他老师后羿的事呢。”某生便对着日月，山盟海誓。线娘于是便和他欢会起来。从此以后，早晨在墙下见面，晚上在屋中欢会，快有半年的时间。线娘屡次催促某生下聘礼订婚，某生嘴里答应着，可就是拖延不办，后来竟跟别家女子订了婚。到了结婚的那天晚上，线娘才知道。她站在墙下，希望某生来跟她诀别，谁知某生有了新欢，早忘记了旧人。线娘极端悲愤，关上门就上吊自杀了。某生听说后，叹息了一番也就罢了。

某生后来去赴乡试，才拿起考卷构思，便看见线娘轻盈地走来。某生害怕她来报仇，吓得浑身战抖。可是线娘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而替他展纸磨墨，嘱咐他专心作文，并给他讲解了考题的意旨才离去。这一科某生考中了。接着又去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线娘又来了，展纸磨墨，和乡试时一样。看见某生答卷中有不恰当的字句，代他改过来，这次考试，某生又得中了。殿试时他名列二甲，到农部去见习做官。线娘不时地来对他说：“你当京官，只有斗八升的薪水，怎能饱个人的私囊，何不谋取个地方官，两千石的俸禄立刻到手。”某生点头称是。

不到二年，某生果然提升为知府。某生本来是个穷书生，一下子升到知府，便开始搜刮百姓，中饱私囊。不久，接受了盗贼的贿赂，贪赃枉法，事情败露出去，被上司知道，判处他死刑。行刑的前一天晚上，恍恍惚惚看见线娘脖子上套着一条绣巾，披散着头发走来，说：“几年的冤仇，今天才得

以报，我所以帮助你获取功名，是因为书生埋头窗下读书，不可能招致杀身大祸。一定让你走上仕途，才能有机会犯罪而被正法。阴间里照人善恶的明镜高悬，明辨是非，遭到报应的时刻已经不远了。”说完欢笑而去。

沈起凤，字桐威，苏州人，清代戏剧家。乾隆年间举人，所做戏曲，不下三四十种，风行大江南北。又著笔记小说《谐铎》十二卷。

本篇选自《谐铎》，通过女鬼报仇的故事，抨击了书生玩弄女性，始乱终弃的丑恶行径。作者在奇字上做文章，女主人公不仅有奇才，而且她的报仇方式也很奇特，通篇充满了传奇特色。

病鬼延医

沈起凤

曹州有个叫计伏庵的，本是一个治牛的兽医。某富翁，得了气喘病，经很多医生治疗都无效，计伏庵用治牛的方法给他治疗，竟非常灵验。于是就以名医自负，在齐鲁一代行医。

有一次他白天睡觉，见有个仆人模样的人拿着请帖来邀请他，计伏庵也没问他是谁，就让仆人带路前去。到了一个堂上，看见面黄肌瘦的人有几十个，轮流让他诊脉。计伏庵仔细地看了看他们，都是他平时没治好的那些人。他惊愕地说：“这是阴曹地府吗？”众鬼说：“是。”计伏庵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请我来是想干什么？”众鬼说：“先生你把我们医到这里来，还希望把我们再医回去。”计伏庵没办法，勉强写了一个方子。众鬼斜眼看了好久，说：“一剂恐怕不能见效，委屈先生留在这里呆两三个月再回去吧！”计伏庵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着要回去。众鬼说：“这个地方既然不是人呆的地方，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来？”众鬼纷纷上来抓打他。

计伏庵惊醒过来，觉左边的面颊有些痛，照镜子一看，还有手指抓过的痕迹。

本篇选自《谐铎》，通过病鬼请医生的故事，讽刺了庸医害命的社会现象。

谭 九

和邦额

北京城中有个花匠的儿子叫谭九，奉父母之命到京城东郊去探亲。用鞭子赶着毛驴出了城门，太阳已经偏西了。在道上遇见一位老太婆，穿着破旧的衣服，骑着一匹白额骏马。马鞍子、马缰绳装饰得很华丽，左右不离地跟在他的后边。并问谭九要到哪里去，谭九告诉了要去的地方。老太婆说：“这里离京城东郊还有几十里，道路上有许多积水，很不好走，你大概不知道吧？庙里传来了晚钟的声音，天已不早了。荒野寂静不见人影，很难说遇不上强盗。我家离此不远，何不去我家住上一宿，明天早晨再走，也从容些。”谭九正有些胆怯，听了老太婆的话，也深感有些道理。老太婆就用鞭子打着马在前边引路，沿着偏僻小路走了二里左右，隐隐约约见树林边有灯光。老太婆用马鞭子指着说：“到了。”于是老太婆就放下马缰绳。谭九看见有两间低矮的茅屋，周围的矮墙只有齐肩高。老太婆放下马打开门，把客人让到屋里。

屋里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只在墙上挂着只灯笼。一个年轻的媳妇倒在炕头上给孩子喂奶。老太婆呼唤说：“有客人来了，媳妇快起来吧！”年轻的媳妇慢慢起身理了理两鬓的头

发，小孩呱呱啼哭，老太婆把手伸到衣袖里掏出一个胡饼给了孩子，小孩的哭声才停止。谭九看了看小媳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愁眉苦脸，很少有笑容。老太婆说：“你起来烧茶，我把马还回去就回来。”说完，牵着马走了。少妇折断一把高粱秸，到灯上引着火去烧水。谭九看她穿着一件红布短袄，绿布裤子，蓝布短袜，高底红鞋，都破旧得非常厉害，露出了一个胳膊肘，一个腿肚子，两个脚后跟。谭九年轻不喜欢多说话，也没打听是什么原因，不过心里很可怜她。

不一会儿，老太婆送马回来，说：“为了还人家马，叫你很寂寞地坐了半天。马的主人听说我家来了客人，也想把你请去招待，我推说天太晚了，他们就嘱咐我向你致意。”谭九只是连声答应着。老太婆又说：“赶了半天的路，想来你也很饿了。媳妇赶快准备饭，我出去喂客人的毛驴。”谭九说：“我这样打扰你们，我心里怎么过得去？牲口饲料的费用，我明天临走时一定多给些。”老太婆摇着手说：“别说客套话，这点草料能值几个钱？”不一会儿，老太婆喂完了驴，媳妇把酒菜也端上来了。盛酒菜的器具都是很粗糙的，折断了草杆作筷子，用盆代替壶，可是端上来的菜，却都是鱼和肉，只是凉森森的不中吃。老太婆端过灯来，劝谭九饮酒，谭九推辞说不能干杯，于是就端上来饭。饭也是冰冷的，勉强吃了一碗。

少妇把碗筷收拾下去，大家就坐下唠嗑，少妇给小孩捉虱子。谭九说：“听姥姥的口音好像不是京都地方的人，可是看这位小娘子又是满族穿着打扮，请问您是哪里人？”老太婆说：“确实像你说的，我本来是凤阳县人，姓侯。因为家乡连年闹灾荒，流浪到京都，为别人缝缝补补谋生。后来又嫁给这个地区的一个村民名叫郝四的，将近三十年，现在他也变

成老头了。我生了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姑娘已经嫁人了，儿子做泥瓦匠，住在城中。老头因为年岁大了，在野外店铺中做雇工，给人提水洗碗。你明天正好经过那个地方，店里那个一脸鸡皮疙瘩，长着白胡子，耳朵后边有个鸡蛋大肉瘤子的老头，就是他。儿媳妇余氏，是主人巴参领家的丫鬟。巴参领早已退休了，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职务，刚才借的马就是巴参领家的。”谭九说：“我看姥姥家很贫苦，何必准备这么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呢？”老太婆笑着说：“仓猝之间你就到了，我们这穷苦人家顷刻之间怎么能一下了办得了这样的酒菜呢？只是因为过中元节，按惯例从巴参领家分来一份剩余罢了。我正惭愧怕亵渎了客人，怎敢说丰盛呢？”

谭九坐得时间长了，感到很疲倦，又不便躺下休息，于是就拿出烟袋对着灯火吸烟。少妇不断地用眼睛看他，看样子是想要吸烟。老太婆看出她的意思之后，立刻拍掌说：“媳妇要吸烟，馋得口水都流出来了，你肯给他一点吗？”谭九把烟口袋给了她。老太婆说：“最近因为生活窘迫，已经有半年没买这东西了。哪来的烟袋呀？”谭九就连烟袋一起送给了她。那少妇吸了烟感到很舒适，愁眉苦脸的样子顿时消失了。老太婆看看她，点头说：“我活了六十多岁，不知道烟的味道，真不了解有烟瘾的人，怎么达到了这个地步？”谭九说：“我也是不理解。一开始不会就罢了，可是一学会，就一刻也离不开了。宁可不吃飯，也不能不吸烟呀！”老太婆大笑。谭九说：“娘子喜欢这个，我过两天到市上买烟袋和烟送来，作为我一点小小的礼物。”老太婆点头接受了。

谭九出外小便，看见头上的银河已经西斜，月亮挂在树梢上，大约已经四更天了。老太婆在屋里大声说：“客人不时的打呵欠，应该让他休息了！”谭九应声说：“还可以稍坐一

会儿。”老太婆说：“不要太勉强，明天还要走路呢，另外我还要有事恳请你办，希望你替我留点意。”谭九问是什么事，老太婆惆怅地说：“明天你路过街市店铺，如果见到我家老头，麻烦你告诉他一声，催他火速送几吊钱来。就说家中吃穿费用都没有了。”谭九说：“我一定尽心。”老太婆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家里穷，没有被褥，这一夜可太委屈你了。”谭九说：“借一席之地，得安身一夜，已承蒙厚意了，哪里还敢有过高的要求呢？”于是就各自睡下了。

谭九很疲倦，头挨上枕头就熟睡起来，过了一会儿，从梦中醒来，觉得耳边有草虫在鸣叫，萤火虫在眼前闪耀。他猛然吃惊地爬起来一看，自己却躺在松柏林间，秋露已经打湿了衣服，寒气刺骨。毛驴拴在树根上，口里还不停地嚼着草。茅屋不见了，老太婆和少妇也不在了。只见一座倒塌的古坟，半掩在蒿草荆棘之中。谭九顿时毛发倒竖，急忙抓起缰绳骑上驴，嘚嘚嘚地快跑。跑出三五里路，天已大亮，他心里才渐渐安定下来。

到城东郊办完事，谭九又沿着老路回来。打算坐在一个酒楼里休息片刻，看见一个洗碗碟的老人，很像是姓侯的那个老太婆说要找的人。凑上去打听了一下，果然是郝四，于是更加奇怪。把老头叫到僻静的地方，把昨天晚上遇到的情况告诉了他。郝四流着眼泪说：“根据你所见，真是我以前的妻子与死去的儿媳妇和夭折了的小孙子呀！妻子死去二年了，儿媳妇去年因难产，母子俩一晚上也死去了。难道他们在地下相聚了吗？”谭九也感到很凄惨。又问：“巴参领是谁？”郝四回答说：“他是某旗某佐领的父亲，死有十几年了。从这里一直往北走，长着高大乔木的地方，就是他的墓道。我死去的儿媳妇，就是他家的丫鬟。我和我死去的老伴，过去就是

给他家看守坟墓的。有一年下雨，坟场上的屋子倒塌，佐领也无力修整，我也没了容身之地，所以才在这个店铺里做雇工，借此混个生活。前天中元节，佐领前来扫墓，还焚烧了几条纸船和几匹纸马呢。但不知我死去的妻子借马是做什么用，到哪里去呀！”谭九感叹了好长时间，就解开钱袋送给他五百枚钱，让他去准备阴间的费用，不要让地下的鬼魂挨饿受冻。郝四哭着向谭九拜谢。

谭九回到家后，不愿意对鬼食言，立刻准备了纸做的烟袋两个，烟一包，又到那座坟前，祷告之后焚烧了。又去拜访巴参领的坟墓，果然就在北边几十步以外。松柏阴森、葱郁，摸摸还有一块新立的石碑。

作者和邦额，清代满洲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夜谭随录》，鲁迅先生称这部书“颇借材他书，不尽己出，词气亦时失之粗暴，然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

本篇通过谭九夜宿鬼家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贫苦农家所过的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

作品的语言朴实，生活气息浓郁，情节虽不曲折，却能以真切的情感，唤起读者的同情心。

成公祠

张 潮

成公祠，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小西门外，拖板桥旁边。成，是他的姓。他为人正直好善，年老以后在水边上盖座茅屋居住，以打鱼为生。在一个傍晚，偶然有个客人哭着走来，衣服、帽子都湿透了。成公认为他是被淹了而没有死的人，就把他迎进屋里来，备下酒饭，点着火让他烤干衣服。客人哭着对成公说：“我不是人，是个新淹死的鬼。因为没有地方栖身，随着风飘到这里来。”成公开始时有些惊恐害怕，鬼说：“不要害怕，鬼也是人，人也是鬼，不过是有阴阳相隔的那么一点距离罢了。为什么要怕我？我不是害人的鬼。”成公这才放下心来。同他谈论家乡情况，说些心里话，发现他和人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就留下他共同住在茅屋里。鬼有时候来，有时候走，也没有一定。成公与鬼交朋友，时间长了，竟忘记他是鬼了。

有一天，鬼回来了，高兴地告诉成公说：“我明天可以去托生了。明天午间，有个穿白衣服的妇女渡河，她应当淹死，可以充当我的替身。”成公也很高兴。第二天，成公到渡口去观看。到了中午，果然有个穿白色孝服的妇女来到，却安安

稳稳地渡过河去，一点也没出危险。一直等到傍晚，也没有第二个穿白衣服的妇女坐船渡河。成公认为鬼弄错了。当天晚上，鬼来哭着对成公说：“我等待替身有好久了，今天看见穿白衣服的妇女有六个月的身孕，为了一条命伤害两条命，我不忍心让她淹死。”成公连连称是。

又过了几个月，鬼又笑着来告诉成公说：“我真可以去托生了。明天早晨有头顶铁锅过河的人，他真是我的替身。”成公把他的话记在心里。到第二天早晨，果然有个头顶铁锅的人，呼唤船家说要渡河。船到了河中心，有些倾斜，可是又没出现什么危险。夜间，鬼又哭着回来，告诉成公说：“顶锅的人原来是个孝子，而且还是独生子，我一时产生怜悯之情，让他渡过河去。但是我却沉埋在水边，烦劳您怜惜我，我越发感到惭愧。”成公又安慰他一番。

又过了几天，鬼高兴地来了。成公说：“您又找到替身了？”鬼说：“不是。因为我自甘于沉没的苦痛，不忍心害死孝子、孕妇，本地的土地神，奏明上帝，上帝可怜我好行善，任命我为瓜洲的土地神。明天就去赴任。但是我和您相处几年，一旦分别，有些不忍心罢了。您如果有闲暇的日子，可到瓜洲去看我，我一定有报答您的地方。”说完就走了。成公也不太相信。到第二天晚上，听到有鼓乐仪仗队走过的声音，成公很感奇异。

过了一天，成公到瓜洲去买盐，看见一座庙，香火特别兴盛。成公向人们打听，人们都说前天土地神给管香火的庙祝托梦，说土地神新上任，祷告祈求一定能应验，所以祈求的人特别多。成公听到后，感到奇异。就买了香和蜡烛前去，到了神像前，开始行礼祷告，立即昏倒在地上。看见那个鬼戴着乌纱帽穿着锦绣的官服，拍着成公的肩膀说：“您真是讲

信用的人，竟然按照约会来看望我。我查看过，润州在几天以后，要流行一场大瘟疫，您可以把我香炉中的香灰带回去，用水和成药丸，可以治好几万人。从此以后，您也就成了富翁了，我用这种办法来报答您。”说完，成公就醒了。他依照土地神指点，把香炉中的香灰都包了回去。过了几天，果然瘟疫大肆流行，成公就把香灰和成药丸，在市场上卖药。吃下他的药的病人立即痊愈。成公获利几万文钱。成公考虑自己孤单一人，也不置家产，就出钱在那个鬼淹死的地方建起一座桥，帮助过往行人。到现在那桥还巍然地架在河上，人们再也没有渡河的忧患了。家乡人感激成公的恩德，又在桥边建起成公祠，还为他立了碑，用来纪念他。

咳，鬼因为有仁爱之心而成为神，成公也因为救济众人的道义而受到供奉祭祀。事情虽然近于怪诞，却可以用来教育愚顽的人，所以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

张潮，字山来，清朝歙县人，生卒年不详，著有《虞初新志》、《滇南忆旧录》，辑有《昭代丛书》。

本篇选自《滇南忆旧录》，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善良的鬼魂形象。他富有同情心，因为可怜孕妇、孝子，宁肯自己忍受着做鬼的痛苦，也不肯抓他们当替身。故事虽然荒诞，但在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中，这个故事颇有教育意义。

两面客

俞梦蕉

被贬的官吏江笠夫，天晚想要住店，主人说：“正好有空房子，不过这座房子多有鬼怪出现。”江笠夫说：“不要紧。”于是就住了下来。

半夜他独自坐着，壁橱中突然露出一面脸。略一转身，脑后又出现一面脸。江笠夫笑着说：“一面还没看完，又出现了一面，为什么要这么多伎俩？”鬼也笑着说：“如果从贸易的商人来说，只有两面脸；如果从现在官场中看，一天要变几次脸，甚至一会儿就变几次脸，岂止是两面呢？”江笠夫不仅拍案大笑。不注意碰灭了灯，鬼物也被吓跑了。

俞梦蕉，清朝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蕉轩摭录》。

本篇选自《蕉轩摭录》，通过人鬼交谈的故事，讽刺封建官吏的狡诈。

鬼孝子传

宋 曹

海宁县陆冰修转述福建高云客讲的故事说：他乡中有个鬼孝子，生下来七八岁上，父亲出外做事死去了。家里穷得没有隔夜粮，孝子就靠力气干活养活他的母亲。帮助母亲安心守节而没有改嫁的意思。将成年时，和某家的女儿订了婚，还没等结婚，孝子忽然因病死去了，从此，母亲再也没有依靠了。

邻里有个人要娶他的母亲，让媒人对他母亲说：“你丈夫死了很久了，你的儿子突然也死了，你家中连三尺高的孩子都没有，况且缺吃少穿。像这样的日子你怎么能坚持到最后呢？我想和你白头到老，你答应吗？”媒人把这些话全都告诉了鬼孝子的母亲，母亲将要答应。

鬼孝子当天夜里，就在屋子里显灵了，围着母亲的床榻发出呜呜的哭声，告诉母亲说：“儿子虽然死了，可是儿子的心没有死，儿子和母亲虽然形体隔开了，可我的魂魄却和母亲相依为命。邻人想把我的母亲从家里夺走，母亲想答应吗？”母亲吃惊地哭着说：“失节哪里是我本来的志向。开始时，你父亲死了我还依赖你；现在你也死了，我还依赖谁呢？你替我想个办法吧，我怎么才能生活下去呢？”孝子说：“我活着

时，曾经靠力气干活养活母亲，还用节余下来的钱聘了某家的女儿。儿子不幸早死了，母亲无依无靠，某家应当还回我们的聘礼，可以作为母亲的生活费用。”母亲说：“如果不答应怎么办呢？”孝子说：“我会跟他们说的。”

当天晚上，鬼孝子果然在某家显灵，某家加倍还回以前的聘资，把钱都给了他母亲，母亲因此生活上能自给了。

又过了三年左右，钱花光了，母亲又重新呼唤孝子的魂灵，把情况告诉了他。孝子说：“儿子活着时靠力气干活养活母亲，死后也能靠力气干活养活母亲。”母亲说：“我儿是个鬼，怎能再靠力气养活我呢？”孝子说：“母亲应该到市场上去，对挑担的人说：‘你比平日多担一倍，我儿子能帮助你’。”母亲果然到市场上去对挑担的人说了。挑担的人说：“你的儿子死了，怎能帮助我担呢？”母亲说：“不妨试试看。”挑担的人果然增加一倍的重量，孝子的鬼魂暗地帮助，挑担的人走得像平日一样快。因此回到家里把挣来的钱、米分给他母亲一半。孝子每天都帮助挑担的人，从不间断。母亲靠此一直到老都能生活自给。

唉！孝子当父亲死了以后，尽到做儿的孝顺来养活母亲。让他的母亲能安心守节，没有改嫁的想法。到身死之后，精诚的鬼魂还能帮助他的母亲，使母亲能守节一生。而且死了以后还用力气帮助挑担的人养活母亲一直到老。孝子的德行，不是死能隔得开的。记述了他的事迹而且为他写了传。

宋曹，清代人，其生平事迹不详。

本篇选自《旧小说》，通过孝子死后想方设法养活母亲的故事，歌颂了孝子的美德，内容十分感人。养活母亲是为了让母亲守节这一点是不足取的，这也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鬼母传

李 清

鬼母，是某商人的妻子。跟随商人在某地客游，怀了孕，忽然暴病身亡。因为路途遥远，暂时葬在空地里，一直没有把尸体运回去。

正好市上有个卖饼的人，每天鸡叫起来，就看见一个妇人拿着钱等候买饼。轻盈的步子，纤细的声音，神态慌慌张张，大概没有一天不跟星星、月亮相伴的。店里人问她原因，妇人凄怆地说：“我的丈夫走了，我身单力薄又没有奶水，每听孩子饿了夜里啼哭的声音，我的心就像刀刺的一样。母子情深，因此也就不怕黑夜蹉着露水行走，急着想买饼回去喂孩子罢了。”

店里人开始听她的话，也并没有怀疑。但白天放在筐篓里的钱，每天晚上都从中发现一枚纸钱，于是开始怀疑。有人说：“这钱是鬼物无疑了。如果是纸钱，放在火上能燃烧，放到水中能浮起来，因为它的重量轻。明天早晨，何不把她拿来的钱全都投到水缸里，等它浮起来就能断定她是人是鬼。”

店主人照那人说的话做了，所有的钱中，只有那妇人的

钱浮起来了。店主人感到奇怪，就在后面跟踪她。那妇人走起路来飘飘悠悠像飞鸟一样快。忽然离一个小坟堆数十步远，一闪不见了。店主人毛发竖起，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忙跑去告诉了官府。官府打开棺木一看，衣服、尸骨都腐烂化灰，只见一个小孩儿还活着。小孩开始见人时，手里还拿着饼吃，一点也没有害怕样子。等看的人像刺猬一样聚集在一起，语气嘈杂，才惊恐地哭了。有时向左看做投入妈妈怀抱的动作，有地向右看做拉妈妈衣襟的动作，大概认为已死去的母亲还活着吧！呱呱哭着寻找依靠。可怜啊！孩子。人们对活着别离都感到痛苦，这孩子的痛苦是对已死的母亲的告别。官府可怜他，急忙找来奶妈喂养他。又赶快召来他的父亲，父亲到来后抚摩着孩子哭着说：“真像你的母亲呀！”

这天晚上孩子在梦中跳跃，咿咿呀呀说梦话，总是睡不实，好像有人呜呜哭着抱着他。第二天早晨看孩子的衣服还半湿着，仍然未干。显然是诀别的泪痕。父亲伤心不已，带着孩子回归家乡了。后来孩子长大了，在江湖间做买卖，说笑饮食和一般人没啥不同，只是性格轻佻，能在平地上跳起来，像乘风而起一样，讲述这件事的人，认为是得了阴气的结果。这孩子长大以后很孝顺，有人问他在地下出生的情况，他便在旷野间奔跑、号哭，两个眼睛都肿了。

李清，清代人，生平事迹不详。

本篇选自《旧小说》，通过鬼母育儿的故事，歌颂了伟大的母爱。婴儿的动作细节逼真，十分感人。

顾 宦

梁慕辰

清代乾隆年间，苏州有个顾某，是南雅先生顾莼的远支家族，曾在河南商丘县做过官。城中富人家有个寡妇，族人想谋取她的产业，便诬告她与别人通奸，并且说她肚子中还怀了孩子。前一任县官收了族人的贿赂，就想根据族人说的定案。寡妇不服向上控告，上司委派顾某接管这件案子。顾某既没有给寡妇平反，又收取贿赂维护前任县官。寡妇知道自己的冤屈不能昭雪，竟在大堂上拿出带来的匕首自己剖腹，当时就死了。顾某因此被削职回家了，过了好几年闲居生活。

齐门外有个姓杨的，到兰阳做买卖，路过一个村子，就是那寡妇的旧宅院。这座宅子已经卖给别人，当做饭店了。店后有大楼三间，平时闹鬼，人们不敢居住。这天天色已晚，杨某急于住店。主人对他说：“今晚客人都满了，大楼里又闹鬼，不敢留你。”杨某仗着自己平时胆子大，于是就住在楼中。

不到二更天，果然有个女鬼缓缓走来。问道：“客官是苏州人吗？我有冤仇想报，并不是来害你的。”杨某说：“我不是官，怎昭雪你的冤屈？”鬼说：“假如你能带我去报仇，我一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杨某说：“我听你的吩咐，怎样才

能带你去呢？希望告诉我。”鬼说：“只要在你明天出发的时候，叫一声贤妹。一路上在过桥过河时，也低声这样叫我。到苏州城中，你准备一把伞，把我藏在伞里，你找到顾某家，把伞往院中一扔就行了。”鬼又说：“我所以久久不离开这座楼的原因，是因为有一箱金珠宝贝，能值千金，藏在某个地方。现在就可以用它来报答您了。”说完就走了，楼中又鸦雀无声。

到了天亮，杨某按鬼说的地方去找，果然找到一个盛着金银珠宝的箱子，于是带着回苏州去了。

这一天，顾某正演剧请客，杨某杂在众人中间拿着伞走进大门，别人也没注意。顾某正跟客人饮酒欢笑，忽然看见一个女鬼，手拿匕首，鲜血淋漓，站在堂下。顾某大叫说：“冤家到了！”众客人惊慌，但什么也没见着。当天晚上，顾某把寡妇那桩案子的始末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墙壁上，于是就悬梁自尽了。所以苏州人到现在都能讲述这件事情。南雅先生也曾经对我父亲说过这件事。

梁慕辰，字敬叔，是清代学者梁章钜的儿子，官至温州府知府，著有《池上草堂笔记》二十四卷。

本篇选自《池上草堂笔记》，通过女鬼报仇的故事，揭露了清代官场的黑暗，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贪赃枉法的官吏的仇恨情绪。